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2

河北教育出版社

61

В Госизда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二卷

中短篇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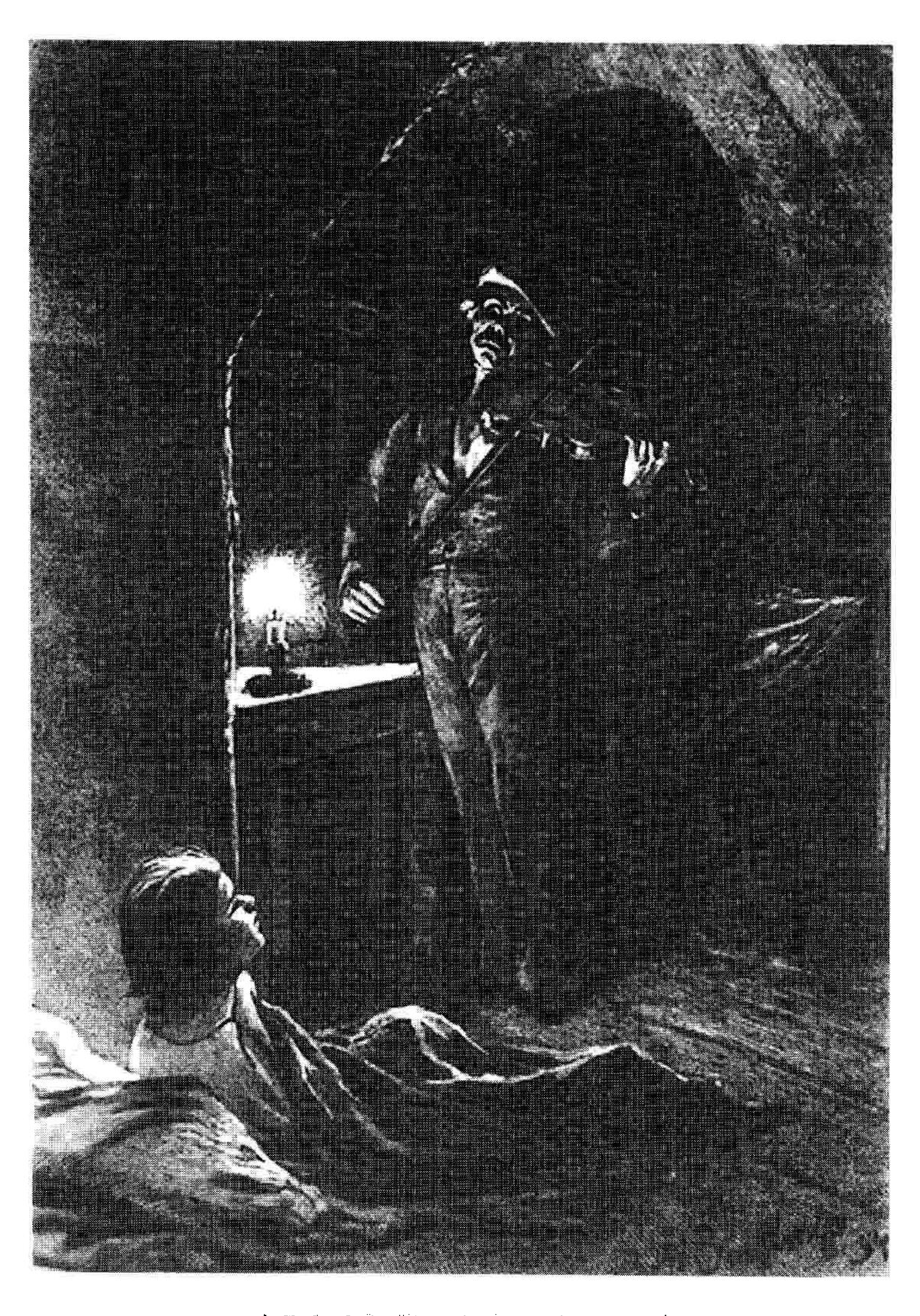
陈　燊　主编
白春仁　刘文飞（按姓氏笔画顺序）　副主编
郭家申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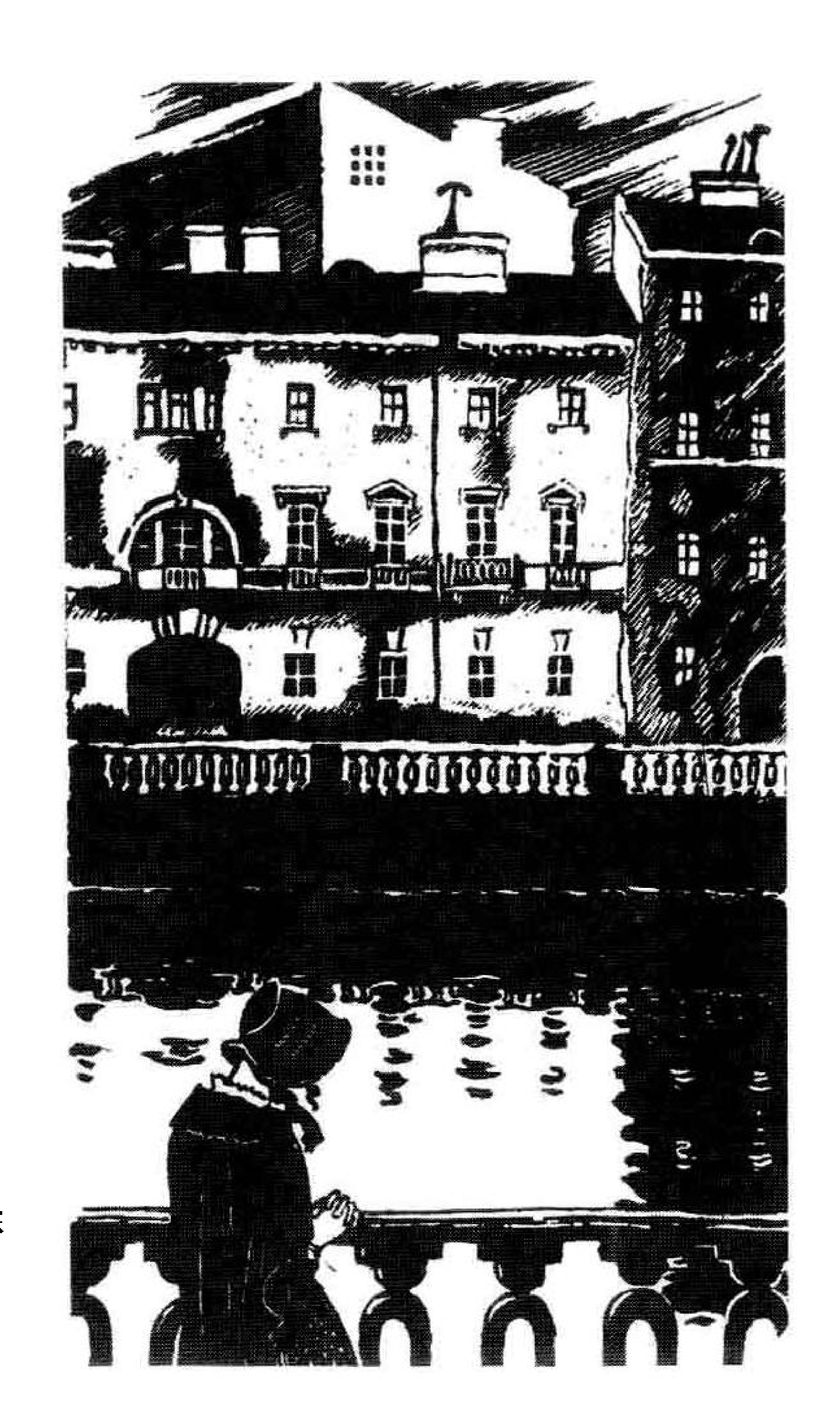
陀思妥耶夫斯基

（M.罗伊杰尔作　18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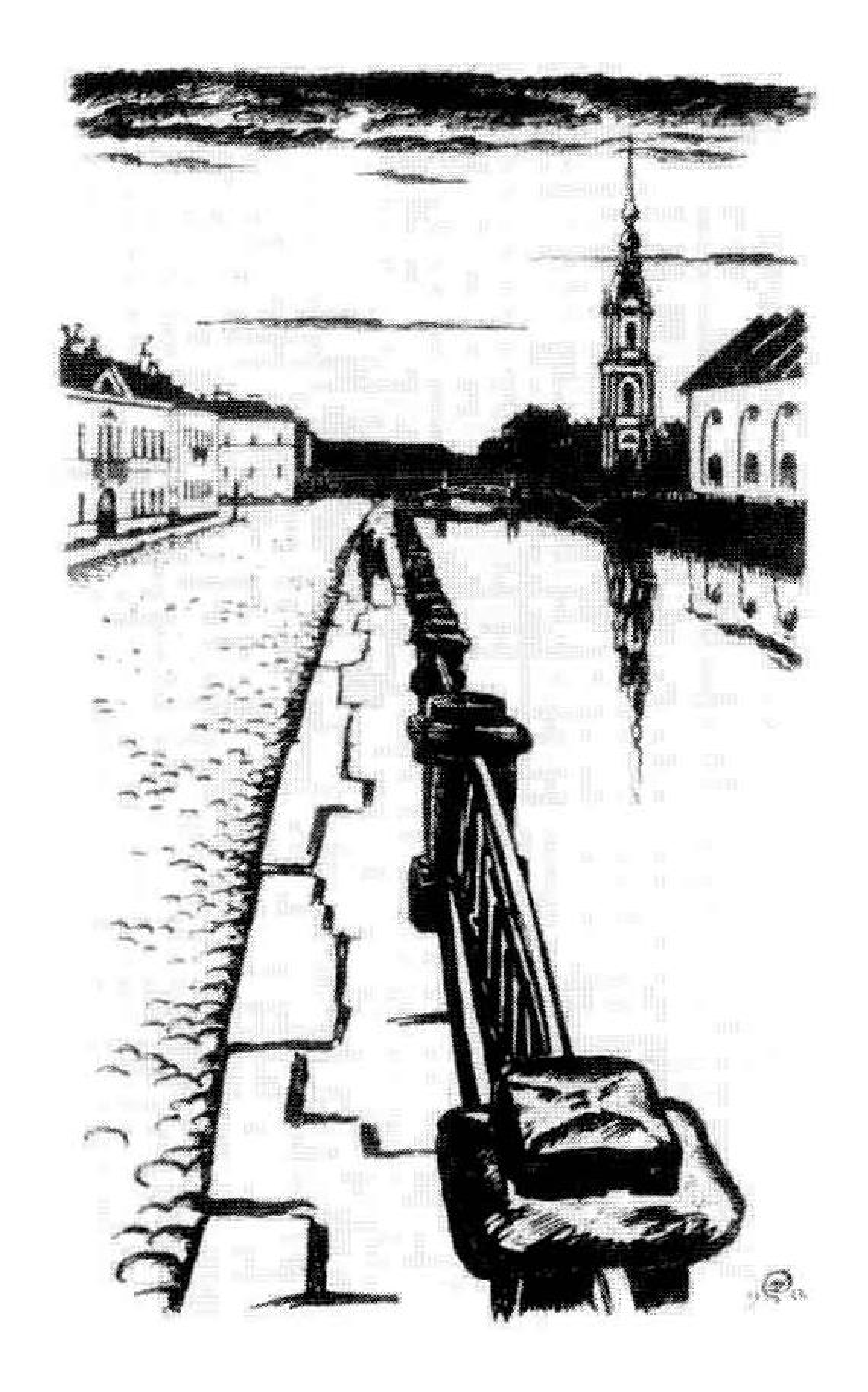
叶菲莫夫与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插图 M.左琴科作 1894)



娜斯琴卡

(《白夜》插图　M.多布任斯基作 1922)



幻想家和娜斯琴卡

(《白夜》插图　M.多布任斯基作　1922)

目　录

波尔宗科夫

我开始仔细观察这个人。他的相貌、甚至衣着都有某种非同寻常之处，使人不禁——不管您多么心不在焉——忽然对他注意起来，而且立刻会大笑不止。我就遇上过这样的事。应该说，这位矮个子先生的一双小眼睛非常灵活——或者，干脆说吧，他这个人，从头到脚都特别惹人注意，非常招眼；他几乎本能地能够猜到有人在观察他，而且会立刻转过身去，面对观察他的人，惴惴不安地琢磨对方投过来的目光。他生性好动，机敏灵活，简直像个风向标。真是怪事！他好像很怕人嘲笑，可是为了挣钱糊口，他跟天下的小丑几乎一模一样，老老实实地伸出自己的脑袋，任人摆布戏弄，精神上如此，甚至肉体上也如此，这要看跟什么人合伙了。甘愿当小丑的人甚至并不值得可怜。可我一眼就能看出，此人有些古怪；这位逗人发笑的矮个子，根本不是一个职业小丑。他身上还保留着某种高尚的东西。他的惴惴不安，无时不在担惊受怕的病态心理已经为他作了说明。我觉得，他一心为众人效劳的愿望，更多地是出于他的一片好心，而决非物质上的好处。他心甘情愿地逗人们放声大笑，甚至不惜当着众人的面，有伤大雅，但与此同时——我敢发誓——当他想到他的观众是那样的卑鄙和冷酷，

想到他们笑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自己，是他这个人本身，是他的心灵，他的头脑，他的外表，他的整个血肉之躯的时候，他的心却在哭泣，在流血。我相信，此时此刻，他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愚蠢境地；但是他的反抗情绪转眼间在自己内心便消失了，虽然这种极其温和的反抗情绪每次都会产生。我相信这一切全都是出于好奇，出于善良的愿望，绝不是因为他被强行赶走、挣不到钱而蒙受了物质损失。这位先生一直在想法挣钱，就是说，他以这种方式在乞求施舍，即挤眉弄眼，装扮鬼脸，极尽逗人开心之能事，然后他才感到自己有某种向人借钱的权利。但是，天哪！这算什么借钱哪！而且是以什么样的姿态在借钱哪！我简直无法想象，在这样一块小小的地方，即他那布满皱纹的、颧骨突出的脸上，竟能同时容得下如此不同的种种表情，表现出如此多样性质各异的感受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印象。这里什么表情没有哇！羞愧难当，佯装无礼，急赤白脸，大发雷霆，担惊受怕，低声求饶，自尊自爱，自惭形秽——这一切的一切，像一道道闪电，在他的脸上一一闪过。整整六年，他就这样在世上苦苦地挨着，至今也还没有找到在借钱的关键时刻应该作何姿态！不言而喻，他又永远不可能变得冷酷无情并彻底堕落下去。他的心肠太软，对人太热情了！甚至我要说：我认为他是世界上最诚挚、最高尚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小小的弱点，那就是只要有人让他干坏事，只要对亲者有益，他一准会去干，而且干得心地坦荡，无怨无悔。总之，怎么说呢，他整个是一个窝囊废。最可笑的是，他的穿着，跟大家几乎一模一样，不好不坏，干净整洁，甚至还有点考究，想要显得体面一些。这种外表的相同和内心的不相同，他为自己所感到的惴惴不安以及连续不断的自轻自贱——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一种极其惊人的反差，只能引起人们的嘲笑和怜

悯。如果他从自己的内心深处相信（尽管他已有所体验，但往往他还深信不疑），他所有的观众，都是世界上心地最善良的人，他们笑的只是可笑的事实本身，而不是他这个倒霉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很乐意地脱下自己的燕尾服，把它反穿在身上，沿街行走，以这样的装束取悦他人，娱乐自己，目的只是为了逗自己的保护人发笑，使他们个个感到心满意足。但是不管用什么方法，他永远都无法得到平等的地位。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怪人有强烈的自尊心，感情极易冲动，只要没有危险，他甚至能表现得异常慷慨。真该看一看和听一听他是如何收拾那种把他气得忍无可忍的保护人的；这时候他常常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不顾任何风险，几乎是大义凛然，一副英雄气概的样子。但这只不过是片刻的冲动……总而言之，他是个道道地地的受难者，是个最窝囊因而也是最可笑的受难者。

客人中间发生了争论。突然，我看见这位怪人跳上椅子，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希望大家能听他一个人讲。

“听听吧，”主人小声对我说，“他有时候会讲些很有意思的事……您对他感兴趣吗？”

我点点头，向人群中挤去。

的确，这位衣冠楚楚、跳上椅子、大喊大叫的先生的外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许多不认识这位怪客的人迷惑不解地交换着眼色，另外一些人在哈哈大笑。

“我了解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我比大家都更了解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这位怪人站在高处大声喊道，“先生们，请听我说，关于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事，我会好好讲给你们听的！我知道一件事——那简直是奇妙无比！……”

“讲吧，奥西普·米哈伊雷奇，讲吧。”

“说呀！！”

“你们听啊……”

“听啊，听着哇!!!”

“我这就开始讲，不过，先生们，这件事可非同寻常……”

“好哇！好哇!”

“事情非常滑稽可笑。”

“非常之好，太好了，妙极了，——言归正传吧!”

“这是在下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那您为什么还要一再说这件事非常可笑呢!”

“甚至还带点悲剧色彩呢!”

“啊???!”

“一句话，先生们，你们现在有幸听我讲的这件事，使我结交了一伙非常有意思的人。”

“别兜圈子了!”

“这件事……”

“一句话，您还是赶紧结束您的故事的开场白，讲讲值得大家一听的事情本身吧。”一位淡黄色头发、声音嘶哑、留着小胡子的年轻先生说了一句。这时，他把一只手伸进常礼服的口袋，好像是漫不经心地把钱包当成手绢掏了出来。

“经历了这件事，我的各位好友，我真希望诸位中许多人能处在我的地位。最后，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我才未能结成婚!”

“结婚！……讨老婆！……波尔宗科夫也曾想结婚!!”

“说老实话，现在我倒真想看看波尔宗科夫的madame[①]是什么样子了!”

“请允许我问一句，您说的那位波尔宗科夫的madame该怎么称呼。”一位青年挤到讲故事人跟前尖着嗓子说。

---

① 法文：太太。

"好啦，先生们，故事的第 1 章是：事情发生在整整六年以前，是一个春天，3 月 31 日，——先生们，请注意这个日子，它的第二天是……"

"是 4 月 1 日！"一个鬈发青年喊道。

"您真是会猜。是傍晚时分。某县城的上空，夜幕逐渐降临，月儿正要上升……唉，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就在这天的黄昏，我告别了我那与世隔绝的现已亡故的祖母，悄悄地溜出了我狭小的住屋。请原谅，先生们，这里我用了'与世隔绝'这一时髦的字眼儿，它是我最近从尼古拉·尼古拉伊奇那里听来的。不过我的祖母确实处于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她又聋又瞎，既哑又傻，——怎么说都行！……老实说，当时我心里一直在打鼓，我要去办一件大事；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就跟小猫儿被什么尖爪抓住脖子时那样。"

"monsieur[1] 波尔宗科夫！"

"有何见教？"

"请说得简单些，不必太绕弯子！"

"是，"稍显尴尬的奥西普·米哈伊雷奇说，"我走进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小屋（是他自己购置的）。大家知道，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不仅是我的同事，实际上完全是我的顶头上司。经过通报，我立刻被领进办公室。至今一切仍历历在目：屋内黑糊糊的，几乎完全不透亮，也没有点蜡烛。我看见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走了进来。我们就这样在黑暗中待着……"

"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军官问道。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呢？"波尔宗科夫反问道，马上把身子转向那个鬈发青年，脸上的肌肉颤动了一下。

① 法文：先生。

“于是，先生们，这里发生一件奇怪的事。其实，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一件所谓日常琐事罢了，——我从口袋里随便地掏出一卷纸，而他也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卷，只不过他的那一卷是国家发行的……”

“是钞票吗？”

“是钞票，我们互相做了交换。”

“我敢发誓，这事带有行贿的味道。”一位衣冠楚楚、剪了短发的年轻先生说道。

“的确是行贿！”波尔宗科夫接着说，“嘿！

> 让我也当一次自由主义者，
> 就像我见过的那许多人一样！

如果你们也有机会到省里当差，可不能在故乡……染指非分所得……只因有一位文学家说过：

> 就连祖国的炊烟也让我们感到甜蜜和喜欢！①

母亲呀，母亲，先生们，亲爱的母亲，我们的祖国！我们都是犊子雏儿，都在吸吮她的奶水！……”

大家都笑了起来。

“只不过，先生们，不知你们信不信，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贿赂。”波尔宗科夫环顾四周，疑虑重重地说。

全场长时间地哄堂大笑，一下子压过了波尔宗科夫的说话

① 这是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的喜剧《智慧的痛苦》（又译《聪明误》）（1819—1824）第1幕第7场中恰茨基说的话。

声。

“的确如此，先生们……”

但是，他说到这里便停住了，继续环视众人，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也许——谁知道呢——也许，此时此刻他脑子里正在想，和这群正人君子中的许多人相比，他波尔宗科夫要比他们诚实正派得多……在大家的欢笑声完全静下来之前，他脸上的严肃表情一直没有消失。

“就是说，”大家静下后波尔宗科夫继续说，“虽然我从未收受过贿赂，但这一次我却犯了个错误：我把贿赂款装进了腰包……从一个贪官的手里……就是说，我手里掌握着某些材料，假如我愿意，把它们交给有关人员，那么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可能就有麻烦了。”

“这么说，他把这些材料都买下了？”

“都买下了。”

“出的价高吗？”

“他出的价，也就是如今一个人彻底地用另一方法出卖良心所能得到的价码……如果人家肯出的话。只是当我把这笔钱往口袋里装的时候，我好像被滚烫的油烫着了似的。说实在话，先生们，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这副德行，——就是说，吓得半死不活，嘴唇哆嗦，双腿打颤；唉，是我不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要请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多加原谅……”

“他怎么样，原谅你了吗？”

“我没有提出来……我不过是这么说说，当时我的心情就是这样，就是说，我的心，那时候火辣辣的。我清楚记得，他直勾勾地盯住我的眼睛，说：‘您啊，奥西普·米哈伊雷奇，真是连上帝都不怕呀。’

“唉，有什么办法呢！出于礼貌，我两手一摊，把脸转向一边；我说：‘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我怎么会不怕上帝呢？……’我这么说，只不过是出于礼貌……其实，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奥西普·米哈伊雷奇，很久以来，您一直是我们家的朋友，甚至可以说是我们的儿子，——可是谁又知道上天是怎么安排的呢！忽然想起要告密了，打算告我的状，弄到眼下这种地步！……这以后叫我如何看人呢，奥西普·米哈伊雷奇？’

“先生们，他说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说：‘不，奥西普·米哈伊雷奇，您倒是说说看，今后叫我怎么看人？’我想：‘爱怎么看怎么看！’要知道，当时我的嗓子直发痒，声音也有些颤抖，我感到自己的倔脾气快要上来了，于是抓起帽子……

“‘您要到哪儿去，奥西普·米哈伊雷奇？在这样一个日子的前夕……难道您至今还耿耿于怀；我哪儿得罪您了？……’

“我说：‘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

“这样一来，先生们，就是说，我一下子软了下来，像受潮的白糖那样，完全溶化了。没有办法！口袋里那包国家发行的东西仿佛也在一个劲儿地喊叫：‘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强盗，该死的窃贼！’——它好像有五普特重似的，沉甸甸的……（若真有五普特重那就好了！……）

“‘我看得出，’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说，‘看得出，您心里感到后悔了……您，这么吧，明天是……’

“‘是愚人节[1]……’

---

① 又称万愚节，即4月1日。西方习俗，这一天可以做愚弄别人的恶作剧。此风俗在某些国家已延续数百年，起源不详。其时间的选择，似乎与“春分”有关，此时天气多变，似乎是大自然在愚弄人类。

"'好了，别哭啦，'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说，'就此打住。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咱们走吧！说不定我可以再一次把您领上正路……也许我家的灶王爷（我记得这狗强盗说的正是灶王爷这个词）能够把您的浪子之心——我不说铁石心肠了——再次感化过来……'

"他拉着我的手，先生们，带我去见他家里的人。我感到背上直冒凉气，浑身打颤！心想，我还有何脸面去见……可是，先生们，你们必须知道……怎么说好呢，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该不是关于波尔宗科夫太太的事吧？"

"是玛丽娅·费多谢耶芙娜的事。只是命不该如此，她未能成为您所说的那样一位太太，没有这个福分！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说我在这个家里几乎被当成了亲生儿子，他这个话倒是不错。半年前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时一个绰号叫德维加伊洛夫的退役贵族士官米哈伊洛·马克西梅奇还活着，后来他死了，这只能说是上帝的意志，可是立遗嘱的事，长期以来他一直拖着，结果，他死后哪儿也找不到什么遗嘱……"

"是吗！！！"

"咳，这倒没什么，有啥法子呢，不过，先生们，请原谅，我扯远了；说俏皮话固然不好，但这种不好倒也无伤大局，糟糕的是，我留下之后，就是说，我的前途就此化为泡影，因为这位退役的贵族士官连家门都不许我进了（生活中他花钱大手大脚，而且他很会捞钱！）——兴许我没有看错，他也把我当亲生儿子看了。"

"是吗！！"

"是的，正是这样！于是我在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家里变得活跃起来。我察颜观色，左右逢源，可是突然，算我倒霉

（也许是我的运气），这时我们这个小小的城镇忽然来了个马匹采购员，真是防不胜防呀。老实说，采购马匹这种事，是骑兵的一种流动性轻差事，可是，嘿，他却像一尊大炮似的，在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家里安营扎寨了！我的脾气不好，作为生活的一员和旁观者，我说：'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为什么要欺侮人呢！好歹我已经是您的儿子了……我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您能像父亲似的……'我的先生啊，他开始回答我了！就是说，他开始说话了，长篇大论，口若悬河，一套一套的，你只能洗耳恭听；他的甜言蜜语使你啧啧称赞，无所措手足，但一点儿你能够听得懂和能够理解的道理也没有，你只能像傻瓜一样站在那里，像泥鳅似地翻来滚去，糊里糊涂，昏头昏脑，唉，奇才，实在是奇才；这是一种天赋，谁从旁见了都会不寒而栗！我开始忙活起来：到处张罗！抄写情歌，分送糖果，说俏皮话，还要表示惊讶，连声叹气！我心里真不是滋味呀，爱情把我们的心都伤透了，我流着眼泪，暗地里向她表白！要知道，我这个人真是太傻了！因为我未曾到教堂执事那里去查问一下，我已经是三十岁的人了……这怎么能行呢！亏我想得出这个花招！不行！我的事没有进展，还遭到周围人的耻笑，——唉，恨得我什么似的，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一气之下，不辞而别，再不登这个家的门了；我前思后想，最后想到要告他一状！诚然，这是不光彩，想出卖朋友，我承认这一点，可是，他的把柄确实不少，而且很有分量，是一笔赚钱的买卖呀！只要我肯把材料和告密信拿出来换钱，就能给我带来一千五百枚银币的收益！"

"哎呀！这种钱可是贿赂哇！"

"是的，先生，是贿赂；是行贿人给我的贿赂！（要知道，这不是什么罪过，真的不是！）好，现在我接着往下讲：要是

各位还记得的话，当时是他死活硬把我拖进客厅的；大家看着我：那神态好像是谁得罪了他们似的，与其说是得罪，还不如说是受了很大的委屈，简直是……蔫头耷脑，跟霜打了似的，可与此同时，他们脸上却透出某种不可一世的轩昂之气，他们的目光庄重矜持，流露出某种亲人长辈的意味……啊，迷途知返，浪子回头了——这算哪门子事呢！他们让我坐下，请我喝茶；而我呢，我怀里好像揣着一个茶炊，水正在沸腾，可我的两条腿却直打寒战：我人变矮了，胆小怕事了！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夫人玛丽娅·福米妮什娜，七等文官的太太（如今是六等文官太太了）一开始就跟我用'你'称呼，说'你怎么啦，好兄弟，怎么这么瘦哇。'我连忙说：'没什么，玛丽娅·福米妮什娜，闹了点小病……'我的嗓音直发颤！可是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得着机会就冲我说她要说的话；她这个人真是阴险恶毒，她说：'怎么，奥西普·米哈伊雷奇，看来你的良心有点不安了吧，我的亲老子！我们家的好吃好喝、真情实意，唤醒你的良知了吧！因为你，我的眼睛都哭出血了！'千真万确，她就是这么讲的，完全昧着良心说话，可不是吗！只有她这样的泼妇才能说得出口！她坐在那里，不停地给我添茶。而我心里在想，一会儿到市场上，我们这位宝贝的嗓门儿，准能压过所有卖东西的娘儿们的叫声。这就是我们文官太太的为人！不巧的是，这时候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女儿玛丽娅·费多谢耶芙娜走了出来，一脸的稚气，显得有些苍白，眼圈红红的，好像刚刚哭过，——我一下子像傻了似的，呆若木鸡。后来才知道，她伤心流泪原来是为了那个马匹采购员：那人趁着还没有出事，知趣地溜之大吉了，因为（现在顺便说一句）他知道期限到了，自己也该走了，其实，所谓期限，又不是什么公差！就那么一说而已……事后她二老双亲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

知道了全部真相，可事到如今，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哑巴吃黄连了——活该自家倒霉！……唉，毫无办法，我瞟了她一眼，觉得一切都完了，彻底完了，我朝我的帽子瞥了一眼，真想抓起帽子赶快离开；可是不行：我的帽子被人拿走了……老实说，我真想丢下帽子不要了——我真是这样想的，——可是这也不行，他们关上了门；他们开始跟我打趣逗乐，眉来眼去，传送秋波，弄得我非常难为情，胡诌一些关于爱情的话；而她呢，我的心肝宝贝，往一架击弦古钢琴前面一坐，用哀婉凄楚的音调，唱了《骠骑兵斜倚着马刀》① 这支抒情歌曲，——真是要了我的命！‘好了，’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说，‘把以前的事都统统忘了吧，过来，过来……拥抱吧！’当时我一头就扑倒在他的坎肩上。我说：‘我的恩人，你就是我的亲生父亲！’我热泪滚滚，夺眶而出！我的天哪，当时气氛真是热烈极了！他哭了，他老婆哭了，玛申卡② 也哭了……当时还有一个浅色头发的女人：她也哭了……这时候，一群孩子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上帝给他们家的恩赐），他们也咧着嘴哭了起来……流了多少的眼泪，就是说，真令人感动，多么高兴的事啊，浪子回头了，就像战士凯旋一样！当下就上点心，玩游戏，大家直喊：哎呀，肚子都痛了！哪儿痛？——是心里痛；在想谁呢？我的心肝宝贝脸上泛起了红润！我的老头子喝的甜饮料，——就这样，他们搞得我疲惫不堪，但心里却舒服极了，晕乎乎的……

“我回到奶奶身边。我的脑子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一路走，

① 19世纪40—50年代的流行歌曲，维耶利戈尔斯基作曲，是根据俄国诗人康·尼·巴丘希科夫（1787—1855）的《离别》一诗谱成的。

② 玛丽娅的爱称。

一路笑；整整两个小时，我在我的小屋内走来走去；我叫醒了老太婆，把我的喜事统统告诉了她。奶奶问：‘那强盗把钱给你了吗?’‘给了，奶奶，给了，全给了，我的亲奶奶，我们交财运了，开门迎福吧！’老太婆对我说：‘那么你现在也该结婚了，最好是马上成亲，显然是我的祷告灵验了！’我叫醒了索弗龙，说：‘索弗龙，给我把靴子脱下来。’索弗龙脱下了我的靴子。我说：‘喂，索弗龙！过来祝贺我吧，吻我吧！我要成亲了，老弟，真的要成亲了，明天你要喝个痛快，一醉方休！你家老爷要成亲了！’真是春风得意，大喜过望！……该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不行，睡不着，于是又起了床，坐在那里想自己的心事；忽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明天不正是4月1日吗，这样好的一个喜庆有趣的日子，怎么如此之巧呢？多亏我想到了！好吧，先生们！我起了床，点上蜡烛，穿着原来的衣服坐在书桌旁，就是说，处于兴奋状态，完全入了迷，先生们，你们知道一个人忘乎所以时是个什么样子吗！完全昏了头，老爷子们，明知是火坑也要往里跳！就是说，有这样的怪脾气：人家拿走你这件东西，你连那一件也给人家，还说什么：给你，把这个也拿去！人家打你一个耳光，你却心甘情愿地把整个脊背给人家打①。然后，他们开始像用面包逗狗那样来引诱你，而你立刻便全心全意伸出愚蠢的爪子去拥抱他们，甚至亲吻他们！先生们，要知道，现在就有这种事！你们在笑，在窃窃私语，我看得一清二楚！过会儿等我把自己的全部底细讲给你们听后，你们就会取笑我，驱赶我，可我却在给你们讲啊，讲啊！喏，是谁让我这样做的！是谁催着我这样做的

① 这里是转用《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节）里的一句话，原话是：“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呢！是谁站在我的背后一直在小声说：‘讲吧，讲吧！往下说呀！’我是要讲的，要说下去的，我要博得你们的好感，取得你们的信任，比如说，就像你们对待我一样，我们大家亲如手足，都是莫逆之交……真来劲儿！……”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笑声，渐渐变成一片哄堂大笑，最后完全压过了讲话人的声音，而讲话人也确实感受到了某种兴奋；他停了一会儿，眼睛向大家扫视了几分钟，之后，他突然像是受什么旋风驱使似的，挥了挥手，自己也哈哈大笑起来，好像他真的觉得自己的处境十分可笑似的，然后，他接着又讲起来：

“先生们，那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整夜都在纸上写来写去；瞧我想出了个什么主意！嘿，先生们！一提起这事我心里就觉得有愧！这事要是发生在当天夜里那还好说。唉，醉眼惺忪，昏头转向，胡说八道，乱讲一通，——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一大早，天没亮我就醒了，一共睡了不过一两个小时，然后接着又写！我穿戴完毕，洗过脸，卷好发，上了发蜡，好不容易穿上新的燕尾服，便直接到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家祝贺节日去了，而那张纸我就放在帽子里。他本人亲自出来迎接，张开双臂欢迎，再一次让我投入他父亲般的怀抱！可我却拿腔作势起来，摆起了派头，昨晚的主意还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后退一步，说：‘不，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要是方便的话，请您现在就看看这个，’——说着，我就把那份报告递了过去。你们可知道那报告里都写些什么吗？写的是：鉴于种种原因，奥西普·米哈伊雷奇必须辞职，而且按照全部程序；我在报告上大笔一挥，签上了名！这就是我想出来的主意，先生们！而且我再也想不出比这更聪明的主意了！不是说今天是4月1日吗，那我就故意做个样子，开个小小的玩笑，表示我的

气还没有完全消下去；我想了一夜，想来想去，越想越觉得没劲儿，觉得自己比以前更窝囊了；对，算了吧，我亲爱的恩人们，无论是你们，还是你们的女儿，我都不感兴趣；钱嘛，昨天我已经装进腰包，万无一失了，因此我这才向您递上我的辞职报告。我可不愿在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这样的人手下做事！我想另外找个差事，到时候看情况，我仍然会上告的。我装扮成一个卑鄙小人，想吓唬他们一下！而且想好了吓唬的办法！怎么样？先生们，妙不妙？就是说，从昨天起，我和他们已经是亲如一家了，那么我就想开一个小小的家庭玩笑，和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慈父心肠逗个乐子……

“他接过我的报告，打开一看，我看见他的整个脸都抖动起来。‘你这是为什么，奥西普·米哈伊雷奇？’可我却像傻瓜一样，说：‘今天是4月1日！祝您节日愉快，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就是说，完全像个调皮的孩子，悄悄躲藏在老祖母的椅子背后，突然大叫一声！冲着她的耳朵，憋足了嗓门，——想吓唬她一下！是啊……先生们，说起来简直不好意思！真的，不说了！不往下说了！”

“那怎么能行，后来怎么样了？”

“不行，不行，接着说呀！不行，还是讲吧！”周围的人嚷嚷开了。

“我的先生们哪，他们又是劝说，又是商量，哎呀，啊哟，连声不断！说我这个人做事太调皮，说话没正经，说我可把他们吓得不轻，喏，一通甜言蜜语，使我自己都感到非常羞愧，我站在那里，想想不禁也觉得可怕：像这样一个行为不端的人能够胜任这一神圣位置吗！‘唉，我的亲人，’文官夫人数落道，‘你可把我给吓着了，现在我的两条腿还在哆嗦，站都站

不稳！我像疯了一样跑到玛莎[1] 跟前，说："玛申卡，我们可怎么得了！瞧你的这位是怎样一个人！可这是我自己造下的孽，亲爱的，亲爱的，原谅我这个老太婆吧，是我把事情给办坏了！"我在想："昨天他从我们这里走，回到家时已经很晚了，他会想，也许他感觉到，我们昨天是故意讨他欢心，诱使他上当受骗；于是可把我吓坏啦！好了，玛申卡，用不着跟我眨巴眼睛了，奥西普·米哈伊雷奇跟我们也不是外人；我嘛，是你的母亲，什么坏话我也不会说！托上帝的福，我在这个世上活了已不是二十年，而是整整四十五年了！……"'

"就这样，先生们！当时我差一点儿就扑通跪倒在她的面前！接下去就是哭天抹泪，拥抱接吻，有说有笑了！为庆贺4月1日这一天，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也即兴讲了个故事。他说，据说有一只火鸟，它的嘴是金刚石的，飞来时嘴里还衔着一封信！他也要想着法子骗人，——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整个气氛令人十分感动！呸！说起来简直都觉得丢人！

"好了，诸位仁慈的先生们，后来的事已经快接近尾声了！我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是一个礼拜；我已经俨然是位未婚夫了！可不是嘛！结婚戒指已经订购，婚期也已定下，只是不想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匆匆宣布罢了。等钦差大臣到来，等得我心急如焚，我的喜事全让他给耽搁了！我想，能尽快摆脱掉这件事该有多好啊！可是在这喜庆热闹的日子里，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了我的头上：清点账目，起草报告，核对账簿，作出结论，——我一看：这方面简直是一塌糊涂，杂乱无章，到处都打着钩钩弯弯的符号！唉，我想，总得帮老岳父出把子力呀！而他总是毛病不断，身体欠佳，后

① 玛丽娅的小名。

来真的病倒了，病情看来日益沉重。而我自己呢，就像一根火柴，连番熬夜，从不敢躺下休息一会儿！不过事情总算办妥了！如期帮他摆脱了困境！这时候，一位信使突然紧急找我，说：‘请赶快去，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病情不妙！’我边跑边想——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只见这位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的身上裹得鼓鼓囊囊的，头上敷了一些醋，一副痛苦不堪的模样，哼哼咳咳，连声叹气：哎哟哟，哎哟哟！他说：‘你是我的亲儿子，好儿子呀，现在我快要死了，我总得把你们托付给谁照看呀，我的孩子们！’这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围拢过来，玛申卡哭得泪人似的，——唉，连我也忍不住哭了！他说：‘唉，不过别担心，上帝是仁慈的！他决不会因为我的种种罪过而惩罚你们的！’这时他要求大家都出去，让人把门关上，屋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我有件事想求你！’‘什么事？’‘老弟，是这么回事，我死前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已经到了家贫如洗的地步！’‘怎么会这样呢？’当时就急得我红头涨脸，目瞪口呆。‘事情是这样的，老弟，那笔公款是我用自己的钱垫上的；我这个人哪，老弟，为了公众的利益，我什么都舍得，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你可不要有别的想法！我感到难过的是，一些造谣中伤的人老是在你面前往我的脸上抹黑……你听信了他们的谗言，上了他们的当，从那时候起，急得我连头发都白了。眼下钦差大臣马上就要到，可马特维耶夫那里还亏空着七千，而这件事应该由我负责……还能由谁呢！老弟，他们肯定要追究我的责任，说你是怎么管的呢？可是从马特维耶夫那里能拿到什么呢！这事已经够他受的了，何必再让这个倒霉鬼去送死呢！’‘圣贤之辈，’我想，‘这才叫正人君子哩！多好的心肠！’而他却说：‘是啊，我不想动用给女儿的那笔嫁妆钱，这笔钱是非常神圣的，决不能动！我自己有钱，确实有

的，不过都借出去了，眼下哪能收得回来呀！’当时我扑通一声就跪倒在他的面前，嘴里叫道：‘我的恩人哪，我侮辱了你，让你蒙受了冤屈，那些材料是造谣中伤者写的，请不要伤心绝望，那笔钱，您拿回去好了！’他望着我，眼泪夺眶而出。‘我预料你会这样做的，我的儿，快站起来；以前我原谅你，是看在女儿眼泪的分上！现在我打心眼里原谅了你。’他说：‘是你治好了我的溃疡！我要永生永世为你祝福！’就这样，先生们，他刚说完为我祝福的话，我就撒腿往家里跑，把钱取回来，说：‘在这儿，老爷子，都在这儿了，我只花了五十卢布！’他说：‘没关系的，不过眼下对任何事情都得严格要求；时间非常紧，请你马上打份报告，日期要往前落，就说你急用钱，预支了五十卢布的薪金。这样我就可以把报告给上级看，就说是预支给你了……’有什么可说的呢，先生们！你们以为如何？要知道，连报告我都打了呀！”

“以后怎么样了，结果呢，结果如何？”

“我把报告刚一写完，我的先生们哪，事情也就这样结束了。次日，就是第二天，一大清早就有人送来一份盖有官印的公文。我一看——我收到的是什么呀？一份辞职书！说什么要我交代工作，结清账目，而我自己则大路朝天，爱去哪儿去哪儿！……”

“怎么能这样呢？”

“当时我拼命大叫：‘怎么能这样呢！’先生们哪！叫声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我想得太简单了，然而不是那么回事，钦差大臣已经进城了。我的心不禁为之一颤！噢，我想：‘此事不那么简单，是事出有因吧！’于是，像以前那样我去找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我说：‘怎么回事儿？’‘什么怎么回事儿？’他说。‘这辞职书的事啊！’——‘什么辞职书？’——‘这是什

么?’——‘那又怎么样，是辞职书!’——‘这是怎么回事儿，难道是我要辞职吗?’——‘怎么啦，您申请过，4月1日您递交过申请辞职的报告（而当时我没把报告收回!)’——‘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我耳朵听见的真的是您的话吗，我眼睛看见的真的是您本人吗?’——‘是我，那又怎么样?’——‘天哪，我的上帝!’——‘我深感遗憾，先生，遗憾，非常遗憾，这么早您就想辞职不干了！年轻人应该工作，可是您呢，先生，脑子里开始在刮什么风。至于工作鉴定，请您放心，我会给予关照的。您的工作表现一向都是很好的嘛!’——‘当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我并没有想真辞职，我递交辞职申请，只是为了使您老人家开开心……仅此而已!’——‘怎么能这样呢！先生，这算什么玩笑！难道能拿这种报告开玩笑吗？开这种玩笑会把您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好啦，告辞了，我实在没有时间，钦差大臣已经光临本市了，我公务在身，不敢怠慢，您可以吊儿郎当，悠闲自在，我们可得坚守岗位，恪尽职守。至于您的工作鉴定，该怎么办，我会给您办的。还有一事相告：马特维耶夫的房子我已经买下，近日就要搬迁过去，我希望在我的新居里不再有见到您的荣幸。祝您前程远大!’我飞快地跑回家，对奶奶说：‘我们算完了，奶奶!’可怜的老人大哭起来。正在这时，抬头一看，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家的一名用人跑了过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提着一只装着白头翁的鸟笼。这只会说话的鸟是我真心诚意送给她的。那张纸条上写的是：‘4月1日’，别的什么话也没有。就这样，先生们，你们有何感想，觉得怎么样?!”

“那么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能怎么样！有一次我遇见费多谢伊·尼古拉伊奇，想当面对这个卑鄙小人说……”

“怎么样！”

“不知怎么回事，先生们，我什么也没说出来！”

脆弱的心

（中篇小说）

在同一幢房子的四层楼上，同一套房间里，住着两位年轻的同事，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涅费杰维奇和瓦夏[①]·舒姆科夫……当然，作者感到必须向读者说明一下，为什么一个主人公的名字用的是全称，而另一个则只用小名，虽则，比如说，这只是为了人们不致认为这种表述方式有失体统，而又多少有些不够严肃。不过，为此就必须对人物的官职、年龄、头衔、职务，甚至性格，事先做一番介绍和描述；鉴于这样开篇的作家很多[②]，本书作者只是为了不因袭前人（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由于作者过强的自尊心[③]），决计开门见山，从故事本身讲起。讲完这段开场白便开始进入正题。

---

① 瓦西里的小名。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是指当时以描写日常生活细节为时尚的特写模式。为了反对专事模仿"自然派"的作者，两年后他在涅克拉索夫的《现代人》杂志上写道："有些中篇和长篇，它们仿佛是按照一定的套路写成的，你们从中几乎看不见作者个人对生活和人的观点，只能看到许多非常真实但却完全多余的细节描写"（《现代人》，1850年，第2期，第28页）。

③ 这里在暗指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的自尊心的嘲笑（见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年4月1日和11月26日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

新年前夕，晚上六点钟左右，舒姆科夫回到了家里。在床上躺着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醒了过来，他眼睛半睁半合地看了看自己的朋友。他瞧见他的朋友穿一套非常考究的便装，里面是干干净净的胸衣。很自然，这使他大为惊讶。“瓦夏这身装束是去哪儿了？而且中午也没有在家里吃饭！”这时舒姆科夫点上了蜡烛；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当即就想到他的这位朋友准会无意中把他吵醒的。果不其然，瓦夏连着咳嗽两次，在屋里来回走了两趟，最后在屋角炉子旁装烟斗的时候，又无意中把烟斗掉落在地上。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心里直觉得好笑。

“瓦夏，别要滑头了！”

“阿尔卡沙[①]，你没有睡着？”

“是啊，说不清睡着没有，好像是没睡着。”

“哎呀，阿尔卡沙！你好，亲爱的朋友！喂，老兄！我说，老兄啊！……你不知道我要告诉你一件什么事吧！”

“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过来说吧。”

瓦夏好像正等待着他的这一句话，立即走了过去，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会心怀诡计；阿尔卡季一把抓住他的手，扭到背后，把他按在自己身上，像人们常说的，开始对受害者“大加折磨”；看来，这给生性快乐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带来了很大的满足。

“中计了吧！”他叫道，“中计了吧！”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你这是干什么呀？放开，看在上帝的分上，放开我，我的燕尾服都要弄脏了！……”

“不要紧；你要燕尾服干什么？你为什么那么轻信别人，

① 阿尔卡季的小名。

自讨苦吃呢？快说，你到哪儿去了，在什么地方吃的午饭？"

"阿尔卡沙，看在上帝的分上，放开我吧！"

"在哪儿吃的午饭？"

"我正要说这件事呢。"

"那就说吧。"

"你得先放开我。"

"那可不行，你不说，我就不放！"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你明白不明白，这样不行，无论如何都不行！"瓦夏有气无力地喊道，一面想从对方抓紧的手中挣脱出来，"因为有些事情！……"

"什么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讲的事情，否则就有失尊严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讲；不然就会显得非常可笑，可这事情一点也不可笑，而是非常重要。"

"去你的吧，非常重要！又在瞎编了！讲给我听听，让我乐一乐，讲吧，讲吧；我可不想听什么重要的事情；不然你还算朋友吗？你算什么朋友？啊？"

"阿尔卡沙，天地良心，不能说呀！"

"我也不想听……"

"好吧，阿尔卡沙！"瓦夏开始说，一面横躺在床上，尽量装出自己要说的话非常重要的样子，"阿尔卡沙！我还是说了吧；不过……"

"到底怎么啦！……"

"咳，我订婚了！"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一听，二话没说，一声不响地把瓦夏像小孩子似地抱在手上（尽管瓦夏的身材不矮，是个细高个），然后十分麻利地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装出要哄他睡

觉的样子。

“我要把你这个未婚夫好好地包装一番。”他郑重其事地说。但是他发现瓦夏躺在他手里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他立刻意识到这玩笑开得显然太过分了；于是他把他放在屋子中间，真诚友好地吻了吻他的脸。

“瓦夏，你没生气吧？……”

“阿尔卡沙，你听我说……”

“喏，迎接新年嘛。”

“我倒没什么；你自己干吗这么疯疯癫癫，像个浪荡公子？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阿尔卡沙，实话对你说吧，你这样并不表明你有多么机敏，一点儿也不！”

“喏，你没生气吧？”

“我倒没什么，什么时候我生过别人的气！不过你让我非常伤心，你知道不知道！”

“我怎么使你伤心了？我做了什么了？”

“我把你当成朋友，以诚相待，把心窝子里的话都掏给了你，把我的喜事讲给你听……”

“什么喜事呀？你怎么不讲呢？”

“喏，我就要结婚了！”瓦夏懊恼地回答说，因为他确实有点恼火了。

“你要结婚了！这么说是当真的？”阿尔卡沙大声喊道，“不，不……这是咋的啦？”他一边这么说着，还一边流着泪！……“瓦夏，我亲爱的瓦修克[1]，我的好孩子。够意思的！是真的吗？”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再次扑过去。

“喏，你知道事情弄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什么原因吗？”瓦夏

① 即瓦夏，均为瓦西里的小名。

说，“要知道，你是个好心人，是我的朋友，这我知道。我兴高采烈地来找你，怀着满心的喜悦；可是忽然间，我的这种内心喜悦，这种兴奋心情，却只能用横躺在床上打滚的方式来向你表露，你明白，阿尔卡沙，”瓦夏似笑非笑地接着说，“这副样子非常滑稽可笑：是啊，我这个时候的样子有些得意忘形了。我不能贬低这件事情的意义呀……你要是现在问我：她叫什么名字？我发誓：打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

“是吗？瓦夏；你何必要守口如瓶呢！你要是早一点把事情告诉我，我就不会跟你逗着玩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深为后悔地叫道。

“喏，算了，算了！我这只不过是……其实你也知道这都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我的心太善良了。我心里感到很懊恼的是，我未能把我的本意告诉你，让你高兴高兴，给你带来愉快，没有好好跟你讲，让你了解清楚……真的，阿尔卡沙，我非常爱你，要是没有你，我觉得我也不会结婚，甚至我根本就不会活在这个世上！”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本来就是个极其多愁善感的人，听瓦夏这么一说，又是笑又是哭，瓦夏也一样，两人再一次相互拥抱，把刚才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了。

“瓦夏，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全讲给我听听！老弟，请原谅，我真是非常惊讶，简直是大吃一惊；就像天上打了个响雷一样，千真万确！不是真的吧，老弟，不，是你瞎说的吧，真的，是你瞎编出来，骗人的吧！”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叫道，甚至满腹疑虑地瞧了瞧瓦夏的脸，但是看得出，他真是容光焕发，下定决心要尽快地结婚；于是，他一头扑到床上，高兴得直翻跟斗，震得墙壁直颤动。

“瓦夏，你坐过来！”他叫道，终于在床上坐了起来。

“我呀，好兄弟，真不知道该怎么讲，从何说起？”

两人喜不自胜，相对而视。

“是吗？”

“喏，以前我在你耳边老谈他们家的事，后来就不再说了，可是你却什么都没有察觉出来。哎呀，阿尔卡沙，有事要瞒着你可真是难呀；我提心吊胆，生怕说漏了嘴！我心里想事情可能成不了，可是，阿尔卡沙，我确实是爱上了！天哪，我的天哪！瞧，事情是这样的，”他开始说，由于激动，他的话时断时续，“她有过未婚夫，那还是一年前的事，可是那人突然被派到什么地方出差去了；我也知道此公为人，算了，随他去吧！喏，他这一去，连封信也不写，犹如石沉大海。让人等啊，等啊；这是什么意思？……四个月前，他突然回来了，已经结了婚，而且连她家的门也不登。粗暴无礼！卑鄙之极！而且谁也没有为她鸣不平。她哭哇，哭哇，真可怜，而我却爱上她了……其实我早就爱上她，一直都在爱她！我开始安慰她，常到他们家去……不过我确实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只知道她也爱上我了；一周前我实在憋不住了，大哭一场，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喏！说我爱她——总之，都说了！……‘我自己也爱您，瓦西里·彼特罗维奇，不过我是个可怜的女子，请不要嘲笑我；我不敢奢望爱什么人。’我说，老兄，你明白吗！你明白吗？……当时我们口头上就订了终身；我反复考虑，再三琢磨；我说：‘怎么跟你妈说呢？’她说：‘不好办，等等再说吧’；她有些担心，怕她妈现在不会同意让她嫁给我；她哭了。事先我没跟她商量，今天一股脑儿都对老太太讲了。莉赞

卡[1] 当面向她跪下，我也跪下了……喏，随后老太太就祝福了我们。阿尔卡沙，阿尔卡沙！我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后将在一起生活。无论如何你我都不能分开，决不分开！”

“瓦夏，无论我怎么看你，可还是不相信，真的，总有点不相信，我向你发誓。真的，我总觉得有点那个……听我说，你这么就要结婚了？……我怎么就不知道，啊？不错，瓦夏，我向你承认，我本人，老弟，曾经想到过要结婚；可如今你却要结婚了，这倒无所谓，反正都一样！好吧，祝你幸福，祝你幸福！……”

“兄弟，现在我心里甜滋滋的，轻松愉快……”瓦夏说，他站起身来，激动地在屋里迈着方步。“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这样吗？你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吗？当然，我们将来的日子会苦一些，但我们会幸福的，因为这不是异想天开；要知道，我们的幸福不是像书里说的那样：我们会实打实地幸福生活的！……”

“瓦夏，瓦夏，你听我说！”

“说什么？”瓦夏说，在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面前停住了脚步。

“我有个想法，不过，我有点不敢对你直说！……你要原谅我，帮我解释我心中的疑问。你将来靠什么生活呢？你知道，你要结婚了，我非常高兴，当然非常高兴，简直无法控制

① 莉扎的爱称。女主人公的名字可能与俄国作家尼·米·卡拉姆津（1766—1826）的著名小说《苦命的丽莎》有关（“丽莎”亦可译为“莉扎”。——译者）；同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1864）中善良而不幸的女主人公，《罪与罚》（1866）中高利贷老太婆的妹妹和《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中霍赫拉科娃的女儿用的都是这个名字。

自己的感情，但是——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啊？”

“哎呀，上帝呀，我的上帝！阿尔卡沙，你怎么啦！”瓦夏说。他十分惊讶地看着涅费杰维奇。“你到底是怎么啦？就是老太太，当我把一切向她说清楚后，她连两分钟都没有考虑。你问他们以前怎么生活吗？他们一家三口年收入五百卢布，因为她父亲死后就这么些赡养费。她，他们家老太太，还有小弟弟就靠这些钱生活，她弟弟的学费也从这笔钱里开支！因为只有你我这些人日子过得才像资本家一样！而我，碰上好年景，也许还能挣个七百卢布呢。”

“你听我说，瓦夏，请你原谅，真的，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不是给你泼冷水，——哪里有七百卢布哇？只有三百……”

“三百！……那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呢？忘了？”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我的好兄弟，要知道，这事还把握不定呢，这可不像那三百卢布薪水可靠，每一个卢布都是你忠贞不二的朋友。至于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当然喽，他甚至是个大人物，我尊敬他，了解他，他地位这么高也不无道理，而且，说实在的，我喜欢他，是因为他喜欢你，还给你工作做，而他本来是可以不付这笔报酬的，只用直接给自己派个公务员就行了，——但是，瓦夏，你自己也会同意……请再听我一句：因为我不是在胡说八道；我同意，整个彼得堡再也找不到像你这样好字体的人了，我口服心服，甘拜下风，”涅费杰维奇不无赞赏地说，“但是可不能出现意外！万一人家不喜欢你了，忽然对你不满意了，或是这项工作突然停了，突然招聘了别的什么人——是啊，说到底，什么情况不能发生呀！要知道，瓦夏，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有在的时候，也会有不在的时候……”

“阿尔卡沙，你听我说，照你这么说，我们头上的天花板

可能马上就要塌下来了……”

“噢，当然，当然……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随便说说……”

“不，你听我说，听我把话说完——你也看得出：他怎么会不要我呢……不，你好好听着，把我的话听完。要知道，一切工作我都尽力地完成；而且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他今天，阿尔卡沙，要知道，他今天还给了我五十个银卢布呢！”

“是吗，瓦夏？这么说是奖金了？”

“什么奖金哪！是他自己掏的腰包。他说：‘老弟，你已经第五个月没拿到钱了；愿意的话，你就收下吧，谢谢！’他接着说：‘谢谢你，我很满意……真的！’他继续说：‘我不会让你白干的——真的！’他就是这样说的。阿尔卡沙，我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天哪！”

“听我说，瓦夏，那些文件你都抄完了吗？……”

“没有……还没有抄完。”

“瓦……先卡[①]！我的天使！你怎么搞的？”

“听我说，阿尔卡季，没关系，还有两天才到期，来得及……”

“那你为什么不抄呢？……”

“瞧你，又来了！你这么愁眉不展地看着我，弄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胸口直疼！喏，又怎么样？你总是这样折磨我！一个劲儿地喊：‘哎呀呀，哎呀呀！！！’你自己说说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儿？我会抄完的，真的，会抄完的……”

“要是抄不完呢？”阿尔卡季跳起来嚷道，“他可是今天给你的奖金哪！你却在这里准备结婚……哎呀呀，哎呀

① 瓦西里的小名。

呀！……”

“没关系，没关系，”舒姆科夫喊道，“我马上就坐下来，立刻就去抄；没关系！”

“你怎么能玩忽职守呢，瓦修特卡[①]？”

“哎呀，阿尔卡沙！喏，我能够坐得住吗？以前我是这个样子吗？现在坐在办公室里都很勉强；因为我无法静下心来……哎呀，哎呀！现在我得熬夜了，明天熬上一个通宵，后天再熬一夜，这样也就赶完了！……”

“剩下的多吗？”

“别打扰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扰我，不要说话……”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踮着脚走到床边，坐了下来；然后突然又想站起来，由于激动，他怎么也坐不住：显然，刚才的消息使他大为震惊，他最初的兴奋心情还没有过去。他看了看舒姆科夫，舒姆科夫也看看他，微微一笑，伸出一个指头以示警告，然后紧皱眉头（似乎工作的全部分量和成就都包含在这里了），眼睛直盯着文件。

看来他也未能克制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他不停地换笔尖，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想坐得合适一点儿，然后又埋头抄写，但是他的手一直发抖，不听使唤。

“阿尔卡沙！我对他们说起过你。”他突然喊道，好像刚刚想起来似的。

“是吗？”阿尔卡季叫道，“我正想问你呢，怎么样，说说！”

“是啊！是该说说，以后我会全告诉你的！真的，这都怪我自己不好，是我完全给忘了，本来说过不抄完四张纸什么也

---

① 瓦西里的又一小名。

不说的；可是却想起了你和他们家的人，我呀，兄弟，不知怎么了，简直没法子抄，脑子里总想着你们……”瓦夏笑了笑。

沉默片刻。

“呸！这支笔真是讨厌！”舒姆科夫叫道。他气恼地把笔往桌子上一摔，拿起了另一支笔。

“瓦夏，你听我说！说一句话……”

“好吧！快点，这是最后一次。”

“你剩下的还多吗？”

“哎呀，老兄！……”瓦夏紧皱双眉，仿佛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这个问题更可怕和更要命的了。“很多，非常之多！”

“你知道吗，我有过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

“没什么，没什么，你抄吧。”

“说呀，什么主意？什么主意？”

“瓦修克，现在已经是六点多钟了！”

涅费杰维奇这时候微微一笑，狡猾地向瓦夏眨了眨眼睛，但是还有些不放心，不知瓦夏作何反应。

“怎么，你想说什么？”瓦夏说，干脆停住笔不抄，直盯住他的眼睛；由于等待心切，甚至脸色都急得发白了。

“你知道是什么主意吗？”

“看在上帝的分上，是什么主意？”

“知道吗？你现在心情激动，干不了许多活儿……等一等，等一等，不用急，不用着急——我知道，我知道——听我说呀！”涅费杰维奇说着，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打断刚刚开口的瓦夏的话，竭力阻止反对的意见。“首先必须静下心来，必须精神集中，对吧？”

“阿尔卡沙！阿尔卡沙！”瓦夏从椅子上站起来大声说，

"我可以坐个通宵，真的，坐个通宵！"

"是呀，是呀！不过到早上你就会睡着的……"

"不会，怎么也不会睡着……"

"不行，这样不行；当然你得睡觉；五点钟你躺下，八点钟我叫醒你。明天是个节日，你坐下来，抄他一整天……然后又是一夜，这样——你手头剩的还很多吗？……"

"喏，这不，就这些！"

瓦夏既兴奋，又着急，哆哆嗦嗦地指了指笔记本。

"就这些！……"

"听我说，老兄，这并不算多……"

"亲爱的，那里还有。"瓦夏说，小心翼翼地看着涅费杰维奇，仿佛去不去参加节日要由他来决定了。

"还有多少？"

"两个……印张……"

"咳，这算什么？喏，你听我的！抄完不成问题，真的，来得及！"

"阿尔卡沙！"

"瓦夏！你听我说！眼下是新年前夕，家家户户都全家团聚，可你我却是无家可归之人，孤独无依……唉！瓦先卡！……"

涅费杰维奇一把搂住瓦夏，把他紧紧抱在自己的雄狮般的怀抱里……

"阿尔卡季，就这么说定了！"

"瓦修克，我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瞧，瓦修克，瞧你笨头笨脑的样子！听我的！要知道……"

由于兴奋过度，阿尔卡季大张着嘴，却一时说不出话来。瓦夏扶着他的肩头，睁大眼睛望着他，嘴唇一动一动的，好像

自己想替他把话说完似的。

“喏!”最后他终于说。

“今天请把我介绍给他们!”

“阿尔卡季!我们上那里喝茶去!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甚至坐不到新年来临的时刻，我们早一点离开。”瓦夏异常兴奋地说。

“说好坐两个小时，不多也不少……”

“然后就离开，直到我把文件抄完!……”

“瓦修克!”

阿尔卡季三分钟就穿戴完毕，焕然一新。瓦夏只是洗把脸，弄弄干净，连衣服都没换：他还惦记着抄写的事呢。

他们急匆匆地走上大街，一个比一个高兴。他们走在彼得堡去科洛姆纳区的路上。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的步伐矫健有力，单从脚步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为正在交好运的瓦夏的幸福感到由衷的高兴。瓦夏的脚步迈得较小，但不失庄重。相反，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还从未看到过他如此的精神。此时此刻，他甚至觉得自己对瓦夏更加敬重了；读者一直不知道瓦夏有某种生理缺陷（他身子有点歪斜)，这一点，在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善良的心里一直引起深切的同情，现在更使他对瓦夏产生一种怜爱之心；作为朋友，此时他对瓦夏怜爱有加，而瓦夏自然也表现得当之无愧了。由于感到很幸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简直想哭上一场，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往哪儿走，瓦夏，你往哪儿走呀?从这边走近些!”他看见瓦夏向沃兹涅先斯基大街那边拐去①，便大声喊道。

---

① 现在叫马约罗夫大街，作家晚年的许多作品的故事就是在这里展开的。《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里 （转下页）

“别喊，阿尔卡沙，别喊……”

“真的，这里近些，瓦夏。”

“阿尔卡沙！你知道什么呀?”瓦夏神秘兮兮地说，高兴得声音都变嗲了，“你知道个啥呀？我打算给莉赞卡送件小礼物……”

“你要送什么呀?”

“这儿，老兄，拐角处列卢太太那里，是一家非常好的商店!”

“那么，去看看!”

“包发帽，亲爱的，包发帽；今天我看见一种小小的包发帽，可爱极了；我问这是什么式样，据说叫 Manon Lescaut①，漂亮极了！银灰色的带子，要是价钱不贵……阿尔卡沙，就是贵也无所谓！……”

“你呀，瓦夏，我看你比所有的诗人都更具诗人气质！咱们走吧！……”

他们跑了过去，两分钟后就进了商店。迎接他们的是一位黑眼睛的法国鬈发女人，她一见二位顾客，当即笑脸相迎，做出和他们一样高兴和幸福的样子，甚至显得比他们两个还要高兴和幸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瓦夏高兴得真想上去吻一吻列卢太太……

“阿尔卡沙!”他扫了一眼店堂大案台木货架上陈放的琳琅

(接上页）藏匿过从老妇人那里抢来的赃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主人公内莉和伊万·彼得罗维奇也是在这里见面的。中篇《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和《永远的丈夫》中都提到过这个地方。

① 法文：曼侬·列斯戈。原系法国作家普莱服（1697—1763）的小说《德·格里厄骑士和曼侬·列斯戈的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的名字。

满目的贵重物品。“太漂亮了！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你瞧，比方说，这顶帽子，看见了吗？”瓦夏低声说，一面指着边上一顶挺好看的小包发帽，但他并不想买它，因为他打老远就相中了对面放着的另一顶真正漂亮的包发帽。他两眼直勾勾地盯住它，好像担心有人会拿走它似的，要不就是害怕包发帽故意跟他作对，自己会不翼而飞。

“这一顶，”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说，指着一顶帽子，“依我看，这一顶最好。”

“行啊，阿尔卡沙！你真令人佩服；真的，对于你的眼力我是特别服了，”瓦夏说。他半开玩笑地表露出对阿尔卡沙的崇爱之心。“你说的那一顶漂亮极了，不过你过来一下！”

“那儿，老兄，有更好的吗？”

“你过来看看哪！”

“这一顶吗？”阿尔卡季怀疑地说。

但是当瓦夏忍不住从木架上往下摘取的时候，这顶帽子好像在长期受冷落之后，现在顾客临门，高兴得腾地自动飞将下来；那上面的绦带、褶纹、花边迎风而下，窸窣作响；从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的健壮的胸腔里突然发出一声赞叹。在观察他们挑选的时候，列卢太太一直保持着鉴赏力方面毋庸置疑的特长和优越感，只是出于礼貌，她一直默不作声，这时连她也对瓦夏报以赞许的微笑，其神态、目光、手势、笑容等一切都在说明：选得对！挑得好，配得上等待着您的幸福。

“哎呀，你躲在一边撒娇卖俏哇！”瓦夏叫道，他把自己全部的爱都倾注在这顶可爱的包发帽上了。“亲爱的，你这个小滑头，故意躲在这儿呀！”于是，吻了它一下，其实只是吻了它周围的空气，因为他生怕碰着自己的宝贝。

“真正年高德劭才如此隐身匿迹，”阿尔卡季兴冲冲地补了

一句，这是他为了俏皮，引用早上一份幽默小报上看来的一句话。“你看，瓦夏，怎么样？”

“真了不起，阿尔卡沙！你今天是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哇，我敢预言，你会像他们所说的，定会博得女人们的欢心。列卢太太，列卢太太！”

“有什么吩咐？”

“列卢太太，亲爱的！……”

列卢太太看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一眼，会心地笑了笑。

“您想象不出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地喜欢您……请允许我吻您一下……”于是，瓦夏吻了吻女老板。

没说的，在这种时候必须激起全部自尊感才不至于因这种浪荡公子的举止而有失自己的身份。但是我认为，还必须具备列卢太太在面对瓦夏的热情要求时所表现出的与生俱来的、毫不做作的亲切态度与优雅风度。她原谅了他，在这种场合下她表现得是多么的聪明和优雅大方啊！难道可以冲瓦夏生气吗？

“列卢太太，多少钱？”

“五个银卢布。”她理了理衣服，重新笑着回答说。

“这一顶呢，列卢太太？”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指着自己选中的一顶帽子说。

“这一顶八个银卢布。”

“噢，对不起！对不起！列卢太太，您看哪一顶更好一些，更优雅和更可爱一些，您以为哪一顶更合适？”

“那一顶比较豪华，不过您选的这一顶——c'est plus coquet[①]。”

“那好，我们就要这一顶！”

---

① 法文：更娇媚，更俏丽。

列卢太太取出一张很薄很薄的纸，用一个别针别起来，看上去这张包有帽子的纸比没有包帽子时还要轻些。瓦夏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拿着它，向列卢太太躬身施礼，还对她说了句什么非常客气的话，然后走出了商店。

“阿尔卡沙，我是个讲究享乐的人，天生如此！”瓦夏叫道，一面放声大笑，同时又发出一种听不清的、细弱的、神经质的笑声。他急匆匆地赶过街上的行人，怀疑他们个个都心怀叵测地要挤坏他的宝贝包发帽！

“听我说，阿尔卡季，听我说！”过了一会儿他说，声音里带着一种煞有介事和无比快乐的调子。“阿尔卡季，我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瓦先卡！亲爱的，我也非常幸福！”

“不，阿尔卡沙，不，你对我的爱是无限的，这我知道；但对此刻我内心的感受你所体会到的还不到百分之一。我心里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幸福！阿尔卡沙！我不配有这种幸福！这一点我体验到了，也感受到了。为什么我应该得到呢，”他泣不成声地说，“我做了什么事情啦，请告诉我！你瞧，有那么多的人，流了那么多的眼泪，受了那么多痛苦，过了多少没有喜庆节日的平庸无聊的生活！而我呢！这么好的一位姑娘偏偏爱上了我……你自己马上就会看到她，你自己来评价她这颗高尚的心吧。我出身低微，现在我有了官职和独立收入——薪俸。我天生残疾，身子有点歪。你瞧，我就这个样子，她竟爱上我了。今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是那么温和，那么关怀，那么客气；他平时很少跟我说话，这次却走到我跟前说：‘喂，怎么样，瓦夏（真的，他就这样直接叫我瓦夏），过节玩个痛快吧，啊？’”（他自己笑了。）

“我说：‘阁下，话虽这么说，我还有事呢。’这时我壮了

壮胆子说：‘阁下，我也许会玩的。’真的，我就这么说了。这时他给了我一些钱，然后又对我说了两句话。我，老兄，我哭了，真的，眼泪刷刷直流；他也一样，看来很受感动。他拍拍我的肩膀说：‘瓦夏，你永远要感受现在所感受到的这种感情……’”

瓦夏沉默了一会儿。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背过身去，用手背擦了擦眼泪。

“而且还有，还有……”瓦夏接着说，“阿尔卡季，这一点从来我还没有对你说过……阿尔卡季！你的友谊使我感到非常幸福，没有你我在这个世上就活不下去，——不，不，阿尔卡沙，你什么也不要说！让我握握你的手，让我向你表示万……分……感……谢！……”瓦夏再也说不下去了。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真想扑过去一下搂住瓦夏的脖子，但因为他们正在横穿街道，而且几乎就在他们耳边响起一声“你们要找死呀！”的尖叫，——他们两人被吓了一跳，慌忙跑到人行道上。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对此甚至感到很高兴。要不是刚才这个特殊情况，他会责怪瓦夏说这些感谢的话的。不过他自己心里感到很过意不去。他感到自己至今对瓦夏做的事太少了！当瓦夏为这种区区小事而对他千恩万谢时，他甚至感到非常羞愧！好在前面的日子还很长，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这才较为轻松地叹了口气……

人家决定不再等待他们了！他们自己已经坐下喝茶就是很好的证明！真的，上了年纪的人看问题有时确实比年轻人，尤其是嘴上无毛的年轻人的眼光更敏锐一些！因为莉赞卡已经郑重向大家宣布，说他不会来了：“妈妈，他不会来了，我的心告诉我他不会来了。”可是妈妈总是说，她心里的感觉恰恰相反，他一定会来的，他在家里坐不住，会很快来的，眼下他既

没什么公务，又正值新年前夕！莉赞卡开门时，完全出乎她的预料——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对他们，她的心嘣嘣直跳，就像被捉住的小鸟的心那样急速地跳动着，满脸通红，红得跟樱桃一样，其实她本人就很像一颗樱桃。天哪，真是意想不到！一声欢快的“哎呀”声不禁从她的双唇间飞出！“你真会骗人，亲爱的！”她大声喊道，紧紧搂住瓦夏的脖子……不过，请想象一下她的全部惊讶和突然感到的羞臊心情吧：因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就站在瓦夏的身后，他有点不知所措，仿佛直想躲藏在他的背后。应该承认，他在女人面前总是感到很不自在，觉得非常拘谨，甚至有一回还……不过这以后再说。然而，假如设身处地地为他设想一下：这里也没什么可笑的地方；他站在前厅里，脚穿套鞋，身披外套，头上戴一顶刚刚匆忙摘下过的护耳皮帽，身上胡乱缠着一条极其难看的手织的黄色围巾，为了更醒目起见，围巾是从后面系上去的。所有这一切，应该统统解开，该摘下的赶快摘下来，这样与人见面会显得更体面一些，因为谁不希望与人见面时显得更体面一些呢。而面前的这位瓦夏却神情沮丧，令人生厌，尽管，当然，他还是那么可爱，那么善良，但是归根到底，现在的瓦夏却令人难以忍受，他太不关心别人了！“你看，”他喊道，“莉赞卡，你看，这位就是我的阿尔卡季！怎么样啊？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莉赞卡，拥抱他吧，亲吻他吧，先亲吻他一下，等以后了解更深一些后，你自个儿会吻他的……”怎么办？我要问，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究竟该怎么办才好？而这时他的围巾还只解开一半！老实说，我对瓦夏的过分热情有时真是感到过意不去；当然，他的这种热情说明他的心地善良，不过……这样总是叫人有些难为情，感到别扭！

最后两人终于走进屋子。老太太见到阿尔卡季·伊万诺维

奇有说不出的高兴；她早有耳闻，她……但是她的话没有说完。屋内欢快的“哎呀！”声把她的话中间打断了。我的天哪！莉赞卡面对突然打开的包发帽，站在那里，天真地抄着手，露出微笑……我的天哪，为什么 Madame 列卢那里没有更好的包发帽呢！

哎呀，我的天哪，到哪儿去找比这顶更好的包发帽呢？这一顶已经够好的了！到什么地方去找更好的呢？我说的是实在话！最后，恋人们的这种无端挑剔，甚至使我有些气恼和不愉快。喂，先生们，请各位自己看看，还有什么比这顶小爱神包发帽更好看呢！喏，请仔细看一看……但是，不，不，我的抱怨是多余的；他们个个都同意我的意见，那只是片刻的迷误和糊涂，是心血来潮；我愿意原谅他们……但是，你们瞧……先生们，请你们原谅我老是谈论这顶包发帽：这顶用透花纱做的包发帽，质地轻盈，帽顶和荷叶边之间是一条做成花边的樱桃色的宽宽的缘带，后面是两条缘带，又宽又长，一直垂到脑后，搭在脖子上……只须将整个包发帽往后脑勺上稍许一推，喏，您就瞧吧！喏，过后我再征询您的意见！……不过，我看得出，您并没有在看！……看来这对您完全无所谓！您在朝另外一个方向看……您在看那双黑眸子里突然溢出两滴珍珠般的泪水，它们在长长的眼睫毛上抖动一下，然后跌落下来，与其说落在列卢太太的艺术品的透花纱上，还不如说是洒落在空中……我再次感到一阵心酸，因为这两滴眼泪几乎不是冲着包发帽的！……决不是！依我看，赠送这种东西时必须十分冷静。只有那时候才能够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我承认，先生们，我这些话都是因为这顶包发帽，有感而发！

大家分别落座——瓦夏和莉赞卡坐在一起，老太太和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在谈吐方面表现得相当不错。我很乐意为阿

尔卡季说句公道话，想不到他竟有这种能耐。有关瓦夏的两句话说过后，阿尔卡季巧妙地把话锋一转，转到了瓦夏的恩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身上，而且转得非常机智，言词也聪明伶俐，居然谈了一个小时，且余兴未尽。看得出，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在谈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某些特点时是多么巧妙，多么有分寸；他的这些特点与瓦夏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然而连老太太也听得入迷了，简直是如醉如痴，她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特意把瓦夏叫到一边，告诉他，说他的朋友非常了不起，是位十分招人喜欢的年轻人，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年轻人为人严肃，举止庄重。瓦夏高兴得几乎大笑起来。他回想起，就是这位举止庄重的阿尔卡沙曾经在床上把他折腾了足足有一刻钟之久！后来老太太向瓦夏使了个眼色，对他说，要他悄悄跟她到另一间屋子去。应该承认，她这样做其实对莉赞卡有点不大好：老太太由于兴奋过度，背着莉赞卡，想把女儿为瓦夏准备的新年礼物私下给他看看。这是一个钱夹子，用珠子和金线绣成，上面的图案十分精美：钱夹的一面绣的是一只正在奔跑的小鹿，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好看极了！另一面是一位著名将军的肖像；绣得同样十分精美、逼真。瓦夏的兴奋心情我就不必说了。这时候大厅里也没有闲着，莉赞卡径直走到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跟前，拉着他的双手，为了什么事直向他道谢；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最后猜出这都是为了那位亲爱无比的瓦夏。莉赞卡甚至大受感动；只因她听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是她未婚夫的挚友，和瓦夏非常要好，时常照顾他，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形影不离；甚至她，莉赞卡，也不能不向他表示谢意，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激心情；最后，她希望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也能够喜欢上她，哪怕有喜欢瓦夏的一半情意也行。后来她就开始询问瓦夏是否爱护自己的身体，对

瓦夏特别热情的性格，以及他不善于待人接物和为人处世表示某种担心；她说，她今后将怀着宗教的热诚去照顾他，爱护他，关怀他的命运；最后，她希望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不仅不离开他们，而且最好能和他们共同生活。

“我们三个人就像一个人一样!”她非常天真和兴奋地叫道。

但是该告辞了。大家要挽留他们，不过瓦夏断然谢绝，说实难从命。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也做了同样的表示。他们当然问是什么原因，而且当即就弄清楚了，原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托瓦夏办一件急事，火急火燎的，后天上午必须完成，可眼下事情不仅没有办完，甚至完全停了下来。一听这样，妈妈哎呀了一声，莉赞卡简直吓了一跳，心中不安起来，甚至催着瓦夏赶快离开。但他们最后的吻别完全没有受到此事的影响；他们的吻只不过是短暂一些，匆忙一些，但却显得更热烈，更甜蜜。最后总算分手了，两个朋友匆匆回家。

他们一到街上，两个人就争先恐后地相互谈论起自己的印象来。这也非常自然：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爱上了莉赞卡，而且爱得要命！此事不对幸福无比的瓦夏说还能够对谁说呢？他这样做了：他并不感到于心有愧，当即向瓦夏承认了一切。瓦夏放声大笑，而且非常高兴，甚至说决非多此一举，还说今后他们的朋友关系会更加亲密。“你猜到我心里去了，瓦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说，“对！我爱她就像爱你一样；她也是我的天使，就跟是你的天使一样；再说你们的幸福也会传到我的身上，使我感到温暖如春。她也将是我的主妇，瓦夏；我的幸福也将掌握在她的手里；就让她对我也像对你那样当家做主好了。是啊，对你的友情就是对她的友情；你们俩现在对我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了；现在我有两个这样的朋友，而以前只有你

一个……”阿尔卡季由于感情激动无法再说下去了。他的话使瓦夏大受感动，因为他从未想到阿尔卡季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一般地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不善于言谈，从来也不喜欢幻想；可是现在他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脑子里出现种种最欢快、最新颖、最多彩的幻想！“我会爱护你们两个，关心你们，”他又说，“第一，瓦夏，我要为你所有的孩子举行洗礼，无一例外；第二，瓦夏，必须为将来着想。应该添置家具，租赁房子。知道吗，瓦夏，我明天就要去看招租启事。三间……不，两间，再多我们也用不着。我甚至想，瓦夏，今天我只是瞎说一气，钱会有的；没问题！我一看她的眼睛，立刻就知道钱会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她！嗨，我们会好好干的！现在，瓦夏，可以冒个险，花二十五卢布租一套房子。老弟，房子就是一切！有好的房子……人的心情就愉快，思想也活跃！再有嘛，莉赞卡是我们共同的财务主管；分斤掰两，锱铢必较！好像怕我会下酒馆似的！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怎么也不会去的！可是我们的收入会增加，我们会得到奖励，因为我们会非常卖力地工作，噢！非常卖力，像牛耕地一样！……喏，请想象一下，”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的声音由于陶醉而变得有气无力了，“说不定突然之间，完全出人预料，每人会给三十或者二十五个卢布呢！……因为一旦有奖励，就一定要去买包发帽、围巾、长筒袜等东西！她一定得给我打一条围巾；瞧我围的这一条，太不像样子了，黄兮兮的，实在难看，今天它算让我丢丑了！瓦夏，你的表现也很不错：你介绍我的时候，我真是如坐针毡……不过问题完全不在这里！你瞧，问题是这样：所有的银器全由我包了！因为我必须送你们一份礼物，这是一种荣誉，是我的自尊心……要知道，我的那份奖励是不会泡汤的：总不会把它给斯科罗霍多夫吧？恐怕在这位细高个儿的口

袋里放不了多久。老弟，我要给你们买银勺子——不是银的，而是上好精品，还要买一件坎肩，是给我自己买：因为我要当傧相！但是现在你要给我沉住气，一定要沉住气，老弟，今天，明天，还有一个通宵我都要手持大棒，站在你身边催你干活：快点抄完！快呀，老弟，快！之后我们再去参加晚会，我们两个感到非常幸福；我们一起玩牌！……整个晚上我们都坐在一起消磨时光——唔，有多么好哇！可是，呸，真见鬼！太叫人泄气了；我帮不了你的忙。要不然拿过来我全替你抄了……谁让我们俩的笔迹不一样呢？"

"是啊！"瓦夏回答道，"是啊！应该赶快抄。我想，现在有十一点钟了；必须赶快抄……得抓紧工作了！"说完这些话，瓦夏突然平静下来，一言不发，加快步伐，几乎在街上跑了起来；在这之前他一直在微笑，要不就伺机打断阿尔卡季的友好情谊的抒发，插上两句热情洋溢的话，总之，兴致勃勃，精神焕发。看来，有一种沉重的思想使他发热的头脑突然冷静下来；他的整个心好像都被揪紧了。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甚至有点不安起来，他连连发问几乎都得不到瓦夏的回答；瓦夏不是用一两个字把话岔开，就以感慨叹息来搪塞，常常是答非所问。"你怎么了，瓦夏？"他紧追慢追，最后大声喊道，"难道你真的这么着急吗？……""哎呀，老兄，不要闲聊了！"瓦夏答道，甚至有点气恼。"别泄气，瓦夏，不用发愁，"阿尔卡季打断他的话，"我见过你用比这短的时间抄过比这多得多的东西……你怕什么！你有这方面的才能！实在不行你还可以加快抄写速度，又不是写了拿去石印。来得及的！……要是现在过于激动，精神不集中，那么抄写起来就会很吃力……"瓦夏没有回答，或是嘟囔了点什么。总之，他们俩惶惶不安地赶回到家里。

瓦夏立刻坐下抄写起来。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平静下来，不言不语，悄悄脱下衣服，躺到床上，眼睛一直没有离开瓦夏……他觉得有点儿害怕……“他这是怎么啦?”他看着瓦夏苍白的面孔、发红的眼睛和每个动作中所表现出来的惶惶不安情绪，自言自语地说，“他的手也在发抖……咳，怎么会这样！是不是劝他睡两个小时，把他的激动情绪睡过去也好。”瓦夏刚抄完一页，抬起眼睛，无意中看了阿尔卡季一眼，立刻低下头去，拿起笔，又接着往下抄。

“你听我说，瓦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突然开口说，“你是不是最好睡一会儿？瞧你简直像得了寒热病……”

瓦夏没有回答，他只是发愁地，甚至是恶狠狠地看了看阿尔卡季。

“听我说，瓦夏，你跟自己较什么劲哪？……”

瓦夏这时才醒悟过来。

“想喝杯茶吗，阿尔卡沙?”他说。

“怎么想起这个了？为什么?”

“茶能提精神。我不想睡觉，也不会睡觉！我要一直抄下去。现在趁喝茶的时候休息一下，这样难熬的瞬间也就过去了。”

“好极了，瓦夏老弟，太棒了！就应该这样。我自己正想提个建议呢。奇怪的是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只不过，你知道吗？马芙拉起不来了，怎么也醒不过来……”

“是啊……”

“瞎说，没什么了不起！”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喊道，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我自己去生茶炊。难道我是头一次吗？……”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跑进厨房，忙着侍弄茶炊去了。瓦

夏接着往下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又穿好衣服，额外去小卖部跑了一趟，为的是想让瓦夏吃些东西，夜里接着抄。一刻钟后，桌子上摆放好了茶炊，他们开始喝茶，但是话却谈不起来。瓦夏一直迷迷糊糊的。

“好了，”他终于说话了，好像醒悟了过来。“明天得去祝贺……”

“你完全没必要去。”

“不，老兄，不去不行。”瓦夏说。

“我到各家替你把名字都签上……你还去干什么！你明天就好好抄吧。我说过，你今天可以抄到五点钟，然后稍微睡一会儿。不然明天你会成什么样子？我八点整叫醒你……”

“你替我签字，这样好吗？”瓦夏半推半就地说。

“有什么更好的方法？人们都这样做！……”

“不过，我怕……”

“有什么好怕的？”

“你知道，别人那儿倒没什么，而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他，阿尔卡沙，他是我的恩人；喏，一旦他发现是别人的笔迹……”

“发现，发现！咳，你这是怎么了，瓦修克！他怎么会发现？……要知道，你的名字我签出来跟你签的非常相似，真的，连往上挑的那一笔我也会写。好了，你别担心！谁能发现得了？……”

瓦夏没说什么，赶紧把自己那杯茶喝完……然后怀疑地摇了摇头。

“瓦夏，亲爱的！哎呀，我们真是走运！你这是怎么啦，瓦夏？你简直叫我害怕！这样吧，瓦夏，我现在也不睡了，也睡不着。给我看看，你手头剩的还多吗？”

瓦夏狠狠盯了他一眼，使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吓了一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啦？瓦夏！你要干什么？为什么你这样看人？”

“阿尔卡季，明天我还是得去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祝贺节日。”

“喏，那你就去吧！”阿尔卡季说。他睁大眼睛看着瓦夏，怀着一种痛苦的期待。

“听我说，瓦夏，赶快抄；我不会给你出馊主意的，真的，真的不会！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过多少次了，他最欣赏的就是你的字体工整清晰！要知道，斯科罗普廖欣很欣赏你那字帖般的清晰和秀丽，他只是想以后想办法借去，据为己有，带回家给孩子们做临摹之作；那家伙不愿买字帖！而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反复强调和要求的却只是：清晰，清晰，再清晰！你怕什么呢！真的！瓦夏，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才好。……我简直怕……你那么苦恼，我都要为你愁死了。”

“没关系，没关系！”瓦夏说着，疲惫不堪地倒在椅子上。阿尔卡季惊惶起来。

“想喝水吗？瓦夏！瓦夏！”

“不喝，不喝，”瓦夏说，紧紧握住他的手。“我没什么，阿尔卡季，只是觉得有点发愁。我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听我说，你最好讲点别的事，别跟我提……”

“放心吧，瓦夏，看在上帝的分上，放心吧。你一定能抄完，真的，一定能抄完！就算抄不完，那又能怎么样？能算是犯罪吗！”

“阿尔卡季，”瓦夏说，他意味深长地看了看自己这位朋友，使阿尔卡季吓了一大跳，因为瓦夏从来还没有如此忧愁过。“如果像以往那样，我独身一人……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想跟你说说，像朋友那样，推心置腹……其实，何必再打扰你呢？……你瞧，阿尔卡季，有的人得天独厚，福星高照，另外一些人，比如我，小打小闹，大器难成。喏，要是有人要你表示感激之情，尊敬之意，——你能不照办吗？……”

“瓦夏！我真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从来不是忘恩负义的人，”瓦夏继续低声说，他仿佛在自言自语。“但是，如果我表达不出我内心的感受，那么，这样一来……阿尔卡季，就好像我真的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了，这使我感到万分痛苦。”

“你说的是什么呀！难道你的一切感激之情就表现在你能按时把东西抄完这件事情上吗？好好想想，瓦夏，你说的是什么呀！难道这就表现了你的感激之情吗？”

瓦夏忽然默不作声了，他睁大眼睛，看着阿尔卡季，好像对方突然提出的论据打消了他的全部疑虑。他甚至露出了笑容，但转眼又现出原来心事重重的神态。阿尔卡季满心欢喜，他把瓦夏的微笑当成无所畏惧的表现，而把重新出现的心事重重的神态当成是努力向上的决心了。

“喏，阿尔卡沙，你醒来时，”瓦夏说，“看看我，没准儿我会睡着的，那可就糟了；现在我要坐下来工作了……怎么样，阿尔卡沙？”

“什么事？”

“不，我只是随便问一下，没什么事……我原想……”

瓦夏坐下后默默无语，阿尔卡季躺下睡觉了。关于科罗姆纳区一家人的事，两人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也许两个人都感到事情办得有些不妥，登门造访去得不是时候。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很快便睡着了，心里还一直惦记着瓦夏的事。他自己也感到非常惊奇，早上八点整，他醒了过来。瓦夏在椅子上睡

着了，手里还握着笔，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蜡烛已经点完。厨房里马芙拉正张罗着生茶炊。

“瓦夏，瓦夏！”阿尔卡季吃惊地叫道……“你什么时候睡着的？”

瓦夏睁开眼睛，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哎呀！”他说，“我就这样睡着了！……”

他立即扑向文件——不要紧，一切都好好的，墨水和蜡油都没有弄脏文件。

“我想，我是六点钟左右睡着的，”瓦夏说，“夜里真冷！我们来喝杯茶，然后我又得……”

“你吃过东西没有？”

“是——啊，没关系，我现在挺好的！……”

“新年快乐，瓦夏兄弟。”

“你好，老兄，你好；也祝你新年快乐，亲爱的。”

他们拥抱起来。瓦夏的下巴有些颤抖，眼睛湿润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一声不响，心里非常难过；两人急匆匆地喝着茶……

“阿尔卡季！我决定亲自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里去……”

“要知道，他看不出来的……”

“我呀，老兄，我觉得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

“你又不是在家里闲坐着，你是在为他拼命啊……够了！我嘛，老兄，正好，我要到那儿去一趟……”

“到哪儿？”瓦夏问道。

“到阿尔捷米耶夫家，代表你我，去祝贺一下。”

“亲爱的，我的好朋友！那好！我留下来；对，我看你考虑得很周到，我在家正忙着工作，也没有白浪费时间！你等一

下，我马上写封信。”

“写吧，老弟，写吧，来得及；我还要洗洗脸，刮刮胡子，刷一刷燕尾服。好了，瓦夏老弟，我们会称心如意，美满幸福的！拥抱我吧，瓦夏！”

“哎呀，那该有多好，老兄！……”

“公务员舒姆科夫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楼梯上传来一个小孩子的声音……

“住在这里，天哪，住在这里。”马芙拉说着，把客人让进来。

“外面什么事？什么，什么?”瓦夏喊道，从椅子上一跃而起，直奔前屋。“彼坚卡①，是你呀？……”

“您好，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向您恭贺新年了，”一个十岁左右的漂亮的黑色鬈发男孩说，“姐姐向您致意，妈妈也向您致意，姐姐让我代她吻吻您……”

瓦夏把小使者高高举起，在他那酷似莉赞卡的嘴唇上来了一个甜蜜热烈的长吻。

“亲亲他，阿尔卡季!”他说，同时把彼佳②递了过去，彼佳的脚还未接触地面，立刻就投入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那急切而强劲的怀抱。

“我的小鸽子，想喝茶吗?”

“非常感谢。我们已经喝过了！今天我们很早就起来了。我们家的人都去做祷告了。姐姐花了两个小时给我卷发，抹发蜡，洗脸，还把我的裤子给补好了，因为昨天在街上跟萨什卡玩时扯破了：我们玩打雪仗啦……”

“好，好，接着往下说!”

①② 均为彼得的爱称。

“那好，她使劲打扮我，让我到您这儿来，然后又给我抹了香膏，亲了亲，说：‘到瓦夏那儿去吧，祝贺他，再问问他们是否称心如意，睡得好不好，’还有……再问点什么——对了！再问问你们昨天谈的那件事搞完了没有……就是你们在那里谈的……对了，我这里写着呢，”小男孩说，一面念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纸条，“对！他们非常不放心。”

“会搞完的！没问题！你就这样告诉她，就说会抄完的，一定能完成，真的！”

“哎呀！还有一件事……让我给忘了；姐姐让我捎给你一张字条，还有一件礼物，可是我给忘了！……”

“天哪！……我说你呀，我的小宝贝！在哪儿，在什么地方？是这个吗——啊?！瞧，老兄，她给我写的什么。我的乖乖，亲爱的！其实我昨天就看见了她给我做的钱包，还没有做好，这不，她说：‘现在给您送去秀发一束，表示永不离开您。’你瞧，老兄，瞧哇！”

瓦夏喜不自胜地把这束世界上最黑、最浓的头发拿给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看，然后又热烈地吻了吻它。珍藏在贴身的口袋，使它离心窝子近些。“瓦夏！我给你定做一个装饰框来放这束头发！”最后，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坚决地说。

“我们家今天吃烤牛肉，然后，明天吃牛脑；妈妈还要做奶蛋饼干……不做黍米粥了。”小男孩说，一面考虑如何结束自己的谈话。

“啊，多好的孩子！”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叫道，“瓦夏，你真是世间最有福的人！”

小男孩喝完茶，接收了字条，被吻过千百次后，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仍是那样的活泼可爱。

“喂，老弟，”兴高采烈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说，“瞧，

事情有多么好，都看见了吧！一切都非常顺利，不用发愁，也不用害怕！要勇往直前！快点抄完，瓦夏，快点抄完！两点钟我回来，我先到他们那里走一趟，然后再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里去……”

“那好，再见，老兄，回头见……但愿一切如意！……这样很好，你走吧，很好。”瓦夏说，“我嘛，说好就不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里去了。”

“回头见！”

“等一下，老兄，等一下；请告诉他们，就说……喏，你自己看着办吧，吻吻她……老兄，回来可都得讲给我听啊……”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不言而喻的事，知道！幸福使你完全变了个样！真是意想不到：从昨天起你已经是神不守舍了。你还没有从昨天的感受中摆脱出来。好了，不说了！拿出精神劲儿来，我的好瓦夏！再见，回头见！”

两位朋友终于分手了。整个上午，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都无精打采，心不在焉，老想着瓦夏的事。他知道瓦夏性格脆弱，感情容易激动。“是啊，这是，这是幸福使他变了样了，我没有看错！”他自言自语地说，“天哪！他把忧愁也传染给我了。他这个人，无论什么事都能够酿成一场悲剧！头脑也太热了！哎呀，必须把他解救出来！必须解救他！”阿尔卡季说。他自个还没有意识到，在自己的心里，他已经把一件看似微不足道，其实也算不了什么的家庭不愉快琐事看成是大灾难了。直到十一点钟，他才来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家的门房，目的只是想在门房那张墨迹斑斑、涂满字迹的纸上，在一长串贵宾的签名后面加上自己无足轻重的名字。不过真是怪了，他面前竟然闪过瓦夏·舒姆科夫的亲笔签名！这太使他吃惊了。“他

这是怎么啦?"他想。不久前还满怀希望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出来时已是愁肠百结，心绪不佳了。确实，一场灾祸正在酝酿之中；但是在什么地方呢？是什么样的灾祸呢？

他心事重重地来到科洛姆纳区，起初有点精神恍惚，但跟莉赞卡交谈后，出来时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因为他真的为瓦夏担心了。他急匆匆地跑回家，在涅瓦河边与瓦夏·舒姆科夫碰了个正着。瓦夏也在奔跑。

"你往哪儿去?"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喊道。

瓦夏停下来，像当场被捉住的罪犯。

"我，老兄，没什么，想出来走走。"

"坐不住了，到科洛姆纳区去了？你呀，瓦夏，瓦夏！喂，你为什么要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里去呢?"

瓦夏没有作答，但后来挥了挥手，说：

"阿尔卡季！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我……"

"好了，瓦夏，好了！可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要安静下来！你从昨天起就情绪激动，坐立不安了！你想想看：这样是要吃大亏的！大家喜欢你，跟你往来，你的工作也很顺利，你会把工作完成的，一定能够完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害怕……"

"不，没什么，没什么……"

"记得吗，瓦夏，还记得吧，你已经有过这么一次了：当时你得到一个职务，由于幸福和感激，你勤奋努力，加倍工作，只一个礼拜，你就把工作搞砸了。现在你的情况就是这样……"

"对，对，阿尔卡季，不过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情况完全不是……"

"不是什么，你得了吧！也许事情并不那么紧迫，可瞧你

心神不定的样子……”

“没什么，没什么，我就是这个样子。喏，咱们走吧！”

“怎么你要回家，不到他们那儿去了?”

“不，老兄，我现在有何颜面去? ……我改变主意了。因为你不在，我一个人才坐不住；现在有你跟我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坐下来抄写了，咱们走吧！”

他们走着，有一段时间默默无语。瓦夏一心急着赶路。

“你怎么不问我关于他们的情况呢?”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说。

“哎呀，对了！说说，阿尔卡申卡[1]，怎么样?”

“瓦夏，你真有些反常！”

“唉，没有的事，没有的事。告诉我，阿尔卡沙，都告诉我！”瓦夏用恳求语气说，好像不愿做进一步的解释。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叹了口气。他望着瓦夏，简直不知如何是好。

关于科洛姆纳区那家人的故事使他顿时活跃起来，甚至他也跟着说个没完。他们一道吃了午饭。当时老太太在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的口袋里塞满了奶蛋饼干，于是两个朋友一边吃一边乐。午饭后，瓦夏答应去睡一会儿，打算晚上坐个通宵。他真的躺下了。早上有人请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出去吃茶点。盛情难却，他无法回绝。两位朋友又分手了。阿尔卡季决定尽早回来，要是可能，他甚至八点钟就回家。三小时的分别对于他来说就好像是三年，最后他终于回到了瓦夏身边。他一进屋，只见一片黑暗；瓦夏不在家。他问马芙拉，马芙拉说：“他一直在抄写，根本没有睡觉，后来他在屋里来回走动，再后来，一个小时前，他跑了出去，他说，半小时后回来；他

① 阿尔卡季的爱称。

说，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回来时你告诉他，老婆子，就说我出去走走，他一连吩咐我三遍，要么四遍。”马芙拉最后说。

“他在阿尔捷米耶夫家!”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心里想，摇了摇头。

一分钟后，他一跃而起，心里充满了希望。他准是抄完了，他想，一定是这样；他坐不住了，一准跑那里去了。不过，不对呀！他应该等着我……我得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了！

他点上蜡烛，快步走到瓦夏的书桌跟前：工作在进展，看来离结束也不远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本想再继续查看一下，但这时瓦夏突然走了进来……

“啊！你在这里?”他吃了一惊，叫道。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没有做声。他害怕问瓦夏。瓦夏低垂着眼睛，也默默无语地开始整理文件。最后，他们的目光相遇了。瓦夏的目光带着一种期望的、恳求的、沮丧的神情，阿尔卡季一见不禁打了个寒战。他的心在颤抖，真是心潮起伏，百感交集……

“瓦夏，我的好兄弟，你怎么啦？怎么回事儿?”他喊了一声，跑过去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跟我说说，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也不了解你的愁苦；你到底怎么了，我的苦命人？怎么回事儿？告诉我，不要隐瞒。不可能就这一件事……”

瓦夏把身子紧贴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感到喘不过气来。

“好了，瓦夏，不要这样！就算抄不完又能怎么样？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把你的苦衷跟我说说吧。要不，我替你去……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他说着，不时在屋里来回走动，手边碰到什么便抓住不放，好像急着给瓦夏寻找良药似的。“明天我亲自代你去找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请求他，

恳求他能宽限一天。我要向他说明一切原委，既然你为此感到痛苦不堪……”

“你千万不要这样!”瓦夏叫道，脸色煞白，勉强站稳脚跟。

“瓦夏，瓦夏！……”

瓦夏清醒了过来。他的嘴唇在哆嗦，他想要说什么，但却只是默默地，神经质地紧握住阿尔卡季的手……他的手冷冰冰的。阿尔卡季站在他面前，忧郁而苦恼地期待着。瓦夏又抬眼看了看他。

“瓦夏！上帝会保佑你的，瓦夏！我的朋友，你让我把心都操碎了，我亲爱的朋友。”

瓦夏泪如泉涌，一头扑到阿尔卡季胸前。

“我骗了你，阿尔卡季!”他说，“我骗了你，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辜负了你的友情……”

“什么，什么，瓦夏？怎么回事？”阿尔卡季问道，不禁大吃一惊。

“你看！……”

于是，瓦夏绝望地从抽屉里取出厚厚的六个笔记本，往桌上一扔，这些本子跟他正在抄写的本子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后天前必须得完成的工作。可是现在我连四分之一也没有完成！怎么会这样！那你就别问了，不要问了……”瓦夏继续说，可他自己立刻又讲起这件事如何折磨得他苦不堪言了。“阿尔卡季，我的朋友！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好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我白白浪费了整整三个礼拜。我总是……我……往她那里跑……我放心不下，我的心总是悬着……我苦恼极了……因此我无法坐下来抄写。这件事我

连想也不去想了。只是到了现在，当幸福就要降临到我头上时，我才清醒了过来。”

“瓦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斩钉截铁地说，“瓦夏！我来解救你。这一切我全明白。事情不是闹着玩的，我来解救你！你听着，听我说：明天我就去找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不,你不用摇头，你听我说！我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请允许我如此办理……我会对他解释的……我豁出去了！我要对他说，你是如何的垂头丧气，如何的痛苦不堪。”

“知道吗，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瓦夏说，吓得全身冰凉。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的脸色本来也变白了，但他想了一下后，立刻笑了起来。

“仅仅为了这个？就为这件事?”他说，“算了吧，瓦夏，至于嘛！你害臊不害臊？喂，听我说！看得出，我伤了你的心，让你不高兴了。你看，我是了解你的：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谢天谢地，毕竟我们在一起生活了五年！你这个人心地善良，温顺随和，但是性格脆弱，脆弱到令人不可原谅的程度。这一点连莉扎韦塔[①]·米哈伊洛芙娜都发现了。此外，你这个人还喜欢幻想，可要知道，这也并不好：老弟，这会让人走火入魔的呀！听我的话，因为我知道你希望的是什么！你是想，比如说，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大喜过望，甚至欣然同意为你的婚事举办一个舞会……噢，别急，别急！你直皱眉头。瞧，就我这么一句话，你便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不高兴了！算了，不谈他了。其实我本人也很尊敬他，而且不比你差！但要是我认为你希望你结婚时世界上根本没有不幸者存在，我想

① 莉扎的大名。

你总不至于和我争论并反对我的意见吧……是的，老弟，你不是也承认你很希望我，比如说，你最好的朋友，能突然变得有十万家产；希望天下所有的仇敌一下子都能言归于好，兴高采烈地在大街上热情拥抱，然后来到你家做客。我的朋友！亲爱的！我不是在说笑，确实是这样。你很早以前以各种形式向我描述的几乎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感到很幸福，你希望所有的人，绝对是所有的人，都能一下子变得非常幸福。要是只有一个人幸福，你会感到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因此你现在竭尽全力希望成为一个无愧于这种幸福的人，甚至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你希望能建立某种功勋！喏，我也明白，在你需要表现出自己的热心、技能……乃至像你所说的感激之情的时候，你却宁愿使自己痛苦，突然变得不通情理了！你一想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发现你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时会紧锁眉头，甚至大为生气时，你会感到非常难过的。听到你心目中的恩人的责备，你心里会非常难过的，而且是在这种时候！——在你喜不自胜、心花怒放的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吗？是这样吧？”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说完这些话时声音都发抖了，他停下来，喘了喘气。

瓦夏望着自己心爱的朋友，脸上露出了微笑。

甚至对希望的期待仿佛也使他脸上恢复了生机。

“嗨，你好好听着，”阿尔卡季又开始说，更加充满了希望。“因此，没必要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改变对你的良好印象，是吧，亲爱的？问题是在这里吗？要是在这里，那我就，”阿尔卡季说着，蓦地站了起来。“为你豁出去了，明天我就去找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你不要阻拦我！你呀，瓦夏，把自己的一点过错说成是罪行。而他，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是个心地宽厚、慈悲为怀的人，而且他跟你不一样！瓦夏老

弟，他会听你我把话讲完，然后再帮我们摆脱困境。喂！你放心了吧？”

瓦夏含泪握住阿尔卡季的手。

“好吧，阿尔卡季，就这样，”他说，“事情就这样定了，喏，我没有抄完，也好，没抄完就没抄完吧。也不用你去了：我自己去，把一切都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平静下来，完全平静了；只是你不要去……听我的吧。”

“瓦夏，我亲爱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高兴地叫道，“我是顺着你的话讲的；你思想通了，恢复了过来，我非常高兴，但是不管你怎么样，也不管你出什么事，我都在你身边，这一点请你记住！我知道，你非常苦恼，希望我什么也不要对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那我就不说，什么也不说，你自己去说好了。这么办：明天你就去……要么不，你不要去，就在这里抄写，懂吗？而我到那里了解一下，这件事怎么样，是不是很急，是不是必须如期完成，要是往后拖一拖，事情能怎么样？然后我赶回来再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有希望了吧；喏，想想看，事情要是不急——那不就可以赢得些时间。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也可能不提这件事，那一切都得救了。”

瓦夏怀疑地摇摇头。但是他的感激的目光一直没有从朋友的脸上移开。

“喏，好了，好了！我浑身无力，非常之累，”他气喘吁吁地说，“这件事我自己连想都不愿想了。喂，咱们谈点别的事吧！你瞧，现在我也不想抄了。听我说……我早就想问你了：你怎么对我会了解得这样一清二楚呢？”

瓦夏的眼泪滴到了阿尔卡季的手上。

“瓦夏，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你就不会这样问了，——对吧！”

“对，对，阿尔卡季，我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因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爱我！是啊，阿尔卡季，你的爱甚至曾使我感到非常难受，你知道吗？你知道有多少次，特别是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一想到你（因为我入睡前总是想到你），我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我的心就直发颤，因为，因为……唉，因为你如此地爱我，可我却无法排遣自己的心理压力，无法回报你的情意……”

“瞧你说的，瓦夏，你这个人哪！……现在你的情绪太激动了。”阿尔卡季说。此时此刻，他心里真是苦不堪言，他想起了昨天街上的情景。

“好吧，你希望我静下心来，可我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平静和幸福过！你知道吗……听我说，我真想把一切都告诉你，可我总是怕伤了你的心……你一直忧心忡忡，老冲我发脾气，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我想说什么来着。我觉得，以前我并不了解自己，——真的！而且对别的人我也只是昨天才有所了解。老兄，以前我没有感觉到，没有充分重视。我的心肠……太硬……你听我说，正如所发生过的那样，我对世上任何人都没有做过好事，因为我无法去做，——甚至我的样子都让人讨厌……可别人却处处为我着想，做好事！首先是你；难道我就看不出来，我只是没吭声，没吭声而已！”

“瓦夏，别说了！”

“怎么，阿尔卡沙！怎么啦！……其实我没有什么……”瓦夏说不下去了，泪水差不多使他说不出话来。“昨天我跟你谈起过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他这个人非常严格，甚至十分严厉，连你也挨过他几次批评，可是他昨天却跟我有说有笑，非常亲热，向我吐露了他对别人细心隐匿的古道热肠……”

“好哇，瓦夏，那又怎么样？这只能说明你无愧于自己的幸福。”

“哎呀，阿尔卡沙！我真想把这件事快点做完！……不，我会断送掉我的幸福的！我有一种预感！不过，不，不是通过这个，”瓦夏停下来，因为阿尔卡季朝桌上放的一大堆急件斜了一眼，“没关系，这都是些抄好的文件……无足轻重！事情已经解决了……阿尔卡沙，我……今天去过那里，到了他们家……不过我没有进去。我心里难受极了，真是苦不堪言！我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她在弹钢琴，我在外面听着。你瞧，阿尔卡季，”他压低声音说，“我没敢进去……”

“听我说，瓦夏，你这是怎么啦？怎么这样看着我呀？”

“什么？不要紧吧？我有点不大舒服，两条腿发颤，这是因为夜里坐久了。没错！我觉着两眼发黑。我这个地方，这里……”

他指指胸口，一下子昏了过去。

他醒过来后，阿尔卡季想采取强制措施：他硬要把他扶上床去。瓦夏怎么也不干。他哭着，挣扎着，一定还要去抄写，非把那两页抄完不可。阿尔卡季怕把他惹急了，就放他去抄。

“瞧，”瓦夏说，一面坐好位置。“瞧，我有个主意，有希望了。”

他朝阿尔卡季微笑一下，苍白的脸上仿佛真的泛起了希望的光辉。

“这么办：后天我只把一部分抄件送去，向他撒个谎，就说其余部分烧了，弄湿了，丢了……最后，唉，就说没有抄写完；我这个人不会撒谎。我自己向他解释——知道怎么说吗？我全都告诉他；我就说：事情如此这般，我无法……我告诉他我在谈恋爱；他自己不久前才结的婚，他能够理解我的！当

然，我做这一切的时候，要态度恭顺，语言平和；他看到我的眼泪，会被感动的……”

“对，当然要去，去找他，向他说明……不过这里用不着流泪！何必呢？真的，瓦夏，你可把我给吓了一跳。”

“好，我去，我一定去。可现在让我再抄一会儿，阿尔卡沙，让我再抄一会儿。我谁也不打扰，让我抄吧！”

阿尔卡季一头倒在床上。他不信瓦夏的话，决不相信。瓦夏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但是求人宽恕，宽恕什么，怎么宽恕？关键不在这里。关键是瓦夏没有尽到责任，他感到于心有愧，感到辜负了自己的命运；瓦夏因幸福而感到精神压抑，感到非常震惊，认为自己不配得到这样的幸福；最后，他一直想方设法给自己寻找往这边靠的借口，而从昨天起，他还没有从自己的意外感受中清醒过来。“这就是问题之所在！”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想，“必须拯救他，要让他自己解放自己。他现在是自己在毁掉自己。”他想来想去，决定立刻去找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明天就去，把一切都告诉他。

瓦夏坐在那里抄写。精疲力竭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躺在那里，想把事情再仔细考虑一下，谁知醒来时天已经快亮了。

“哎呀，糟糕！他又没睡！”他叫了一声，看了看瓦夏。瓦夏正坐在那里抄写。

阿尔卡季跑过去，抱住他，硬是把他拖到床上。瓦夏微笑着：他无精打采，眼睛都睁不开了，说话几乎都很困难。

“我自己也想躺下，”他说，“阿尔卡季，知道吗，我有个主意：我要抄完它。我加快了抄写的速度！再坐下去我已经不行了；请在八点钟叫醒我。”

话没说完他就像死人一样睡着了。

“马芙拉!”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对送茶进来的马芙拉小声说,“他让过一个钟头叫醒他。千万不能叫他!让他睡吧,睡十个小时也行,懂吗?”

“懂,老爷。”

“午饭不用做了!也不要劈木柴,不要弄出响声,难为你了!要是问起我,就说我上班去了,懂吗?”

“我懂,老爷;让他睡个够,这对我有什么不好呢?我很高兴老爷能睡好,老爷的事我都很上心。日前我打破一只碗,您责备了我,其实那不是我打的,是猫咪米什卡打碎的,不过是我没有看好它;去,说你哪,该死的猫咪!”

“嘘——嘘,别出声!”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把马芙拉送进厨房;他要来钥匙,把她锁在里面,然后上班去了。一路上他反复考虑怎样去见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这件事,这样去合适吗,是不是太唐突了?他小心翼翼地来到办公室,怯声怯气地打听大人在不在;有人回答他说大人不在,而且他不会来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立刻就想到他府上去,但他仔细一想,既然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大人没有来,那么他在家里也一定很忙,因此他留下来没有去。他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他顺便问了问委托舒姆科夫的那件事,但是谁也无从知晓。只知道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交给了他特殊任务——至于是什么,谁也不得而知。最后,时钟敲了三下,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急着往家赶。一名文书在前厅里叫住了他,说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舒姆科夫已经来过,大约在一点钟的时候;文书又补充说,他问您是不是在这里,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来过这里没有。一听这话,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叫了辆马车,赶紧往家里跑,魂都要吓没了。

舒姆科夫在家里。他在屋内走来走去,情绪异常激动。一

看见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他仿佛立刻便恢复了平静，转身一变，连忙掩盖起自己内心的激动了。他一声不吭地坐下来抄写，好像要尽量避免自己朋友的提问，因为他已经被这些问题搞烦了；他自己在想什么心事，而且决心对自己的主意只字不露，因为现在连友谊也不能再指望了。这使阿尔卡季大为惊讶，他的心被伤透了，真是肝肠寸断，痛不欲生。他坐到床上，打开一本他仅有的小书，可他的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可怜的瓦夏。但瓦夏就是一言不发，只顾抄写，连头也不抬一下。就这样一连过了几个小时，阿尔卡季的痛苦达到了极限。最后，到了十一点钟，瓦夏才抬起头来，他用木然痴呆的目光看了看阿尔卡季。阿尔卡季耐心地等着。又过了两分钟，瓦夏一声不响。“瓦夏！”阿尔卡季喊了一声，瓦夏没有回答。“瓦夏！”他跳下床来，又喊了一声，“瓦夏，你怎么啦？你怎么回事儿？”他跑到他跟前喊道。瓦夏抬起头，又看了看他，目光依然迟钝发呆。“他痴呆了！”阿尔卡季想，吓得浑身发抖。他抓过盛凉水的长颈瓶，把瓦夏扶起来，往他头上浇些水，湿湿太阳穴，把他的手拉过来使劲地揉搓，——这样瓦夏才醒了过来。“瓦夏，瓦夏！”阿尔卡季叫道，他泪流满面，再也忍不住了。“瓦夏，不能毁了自己，你醒醒！醒醒啊！……”他话没有说完就把瓦夏紧紧抱在自己怀里。瓦夏的整个脸上露出一种非常痛苦的神情；他不断揉搓前额，紧紧抱住脑袋，仿佛怕它会裂开似的。

“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他终于开口说，“看来我这是精神压力过大，干得太猛了。这样也好，很好！没关系，阿尔卡季，不用发愁，没关系！”他看着他又说了一遍，目光忧郁，无精打采。“有什么可担心的？没关系！”

“你呀，你这是在安慰我，”感到揪心的阿尔卡季喊道，

“瓦夏，”他最后说，“躺下睡一会儿怎么样？不要白白折磨自己了！最好等一等再坐下抄！”

“对，对！”瓦夏跟着说，“那好！我这就躺下，好吧，你说得对！瞧，我本想抄完的，现在不这样想了，何况……”

于是阿尔卡季硬把他拖到床上。

“你听我说，瓦夏，”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件事必须彻底解决！告诉我，你打算怎么办？”

“哎呀！”瓦夏说。他挥了一下有气无力的手，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够了，瓦夏，够了！该下决心了！我可不想成为杀害你的凶手，我不能再沉默下去了。我知道，决心不下你是睡不着觉的。”

“随你的便，随你的便。”瓦夏莫名其妙地重复说。

“认输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想。

“瓦夏，”他说，“你想想我跟你都说过些什么，因此，我明天一定要去解救你，明天我将决定你的命运！我说的是什么？是命运！你可把我给吓坏了，瓦夏，吓得我自己说话都是你的腔调。什么命运！简直是一派胡言，无稽之谈！你不想失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对你的好感，要是你愿意的话，也就是他对你的爱，对！不想失去那就不失去好了，你瞧着吧……我……”

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会一直不断讲下去的，但是瓦夏打断了他的话。他在床上坐起身，伸出双臂，默默搂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的脖子，吻了他一下。

“好了！”他低声说，“好了！不要再说这些了！”

然后他又把自己的脑袋转过去，对着墙壁。

“我的天哪！”阿尔卡季想，“我的天哪！他这是怎么啦？

他完全没了主意；他究竟要怎么样？他会毁了自己的。”

阿尔卡季望着他，一筹莫展。

“要是他病了，也许倒好一些，”阿尔卡季想，“人病了，烦心的事也就放一边了，一切事情都可以安排得妥妥当当。难道我这是在瞎说吗！唉，我的造物主哇！……”

这时瓦夏好像要睡着的样子，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高兴起来。“好兆头！”他想。他决心陪他坐个通宵，但瓦夏本人并没有安然入睡。他不停地哆嗦，在床上辗转反侧，烦躁不安，时不时地眼睛睁开一下。最后，困倦占了上风；看来，他睡着了，睡得跟死人一样。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坐在椅子上，趴在桌子上打起盹来。他做了个忧愁而奇怪的梦。他总觉着自己并没有睡觉，瓦夏仍然躺在床上。不过事情怪了！他觉得瓦夏是在装睡，甚至是在骗他，很快他便会悄悄起来，眯起眼睛看着他，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到书桌后面。阿尔卡季只觉心里一阵剧痛，他感到既苦恼，又忧伤，眼看着瓦夏不相信他，有事瞒着他，躲着他；这使他非常难过。他真想抱住他，大声叫喊，把他挪到床上……这时候，瓦夏在他怀里不停地喊叫，而他抱到床上去的竟是一具停止了呼吸的死尸。阿尔卡季的额头上直冒冷汗，他的心跳得很厉害。他睁开眼睛，醒了过来。瓦夏坐在他面前的桌子旁正在抄写。

阿尔卡季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觉，他往床上看了一眼：瓦夏不在那里。阿尔卡季惊得跳了起来，他还没有摆脱梦境的影响。瓦夏一动不动，他一直在抄写。突然，阿尔卡季吃惊地发现，瓦夏抄写用的笔根本没蘸墨水，他一页一页翻过去的完全是白纸；他紧赶慢赶地在纸上涂写不停，好像他干得有多么出色和多么顺利似的！“不好，这不是痴呆症吗！”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想，顿时感到浑身都在发颤。“瓦夏，瓦夏！你说话

呀!”他抓住瓦夏的肩膀大声喊道。但是瓦夏一声不吭，仍然用干笔尖继续在纸上抄写着。

“我终于加快了抄写速度。”他说，并未抬头看阿尔卡季。

阿尔卡季抓住他的手，把笔夺了过来。

瓦夏心里发出一声哀叹。他垂下手，抬头看着阿尔卡季，然后怀着疲惫忧伤的感情伸手摸了摸额头，好像想卸掉压在他全身的某种铅一般的重负，然后又慢慢地，仿佛若有所思地把头垂到胸前。

“瓦夏，瓦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绝望地喊道，“瓦夏!”

一分钟后，瓦夏看了看他。他那浅蓝色的大眼睛满含着泪水，他苍白温顺的脸上流露出无限的痛苦……他小声说了句什么。

“什么，你说什么?”阿尔卡季向他俯身过去，喊道。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送我去?”瓦夏低声说，“为什么?我做什么了?”

“瓦夏!你怎么啦?你怕什么呀，瓦夏?有什么好怕的?”阿尔卡季大声喊道，一面无可奈何地搓着手。

“为什么要送我去当兵?”瓦夏说，两眼直盯住阿尔卡季的眼睛。“这是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了?”

阿尔卡季的头发都竖起来了，他不愿相信这是真的。他站在他身旁，呆若木鸡。

很快，他清醒了过来，“不要紧，这是暂时现象!”他自言自语地说。他的脸色苍白，发紫的嘴唇在颤抖;他急急忙忙地去穿衣服。他想直接跑去找医生。突然，瓦夏叫他一声;阿尔卡季跑过去，像母亲一样紧紧抱住他，生怕有人夺走自己的孩子……

“阿尔卡季，阿尔卡季，对谁也不要说！你听着，是我的不幸！由我一个人承担……”

“你怎么啦？你怎么啦？醒一醒，瓦夏，醒一醒！”

瓦夏叹了口气，不禁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为什么要害她？她怎么了，她有什么错？……”瓦夏如泣如诉，声音悲切，撕心裂肺。“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他沉默了片刻。

“别了，我的心上人！别了，我的心上人！”他小声说着，一面摇晃着自己可怜的脑袋。阿尔卡季不禁哆嗦了一下，明白了过来，他想跑出去请医生。“是时候了，咱们走吧！”瓦夏喊道，他对阿尔卡季刚才的行动发生了兴趣。“咱们走吧，老兄，走；我准备好了！你送送我吧！”他沉默片刻，用忧郁怀疑的目光看着阿尔卡季。

“瓦夏，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不要跟着我！你在这里等着。我立刻就回来，马上回到你的身边。”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说。他失魂落魄地抓起帽子想跑出去寻找医生。瓦夏当即就坐了下来。他表现得既平静又温顺，只是眼睛里透出一种义无反顾的决心。阿尔卡季返回来，抓起桌上那把打开的小折刀，最后朝这个可怜的人看了一眼，跑出了屋内的黑暗。

他什么人也没有找到。他已经跑了整整一个小时。他向许多看门人打听医生的住址，是不是有哪位医生在家，但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出门了，有的出诊去了，有的自己有事出去了，只有一位医生接待病人。仆人向医生通报说涅费杰维奇来了，医生仔仔细细地询问很久：问是谁派他来的，他是什么人，有何急事，甚至问到这位一大早就上门的来访者有什么特征？……最后结论是：不能接待，工作太忙，谢绝出诊，像这样的病人需要送医院治疗。

阿尔卡季惊讶之余，万般无奈，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会是这样的结果；于是他丢下一切，撇开世界上所有的医生，急匆匆地赶回家去；为了瓦夏，他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惊恐万状了，他跨进屋子，见马芙拉正若无其事地在清扫地板，预备引火柴，打算生炉子。他走进里屋——不见瓦夏的踪迹：他从家里出去了。

“到哪儿去了？在什么地方？这个不幸的人能跑到哪儿去呢？”阿尔卡季想。他吓得目瞪口呆，于是他开始盘问马芙拉。但是她什么都不知道，她没看见，也没听见他是怎么出去的；愿上帝能宽恕她！涅费杰维奇直奔科洛姆纳区而去。

天知道他怎么想起瓦夏会在那里。

他到那里时已经九点钟了。他们家里不知道他要来，而且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他站在他们面前，一副失魂落魄、六神无主的样子；他问：瓦夏在什么地方？老太太两腿一软，瘫倒在沙发上。莉赞卡吓得浑身打战，一再问出了什么事。说什么好呢？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急忙把话岔开，胡编一通，他们当然不会相信的瞎话，然后他赶紧跑开，使他们陷入在震惊和惶恐之中。他急匆匆地赶回机关，至少为了不耽误时间，赶紧把情况告诉那里的人，以便尽早采取措施。路上，他忽然想到瓦夏准是在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那里。这个可能性最大，因为阿尔卡季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比想到科洛姆纳区那家人要早。路过大人府第的时候，他本想停下来，但转念一想，又立即吩咐继续赶路。他决定先打听一下：机关里出什么事没有，然后，要是还找不到他，他决定就谒见大人，至少可以说是来报告关于瓦夏的情况的，总得向上面报告一下吧！

刚到接待室，他就被一些比他年轻的同事们围住了。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他的同级，他们异口同声地问他：瓦夏出什么事

了？他们同时一齐说瓦夏疯了，说他是因玩忽职守、要被送去当兵而急疯的。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回答着各方面的提问，或者，不如说对什么人也没有正面回答，他急着往里边的屋子跑。半道上听说瓦夏在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办公室里，人们都到那里去了，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也去了。他停住了脚步，有一位上点年纪的人问他要到哪里去，有什么事？他没有看清这个人的面孔，随便说了几句关于瓦夏的话，便直接向办公室走去。已经能够听见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在办公室说话的声音了。这时候门口有人问他："您要去哪里？"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心乱如麻，简直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正想转身回去，但他透过门缝，忽然看见了可怜的瓦夏。他推开门，勉强挤进了屋子。屋子里一片混乱，令人困惑不解，此外，看样子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感到非常难过。他身旁站了许多人，有的人比他的地位显要，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阿尔卡季看了他一眼，只觉得胸口一下子透不过气来。瓦夏站在那里，昂着头，脸色苍白，直挺挺的，两手下垂。他直盯着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眼睛，这时有人看见了涅费杰维奇，知道他们两人同屋居住，便报告给了大人。于是阿尔卡季被领到前面。他本想回答一些可能提出的问题，但一看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见他脸上流露出真正的同情，不禁大为感动，像孩子似地号啕大哭起来。他甚至更进一步：疾步上前，抓住上司的手，把它举到自己的眼前，让泪水顺着手流淌，以致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本人不得不赶紧把手缩回来，在空中甩了一下，并且说："唉，行了，老弟，行了；看得出，你的心很善良。"阿尔卡季放声大哭，用哀求的目光看着大家。他觉得人人都和可怜的瓦夏亲如兄弟，他们也都在为他黯然神伤，为他哭泣。"他这是怎么搞的，怎么会出这种事？"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他

发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是出于感……感……感恩戴德!”阿尔卡季好不容易才说出来。

大家听了他的回答都感到迷惑不解，都觉得莫名其妙和不可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由于感恩戴德而发疯呢?阿尔卡季尽量向大家作些解释。

“天哪，太令人惋惜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最后说，“托付他办的那件事并不重要，而且根本不用着急。一个人真的就这样莫名其妙地给毁了!有什么办法呢，把他带走吧!……”这时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又转身向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再次发问：“他要求这事不要对一个什么姑娘讲，”他指着瓦夏说，“这姑娘是谁，他的未婚妻，是吗?”

阿尔卡季开始向他解释。这时候瓦夏好像在想什么心事，仿佛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想起了一件眼下正用得着的要紧事情。他不时地转动着眼睛，显得非常痛苦，好像很希望能有人帮他想起被他忘了的事情。他眼睛盯住阿尔卡季。最后，他的两眼好像突然闪过一道希望之光，他迈出左脚，向前连跨三步，动作尽量做得干净利索，甚至右脚的靴子跟左脚并拢时还咔嚓一响，就像士兵走到召唤他的长官面前时那样。大家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大人，我生理上有缺陷，身体虚弱，个子瘦小，不适合当兵。”他断断续续地说。

这时候，屋子里所有的人都感到好像有人揪住了他们的心似的；甚至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尽管他性格刚强，也不禁掉下一滴眼泪。“把他带走吧。”他挥挥手说。

"前额[①]!"瓦夏小声说，然后由左面来了个向后转，从屋里走出去。凡是关心他命运的人都跟着他涌了出去。阿尔卡季也紧跟在后面。瓦夏被领到接待室，等候指示和马车，以便送他去医院。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响，看上去已忧心忡忡，极度不安。看到认识的人，他便点点头，好像在跟他们告别。他不时地向门口张望，准备着随时会有人喊他"该走了!"他的四周被围得严严实实，所有的人都在摇头晃脑，唉声叹气。这件事一下子变得尽人皆知，而且许多人都感到非常惊讶；一些人议论纷纷，另一些人表示惋惜，称赞瓦夏为人谦虚，老实本分，是个大有前途的青年；他们说他多么勤奋好学，求知欲强，一心要学有所成。有人说他是"靠自己的力量，由底层脱颖而出的!"谈起大人对他的亲切关怀，大家无不交口称赞。一些人想探讨出个究竟，说为什么瓦夏会认定完不成工作就要被送去当兵，而且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发疯了呢。他们说，这个可怜的人不久前原是纳税阶层[②]，全靠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照顾而提拔起来的，因为他发现瓦夏有才华，老实听话，而且性格非常温顺。总之，众说纷纭，不一而足。在非常惊讶的人群中，有个小矮个子特别引人注目，此人是瓦夏·舒姆科夫的同事，他已经不算很年轻了，大约三十岁的样子。他脸色煞白，全身发抖，而且不知怎的，露出了奇怪的微笑——也许是因为任何争吵或可怕场面都会使看热闹者感到既害怕又有几分

---

① 如果新兵入伍检查合格，征兵办公室主任就会说"前额!"否则就会说"后脑勺"，然后理发师在选中的和"淘汰的"人的前额和后脑勺分别剃上个记号。征兵时的这个规矩一直延续到1862年。

② 属于纳税阶层的有农民和市民，除交钱纳人头税外，还要遵守种种法律规定。他们还必须承担服兵役的义务。

高兴吧。他在围绕舒姆科夫的人圈里不时地跑动，由于个子矮，他就踮着脚，抓住前面和旁边人的衣服纽扣——当然，只是那些他敢抓的人的纽扣，而且总是不停地说，这事的起因他都知道，说这件事非同一般，相当重要，不能就此罢了；后来，他又踮起脚，对别人耳语几句，又连连点头，继续向前跑去。最后，一切终于收场：来了一位守卫人员，一位医院的医士；他们走到瓦夏跟前，对他说，该走了。他猛地站起身，一阵忙乱，然后跟着他们走去，还不时地左看看，右看看。他在用眼睛找什么人！“瓦夏！瓦夏！”阿尔卡季·伊万诺维奇边哭边喊。瓦夏停住脚步，阿尔卡季向他挤了过去。他们最后一次相互拥抱，紧紧地抱在一起……此情此景，令人伤怀，是什么荒诞不经的不幸使他们伤心落泪？他们为什么而哭泣？不幸在哪里？他们为什么相互不能理解？……

“给你，给你，拿住！要好好保存，”瓦夏·舒姆科夫说，把一团什么纸塞到阿尔卡季手里。“他们会给我拿走的。以后你给我带来，一定带来；好好保管……”瓦夏的话没有说完，有人在叫他。他急忙从楼梯上往下跑，一面向大家频频点头，表示告别。他的脸上充满了绝望的表情。最后，他被送上马车，拉走了。阿尔卡季急忙打开那团纸：是莉扎的一束黑发；瓦夏·舒姆科夫从没有和它分开过。阿尔卡季心头一酸，泪如雨下。“唉，可怜的莉扎！”

下班后，他去了科洛姆纳区那一家。那里的情况就不必说了！就连彼佳，那个还不太明白善良的瓦夏出了什么事的小孩子彼佳，也躲在屋角，用小手捂住脸，失声痛哭，为他幼稚的心灵的记忆而哭泣。阿尔卡季回家时，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他走近涅瓦河，逗留片刻，沿河望去，一片雾霭迷茫，前面是寒冷而朦胧的远方，血红的晚霞在暮色苍茫的天穹中放出它最

后的紫色余晖，染红了天边。夜色已经笼罩在城市的上空，涅瓦河上的冻雪看上去蓬松肿胀，这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原野，在斜阳余晖的映照下，闪烁着无数亮晶晶的小火花。当时是零下二十度的严寒。被死命催赶的马匹和奔跑的人们身上冒着寒冷的水汽。任何细小的声音都能使凝重的空气发生颤抖。两岸所有的屋顶上都升起了缕缕烟柱，它们像一个个巨人，冒着严寒，直上云霄；半途中它们时而互相交错，时而分道扬镳，看上去好像旧房上面建起了新房，一座新城市腾空而起……最后，仿佛这整个世界，连同它所有的居民，强者和弱者，他们所有的房屋，贫民窟或金碧辉煌的府第——当今世界强者的乐园，在这黄昏时刻，很像是一种虚构的神话幻想，像一场梦幻，转眼就会化为乌有，变成袅袅青烟，飘向蓝天。一种古怪的想法在孤苦伶仃的阿尔卡季——可怜的瓦夏的朋友——的脑海里油然而生。他打了个寒战，刹时间，他的心仿佛受到一种迄今从未体验过的强烈感受的撞击，只觉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他好像现在才懂得了这全部的苦恼，知道他可怜的、承受不了自己幸福的瓦夏为什么发疯了。他的嘴唇哆嗦，眼睛发亮，面色苍白，此时此刻，他仿佛悟出了什么新的道理……

他变得百无聊赖，幽愁暗恨，再也看不到他笑容可掬的样子了。他憎恨原来的房子——更换了住处。科洛姆纳区那家人那里，他不愿去，也不能去了。两年后，他在教堂遇见了莉赞卡。她已经嫁了人，怀抱婴儿的奶妈跟在她的身后。他们互相问了好，但很长时间大家都避免提及往事。莉扎说，托上帝的福，她很幸福，没有受穷，她的丈夫心地善良，她很爱他……但是突然，说话间，她的两眼含满了泪水，声音也变低了，她转过身去，靠在教堂的台基上，不愿让人看见自己的痛苦……

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

（一起非同寻常的事件）

一

"劳驾，亲爱的先生，请问……"

晚上七点多钟，在大街上，一位身穿貉绒大衣的先生走到一个过路人面前，开口就问；过路人被他吓了一跳，略显吃惊地朝这位先生看了一眼。谁都知道，要是一位彼得堡的先生在大街上突然跟一位素不相识的先生搭话，那么这位先生准会大吃一惊的。

就是说，过路人被吓了一跳，有点惊恐不安。

"对不起，打扰您了，"穿貉绒大衣的先生说，"不过我……我确实，不知道……您大概会原谅我的；您看得出，我的心情不好……"

这时候，这位身穿腰间带褶老式大衣的年轻先生才发现，这位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确实情绪不佳。他满脸皱纹，面色苍白，说话声音发抖，头脑显然有些混乱，语言不连贯，而且，看得出来，他是很不愿意请人帮忙的；至于向一个等级或阶层比自己低的人提出请求，那实在是迫不得已，万般无奈了。况且，说到底，这种请求怎么也是不光彩的，有失体面的，对于一个身穿如此贵重的皮大衣、如此令人肃然起敬的上乘墨绿色燕尾服，而且上面还缀有那么多耐人寻味的装饰物的人来说，

这种请求也是非常奇怪的。很显然，这一切使穿貉绒大衣的先生本人也感到非常尴尬，因此，到最后，心情不佳的先生终于坚持不住，决定克制自己的激动心情，体面地结束他自己造成的这一不快场面。

“请原谅，我的心情不好；您显然不了解我……对不起，打扰您了；我改变主意了。”

他礼貌地抬了抬帽子，疾步向前走去。

“不过，劳驾请等一下！”

然而，那位个子矮小的人已经在黑暗中消失了，留下穿腰间带褶老式大衣的先生在那里发愣。

“真是个怪人！”穿腰间带褶大衣的先生心里想。后来，他惊异了半天，终于从呆若木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事，才又开始来回徘徊，一门心思地盯住一座高层楼房的大门。开始下雾了，年轻人有些喜形于色，因为他溜来溜去，只有在雾的笼罩下才不至于太显眼，否则，恐怕只有那种整天白等客人的马车夫才能够看见他。

“对不起！”

这位过路人又被吓了一跳：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又站在他面前了。

“对不起，我又来……”他说，“不过您，您一定是出身名门望族！请不要从社会名望来看待我这个人；其实，我只不过是有点前言不搭后语，请您从常人的角度考虑一下……先生，站在您面前的是一位恳求您帮助的人……”

“只要我能够……您有什么事？”

“您可能以为我是要向您借钱吧！”神秘兮兮的先生说着，撇了撇嘴，歇斯底里地笑笑，脸色变得苍白。

“哪儿的话……”

“不，看得出，我给您添了麻烦！请原谅，我自己对自己都忍受不了；您就把我当成是精神失常、快疯了的人吧，因此请不要下任何结论……”

“还是谈正经事吧，谈正经事！”年轻人答道，一面打起精神，焦急地点着头。

“啊！这是什么话！您可倒好，年纪轻轻，居然跟我要谈正经事，好像我是个毛头小孩子似的！我当真糊涂了吗！……请直言相告，我现在这样低首下心，在您眼里我成什么人了？”

年轻人一时窘住，哑然无语。

“直说了吧，请问：您看没看见一位太太？这就是我对您的全部请求！”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终于下决心说了出来。

“太太？”

“对，一位太太。”

“看倒是看见了……不过，老实说，走过去的太太很多……”

“没错儿，”神秘人苦笑着答道，“请原谅，我说话真是颠三倒四的，我要问的不是这个，我是想说，您看没看见一位穿狐皮大衣、戴着罩有黑面纱的深色天鹅绒风帽的夫人？”

“没有，这样的没看见……没有，好像没有看到。”

“啊！那就请原谅了！”

年轻人还想问点什么，但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又一次消失得无影无踪，再次把耐心听他问话的人丢在一旁发愣。“真是活见鬼！”穿腰间带褶大衣的年轻人想，心里显然很不是滋味。

他愤然竖起海龙皮大衣领子，又开始前后来回走动，从那座高耸入云的大楼门前经过时，精神显得特别集中。他怒不可遏。

“她怎么还不出来？”他想，“已经快八点了！”

钟楼上敲过八点钟。

“嘿！见他的鬼去吧，够了！”

“真对不起！……”

“请原谅，我把您这么……不过，您忽然出现在我跟前，着实吓人一大跳。”过路人皱起眉头，抱歉地说。

“我又来求您了。当然，您一定觉得我这个人既惹人讨厌，又怪里怪气。”

“您能不能够少啰唆一点儿，请直话直说；我还不知道您的用意是什么？……”

“您有急事吗？事情是这样。我干脆都讲给你听吧，不用拐弯抹角。有什么法子呢！情况有时候能把性格迥然不同的人们联系在一起……不过，我看得出，年轻人，您是个急性子……我这就告诉您……其实我还不知道怎么讲才好：我在找一位太太（我决心和盘托出了)。我就是想弄清楚这位太太究竟到哪儿去了！至于她是什么人，——我想，年轻人，您没有必要知道她的名字。”

“好，好，往下说。”

“往下说！瞧您对我说话的口气！很抱歉，我叫您年轻人，也许伤了您的自尊心，但我完全是无意……总而言之，要是您愿意帮我的大忙，那么事情是这样：有一位太太，就是说，我想说的是，有一位很正派的女人，名门出身，是我的熟人……委托我……您瞧，我自己还没有家室……”

“噢。”

“请设身处地地为我想想，年轻人（哎呀，我又叫您年轻人了！真抱歉，我老叫您年轻人)。每一分钟都很宝贵……您想，这位太太……不过您能不能告诉我，这楼房里住的是什么人?”

“这……这里住着很多人。”

“没错，您说得完全对，”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答道，为挽回面子，他嫣然一笑。“我感觉得出，我有点儿语无伦次……但为什么您说话要用这种语气呢？您看，我坦率地承认我说话有点语无伦次，如果您是个高傲的人，那么您完全看到了我低声下气的样子……我是说，有位太太，一位品行端庄的太太，就是说，思想作风有点轻浮，——对不起，我又有些前言不搭后语了，就像在讲述什么文学故事似的；立刻就瞎编一通，说那个保尔·德·科克① 思想轻浮，因而一切祸害都是他引起的……就这样！……”

年轻人遗憾地看了看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看来这位先生已经完全语无伦次了；他不再往下说了，只是两眼望着他，莫名其妙地露出微笑，用一只颤抖的手，无缘无故地抓住年轻人的大衣领子。

“您是问谁住在这里吗？”年轻人问道，向后退了一步。

“是的，您说过了，很多人住在这里。”

“这里……我知道索菲娅·奥斯塔菲耶芙娜也在这里住。”年轻人小声说，语气上甚至带有某种同情。

“噢，您瞧，您瞧！您还知道些别的什么，年轻人？”

“说实在话，不知道了，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我是从您着急的样子上看出来的。”

“我刚才听厨娘说她常到这儿来，不过，您心里要明白，她可不是去找索菲娅·奥斯塔菲耶芙娜的……她们并不认

---

① 保尔·德·科克（1793—1871），法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科克的作品不乏机智优雅、婀娜多姿之处，他那种纸短情长、轻薄妖冶的描写颇受读者喜爱。

识……”

“不认识？噢，对不起……”

“看来，年轻人，您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古怪的先生嘲讽地苦笑道。

“请听我说，”年轻人犹豫不决地说，“实际上我并不知道您眼下处境的原因，不过一定是有人背叛了您，您能开诚布公、直话直说吗？”

年轻人会心地微微一笑。

“至少我们能够相互理解。”他补充说。他的整个体态落落大方地表现出要躬身施礼的意思。

“您算点到我的痛处了！不过——我坦率告诉您吧——正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谁能不发生这种事呢！……您的同情使我深为感动。您会同意我的话的，年轻人之间……虽然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是，要知道，人的习惯，单身生活，单身汉与单身汉之间，谁都知道……”

“噢，知道，知道！不过我能帮您什么忙呢？”

“是这么回事，请劳驾去拜访一下索菲娅·奥斯塔菲耶夫娜……其实，我还说不准这位太太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只知道她住在这幢房子里；不过我看见您在这一带溜达，——而我自己则在那边溜达，——我想……我现在，您瞧，正在等待这位太太……我知道她在这里，——我很想碰到她，向她说明这样多么有失体面，多么叫人恶心……总之，您明白我的意思……”

“嗯！还有呢！”

“我这样做可不是为了我自己；请您别误会——她是别人的妻子！她丈夫在那边，在沃兹涅先斯基桥上站着呢；他希望能当场捉住她，但是他下不了决心——像所有当丈夫的一样，

他还不相信……（这时穿貉绒大衣的先生想露出微笑）我是他的朋友；请相信我，我是个颇受尊敬的人，——决不是您以为的那种人。”

“那当然喽；还有呢，还有呢！……”

“还有嘛，我一直想逮住她；我是受人之托呀（不幸的丈夫），但我知道她是个狡猾的年轻太太（枕头下总塞着保尔·德·科克的小说）；我相信，她准会设法偷偷溜过来的……说老实话，是厨娘对我说她常到这儿来；我一得到这消息就像疯了似地奔了过来，想当场逮住她；我早就产生了怀疑，所以我才向您打听，因为您在这里走来走去……您，不知道，您……”

“好了，归根结底，您想要我做什么呢？”

“是啊……我还没有荣幸认识您，也不便打听您姓甚名谁……至少我们得相互认识一下，这也是一次幸会！……”

浑身颤抖的先生热烈握着年轻人的手，使劲地摇晃着。

“一开始我就应该这样做，”他补充说，“可是我忘记了这些礼仪！”

穿貉绒大衣的先生一面说着，两脚就一直没有站稳过；他惶惶不安地东张张，西望望，踏着碎步，像快要死去的人那样，时不时地伸出手去，抓住年轻人。

“您瞧，”他接着说，“我想象朋友那样向您提出个建议……请原谅我这样随随便便……我希望您能到那边去转悠，在胡同的那一头，那里有个后门，很像字母П的样子。我呢，从我自己方面，在正门这边转悠，这样谁都不会把她放过去；我一直担心我一个人会有疏漏；我不想让她溜掉。您一看见她，就立即拦住，并且喊我……不过，我真是疯了！事到如今我才看清楚我的要求是非常愚蠢和不光彩的！”

“不，哪能呢！快别这样想！……”

“不要宽慰我，我心里乱极了，简直是六神无主，以前我从没有这样过！好像被送上了法庭似的！我实话告诉您吧，年轻人，对于您，我定要心地坦荡，以诚相见，我甚至把您当成那个情夫了！”

“简单地说，就是您想知道我在这里干什么，是吗？”

“亲爱的先生，您是一位正人君子，我根本不会认为您就是他，我不能用这种想法来玷污您，但是……但是您能不能向我保证您不是那位情夫？……”

“喏，好吧，老实说，我是一位情夫，但不是您妻子的情夫；不然我就不会站在大街上，而是跟她现在待在一起了！”

“我妻子的情夫？年轻人，谁说您是我妻子的情夫了？我是个单身汉，我，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一位情夫……”

“您说过，有一位当丈夫的……正站在沃兹涅先斯基桥上……”

“当然，当然，我只是随便一说；不过确实有许多隐情！而且，年轻人，您会同意我的看法的，某种个性上的轻浮，就是说……”

“喏，喏！好了，好了！……”

“就是说，我压根儿不是什么丈夫……”

“我非常相信。不过我坦诚地告诉您，现在我一方面要劝您不要相信，同时我还得自己安慰自己，所以我对您才直言不讳；您破坏了我的情绪，而且正在妨碍我。我答应您，有事我喊您。但我请您离开这里，老老实实把地方让给我。我自己也正在等人。”

“好的，好的，我这就走；我尊重您热切急躁的心情。年轻人，这个我懂。噢，现在我才算真正了解您了！”

“那好，那好……”

“再见！……不过，年轻人，很抱歉，我又要打扰您了……我不知该怎么说……希望您能再一次向我坦诚直言：保证您不是一位情夫！”

“哎呀，天哪，我的上帝！”

“还有个问题，最后一个：您知道您的那位的……丈夫姓什么吗？就是作为您的目标的那位的丈夫的姓氏。”

“当然知道；不是您的姓氏，这不就结了！”

“您怎么知道我的姓氏呢？”

“喂，听着，快走吧；您是在白耽误工夫：她能走出去一千次……您又能怎么样？喏，您的那位穿的是狐皮大衣，戴的是风帽；而我的那位披的是带格子的斗篷，戴的是浅蓝色的天鹅绒帽……喏，您还要怎么样？还想知道什么？”

“戴浅蓝色的天鹅绒帽子！她既披带格子的斗篷，又戴浅蓝色的帽子。”这位纠缠不休的人叫道，转眼又返了回来。

“哎呀，真是活见鬼了！喏，这是常有的事……其实这关我什么事！我的那位又不到那里去！”

“她在哪儿——您的那位？”

“您想知道这个；这关您什么事？”

“老实说，我指的还是那件事……”

“呸，我的天哪！您这个人真是恬不知耻！喂，我的那位这里有熟人，住在三楼，临街。怎么，要给您一一把姓名报出来吗？”

“我的天哪！我的那位也有熟人住在三楼，窗户也临街。是位将军……”

“将军？！”

“将军。我干脆告诉您是哪位将军吧：喏，是波洛维岑将军。”

“真是巧极了！不，不会是他！”（哎呀，见鬼了！活见鬼了！）

“不会是他？”

“不会是他。”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迷惑不解地面面相觑。

“唉，您这样瞧着我干吗呀？”年轻人叫道。他气恼地想摆脱自己迷茫和沉思的心态。

那位先生焦急不安起来。

“我，我，我承认……”

“不，慢着，慢着，现在您可得好好谈一谈了。是同一回事。请给我说说清楚……那里是您的什么人？……”

“您指熟人吗？”

“对，是指熟人……”

“瞧，瞧！我从您的眼神儿上一猜就猜对了！”

“活见鬼！不对，不是那么回事，真是活见鬼！您眼睛瞎了，是不是？我不是就站在您面前嘛，我并没有跟她待在一起呀，喏！怎么样！不过，其实对我也无所谓；您说不说都一样！”

年轻人暴跳如雷，他脚后跟着地，将身子一连转了两次，并且挥了挥手。

“没关系，我无所谓；我是个正派人，什么我都可以告诉您：起初妻子一个人常到这里来；她跟他们是亲戚，我从没有怀疑过什么，昨天我遇到了那位大人，他说他三周前就已经从这里搬到另外一个住处了，可是……就是说，不是我的妻子，是别人的妻子（那个站在沃兹涅先斯基桥上的人的妻子），即那位太太说，前两天她还到过他们家，就是这个住所……可是厨娘却跟我说，那位大人的房子租给一个姓鲍贝尼岑的年轻人

了……”

“哎呀，活见鬼了！活见鬼了！……”

“仁慈的先生，我真是害怕，担心极了！”

“噢，碰到鬼了！不过，您担惊受怕，关我什么事？哎呀！喏，是什么闪了一下，喏……”

“哪里？哪里？您只要喊一声：伊万·安德列伊奇，我立刻就跑过来……”

“好吧，好吧。哎呀，见鬼，真是活见鬼！伊万·安德列伊奇！！”

“来了，”伊万·安德列伊奇喊道，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喂，什么事？怎么样了？在哪儿？”

“没事儿，我只是随便喊一声……我想知道这位太太怎么称呼？”

“格拉菲……”

“格拉菲拉？”

“不，不全是格拉菲拉……请原谅，我不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您。”说这些话的时候，这位可敬的人脸色白得像一块手绢。

“是啊，当然，不是格拉菲拉，我自己也知道不是格拉菲拉，那一位也不是格拉菲拉；可是她究竟跟谁在一起呢？”

“在哪儿？”

“在那里！哎呀，见鬼了，见鬼了！”（年轻人气得连站都站不住了。）

“啊，您瞧！您怎么会知道她叫格拉菲拉呢？”

“喏，这才真叫活见鬼呢！还得跟您纠缠一番！您不是说您的那位叫格拉菲拉么！……”

“仁慈的先生，您这是什么口气！”

“见你的鬼去，还讲什么口气，顾不得这些了！她怎么，

是您的妻子吗?”

“不，就是说，我没有结婚……不过，我决不会随便诅咒一个受尊敬的人身遭不幸，鬼长鬼短的说个没完；我不想说这个人事事令人起敬，但起码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可您却开口闭口地说：活见鬼了！活见鬼了！”

“对，活见鬼了！您看着办吧，懂吗?”

“您这是气昏了头，我也就忍住不说了。我的天，那是什么人?”

“在哪儿?”

传来一阵喧闹声和笑声；只见两个模样很秀气的姑娘走出门庭；他们俩立刻奔了过去。

“哎呀，你们这些人，要干什么呀?”

“你们往哪儿闯啊?”

“不是她们!”

“什么，认错人啦！马车夫!”

“小姐，要去哪儿?”

“去圣母广场①。上车吧，安努什卡，我送你去。”

“喏，我从那边上；走吧！当心，快一点……”

马车走了。

“她们是从哪儿来的?”

“我的天哪！上帝！不然就去一趟?”

“到哪儿去?”

“到鲍贝尼岑家。”

“不，不能去……”

“为什么?”

---

① 名字来源于原先的圣母教堂（目前已不存在）。

“要是我，当然就去了；不过到时候她会另编一套话的，她……会随机应变；我了解她！她准会说，她是故意来逮我，看我跟什么人在一起，反正倒霉的事都往我头上推！”

“没准儿她真在那里呢！我说您哪——不知道为什么——嗨，怎么不到将军家里去呀……”

“他不是搬家了吗！”

“搬不搬都一样，明白吗？她这不是去了嘛；喏，您也跟着去——懂吗？事情就这样办：您装作不知道将军已经搬家了，您到他家就说是去接妻子的，如此等等。”

“那以后呢？”

“唉，以后嘛，在鲍贝尼岑家，该逮谁就逮谁呗；呸！你呀，活见鬼，真是糊涂了……”

“喏，我逮不逮关您什么事？瞧，瞧，瞧您那副样子！……”

“什么，什么，老爷子？您说什么？又是原先那当子事吗？咳，我说您这位先生呀，真拿您没办法！丢人现眼，贻笑大方，整个一个糊涂虫！”

“嘿，您究竟为什么这么感兴趣？您是想了解……”

“了解什么？什么？噢，对了，活见鬼，这会儿也顾不上您了！干脆我一个人去得了；您走吧，到旁边去；在那儿守住，溜达去吧，去呀！”

“仁慈的先生，您简直有些忘乎所以了！”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绝望地说。

“那又怎么样？我忘乎所以了，呃，您又能怎么样？”年轻人说，他咬牙切齿地一步步逼近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喂，怎么样？我对谁忘乎所以了？！”他咆哮着紧握拳头。

“可是，仁慈的先生，对不起……”

“喏，您算老几，我在谁面前忘乎所以了；您姓甚名谁？”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年轻人，为什么要问我姓甚名谁？……我不能说出来……最好我还是跟您一块儿去。咱们走吧，我不会落在后面的，我豁出去了……不过，请您相信，我理应听到比这更礼貌的用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失去自控的能力；如果您心情不佳——我猜到了几分——那起码也不应该忘乎所以……您还很年轻，年轻人，太年轻了！……”

“您上了年纪，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真新鲜！您走开吧；您在这里瞎折腾什么呢？……”

“为什么您说我上了年纪？我怎么上了年纪？当然，就身份而言，也可以这么说，但我不是在瞎折腾……”

“这看得出来。不过您还是赶快走开为好……”

“不，我还是要跟您在一起；您不能禁止我这样；我也心乱如麻，我跟您……”

“喂，您小声点，小声点，别说话！……”

他们俩登上台阶，沿楼梯上了三楼，周围光线很暗。

“站住！您带火柴了吗？”

“火柴？什么火柴？”

“您抽烟吗？”

“啊，带了！有，有；火柴在这儿，在这儿；拿去，等一等……”穿貉绒大衣的先生慌里慌张地说。

“呸，可真叫乱……见鬼！好像是这个门……”

“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您喊什么？小声点！……”

“仁慈的先生，我一直在强忍着……您这个人也太无礼了，没错儿！……”

火光闪了一下。

“喏，就是这个门，这里有个小铜牌！上面写着鲍贝尼岑；看呀，是鲍贝尼岑吧？……”

“看见了，看见了！”

“小……声点！怎么，火柴灭了？”

“灭了。”

“要敲门吗？”

“对，要敲！”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回答说。

“您敲吧！”

“不，为什么要我敲？您先敲，敲吧……”

“胆小鬼！”

“您自己才是胆小鬼呢！”

“滚一边去！”

“我简直后悔把秘密告诉了您；您……”

“我？嗨，我怎么了？”

“您钻了我情绪不好的空子！您见我心情不佳……”

“呸，我才不管这些呢！我只是觉得好笑——仅此而已！”

“那您为什么到这里来？”

“而您又是为什么来？……”

“多好的道德情操！”穿貉绒大衣的先生愤怒地说……

“喏，您怎么讲起道德情操来了？您这是为什么来着？”

“这就叫做缺德！”

“什么?!!”

“对，按照您的意思，每个被愚弄的丈夫都是大笨蛋了！”

“可您难道是当丈夫的吗？那个当丈夫的不是在沃兹涅先斯基桥上站着吗？这究竟关您什么事？您为什么老缠着我呢？”

“可我总觉得您就是那个情夫！……”

“听我说，要是您这样纠缠下去，我可要直话直说了：您

恰恰就是个大笨蛋！就是说，知道您是谁吗？”

“就是说，您想说：我就是那个当丈夫的人了！”穿貉绒大衣的先生说，身上好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向后退了一步。

“嘘！别出声！您听……”

“是她。”

“不！”

“唉，光线太暗了！”

一切都静了下来；鲍贝尼岑房里传出一片嘈杂声。

“我们何必要争吵呢，仁慈的先生？”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小声说。

“见鬼，是您自己先吵起来的！”

“不过是您把我惹急了。”

“别出声！”

“您应该承认，您还非常年轻……”

“别——说了！”

“当然，我赞同您的看法：当丈夫的在这种情况下都是笨蛋。”

“您不能不说话呀？嗯！……”

“不过，为什么对一个倒霉的丈夫要这样穷追不舍呢？……”

“是她！”

但是嘈杂声这时候过去了。

“是她？”

“是她！是她！是她！可您倒是，您倒是在忙活什么呀！要知道，又不是您的倒霉事！”

“仁慈的先生，仁慈的先生啊！”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喃喃地说，他脸色苍白，欲哭无泪，“我，当然，心烦意乱……您完

全看见了我忍气吞声、低三下四的样子；不过现在是夜里，当然，可是到了明天……其实我们明天不一定能够见面，尽管我并不怕与您见面，——老实说，沃兹涅先斯基桥上的那一位并不是我，是我的朋友，的确，是他！那是他的妻子，是别人的妻子！一个不幸的人！请您相信我的话。我同他很熟，让我把事情的原委全都讲给您听。正如您所看到的，我跟他是朋友，要不我现在也不会为他而苦恼了，——这您自己也看得出来；我多次对他说过：‘亲爱的朋友，你何必要结婚呢？地位你有，钱也有，又受人尊敬，拿这一切去换取一个女人的撒娇任性和卖弄风情，何苦来呢！请相信我的话吧！’但是他却说：‘不，我要结婚，这是家庭幸福……’瞧，这就是他所谓的家庭幸福！起初，他自己老欺骗别人的丈夫，可是现在，该他喝这杯苦酒了……请原谅我这样说，但我这也是万般无奈，非解释不可的呀！……他是个不幸的人，在喝自己的这杯苦酒——命该如此！……”这时穿貉绒大衣的先生一声抽泣，好像当真要大哭一场似的。

“让他们这些人统统见鬼去吧！笨蛋傻瓜还少吗！您在这里究竟算老几呢？”

年轻人火冒三丈，牙齿咬得咯咯响。

“喏，听了这些话后，您自己也该同意……刚才我对您的态度是高尚的，坦诚的吧……可您的口气！”

“不，不，很抱歉……请问您尊姓？”

“得了，为什么要问姓什么呢？”

“啊！！”

“我不能告诉您我姓什么……”

“沙布林您认识吗？”年轻人脱口而出。

“沙布林！！！”

“对，沙布林！啊!!!（这时穿带褶大衣的先生有点故意逗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的意思。）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

“不明白，什么沙布林哪!”穿貉绒大衣的先生慌忙答道，“压根儿不是沙布林；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我原谅您因忌妒而对他粗暴无礼。”

“他是个骗子：出卖灵魂，贪污受贿，诡计多端，盗窃国库！很快就会把他绳之以法的!”

“对不起，”穿貉绒大衣的先生说，脸色发白。“您不了解他；看得出，您完全不了解他，您对他简直一无所知。”

“是的，我不认识他，但是从跟他接近的人那里我了解他的底细。”

“仁慈的先生，从哪些人那里？我的心情不好，您看……”

“笨蛋！醋罐子！看不住自己的老婆！喏，要是您乐意知道，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对不起，年轻人，您完全弄错了……”

“啊!”

“啊!”

鲍贝尼岑家里人声嘈杂，有人开始开门。传出人们的说话声。

“噢，这不是她，不是她！我听得出她的声音；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不是她!”穿貉绒大衣的先生说，脸色白得像一块手帕。

“别说话!”

年轻人紧贴在墙上。

“仁慈的先生，我要走了：这不是她，我很高兴。”

“得了，得了！走吧，走吧!”

“可您为什么还要站在这里?”

“那么您呢，为什么？”

门开了，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忍不住急忙跑下楼梯。

一男一女从年轻人的身边走过，他的心都要停止跳动了……这时传来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接着是一个男人沙哑的、完全陌生的声音。

“没关系，我叫雪橇拉过来。”哑嗓子说。

“哎呀，好，好，我赞成；去叫吧……”

“雪橇就在那里，我这就去叫。”

太太一个人留了下来。

“格拉菲拉！您的誓言哪儿去了？”穿带褶大衣的年轻人喊叫着，一把抓住那位太太的手。

“哎哟，这是谁呀？是您，特沃罗戈夫吗？我的天！您这是干什么呀？”

“刚才您跟谁在一起？”

“是我丈夫，您快走，快走，他马上就要出来……从波洛维岑家；您走吧，看在上帝的分上，走吧。”

“波洛维岑家三周前就已经搬走了！我全知道！”

“哎呀！”太太向门口跑去。年轻人紧追不舍。

“谁告诉您的？”太太问道。

“是您的丈夫，太太，伊万·安德列伊奇说的；他就在这里，在您的面前站着，太太……”

伊万·安德列伊奇果真在门口站着。

“哎呀，您怎么在这儿？”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叫道。

“啊！C'est vous?①”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大叫一声，带着由衷的喜悦朝他扑了过去。“天哪！刚才我出了一件事！我

① 法文：是您？

在波洛维岑家里，你能够想象……你知道，他们现在搬到伊兹马伊洛夫斯基桥附近了；我告诉过你，还记得吗？离开那里时我叫了一辆雪橇。可是马惊了，一路狂奔，雪橇摔坏了，我也被摔到离这儿一百米远的地方；马车夫被带走了，我吓坏了。幸亏 monsieur[①] 特沃罗戈夫……”

“怎么搞的？”

与其说特沃罗戈夫先生像特沃罗戈夫先生，还不如说他更像一块化石。

“Monsieur 特沃罗戈夫看见我在这里，便一定要送我回家；不过既然现在你在这里，我只能向您，伊万·伊里奇，表示我热烈的感激之情了……”

太太向呆若木鸡的伊万·伊里奇伸过手去；她不是和他握手，几乎是使劲拧了他一下……

“Monsieur 特沃罗戈夫！我的朋友；在斯科尔鲁波夫家的舞会上我们曾有幸见过面：好像我告诉过你吧？难道你不记得啦，科科[②]？”

“哎呀，当然，当然！怎么不记得！”被叫做科科的穿貉绒大衣的先生急忙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

于是，他热烈地握了握特沃罗戈夫先生的手。

“你跟谁在握手呀？这是怎么回事？我等着呢……”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一位个子特高的先生站在人群前面，他取出长柄眼镜，仔细地打量穿貉绒大衣的先生。

---

① 法文：先生。

② 当是诨名，在俄语中，它有稀奇古怪的东西或麻利灵巧的人的意思。

“哎呀，monsieur 鲍贝尼岑！”太太尖声尖气地说，“从哪儿来呀？真是巧相逢啊！想得到吗，刚才我让马给摔了……喏，这是我的丈夫！Jean[①]！Monsieur 鲍贝尼岑，在卡尔波夫家舞会上认识的……”

“哎呀，非常高兴，非常、非常的高兴！……我的朋友，我马上去叫马车。”

“叫吧，让，叫吧。我惊魂未定，浑身发抖，简直要昏倒了……今天在化装舞会上，”她小声对特沃罗戈夫说……“再见，鲍贝尼岑先生，再见！明天我们在卡尔波夫家舞会上一定会见面的……”

“不，请原谅，明天我不去了；既然现在不行，明天就再说吧……”鲍贝尼岑先生从牙缝里又挤出句什么话，皮鞋咔嚓一并拢，坐上自己的雪橇便走了。

马车来了，太太坐了上去。穿貉绒大衣的先生站在那里，好像他根本动弹不了，只是莫名其妙地一直看着穿带褶大衣的先生。穿带褶大衣的先生微笑着，显得相当笨拙。

“我不知道……”

“请原谅，很高兴认识您。”年轻人回答说。他好奇地鞠了一躬，有点怯生生的样子。

“非常、非常高兴……”

“您的一只套鞋好像坏了……”

“我的？啊，是的！谢谢，非常感谢；我一直想买双橡皮的……”

“橡皮套鞋好像脚容易出汗。”年轻人说。看上去他非常关心这件事。

---

① 法文：让（是人名）。

“Jean！快点行不行？”

“是容易出脚汗。马上就来，马上就来，亲爱的，我们的谈话非常有意思！正像您说的，脚容易出汗……不过，很抱歉，我……”

“请便。”

“非常、非常高兴能认识您……”

穿貉绒大衣的先生坐进马车，马车驶走了；年轻人仍然站在原处，一动不动，惊讶地目送它离去。

二

第二天晚上，意大利歌剧院有一场什么演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像一枚炸弹似的闯进了大厅。以前还从未发现他会这么furore[①]，对音乐会如此痴迷。至少人们实际上都知道，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非常喜欢在意大利歌剧院小鼾一两个小时；甚至有几次他还说他睡得既舒适，又香甜。他曾经多次对朋友们说起过："听歌剧女主角演唱，就像小白猫咪咪叫着给你唱摇篮曲似的。"不过他这话是很久以前说的，还是在上个演出季度，而现在可难说了！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就是在家里也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然而他还是像炸弹一样闯进了人头攒动的大厅。就连检票员看着他也心存疑虑，当即向他旁边的一个口袋瞥了一眼，满心希望能发现其中藏有以备万一之用的匕首的把柄。必须指出，当时观众分为两派，各捧自己的女主角。一派叫"济派"，一派叫"尼派"[②]，两派都酷爱音乐，检票员们

---

① 意大利文：发狂。

② 1847年10月至1848年2月，意大利歌剧院在彼得堡演出。当时有两位女高音歌唱家，即波尔济（1817—1877）和弗列卓丽尼（1818—1884），竞争相当激烈。捧场者中，"济派"捧波尔济，"尼派"捧弗列卓丽尼。有文章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倾向于波尔济。

最后非常担心会不会有人出于对两位女主角身上所体现的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东西的热爱而不惜大闹一场，以表决心。因此，当检票员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其实还不能说完全白发苍苍，而只有五十岁左右，谢顶，看上去还是很有风度的一位老人——居然也带着青年人的激动闯进大厅的时候，他不禁想起了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一句深奥莫测的话：

既然老来如此可怕，
青春年少又该如何？①
　　如此等等。

于是，正如上面所说，他斜眼瞧了瞧那老者燕尾服旁边的口袋，希望能发现一把匕首。可是那里只有一个皮夹子，别的什么也没有。

冲进剧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迅速用眼睛扫视一下二楼的各个包厢，——哎呀，太可怕了！他的心都停止了跳动：她在这里！就在包厢里坐着！包厢里还有波洛维岑将军偕夫人及小姨子，还有将军的一位副官——一个极其机灵的年轻人；包厢里还有一个穿便服的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聚精会神地死死盯住他，但是——唉，太糟糕了！穿便服的人竟狡猾地躲在副官的身后，藏在暗处，一点也看不见。

她在这里，可是她说过，她根本不到这里来！

格拉菲拉·彼特罗芙娜这种到处耍两面派的做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使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痛心疾首，苦恼万分。就是这个穿便衣的青年给他的打击最重，搞得他最后完全绝望

① 引自该剧第3幕，第3场。引文不准确。

了。他仿佛吃了一闷棍似的，垂头丧气地坐到座位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事情原本很平常……

应该指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座位正好靠近剧场第一层的包厢，而二楼那些心怀鬼胎者的包厢就在他的座位的正上方，所以他们在上头干什么，他一点儿都看不见；这使他感到极为不快。他怒火满腔，活像一只茶炊。整个第一场戏他都没注意是怎么过去的，就是说，他连一个音符也没听进去。音乐之所以美妙，是因为人们的各种感受都能够和音乐融为一体，产生共鸣。高兴的人能够从音符中得到欢乐，哀伤的人能够从中找到悲痛；而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耳朵里则充满了暴风雨的呼啸。要命的是，剧场的前后左右，喊声不断，怪腔怪调，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心都要被撕裂了。第一场戏终于结束了。但是，就在此时此刻，在帷幕徐徐落下的时候，我们的主人公遇到了一件很难用笔墨形容的怪事。

从上面包厢里飘落下戏单，这是常有的事。当剧目枯燥乏味，观众哈欠不断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简直成了一种奇闻轶事。尤其是当他们津津有味地看着这种质地特别柔软的戏单从最顶层的包厢里凌空飘下，忽悠忽悠地向座位上落去，最后落到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的头上时，他们会觉得非常开心。的确，看着这个人哭笑不得的样子（因为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尴尬的）满有意思的。我也总是非常担心太太们常常放在包厢边缘上的望远镜：我总觉得它们随时会掉下来砸到毫无防备的人的头上。但是我知道，我这种可悲的注释做得很不是地方，因而不如索性把它送给一些报纸的小品文栏目，这些报纸专治坑蒙拐骗、敷衍塞责，预防蟑螂滋生；要是您家里闹蟑螂，我愿向您推荐闻名遐迩的普林奇佩先生，他是世界一切蟑螂的劲敌和克星，他不仅能治俄国的蟑螂，就是外国的蟑螂，比如普鲁士

蟑螂之类，也均不在话下。

但是，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遇到的这件事，至今任何地方还没有人写过。落到他头上的（上面已经说过，他是谢顶），不是戏单。说老实话，我甚至都不好意思说落在他头上的是个什么东西，因为这确实有些令人难以启齿：落在这位怒火中烧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那令人起敬的、因谢顶而光秃秃的头上的竟是一件如此缺德的玩意儿——一张洒过香水的情意绵绵的字条。至少说，可怜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对所发生这起预料不到的丑事毫无思想准备，他着实被吓了一跳，就好像他在自己头上抓到一只耗子或别的什么野生动物似的。

字条的内容是谈情说爱，这是错不了的。它是用洒过香水的纸写的，跟小说里描写的一模一样，而且为遮人耳目，折叠得非常之小，这样便可把它藏在太太的手套里。大概它是在传递中偶然掉下来的：比如有人想借戏单看看，而字条早就被迅速夹在戏单里了；戏单向当事人的手里传去，可是转眼工夫，也许是副官无意中碰了一下——他当即为自己的不小心非常巧妙地表示了歉意——于是，这张字条便从窘得发抖的纤手里滑落了出来，而穿便服的青年早已伸出急不可待的手等着去接，可没想到接到手里的不是那张字条，而只是一张戏单，弄得他简直不知如何是好。这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怪事！千真万确；但是您自己也会同意，感到更加不快的则是伊万·安德列耶维奇了。

“Prédestiné[①]”，他小声说，手里攥住字条，身上直冒冷汗。“Prédestiné！子弹能找到罪有应得者！”这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而过，“不，不是这么回事儿！我有什么错？还有另一

① 法文：命该如此，命中注定。

则谚语说：算马卡尔该倒霉，如此等等。”

一个人受到这种意外事件的惊扰，肯定会被弄得晕头转向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坐在座位上呆呆地发愣，如泥塑木雕一般。他相信，四面八方的眼睛都看到了这一情景，尽管这时候整个剧场一片混乱，要求女歌手出来谢幕。他坐在那里，满脸通红，眼睛都不敢抬，处境非常尴尬，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他突然做了一件与周围良好气氛极不协调的倒霉事似的。最后，他终于决心抬起了眼睛。

“唱得非常动听！”他对坐在左首的一位花花公子说。

这位花花公子正处于兴奋的巅峰，一个劲儿地鼓掌，尤其是两只脚跺个不停；他漫不经心地迅速瞧了伊万·安德列耶维奇一眼，立刻用两手在嘴边捂成一个喇叭筒——为了让人能听得更清楚些——大声喊着女歌手的名字。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还从未听见过这样的嗓门；因此他十分高兴。“他什么也没看见！”他想，并且往后面看了看。但坐在他身后的一位很胖的先生这时候正背对着他忙于用长柄眼镜察看包厢里的情况呢。“也很好！”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想。前面的人，自然什么都没看见。他斜眼瞧了瞧挨着他座位的底层包厢，心里既有几分胆怯，又怀着某种喜滋滋的希望，可是一种最令人不快的感觉顿时使他不寒而栗。那里坐着一位漂亮的太太，正用手帕捂住嘴，倒在椅背上，如痴如狂，大笑不止。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女人哪！”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喃喃地说，从观众的身边向出口挤去。

现在我想请读者们自己拿个主意，请他们自己评判一下我和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所作所为。难道他此时此刻的作为是

对的吗？大家知道，大剧院[1]共有四层包厢，第五层是通座。为什么非要认定字条是从某一个包厢，即从这个而不是从另外一个，比如说，不是从也有女士的第五层通座里掉下来的呢？但是激情是奇特的，而妒忌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激情。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急忙跑进休息厅，凑近灯光，打开字条，读道：

> 今天，演出一完，立即到Г大街，某某胡同拐角，K某家里，三楼，楼梯右首。从大门进。请务必在那里，sans faute[2]，看在上帝的分上。

笔迹，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没有认出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是在约定幽会。“一定要逮住他们，抓他个正着，要把坏事遏制于萌芽之初。”这是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首先所想到的。他恨不得此时此地，立时三刻予以揭穿，但是要怎么做呢？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甚至已经跑上了二楼，但又理智地转身返回来。他实在不知道该往哪里跑。由于无事可做，他跑到另一边，通过别人包厢敞开的门，往对面仔细察看。不错，果然如此！从下到上，所有五层的包厢和通座，坐的全是年轻的太太和年轻的先生。所有的五层楼上都有可能掉下字条，因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怀疑所有的包厢和通座都在阴谋反对他。任何情况都无法改变他的想法。整个第二场戏他都在过道里跑来跑去，没有地方能让他定下心来。他差一点闯进了剧院的售票

① 当时大剧院坐落在剧院广场，如今这里是列宁格勒国家音乐学院。它建于1783年，在1817年和1836年曾经两次改建，至1889—1892年间被拆除。——俄编注

② 法文：准确无误。

处，想从收款员那里了解所有四层楼包厢的观众的名字，但是售票处早已关了门。终于，响起了热烈的赞叹声和掌声。演出结束了。观众开始要求演员出来谢幕，尤其是最高处通座上的两个声音最为响亮——他们是两派观众的头领。但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顾不上他们了。他已经有了下一步行动的想法。他穿好大衣，直奔Г大街而去，想在那里堵住他们，当场抓住，予以揭露，总而言之，应该采取比昨天更为有力的措施。他很快就找到了那幢房子，正要跨进大门，突然，一个穿大衣的花花公子的身影好像从他胳膊下溜过去似地赶到了他的前面，沿楼梯直上了三楼。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觉得此人就是剧场的那个花花公子，尽管当时他也未能认清这位花花公子的面孔。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花花公子已经超过他有两段楼梯了。末了，他听见三楼有开门的声音，而且没有按门铃，好像有人在专门等待着来人似的。年轻人闪身进了屋子。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赶到三楼时，那家的房门还没有关上。他本想在门前稍停片刻，冷静想想下面的步骤，稳定一下情绪，然后再决定采取什么果敢的行动；但是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大门口传来了马车的声音，紧接着就是开门声和什么人的沉重脚步声，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和咳嗽声，一起向楼上传来。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站不下去了，他推开门，闪身进了屋内，一脸受侮辱的丈夫的神态。这时候迎面跑过来一位神色慌张的女佣，接着又出现一位男人；但是要拦住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已决无可能。他像炸弹似地闯进屋内，穿过两个黑黢黢的房间，突然走进一间卧室，面对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太太；她吓得浑身发抖，胆战心惊地看着他，好像她根本不明白自己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候隔壁房间传出了沉重的脚步声，直奔卧室而来：它正是刚才上楼梯的那个脚步声。

“天哪！是我丈夫！”年轻的太太两手一拍，惊叫道，脸色变得比自己的白睡袍还要白。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意识到自己进错了门，犯了愚蠢幼稚的错误；都因为刚才没有考虑好自己的步骤，在楼梯上不够沉着冷静；但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办法了。门已经打开，从沉重的脚步声判断，这位身体笨重的丈夫已经走进了房间……不知道此时此刻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把自己看做什么人了！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愿堂堂正正地面对这位丈夫，说明他来到这里纯粹是一场误会，老实承认自己无意中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请求对方原谅，然后告辞而去，——当然，这样也不很体面，并不光彩，但至少可以堂堂正正地离开这里。可是不然，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又要起了孩子脾气，好像他是堂璜或勒夫列斯[1]似的！他先是躲藏在床边帷帐后面，后来觉得自己这事办得实在没劲，干脆趴在地上，而且莫名其妙地钻到了床下。在他的身上，恐惧压倒了理智，因此，这个自己备受侮辱的丈夫——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至少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竟然无法忍受跟另一位丈夫见面，这也许是因为担心自己在场会使另一个当丈夫的羞愧难当吧。不管是不是这样，反正他已经钻到了床下，自己压根儿还不明白事情怎么弄成了这样。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那位太太对此并没有表示异议。当她眼看一位非常古怪的上了岁数的先生在她的卧室里东躲西藏时，她并没有尖声喊叫。她肯定是被吓呆了，连声音也喊不出来了。

那位丈夫连哼带喘地走了进来，扯着地道的老年人的声调

① 堂璜，中世纪传说中一个放荡不羁的骑士形象，不承认道德、宗教准则，后成为许多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勒夫列斯是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的心理小说《克拉丽莎》中的人物，以淫乐放荡著称。

向妻子问了好，便一屁股坐进了安乐椅，好像刚刚搬进来一捆木头似的。接着是一阵低沉、持续的咳嗽声。伊万·安德列耶维奇一下子从暴躁的猛虎变成了一只羔羊，像老鼠见了猫似的，胆战心惊，一点脾气也没有，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尽管根据自身的经验他兴许知道，并非所有受侮辱的丈夫都一定会咬人。不知是由于缺乏想象力，还是因为别的什么缘故，当时他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开始小心翼翼地、悄无声息地摸索着把身子在床下摆好，以便躺着稍微舒服一点。当他的手触摸着一个东西，而那个东西居然会动弹，而且，使他大为惊讶的是，还居然抓住了他的手，他这时的一惊可非同小可！原来床下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是谁?”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小声问。

“喏，刚才我告诉过您我是谁了!”奇怪的陌生人悄悄地说，“躺着，别说话，既然落到这种狼狈的境地!”

“可是……”

“别说话!”

那位局外人（因为床下钻一个人已经够了），局外人把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手握得很紧，把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痛得差一点喊了起来。

“仁慈的先生……”

“嘘!”

“别这么紧抓住我，要不我可要喊叫了。”

“好哇，您喊吧！喊个试试!”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羞得满面通红。陌生人严词厉色，满腔怒火，兴许此人曾多次遭受过命运的迫害，身陷窘境，有亲身体会；但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是个新手，被挤得透不过气来。他感到身上的血液直往头上涌。可是没有办法：只能脸朝下趴

着。他乖乖地忍着，一声不吭。

“我呀，心肝宝贝儿，”丈夫开始说，“我在帕维尔·伊瓦内奇家，心肝宝贝儿。我们在玩纸牌来着，随便玩玩，咳，咳，咳！（他咳嗽起来）没什么……咳，咳！这后背……咳！不用管它！咳！咳！咳！”

小老头儿一个劲地只顾咳嗽。

“后背……”末了他含泪说，“后背疼得厉害……这该死的痔疮！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简直就没法坐下！咳——咳——咳！……”

好像那再次引发的阵阵咳嗽注定会比咳嗽的老头儿本人的寿命还要长似的。老头儿在咳嗽间歇时嘟囔了句什么，但是一点儿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

“仁慈的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挪开一点儿！”倒霉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小声说。

“让我往哪儿挪？没有地方。”

“可是，您自己也承认，我这样是不行的。我这是生平头一次落入这样糟糕的境地。”

“而我则是头一次遇到这样讨厌的邻居。”

“可是，年轻人……”

“住嘴！”

“住嘴？年轻人，您这么说未免也太过分了……要是我没弄错的话，您还太年轻，我毕竟比您年长一些。”

“住嘴！”

“仁慈的先生！您不要忘乎所以；您不知道您是在跟谁说话吧！”

“跟一个趴在床底下的先生说话……”

“不过我来到这里完全是出于意料……是个错误，而您呢，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因为道德败坏。”

“这一点您可是错了。”

“仁慈的先生！知道吗，此时此地我们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请您不要抓我的脸！”

“仁慈的先生！我什么都看不清。对不起，可实在没地方。”

“您为什么长这么胖呢？”

“天哪！我还从未落到过这么低三下四的地步！”

“是啊，再往低处躺也不可能了。”

“仁慈的先生，仁慈的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什么人，我也不明白怎么出了这种事；不过我来到这个地方完全是个错误；我并不是您心目中的那种人……”

“如果您不挤我的话，我根本就不会想到您。别说话！”

“仁慈的先生！要是您不挪过去一点儿，我可能会中风。您要对我的死负责任的。请相信我……我是个受人尊敬的人，是一家之主。我怎么能待在这种地方呢！……”

“是您自己钻到这个地方来的。好吧，挪过来一点儿！让给您一点儿地方，再多可不行啦！”

“是位通情达理的年轻人！仁慈的先生！看来我错怪您了，”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说，他因为对方让出这点地方而感激万分，一面舒展着已经发麻的四肢。“我知道您的地方也很窄小，但有什么法子呢？看得出，您把我想得很坏。请允许我来提高一下我在您的心目中的声誉，请允许我来说明：我是谁，我到这里来完全是违心的，请一定相信我；我来这里的用意和您不一样……我简直是被吓坏了。”

“您能不能不说话？要是我们叫人听见那可就糟了，您明白吗？嘘……嘘……他在说话。”果然，老头儿的咳嗽声看来

正在平息下去。

“是这么回事儿，心肝宝贝儿，”他声音嘶哑地哭丧着说，“是这么回事儿，心肝宝贝儿，咳！……咳！哎呀，真是要命！是那个费多谢伊·伊万诺维奇对我说：‘您不妨用洋蓍草煎水，喝着试试。’听见了吗，心肝宝贝儿？”

“听见啦，我的朋友。”

“对，他就是这么说的：‘您不妨用洋蓍草煎水喝着试试。’可我说：‘我用蚂蟥吸过了。’而他说：‘不，亚历山大·杰米扬诺维奇，洋蓍草更好一些：它能向外表散。’我告诉你……咳！咳！啊哟，我的天哪！你是怎么想的，心肝宝贝儿？咳——咳！哎呀，我的主啊！咳——咳！……还是洋蓍草好一点儿，你说呢？……咳——咳——咳！哎呀！咳——咳——咳，如此等等。”

“我想，试试这种药也没什么不好。”太太回答说。

“对，没什么不好！他说：‘您也许是得了肺结核，’咳——咳！他说：‘很可能是肺结核。’你以为，咳——咳！你以为如何，心肝宝贝儿？是肺结核吗？”

“哎呀，我的天，您这说的是什么呀？”

“是的，是肺结核！你呀，心肝宝贝儿，快宽衣躺下睡觉吧，咳！咳！我今天，咳！有点感冒。”

“哎哟！”伊万·安德列耶维奇不满地叫道，“看在上帝的分上，您挪过去一点儿！”

“您这个人真叫人奇怪，您究竟怎么啦，喏，您能不能安安静静地躺着……”

“年轻人，您老是跟我作对，总想伤害我。这我看得出来。您大概是这位太太的情夫吧？”

“住口！”

“就不住口！不允许您对我发号施令！您想必是她的情夫吧！要是我们被人发现，这也不能怪我，我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您还不住口，”年轻人咬牙切齿地说，“我就说是您把我领来的；我就说您是我舅舅，把自己的财产已经挥霍殆尽。到那时至少不会以为我是这位太太的情夫了。”

“仁慈的先生！您这是在嘲弄我。您把我逼得快忍无可忍了。”

“嘘！不然我就要强制您闭上嘴了！您真使我倒霉透了！喏，您倒是说说，您来这里到底是为什么？要是没有您，好赖我可以躺到明天早晨，然后一走了之。”

“可我在这里怎么能躺到明天早晨；我是个明白事理的人；我当然有些关系……您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会在这里过夜吗？”

“谁呀？”

“这老头子……”

“当然会了。别的当丈夫的并不都像您一样，他们是在家里过夜的。”

“仁慈的先生！仁慈的先生！”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叫了起来，吓得浑身发凉。“请相信我，我就在家里过夜，今天是头一次；不过，我的天，我看得出，您认识我。您是谁，年轻人？请立刻告诉我，我求您了，出于无私友好的感情，您是什么人？”

“听着！我要强制您……”

“可是，仁慈的先生，请允许，请允许我向您说明，向您解释这件倒霉事的来由……”

“什么解释我都不听，我也不想知道。闭上您的嘴，不然的话……”

“可是我不能够哇……”

接着床下发生一场轻微的争斗，之后，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沉默了。

“心肝宝贝儿！这里是不是好像有猫在小声说话?”

“什么猫哇？您想到哪儿去了?”

显然，夫人不知道跟自己的丈夫谈什么才好。她惊魂未定，还没有醒悟过来。这时候她才不禁打了个寒战，聚精会神地听着。

“什么猫哇?”

“是猫，我的心肝宝贝儿。日前，我回家来，瓦西卡就坐在我的书房里叽叽咕咕的！在小声说话。我对它说：你在说什么，瓦西卡？它又叽叽咕咕个没完！好像老是在小声地嘀咕。于是我心里琢磨：哎呀，我的祖宗！莫不是它在跟我说我快要死了?”

“今天您怎么尽说蠢话！也不感到害臊!”

“嘿，不要紧，不必生气，我的心肝宝贝儿；我看得出，你不愿意我死去，不要生气；我只是这么说说而已。可你，我的心肝宝贝儿，脱衣服睡吧，我在这里坐一会儿，等你躺下。”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说了；待会儿……”

“好，别生气，别不高兴！不过，真的，这里好像有老鼠。”

“瞧你，一会儿说有猫，一会儿又说有老鼠！简直不知该拿您怎么办。”

“唉，我没什么，我没……咳！我没什么，咳——咳——咳！哎哟，我的上帝呀！咳!”

“听见了吗，您这么折腾，让他都听见了。”年轻人小声说。

“您知道我的情况后就不会说了。我鼻子流血了。”

“那就让它流吧，别出声；等他走了再说。”

“年轻人，请设身处地为我想想，我还不知道跟我躺在一起的是什么人呢。”

“知道了能使您松快一点儿，是不是？我对您姓什么就不感兴趣。不过，请问您贵姓？”

“不，为什么要告诉您我姓什么……我只想弄清楚我是如何莫名其妙地……”

“嘘……它又在说话了。”

“真的，心肝宝贝儿，是在小声说话。”

“怎么会呢，一定是你耳朵里的棉花没塞好。”

“啊，是棉花的原因。知道吗，这儿楼上……咳——咳！楼上，咳——咳——咳！”如此等等。

“楼上！”年轻人悄声说，“哎呀，真是见鬼了！我还以为这是最高一层楼呢，难道这里是二楼？”

“年轻人，”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小声说，不禁精神为之一振。“您在说什么？看在上帝的分上，您为什么对这一点感兴趣？我也以为这是顶楼呢。看在上帝的分上，难道这里还有一层楼？……”

“真的，有人在转身。”老头儿说。他终于停住了咳嗽……

“嘘！听见了吧！”年轻人小声说，使劲攥住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双手。

“仁慈的先生，您把我的手攥得太紧了。松开！”

“嘘……”

接着是一场小小的争斗，之后又是一片沉静。

“我是说，我遇到一位蛮漂亮的……”老头儿开了个头。

“什么，什么蛮漂亮的？”妻子打断了他的话。

“就是那个……以前我曾说过，在楼梯上遇到的那个蛮漂

亮的太太，要么是我忘记说了？因为我的记性很差。这是金丝桃……咳！”

“什么？”

“应该喝金丝桃水：据说喝了会好一些……咳——咳——咳！会好一些的！”

“是您把他的话打断了。”年轻人再次咬牙切齿地说。

“你说你今天遇到一位蛮漂亮的什么来着？”妻子问道。

“啊？”

“遇到个蛮漂亮的？”

“那是谁呀？”

“不是你吗？”

“是我？什么时候？我，我想起来了！……”

“终于想起来啦？真是个木乃伊！喏。”年轻人小声说，一面在心里启发健忘的老头儿。

“仁慈的先生！我吓得浑身直发抖。我的天哪！我听见的是什么？跟昨天一样，完全一样！……”

“嘘！”

“对，对，对！想起来了：是那个诡诈的女骗子！有双迷人的眼睛……戴一顶浅蓝色的帽子……”

“浅蓝色的帽子！哎哟，哎哟！”

“就是她！她有一顶浅蓝色的帽子。天哪！”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叫了起来……

“她？她是什么人？”年轻人小声说，用力抓住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手。

“嘘！”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做个不要出声的手势，“他在说话。”

“哎呀，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不过，话虽这么说，谁能没一顶浅蓝色的帽子呢……嗯！”

“这个女骗子！”老人继续说，“她这是要到熟人那里去呀，总是跟人眉来眼去的。熟人家里也有自己常来常往的熟人……”

“呸！真没意思！”太太打断他的话，“你说说，你感兴趣的是什么？”

“喏，好吧！好了，好了，别生气啦！”老头儿拉长音调，表示异议，“那好，你不想听，我也就不说了。今天你心情好像不太好……”

“您怎么会到这儿来？”年轻人说……

“瞧，瞧！现在您又感兴趣了，刚才您连听都不愿意听！”

“不过，反正我无所谓！不说就不说呗！嘿，活见鬼了，这算怎么回事儿呀！”

“年轻人，请不要生气；我不知道我都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您卷进这件事……决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但是，年轻人，您究竟是谁？我看您这个人很面生，但是您这个陌生人到底是谁呢？天哪，我不知道自己都说些什么！”

“嗨！您得了吧！”年轻人打断他的话，好像在想什么心事。

“好，我都告诉您，统统告诉您。您可能认为我不会告诉您，认为我非常恨您；不！瞧，这是我的手！我只不过是灰心丧气罢了，别的没什么。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您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您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怎么个情况？至于我嘛，我根本就没生气，天地良心，没有生气，瞧，这是我伸给您的手。只是这里灰尘太多，手上有点脏；但这毫不影响我崇

高的感情。”

“喂，把您的手拿开！这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您还把手往这里伸！”

“但是，仁慈的先生！您对待我的态度，恕我直言，就好像对待一只旧鞋底似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说，他陷入了万般无奈的绝望之中，言词里流露出哀求的语气。“请您对我客气一些，哪怕稍稍客气一点儿也好，这样我就把一切都告诉您！我们会互相喜欢的；我甚至打算请您到我家里吃午饭。老实说，我们不能总这样躺在这里。年轻人，您弄错了！您不知道……”

“他那是什么时候遇见她的？”年轻人嘟囔说，心里显然非常激动。“兴许她现在正在等待我……我，必须从这儿出去！”

“她？她是谁？我的天哪！年轻人，您说的是谁？您以为，那里，楼上……天哪！我的上帝！为什么我要受到这种惩罚呢？”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试图仰面躺下，表示极度绝望。

“您为什么要打听她是谁呢？啊，见鬼！管他呢，我要钻出去了！……”

“仁慈的先生！您要干什么？那么我呢，我该怎么办呢？”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小声说。绝望中他紧紧抓住身边人的燕尾服的后襟。

“关我什么事？喏，您就一个人待着吧。要是您不愿意，那我就说，您是我舅舅，钱财都花光了；免得老头儿还认为我是他妻子的情夫呢。”

“可是，年轻人，这样不行；说我是您舅舅，这太不自然了。谁也不会相信您的话，连三岁娃娃也不会相信。”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绝望地低声说。

“那您就别再胡说八道了，老老实实地躺着，不要乱动！大概您得在这里过夜了，明天再想法子出去；谁也不会发现您的，因为既然已经出去一个，他们肯定想不到还会留下一个。总不能藏着一打人吧！其实，您一个就顶得了一打人。把身子挪过去一点儿，不然我可是要出去了！”

“您太伤我了，年轻人……要是我咳嗽起来怎么办呢？一切都要预先考虑到！”

“嘘！……”

“这是什么声音？好像我又听见上面有人的动静。”老头儿说。这会儿他好像已经打过一个盹儿了。

“上面？”

“您听，年轻人，上面！”

“对，我听见了！”

“我的天哪！年轻人，我要出去！”

“我不能就这样出去！反正我也无所谓了！既然事情已经乱了套，还在乎什么呢！您知道我在怀疑什么吗？我怀疑那个受蒙骗的丈夫正是阁下您自己——就这么回事儿！……”

“天哪，真是恬不知耻！……难道您真的怀疑这一点吗？但为什么一定要是丈夫呢……我并没有结婚。”

“怎么会没有结婚呢？瞎说八道！”

“我，也许自己就是个情夫呢！”

“这样的情夫真是好样的！”

“仁慈的先生，仁慈的先生！那么，好吧，我把一切都告诉您。请您听听我的苦衷吧。这事情不是我，我没有结婚。我和您一样，是个单身汉。事情是我的朋友，从小就要好……可我却成了一位情夫……他对我说：‘我是个不幸的人，作法自毙，咎由自取，我疑心自己的老婆。’我郑重其事地问他：‘你

凭什么怀疑她？……’可是您并没有在听我说。听啊，听着哇！我说：‘妒忌是很可笑的，是一种恶习！……’他说：‘不，是我倒霉！是我在……自作自受，就是说，是我在起疑心。’我说：‘你是我的朋友，是我幼年要好的伙伴。我们曾以采花为乐趣，沉浸在喜悦满足之中。’天哪，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您总是在笑，年轻人。您简直要使我发疯。”

“其实您现在已经疯了！……”

“好哇，好哇，您提到疯字的时候我就料到您会说这个话的……您笑吧，笑吧，年轻人！想当年我也是风流倜傥，英姿焕发，也曾经寻花问柳，勾引过女人。哎呀！我的脑袋直发热！”

“你听，心肝宝贝儿，好像我们这儿有人在打喷嚏，是不是？”小老头儿拿腔拿调地说，“是你吗，亲爱的，你打喷嚏了吗？”

“哎哟，我的天哪！”夫人说。

“嘘！”床下传出了声音。

“一定是上面在敲什么东西。”夫人说，不觉吃了一惊，因为床下的确直闹腾。

“不错，是上面！”丈夫说，“是上面！我对你说过，我刚才碰见个花花公子，咳——咳！一个留小胡子的花花公子，咳——咳！哎哟，我的上帝！——我的后背！……一个留小胡子的花花公子！”

“留小胡子的人！我的上帝！那肯定是您。”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小声说。

“我的主啊，什么留小胡子的人！我这不是在这儿跟您躺在一块吗？他怎么会碰到我呢？您不要挠我的脸嘛！”

“天哪！我要晕过去了。”

这时候上面确实传来一阵乱哄哄的声音。

“上面发生什么事了?”年轻人小声说。

“仁慈的先生！我真是害怕，怕得要命。帮帮我吧。”

“嘘!”

“确实，宝贝儿，够闹腾的，吵吵嚷嚷，人声嘈杂。就在你的卧室上面。要不要去人问问。”

“你也真是！亏你想得出来!”

“好，好，我不说了；真的，你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噢，我的上帝！您睡觉去吧。”

“莉扎！您根本就不爱我。”

“哎哟，我爱您！看在上帝的分上，我太累了。”

“好，好！我马上就走。”

“哎呀，不，不，不要走!”妻子叫道，“要不，算了，您走吧，走吧!”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会儿让我走，一会儿又不让我走！咳——咳！的确该去睡觉了……咳——咳！帕纳菲季内家的小姑娘……咳——咳！小姑娘……咳！我看见小姑娘有一个纽伦堡的玩具娃娃①，咳——咳!”

“喏，眼前不就是玩具娃娃嘛!”

“咳——咳！多好的玩具娃娃，咳——咳!”

“他就要走了，”年轻人说，“等他一走，我们立刻也走。听见了吗？高兴了吧!”

“噢，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这对您可是个教训……”

① 纽伦堡以生产玩具著称。

“年轻人！什么教训？对此我可是有所感受……不过您还年轻，您还没资格教训我。”

“可我毕竟还是能够教训几个的。您听着！”

“天哪！我直想打喷嚏！……”

“嘘！只要您敢！”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里的老鼠气味太重，我无法忍受；看在上帝的分上，请把我口袋里的手绢掏出来；我动弹不了……哎哟，天哪！天哪！为什么我要遭这种罪受呢？”

“给您手绢！您为什么要遭这种罪受，我现在就告诉您。您是个爱妒忌的人。天知道您根据什么像疯了一样四处乱跑，闯到别人家里，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年轻人！我可没有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

“住嘴！”

“年轻人，您没资格对我进行道德说教：道德上我比您强多了。”

“住嘴！”

“哎哟，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您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您把年轻的太太，一个胆小怕事的女人，吓得不知往哪儿藏才好，很可能会吓出一场病来的；您惊扰了一位备受痔疮折磨的可敬的老人，他眼下最需要的莫过于安宁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引起的？都是由于您心血来潮，想入非非，到处乱闯所引起的！您明白吗，您明白不明白您眼下的恶劣处境？您感觉到这一点了吗？”

“好吧，仁慈的先生！我感觉到了，但是您没有权利……”

“住嘴！什么权利不权利的？您明白不明白事情的结果可能是一场悲剧吗？那个钟爱妻子的老头儿要是看见您从床底下爬出来，他会气得发疯的，这您明白吗？噢，不，您不会造成

悲剧的！我想，当您从床底下往外爬的时候，任何看见您的人都会忍俊不禁，哈哈大笑的。我真希望能在灯光下看看您；您的样子一定非常滑稽可笑。”

“那么您呢？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样子同样很滑稽可笑！但愿我也能一睹您的尊容。”

“您怎么能够呢！”

“年轻人，想必您也有品行不端的劣迹吧！”

“啊！您也谈品行！您怎么知道我来这里是什么原因？我来这里是出于误会；我把楼层给弄错了。鬼晓得为什么要放我进来！看来她确实在等什么人来（自然不是您了）。我听到您那该死的脚步声，看见那位夫人慌作一团，我便钻进了床底下，加之当时屋里的光线又暗，我何必向您表白呢？您，先生，是个既可笑又爱妒忌的老头儿。知道我为什么不出去吗？也许您以为我害怕出去？不，先生，我只是因为同情您才待在这个地方，不然我早就出去了。喏，没有我您在这儿指靠谁呢？要知道，面对他们，您只能像个木头疙瘩那样傻待着，您对付不了……”

“不会的，为什么要像个木头疙瘩？为什么一定要像那东西呢？年轻人，难道您就不能打个别的什么比方吗？为什么我应付不了？不，我应付得了。”

“噢，我的上帝，这只小狗叫得挺欢呢！”

“嘘！嘿，实际上……就是因为您的废话太多。瞧，把小狗给吵醒了。现在我们可糟了。”

的确，女主人的小狗本来一直睡在屋角的一块垫子上，现在它突然醒了，闻到了生人气，直冲床下，叫个不停。

“噢，我的上帝！这条小狗真是可恶！”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小声说，“它会把我们两个都出卖的。它会使一切暴露无遗，使我们

原形毕露。瞧，又是一种惩罚！”

“可不是嘛，您如此胆小怕事，这种事就有可能出现。”

“阿米，阿米，过来！”女主人叫道，“ici，ici[1]。”

可是小狗不听她召唤，直冲伊万·安德列耶维奇扑去。

“怎么回事儿，亲爱的，为什么阿米什卡[2]总是叫个不停？”老头儿说，“那里一定是有老鼠，再不就是猫咪瓦西卡在那儿。难怪我总听见有打喷嚏的声音……原来瓦西卡今天感冒了。”

“老实躺着！”年轻人小声说，“别翻来翻去的！这样也许它就走开了。”

“仁慈的先生！仁慈的先生！！把我的手放开！您抓住我的手干什么？”

“嘘！住口！”

“发发慈悲吧，年轻人；它直咬我的鼻子！您想让我没有鼻子呀。”

接着又是一番争斗，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手这才挣脱了出来。小狗一个劲儿地大声狂叫；可是忽然间，它不再叫了，只听见一声尖号。

“啊唷！”夫人喊叫一声。

“恶棍！您要干什么？”年轻人小声说，“您把我们两个都给毁了！您抓住它干什么？我的上帝，你会把它掐死的！别掐，放开它！你这个恶棍！您不知道您干了这事后那女人心里会怎么想嘛！您要是把狗掐死了，她准会把我们俩捅出来的。”

但这时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已经什么也听不进去了。他抓

---

① 法文：过来，过来。

② 小狗阿米的爱称。

住小狗，为了自卫，一气之下他掐住了它的喉咙。小狗尖叫了一声便断了气。

“这下我们完了！”年轻人小声说。

“阿米什卡！阿米什卡！”那夫人喊道，“我的上帝，他们把我的阿米什卡怎么了？阿米什卡！阿米什卡！ici！噢，这些恶棍！野蛮人！天哪，我要昏倒了！”

“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老头儿叫道，从安乐椅上一跃而起，“你怎么啦，我的心肝宝贝儿？阿米什卡在这里呀！阿米什卡，阿米什卡，阿米什卡！”老头儿喊着，同时指头弹得咔吧咔吧响，嘴里啧啧有声，想把阿米什卡从床底下引出来。“阿米什卡！ici！ici！瓦西卡总不会在那儿把它吃了吧。应该把瓦西卡打出来，我的朋友；它呀，这个小滑头，总有整整一个月没有挨打了。你以为怎么样？明天我跟普拉斯科维娅·扎哈里耶芙娜商量一下。可是，我的上帝，你怎么啦？我的朋友！你的脸色发白，哎哟，哎哟！来人哪！来人哪！”

老头儿满屋子团团转。

“凶手！恶棍！”夫人叫道，跌倒在沙发床上。

“谁呀？谁呀？是谁在这儿？”老头儿大声喊叫。

“那儿有人，是外面进来的人！……在那里，在床底下！噢，我的天哪！阿米什卡！阿米什卡！他们把你怎么了呀？”

“哎呀，我的天哪，上帝呀！是些什么人！阿米什卡……不行，来人哪，快来人哪！谁在那里？谁在那里？”老头儿喊道，同时抓起一支蜡烛，探身到床下去。“谁在那里？来人哪，快来人哪！……”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躺在那里，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他身旁就是已经咽气了的阿米什卡的尸体。但年轻人盯住老头儿的每一个动作。忽然，老头儿绕到了另一侧，靠墙的一面，弯

下身去。就在这个当儿，年轻人趁老头儿在双人床那边查找不速之客的时候，突然从床下钻出，撒腿便跑。

“天哪！”夫人瞧一眼年轻人，低声说，“您究竟是什么人？我还以为是……”

“凶手还在那儿，”年轻人小声说，“阿米什卡的死，他是罪魁祸首！”

“啊唷！”夫人叫了一声。

但是年轻人已经跑出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哎哟！这里有人。这儿有谁的一只皮靴！”丈夫抓住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的脚叫道。

“凶手！凶手！”夫人大声叫道，“阿米！阿米！”

“出来，钻出来！”老头儿在地毯上跺着双脚，大声喝道，“钻出来！您是什么人？说，您是谁。天哪！真是个怪人！”

“是强盗！……”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看在上帝的分上！”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叫道，同时往外爬着。“阁下，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喊人来！阁下，请不要喊人来！这完全没有必要。您不能轰我出去！……我不是那号人！我就是我……阁下，这是一场误会！我现在就向您说明，阁下，”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哭诉道，“这全是当妻子的，我是说，不是我的妻子，而是别人的妻子闹出来的，因为我没有结婚，我只不过是……他是我的朋友，是我童年的伙伴……”

“什么童年伙伴！”老头儿跺着脚喊道，“您是个窃贼，是来偷东西的……根本不是什么童年伙伴……”

“不，阁下，我不是窃贼，我确实是我朋友的童年伙伴……只是不小心搞错了，进了另一个大门。”

“不错，我看见了，先生，我看见您是从那个门洞钻出来

的。”

“阁下！我不是那号人！您误会了。我是说，阁下，您大错而特错了。您看看我，好好瞧瞧，您就会根据某些特征和迹象看出我不可能是个窃贼。阁下！阁下呀！”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叫道，他双手摞着，把身子转向年轻的夫人。“您，夫人，请您谅解我……是我掐死的阿米什卡……但这不是我的错，确实，不能怪我……都是妻子的错。我是个不幸的人，是我在自讨苦吃！”

“请问：您自讨苦吃，关我什么事，说不定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根据您的情况判断，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但是，仁慈的先生，您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老头儿叫道，激动得浑身发抖；不过根据某些特征和迹象，他确实相信伊万·安德列耶维奇不可能是个小偷。“我来问您：您怎么到这儿来了？您倒像一名强盗……”

“不是强盗，阁下。我只是走错了门洞；我确实不是强盗！这都是因为我这个人忌妒心太重。我都讲给您听，阁下，坦诚相告，像对自己的父亲那样，因为看您这把年纪，我可以把您当做父亲看待。”

“什么这把年纪？”

“阁下！也许我这话伤着您的自尊心了？不过确实，这么年轻的夫人……而您这把年纪……阁下，看着都叫人高兴，真的，这样的夫妻……风华正茂……不过，请不要喊人来……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不要喊人……人们只会耻笑……我了解他们……就是说，我这样只是想说，我认识那些仆人们，阁下，我家里就有一些仆人，他们只会耻笑……一群蠢驴！大人……我，看来，并没有弄错，我是在跟一位公爵说话……”

“不，不是跟公爵说话，先生，我就是我……请不要用大

人的称呼来拍马屁。您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仁慈的先生？怎么来的？”

“大人，我是说，阁下……请原谅，我原以为您是一位大人。我看错了眼……想得不对……这种事经常有。您的模样太像科罗特科乌霍夫公爵了，我曾有幸在我的朋友普济廖夫先生家里见过他……您瞧，我也认识一些公爵，在我朋友家里也见过一位公爵，您可不能把我当做您认为的那号人。我不是小偷。阁下，请不要喊人来；喏，要是您喊来些人，结果会怎么样呢？”

“可您是怎么跑到这里的？”夫人喊道，“您是什么人？”

“是呀，您是什么人？”丈夫接上去说，“我心里还想，宝贝儿，是咱们的瓦西卡卧在床底下打喷嚏呢。原来是他。我说，你呀，一个好色之徒，整个一个色鬼！……您是什么人？快说！”

于是，老头儿又在地毯上跺起脚来。

“阁下，我不能够说。我要等您把话说完……我在聆听阁下伶俐机智的笑谈。至于我嘛，阁下，那不过是趣事一桩，让您见笑了。我全都会告诉您的。原原本本，不加解释，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请不要喊人来，阁下！请对我礼貌些……至于我刚才钻在床底下一事，这无足轻重……我不会因此而失掉自己的尊严。阁下！这是一个非常滑稽可笑的故事，”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喊道。他带着哀求的神情转向夫人道：“尤其是您，夫人阁下，真是让您见笑了！您亲眼目睹了一个忌妒心强的丈夫的表演。您看到我低声下气、卑躬屈膝的样子，我这都是心甘情愿的。当然，我掐死了阿米什卡，不过……我的上帝呀，我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是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我趁着夜色，阁下，我用夜色作掩护……都是我的错！阁下，请你们原谅！我低三下四地请求你们原谅！我只不过是一个备受侮辱的丈夫，仅此而已！阁下，请不要以为我是什么情夫，我不是情夫！要是我斗胆说一句的话，您的夫人是非常贤德的。她是清白无辜的！”

“什么？什么？您竟敢说这种话？”老头儿喊道，又跺起脚来。“您疯了，是不是？您怎么竟敢谈论起我妻子来了？”

“掐死阿米什卡的就是这个恶棍，杀手！”夫人泪水满面地叫道，“他还竟敢说这种话！”

“阁下，阁下！刚才是我胡说八道，”惊慌万状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喊道，“都是我胡说八道，没有别的！就当我是个疯子吧……看在上帝的分上，把我当成疯子好了……我以人格向您起誓，您一定会给我帮大忙。我真想向您伸出我的手去，可是我不敢……刚才我不是一个人，我是舅舅……就是说，我的意思是：决不能把我当做情夫……天哪！我又在胡说八道了……阁下，请不要生气，”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冲夫人喊道，“您是位夫人，您懂得什么叫爱情，——那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感情……可我算什么呢？我又胡说八道了！就是说，我是个老头儿，我的意思是：一个上了点年纪的人，不是老头儿，——我不能做您的情夫，做情夫的是理查逊，就是说，是勒夫列斯……我这是在胡扯；不过，阁下，您看得出，我是个有学问的人，我懂得文学。您在笑，阁下！我很高兴，我高兴能引起您发笑，阁下。噢，我真是高兴能引起您发笑！”

“我的上帝！这个人太可笑了！”夫人叫道，笑得喘不过气来。

“的确，这太可笑了，瞧他那个脏劲儿，”老头儿说，他见妻子笑了，自己也很高兴。“宝贝儿，他不可能是个窃贼。可

他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的确很奇怪！阁下，的确很奇怪，像小说似的！怎么回事？夜深人静，京都闹市，床底下钻了个人？可笑，怪事！很有点像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① 的样子。但是，阁下，这没有什么，这都没有什么。我都会讲给您听的……而对于您，阁下，我会送给您一条新的哈巴狗……一条漂亮的哈巴狗！毛长长的，腿短短的，走不了几步，一跑就被自己的毛绊倒了。只喂它白糖吃。阁下，我给您送来，一定给您送来。”

“哈——哈——哈，哈——哈——哈!”夫人在沙发椅上笑得前仰后合，“我的上帝，我简直要乐疯了！哎唷，这太可乐了!”

“对！对！哈——哈——哈！咳——咳——咳！是太可乐了，弄得那么脏，咳——咳——咳!”

“阁下，阁下，我现在感到无比的幸福！我本想把我的手伸给您，但是我不敢，阁下，我感到刚才自己的想法很不对头，但是现在我看清楚了。我相信自己的妻子是清白无辜的!我不该怀疑她。”

“妻子，他的妻子!”夫人叫道，眼泪都笑出来了。

“他结婚了！是真的吗？这我可从没有想到!”老头儿接上去说。

“阁下，妻子——都是她的错，也就是说，是我的错：我对她心存疑虑；我知道这里有一个约会，——在这儿楼上；我捡到了那个纸条，搞错了楼层，于是便钻到床底下去了……”

“嘻——嘻——嘻!”

---

① 是德国作家奥古斯特·符尔皮乌斯（1762—1827）的惊险小说《里纳尔多·里纳尔第尼》的主人公。

“哈——哈——哈！”

“哈——哈——哈！”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终于放声大笑起来，“噢，我真是幸福！噢，看到我们大家是这么和谐，这么幸福，实在令人感动！而且我的妻子完全是无辜的！我几乎完全相信这一点。阁下，肯定是这样，是吗？”

“哈——哈——哈，咳——咳！你知道，宝贝儿，她是谁呀？”老头儿最后说，止住了笑声。

“谁？哈——哈——哈！谁呀？”

“就是那个模样挺不错的，总是跟花花公子眉来眼去的那个女人。就是她！我敢打赌，那就是他老婆！”

“不，阁下，我相信不会是她，我深信不疑。”

“但是，我的上帝！您在浪费时间，”夫人叫道，并且不再哈哈大笑了，“您赶快去，赶快到楼上去吧。说不定您还能堵住他们……”

“真的，阁下，我立刻就去。但是我谁也堵不住，阁下；楼上不是她，这我早就相信。她现在正在家里！而这都怪我！只不过是心里忌妒，别的没有什么……阁下，您以为如何，难道我真的能当场堵住他们吗？”

“哈——哈——哈！”

“嘻——嘻——嘻！咳——咳！”

“去吧，去吧！等您回去的时候，一定过来给我们讲讲，”夫人叫道，“要么别过来了，最好明天上午带她一起来，我想和她认识一下。”

“再见，阁下，告辞了！我一定带她来；认识你们真是非常高兴。我感到既幸福又高兴，事情的结局是这样的出人意料，这样的美好。”

“还有哈巴狗！别忘了带来，最要紧的是把哈巴狗带来！”

“我会带来的，阁下，一定会带来，”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再一次跑进屋里，接过话茬说，因为本来他已经告别过了，走出了房门，“我一定带来。别提多漂亮啦！跟点心工人用糖果制作的一模一样。而且特别好玩：一迈步，就会被自己身上的毛绊倒。真的，就是这个样子！我还对妻子说：‘这算什么，宝贝儿，它总爱摔倒！’她说：‘是啊，多么可爱！’是用白糖，阁下，真的，是用白糖制成的！告辞了，阁下，非常非常高兴认识你们，非常非常的高兴！”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告辞后，走了出去。

“喂，您哪！仁慈的先生！请等一等，再回来一下！”老头儿冲已经走去的伊万·安德列耶维奇背后喊道。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第三次转了回来。

“我这儿一直找不着大公猫瓦西卡。您在床底下时没看见它吗？”

“没有，阁下，没看见；不过我倒很高兴能得一见，而且认为非常荣幸……”

“它现在正患感冒，总是打喷嚏，没完没了！应该揍它一顿！”

“没错，阁下，当然该揍；家畜离不开严厉惩教。”

“什么？”

“阁下，我是说，为了让家畜服服帖帖，必须得进行惩教。”

“啊！……喏，好了，好了，我就是为这个事儿。”

走到街上，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站了很长时间；他的心态是：好像他期待着自己马上会晕倒似的。他摘下帽子，擦去额头的冷汗，眯缝起眼睛，思之再三，然后迈步向家里走去。

回到家后，当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得知格拉菲拉·彼特罗芙

娜早已从剧场回来，而且已牙疼了很长时间，并且派人去请了医生，买了水蛭，现在正躺在床上等他回来时，他惊讶的样子就别提了。

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先拍了一下脑门儿，然后吩咐给他倒水洗脸，收拾干净后，末了才决定到妻子的卧室里去。

“您到什么地方游荡去了？瞧您像什么样子。什么脸色！您到哪儿去了？您像话吗，先生：老婆都快死了，可全城都找不着您。您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又满世界堵我去了？想拆散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跟谁约好的幽会吗？真不知道害臊，先生，您还算什么丈夫！很快人们就要指指戳戳了！”

“宝贝儿！”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答道。

但这时他感到非常尴尬，不得不伸手到口袋里去掏手绢，把已经开始说的话打断，后来又因为既找不到词汇，也没有心思往下再说了……因为当阿米什卡的尸体连同手绢从口袋里一起掉出来时，伊万·安德列耶维奇那种惊恐万状、毛骨悚然的样子就别提了！伊万·安德列耶维奇竟然没有注意到，当他万般无奈，被迫从床下钻出来的时候，出于无名的恐惧，心血来潮，竟将阿米什卡顺手塞进了口袋，心想这样可以销尸灭迹，隐藏罪证，从而逃避应有的惩罚。

“这是什么？”夫人叫道，“一只死狗！天哪！从哪里来的……您这是怎么回事儿？……您到哪里去了？快说，您到哪儿去了？……”

“宝贝儿！”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回答说，他的样子比阿米什卡的样子更加死相。“宝贝儿……”

不过，这里我们暂且把我们的主人公按下不表，——等到下次再说，因为另一段完全特殊、崭新的奇遇就要从这里开始了。先生们，所有这些灾难和命运的迫害，我们还有机会再

讲。但是请你们相信：忌妒——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激情，不仅如此：忌妒，甚至是一种不幸！……

诚实的小偷

（摘自无名氏札记）

一天早晨，我已完全收拾停当，正准备去上班的时候，我的厨娘、洗衣妇和女管家阿格拉费娜有事进来找我；使我不胜惊讶的是，她居然跟我攀谈起来。

在此之前，她只是个沉默寡言的普通女人，除了每天说两句有关中午饭菜的话外，六年来几乎没吐过只言片语。至少我没听见她说过别的什么话。

“先生，我有事找您，”她突然说，“您能不能把那个小房间租出去。”

“哪个小房间？”

“厨房旁边那一间。您知道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因为别人都招房客呗。明摆着的事。”

“有谁会租呢？”

“有谁会租！房客会租呗。明摆着的事。”

“我的妈呀，那里连张床都放不下，地方太小，谁会住那儿呢？”

“为什么要住在那儿！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他可以在凉台上活动。”

“哪个凉台？”

“您明知哪个，好像不知道似的！就是前厅的那个。他可以在那里坐，在那里缝补衣服，或者干别的什么事情。他还可以坐在椅子上。凉台上有一把椅子，而且还有桌子，什么都有。”

“他是怎样一个人呢？”

“一个阅历丰富的好人。他的伙食由我照料。房租、伙食费加在一起，一个月总共收他三个银卢布……”

我费了很大的劲儿，最后才弄明白：有那么个中年人，他说服了阿格拉费娜或是用什么方法使她同意他搬进厨房，当个搭伙房客。阿格拉费娜要是想干什么，那就非得办成不可，否则，我知道，她是不会罢休，让我安生的。一旦有什么事不合她的心意，她立刻就会变得忧心忡忡，闷闷不乐，而且这种状态一般要持续两三个星期。在这段时间内，她的饭菜会做得很糟，衣服丢三落四，地板也不擦，——总之，会出现很多不愉快的事。我早就发现，这个不爱说话的女人一向优柔寡断，没有主心骨。可是，一旦她那简单的头脑偶尔形成某种类似思想和主意的东西时，那就必须照办，予以满足，否则一段时间内就等于在精神上置她于死地。因此，我这个素来把个人安宁看得高于一切的人，当即就同意了她的意见。

“至少他得有个什么证件、身份证或别的什么东西吧？”

“那还用说！当然有了。人是大好人，又见过世面，答应出三个卢布。”

就在第二天，我那简陋的单人住宅里来了位新的房客；不过我倒没什么怨言，甚至还暗自感到高兴。一般说来，平时我离群索居，过的完全是隐士生活。我几乎没有熟人，也绝少出门。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养成了我蛰居斗室的习惯。但

是，十年，十五年，也许更长一些时间，这样遗世独处下去，跟这个阿格拉费娜朝夕相伴，住在这套单身住宅里，当然，这样的前景也未免太惨了点儿！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一位老实随和的人相依为伴——也算是上天赐福了！

阿格拉费娜没有撒谎：我的这位房客是那种阅历很深的人。从身份证上看，他是位退伍军人；这一点不用看身份证，从他脸上我一眼便能看出来。这很容易识别。我的房客叫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他在自己的一伙人中算是个佼佼者。我们相处得很好。不过最令人高兴的是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很会讲故事，他常常讲一些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我的生活一向单调乏味，有这么一个会讲故事的人，简直成了宝贝。有一次，他对我讲起一件过去的事，给我留下一些印象。不过这故事是在这样情况下发生的：

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阿斯塔菲和阿格拉费娜都有事出去了。突然我听见有人走进另一间屋子，而且我感到是个陌生人；我出去一看：前厅里果然站着一个不认识的人，他个头不高，穿一件外套，虽然此时已是秋季，但是天气已经很冷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找一位叫亚历山大的公务员，他住在这儿吗？”

“这里没这么个人，老弟；你走吧。”

“怎么看院子的人说他就住在这儿。”来访者说，一面小心翼翼地向门旁退去。

“走吧，走吧，老弟，快走吧。”

第二天午饭后，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正给我改试一件外套，这时又有人走进了前厅。我把门稍稍打开一道缝。

就是昨天那位先生。他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从容不迫地从衣架上取下我的上衣，往腋下一夹便走了出去。阿格拉费娜一

直看着他，目瞪口呆，没有打算去追回这件上衣。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急忙尾随窃贼跟了出去，十分钟后，他气喘吁吁地转了回来，两手空空。那人早已不见踪迹了！

“唉，真倒霉，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还好，总算把外套给我们留下了！不然我们可就惨了，这个骗子！”

可是这件事使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感到如此惊讶，以至看着他我竟忘记了被盗之事。他一直没有从这件事情中摆脱出来，老是放下手里的工作，一遍一遍地讲述刚才的事是怎么发生的；讲他怎么站在那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只差两步远的距离，窃贼如何把上衣拿走，为什么当时没有抓住他。讲完后，他又坐下来工作，不一会儿，他又放下手里的活儿；最后，我看见他去找那个看院子的人诉说，责备他竟让这种事发生在自己的院子里。过一会儿，他又回来责骂阿格拉费娜。然后再次坐下来工作，没完没了地嘟嘟哝哝，述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讲他怎么就站在那里，就在不远处，只有两步距离，而窃贼竟拿了上衣，扬长而去，如此等等。总之，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干活虽说是一把好手，但是他这个人总爱黏黏糊糊，婆婆妈妈的。

“我们完全被耍弄了，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晚上我对他说，同时递给他一杯茶；为了消闲解闷，我想再让他讲讲上衣被偷的故事，由于讲故事人反复讲述，而且讲得津津有味，听来很有些滑稽可笑。

“是被耍弄了，先生！就是旁观者也会感到愤怒的，真是太可恶了，尽管丢的不是我的衣服。而且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比窃贼更可气的了。有的人虽然游手好闲，不劳而获，但窃贼却在盗取你的劳动，偷走你在劳动中洒下的汗水和耗费的时间……呸，真是无耻之尤！叫人说都没法说，太气人了。可是

您，先生，丢了东西，怎么能不觉得痛惜呢？”

“是啊，阿斯塔菲·伊万内奇[1]，您说得很对，宁可把东西烧了也不能让窃贼偷去——那样未免太窝囊，太叫人不甘心了。”

“哪儿谈得上什么甘心不甘心哪！当然，小偷与小偷也不一样……先生，我就碰到过一件事，遇见一个诚实的小偷。”

“诚实的小偷！小偷怎么能诚实呢，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您说得对，先生！小偷怎么能诚实呢，没有的事！我只是想说，那个人样子看上去很诚实，可是他偷东西。我实在替他感到惋惜。”

“究竟怎么一回事，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是两年前的事了，先生。当时我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没有固定工作了，可是我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遇到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是在一家小酒店里遇到的。此人酗酒成性，行为放荡，终日游手好闲；早先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很久以前因为他饮酒无度而被开除了。是个没出息的家伙！他身上穿的天晓得是什么东西！有时候您不禁会想：他的外套里面是否还穿有衬衫；什么东西一到他手，都统统喝光。不过，他并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他性格温和，热情善良，不喜欢求人，总觉得心里有愧；唉，眼看着这个可怜虫嗜酒如命，总忍不住会递给他一杯，仅此而已。有一次我遇到了他，实际上是他主动找的我……这对我反正都一样。看他那副样子呀！他像狗一样死缠住你，你走到哪里——他跟着你到哪里；可总共我们才见过一次面呀，真是赖皮！起初，我留他在我那里住了一夜——唉，住一夜就住一夜吧，我看他的身份证没什么问题，人也还可

① 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在口语中常简化为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以！后来，第二天，我又让他住了一宿，接着，第三天他又来了，在窗台上一坐，就整整一天，最后又留下来过夜。唉，我想，他算缠上我了：供他吃，供他喝，还得留他住宿——我一个穷光蛋，反倒要养活一个食客了！而以前他也曾像缠住我这样经常去找一个职员，跟着他，形影不离，一起喝酒；后来那人变成了酒鬼，因为什么伤心事死了。而眼下的这个人叫叶梅利亚，也叫叶梅利扬·伊里奇。我思来想去：拿他怎么办呢？赶他走吧——我于心不忍，怪可怜的：唉，一个可怜巴巴、走投无路的人！而且，他总是不言不语，也没什么要求，只不过是坐在那里，像条小狗一样直盯盯地看着你。瞧，酗酒能把一个人毁成什么样子！我心里盘算着：我怎么对他说：'走吧，叶梅利扬努什卡[①]，快走吧，你待在我这里可不是个办法，你找错人了，我自己都快没吃的了，叫我拿什么养活你呢？'我坐在那里，心里直琢磨，我说完这话后他会怎么样呢？其实，我自己也想象得出，听了我的话，他会久久地看着我，长时间地坐在那里，好像一句话也没听明白的样子；末了，他总算弄懂了我的意思，于是从窗台上站起身，拿上自己的小包袱——就是我现在看见的那个破旧不堪的红方格包袱，天晓得里面都装些什么，而且总是随身带着——然后整理一下自己所谓的外套，尽量使它体面一些，暖和一些，不要让人看见那上面的破洞，——一个多么懂礼貌的人哪！再往后，他会打开门，满眼泪水，向楼梯走去。唉，总不能把人往绝路上推呀……我可怜起他来了！但是，转念一想，我自己又如何呢！我暗中寻思：等一等，叶梅利扬努什卡，你在我这里白吃白住的日子也不会长了；很快我就得搬走，那时你可就找不到我了。就这样，先

① 叶梅利扬的爱称。

生，我搬走了。当时，亚历山大·菲里莫诺维奇老爷（已经去世，愿他早升天国）还说：‘阿斯塔菲，我对你很满意，等着我们从乡下回来，我们不会忘记你的，还会雇用你的。’那时我在他家当管家，——老爷为人善良，可是当年他就去世了。就这样，把他们送走后，我带上自己的东西，还有一点钱，心想，这下我可以过上清静日子了。后来我找到一个老太婆家，租她房子的一个角落住下。而她也只有那么个角落闲着。她以前给人家当过保姆，现在一个人单过，靠养老金生活。我心想：‘现在好了，叶梅利扬努什卡，亲爱的，咱们总算分手了，你可找不到我啦！’可是怎么样，先生，您猜怎么着？晚上我回来的时候（我出去看望一个熟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叶梅利亚，他坐在我的箱子上，身边是那个方格布的小包袱，穿着那件所谓外套，正等着我回来呢……为了消磨时间，他还向老太婆要了本宗教方面的书，在手里倒拿着。到底还是让他给找到了！我真是万般无奈，束手无策。心想，唉，有什么办法。谁让我当初没把他赶走呢？我一上来就问：‘带身份证了吗，叶梅利亚？’

“这时候，先生，我坐下来开始琢磨：他，一个流浪汉，对我究竟能有多大妨碍？想来想去，觉得妨碍不大。我知道，他需要吃饭。那好，早上给他块面包，要是想就点什么，调调口味，那就买点葱头。中午给他的还是面包加葱头。晚上照样：葱头、克瓦斯[①] 加面包，要是他还想吃面包的话。如果碰上有菜汤，那我们俩可就要吃个饱上加饱了。我这个人胃口不大，而爱喝酒的人，大家知道，是不怎么吃东西的：只要有酒喝就行。我寻思着，他会把我断送在小酒馆里的，可是就在

① 俄国的一种清凉饮料。

这个时候，先生，我的脑子里又产生了另外一个念头，而且这念头紧抓住我不放。是这么个想法：一旦叶梅利亚真的走了，我的生活也就失去了乐趣……于是，我决心做他的保护人。我想，我能使他免遭灭顶之灾，让他把酒戒掉！我想：'先别走，叶梅利亚，好啦，就留下吧，不过，既然留在我这里，那就得听我的话！'

"于是，我自己想：现在我要开始教他干活，但这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得先让他休息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我要看一看，想一想，看你叶梅利亚适合于做什么工作。因为无论干什么工作，先生，首先得有干这种工作的本事。于是，我开始对他悄悄进行观察。我发现：叶梅利扬已是个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人了。先生，起初，我对他是好话说尽，左劝右劝，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你看你自己这副模样，总该动手收拾一下啦。不能再吊儿郎当了！瞧你身上那个破烂样儿，你那件所谓外套，说句不中听的话，真可以当筛子用；这多不好哇！该懂得羞耻了！'

"我的这位叶梅利扬努什卡一直坐在那儿，低着头，听我数落。先生，有什么法子呢！酒喝到这个分上，连舌头都变硬了，一句像样的话也说不出来。你跟他说东，他跟你扯西！他听我说着，听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

"'你叹什么气呀，叶梅利扬·伊里奇？'我问道。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别为我担心。今天有两个妇女，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在街上打架，一个妇女不小心把另一个妇女的一篮子酸果给打翻了。'

"'啊，后来怎么样了？'

"'那另一个妇女又故意把第一个妇女的一篮子酸果打翻在地，而且还用脚使劲地踩。'

“‘啊，后来怎么样了，叶梅利扬·伊里奇?’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只是随便说说。’

“‘没什么，只是随便说说。哎呀呀!’我想，‘叶梅利亚，叶梅留什卡[1]! 你把脑袋都要给喝丢了，玩丢了! ……’

“‘有一次，一位老爷的钞票掉在了豌豆街或是花园街。一个农夫看见后说：‘我的运气来了。’可这时另一个农夫也看见了，说：‘不，是我的运气! 我比你先看见……’

“‘后来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两个农夫打了起来，阿斯塔菲·伊万内奇。一个警察走过来，捡起钞票，交给了老爷，并且威胁两个农夫，说要把他们关进小木屋去。’

“‘喏，那又怎么样? 这里有什么教育意义吗，叶梅利扬努什卡?’

“‘我只是随便说说。大家都笑了，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你呀，叶梅利扬努什卡! 什么大家不大家的! 为了几枚铜钱你把自己的灵魂都出卖了。叶梅利扬·伊里奇，你知道我想对你说点什么吗?’

“‘什么? 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随便去找个什么工作吧，真的，找个工作吧。我说了上百次了，找个工作，该可怜可怜自己了!’

“‘找什么工作呢，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自己都不知道该找个什么工作；有谁会要我呢，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人家辞退你，叶梅利亚，是因为你太贪杯了!’

“‘今天小卖店的伙计弗拉斯被叫到账房里去了，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

① 叶梅利亚的爱称。

“我说：‘为什么叫他去，叶梅利扬努什卡？’

“‘这我就不知道了，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既然叫他，总是有事情喽……’

“我想：‘唉，叶梅利扬努什卡，我们两个人算完了！我们罪孽深重，上帝要惩罚我们了！’您说说，先生，对这种人有什么办法呢！

“不过这家伙还真机灵，没说的！他一直在听我说，听着听着，后来就不耐烦了，他一见我发了火，便拿起他的外套溜之大吉了——不知去向！他在外面游荡了一天，晚上醉醺醺地又回来了。谁给他的酒，他从哪儿弄的钱，只有上帝知道，反正这事不能怪我！……

“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这样下去可不行，这样你会把命送掉的！不要再喝了，听见了吗，别喝了！下次你要是喝醉酒回来，你就在楼梯上过夜好了；我不许你进来！……’

“听完我的数落，我这位叶梅利亚在家里一连坐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他又溜出去了。我等呀，等呀，一直不见他回来！说老实话，可把我吓坏了，同时又觉得他挺可怜的。我想，我对他怎么了？我吓住了他。唉，现在他去哪儿了呢？苦命的人？天哪，也许是走丢了！夜幕降临，他仍没回来。第二天一大早，我走进过道，一看，他竟然在这里过的夜。头枕在小台阶上躺在那里，人都快冻僵了。

“‘你怎么了，叶梅利亚？上帝保佑！你跑到哪儿去了？’

“‘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前两天您发了脾气，心情不好，说只许我睡在过道里，所以，我这就没敢进去，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就在这儿躺下了……’

“对于他，我真是觉得又可气，又可怜！

“我说：‘你呀，叶梅利亚，还是找个别的什么差事干干

吧。何必守着个楼梯呢！……’

“‘别的什么差事，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说：‘你这个人真没出息（我气极了），哪怕是学点缝纫技术也行呀。瞧你那件外套成什么样子了！全是窟窿，可以用它来打扫楼梯了！要是真知道廉耻，哪怕你拿根针把上面的窟窿补补也好。你呀，这个酒鬼！’

“你猜怎么着，先生！他当真拿起了一根针；其实我是跟他说着玩的，可他却当真急忙找了一根针，脱下外套，开始往针眼里穿线。我看着他，唉，一切还是老样子：眼睛红肿糜烂，双手颤抖，怎么也对不准针眼！他穿呀，穿呀，线总是穿不进去，他瞄来瞄去：一会儿湿点吐沫，一会儿用手指捻一下，——可是不行！他把针线一扔，两眼直看着我……

“‘唉，叶梅利亚，也真够难为你了！要是让别人看见，我会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我只不过是跟你这个实心眼人开个玩笑，刺刺你，才说那个话的……得啦，上帝保佑你，别受那个罪了！你就坐一边好好待着吧，别干那丢人现眼的事了，不要在楼梯上过夜，别让我跟着你丢人现眼！……’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自己也知道，我总是醉醺醺的，一事无成！……只会让您……我的恩人，白白地操心生气……’

“说到这里，他那发青的嘴唇忽然哆嗦起来，一滴眼泪沿着苍白的面颊流了下来，在他那未经修剪的胡子上抖动着；突然，我的这位叶梅利亚泪如泉涌……我的天哪！我心里像刀割一样。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多愁善感，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一点！谁能知道，谁会猜得到呢？……可我心里在想：‘不，叶梅利亚，我要离你远远的，让你像块破布似地随处飘荡！……’

“唉，先生，这还有什么好多说的呢！充其量是小事一桩，没啥意思，不值一谈；也就是说，您呀，先生，大概会说，这种事儿镚子儿不值，一文不给；可是我就不一样了，只要我有钱，我会给很多的，但愿这种事不再发生！先生，我曾经有一条马裤，质地优良，蓝底方格，漂亮极了，是一位外来地主向我订做的，后来他不要了，说太瘦了，于是就留在我这里了。我想，这可是件值钱的东西！在旧货市场上或许能卖到五个卢布，就是卖不了，我还可以用它给彼得堡的老爷们改做两条衬裤，剩下的布料还可以做个坎肩。要知道，对于我们这些穷哥儿们来说，什么东西都是宝贵的！而这期间叶梅利扬努什卡身处困境，日子很不好过。我眼见他头一天没喝酒，第二天也没喝，第三天仍然滴酒未进；他蔫头耷脑，有气无力，一副可怜相，坐在那里直发愁。唉，我想：‘老弟，你不是身无分文，便是改邪归正，脑子开窍了。’先生，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正遇上一个盛大节日。我去做晚祷，通宵达旦；回来一看——只见我这位叶梅利亚醉醺醺地坐在窗台上，一摇三晃。我想：‘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后来不知为什么我去开箱子，一看，马裤不见了！……我翻箱倒柜：仍不见踪迹！咳，我把所有地方都翻了个遍，还是没有，——急得我真是抓耳挠腮！我跑去问老太婆，一上来我就赖她，怪她，可是对于叶梅利亚，我连想都没有想，尽管他醉醺醺地坐在那里这个情况本身就是一种罪证！老太婆说：‘没有的事，先生，上帝保佑你，我要马裤有什么用呢，是打算穿呀还是怎么的？前几天我自己的一条裙子还被您的哥儿们拿走了呢……咳，反正这事我不知道，不晓得。’我说：‘有谁到过这里，什么人来过这里吗？’她说：‘谁也没来过，先生，我一直待在这里。叶梅利扬·伊里奇出去过，后来又回来了，就坐在那儿！你问他去。’

我说:‘叶梅利亚，你拿没拿我的新马裤做急需之用，就是外来地主订做的那条，还记得吧?’他说：‘没拿，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是说，我没有拿马裤。’

“真是怪了！我又开始翻找，翻来翻去，——还是没有找到！而叶梅利亚就坐在那里，摇来晃去。先生，我就蹲坐在他面前，俯身在那只箱子上；突然，我斜了一眼……好哇！霎时我满腔怒火，面红耳赤。这时叶梅利亚忽然也瞥了我一眼。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您的那条马裤……您可能这样那样想，但是我没有拿。’

“那它究竟到哪儿去了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他说：‘不知道，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压根儿没看见。’

“‘怎么可能，叶梅利扬·伊里奇，放得好好的，难道它自己会丢吗?’

“‘兴许它自己会丢，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听他说完，我立刻站起身，走到窗前，点着灯，坐下来缝衣服。我正给楼下的一个公务员改一件坎肩。可我自己心里十分窝火，堵得发慌。要是能把整个大衣柜扔进炉子里，一把火烧掉，也许我会感到松快一些。看来叶梅利亚觉察出我是真的发火了。这一点，先生，要是一个人干了缺德事，大难临头前他会有预感的，就像天上的飞鸟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就有预感一样。

“‘有这么件事，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叶梅留什卡开始说(他的声音在颤抖)，‘今天安季普·普罗霍雷奇医生跟马车夫的老婆结婚了……她丈夫几天前死了。’

“我嘛，只是朝他瞅了一眼，想必是恶狠狠的一眼……叶梅利亚心领神会了。只见他站起身，走到床前，开始在床边寻

找什么东西。我等候着——他摸索了半天，嘴里还自言自语说：‘没有就是没有，这东西能跑到哪儿去呢！’我静等着，看下一步他如何动作；我看见叶梅利亚蹲下身子，往床底下爬去。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说：‘叶梅利扬·伊里奇，您爬到床底下干什么呀？’

“‘看看马裤在不在这里，阿斯塔菲·伊里奇，没准儿掉到里边什么地方了。’

“我说：‘先生（我气鼓鼓地尊称他为先生），您这是何苦来呢，何必为了像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穷人劳驾费神，白白折磨您的膝盖呢！’

“‘算不了什么，阿斯塔菲·伊里奇，我没关系……找一找，说不定还能够找到呢。’

“我说：‘得了吧您……叶梅利扬·伊里奇，我告诉你吧！’

“他说：‘告诉什么，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说：‘难道不是你像小偷和骗子那样从我这儿偷走的吗？我好吃好喝地待你，你就这样报答我呀？’是这么回事儿，先生，我一见他当着我的面在地下爬来爬去的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

“‘不是我……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

“他说话的时候还在床下边趴着，他趴了很久，后来爬了出来。我一看：他的脸色像床单一样煞白。他站起身，在我旁边的窗台上坐了十来分钟。

“‘不是我，阿斯塔菲·伊万内奇，’他突然站起身，向我走来。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的样子可怕极了。

“他说：‘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您的那条马裤，我，确实没拿……’

“他浑身发抖，哆哆嗦嗦地用手指着自己的胸膛，他的声

音抖得非常厉害。先生，可把我吓坏了。我紧靠着窗子，呆若木鸡。

“我说：‘好啦，叶梅利扬·伊里奇，随您的便吧，要是我这个蠢人说了蠢话，冤枉了您，那就请您多多包涵。马裤的事就随它去吧，丢了就丢了，没有它我们也不是活不下去。托上帝的福，我们长有一双手，不偷不抢……也不向别的穷哥们儿那里伸，我们自食其力……’

“听我说罢，叶梅利亚在我面前站了很长时间；我看了一眼——他坐下了。整个晚上他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后来我就去睡觉了，叶梅利亚仍然坐在那里。第二天早上我一看，他就躺在光秃秃的地板上，身上裹着那件外套，缩成一团；他觉得太丢人了，没脸上床睡觉。唉，自打这以后，先生，我就很讨厌他，开始几天还非常恨他。打个比方说，就跟我自己的亲生儿子偷了我的东西一样叫我伤心透了，认为这是我的奇耻大辱。我寻思着：‘你呀，叶梅利亚，叶梅利亚！’可叶梅利亚呢，先生，一连两个星期，他一直不停地喝，就是说，纵酒狂饮，毫无节制。他早出夜归，两个星期里我从未听见他说过一句话。就是说，大概他心里有难言之苦，或者是在想方设法地折磨自己。末了，好了，不喝了，看来所有东西都叫他喝光了；于是又坐到了窗台上。记得他一直坐了三天三夜，一句话没说；突然，我看见他哭了。就是说，先生，他坐在那里，哭了起来，哭得可伤心了！简直像一洼泉水，他自己也不觉得眼泪在簌簌地往下落。先生，看着一个成年人落泪，特别是像叶梅利亚这样的老人伤心落泪，是叫人心里很不好受的。

“我说：‘你怎么啦，叶梅利亚？’

“我的话使他打了个哆嗦，身子一震。这是我打从那件事后第一次跟他说话。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上帝保佑你，叶梅利亚，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何必总像猫头鹰似的老坐着呢?’我感到他非常可怜。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不是为了那件事。我想随便找个活干，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那什么样的活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随便，什么活都行。也许找个什么差事，跟过去一样；我已经去找过费多谢伊·伊万内奇了……我不该惹您生气，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阿斯塔菲·伊万内奇，说不定能找着个事儿做，到时候一切我都会还您的，您的全部伙食费用，我都会还您的。’

“‘不要说了，叶梅利亚，不要说了；咳，有什么阴差阳错的——过去也就过去了！让它见鬼去吧！我们还是过我们的日子，一切照旧！’

“‘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您可能还认为那条马裤是……可是我实在没有拿……’

“‘咳，随它去吧；叶梅利扬努什卡，上帝保佑你！’

“‘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看来我不能再在您这里待了。请您多多原谅，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叶梅利扬·伊里奇，谁欺侮你了，谁要把你从这里赶走，难道是我吗?’

“‘不，不，我再住在您这里面子上也说不过去，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我，还是离开的好……’

“他真的生气了，老提那件事。我看着他。他果然站起身，把外套搭在肩上。

“‘你这是到哪儿去呀，叶梅利扬·伊里奇？要三思而行啊，怎么回事？到哪儿去?’

“‘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请多多原谅，不必挽留我（他又哭起来）；我不想再惹是生非了，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您现在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一样！而你却像个小孩子，不懂事，你一个人会出事的，叶梅利扬·伊里奇。’

“‘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您现在一出门总是把箱子锁上，我，阿斯塔菲·伊万内奇，这一切我全看在眼里，我真想大哭一场……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最好您还是放我一码，在和您共同生活的这段时间有什么对不住您的地方，还请您多多原谅。’

“有什么办法呢，先生？他就这样走了。我等了一整天，心想，晚上他会回来的，可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第三天仍然没有回来。我有点急了，辗转反侧，寝食不安，一时完全没了主意！第四天，我出去找他，跑遍了各家小酒馆，四处打听——音信全无，叶梅利扬努什卡杳如黄鹤！我想：‘是不是他的那条小命已经没了？也许现在已经醉死在篱笆旁的什么地方，像根烂木头似地躺在那里。’我回到家时，人已经麻木了。打算次日再去寻找。我痛骂自己为什么把这个傻瓜从我身边放走，让他出去乱闯。第五天（是个节日），天刚蒙蒙亮，我听见房门吱吱有声，一看，是叶梅利亚进来了；他脸色铁青，蓬头垢面，一副露宿街头的潦倒相，人瘦得像干柴似的；他脱下外套，坐在我身边的箱子上，眼睛直望着我。我很高兴，但我心里也更觉得难过。先生，原因在于：如果是我铸成了这人生大错，那么我，老实说，我宁愿像狗那样死去也决不会再回来的。可是叶梅利亚回来了！唉，不用说，眼看着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心里总是不好受的。我连忙问寒问暖，好言相劝。我说：‘咳，叶梅利扬努什卡，你能够回来，我非常高

兴。要是你再不回来，今天我就要到各个小酒馆去找你了。你吃过没有？'

"'吃过了，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得了吧，真的吃过了？正好，老弟，有点昨天剩下的菜汤，里面有牛肉，不是清汤；这儿还有葱头和面包。'我说，'吃吧，对身体不无好处。'

"我给他端过去，咳，我看他像三天没吃饭似的，——真是胃口大开。这就是说，他是因为饿急了才回来的。看着他那副可怜相，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我想：'算了，我到小酒馆去一趟，买点东西，让他高兴一下；只此一回，下不为例！我不再生你的气了，叶梅利扬努什卡！'我打回酒来，对他说：'叶梅利扬·伊里奇，为庆贺节日，我们喝一杯。想喝吗？酒还不错。'

"他伸出手，那样子真是垂涎三尺，但他刚要举杯，手一下又停住了；他稍停片刻，只见他举起酒杯，凑到嘴边，但这时酒却溅洒了他的衣袖。不行，他刚把杯子举到嘴边，立刻又放回到桌子上。

"'怎么啦，叶梅利扬努什卡？'

"'不，不，这酒，我……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不想喝点吗？'

"'我，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决心以后……不再喝了，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怎么，叶梅留什卡，你是打算彻底戒掉呢，还是光今天不再喝了。'

"他默不作声。只见他几分钟后两只手抱着脑袋。

"'怎么啦，叶梅利亚，病了吗？'

"'没什么，阿斯塔菲·伊万内奇，只是有点儿不舒服。'

“我扶他躺到床上。一看，情况确实不妙：脑袋滚烫，全身发抖，像得了寒热病似的。我守他一天，夜里病情加重了。我把黄油、葱头和克瓦斯拌在一起，上面撒点面包渣，给他吃。我说：‘你把这面包渣汤喝下去，说不定会好些的！’他直摇头，说：‘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今天午饭我就不吃了。’我给他煮了茶，把老太婆忙得昏头转向，——可是他的病情仍不见好转。我想：‘这下糟了！’第三天上午我去找医生。我认识一个叫科斯托普拉沃夫的医生，以前在我这儿住过。是我以前在博索米亚金老爷家的时候认识他的，给我看过病。医生来，看了看，说：‘不好，情况不好。本来你就没必要来找我了。要不给他开点药粉吧。’咳，那药粉我没有给他吃；我以为医生说的是玩笑话。可是转眼已经第五天了。

“先生，他躺在我面前，生命垂危；我坐在窗台上，手里还有活儿。老太婆在生炉子。大家都不吭声。先生，我为这个酒鬼操碎了心：好像我是在为亲生儿子送终似的。我知道叶梅利亚这时正在看着我，从早上起我就发现他有话想说，但是显然有所顾虑。最后，我望了他一眼，看得出：这个可怜的人的眼睛里充满了痛苦，他一直望着我，可是他一旦发现我在看他，立刻便垂下了眼睛。

“‘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有事吗，叶梅留什卡？’

“‘是这么回事，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比方说，要是把我的外套拿到旧货市场上，能卖很多钱吗？’

“我说：‘噢，不知道，可能会卖不少钱。或许能卖三个卢布呢，叶梅利扬·伊里奇。’

“若当真拿去卖，人家非但一个子儿不出，还会当面嘲笑你一顿，说你连这样的破烂货也拿出来卖！我只不过是对他这

样的糊涂虫随便说说而已，我了解他的怪脾气，全当对他的一种安慰。

"'而我在想，阿斯塔菲·伊万内奇，三个银卢布是会出的，东西是呢料的，阿斯塔菲·伊万内奇。既然是呢料，怎么只值三个卢布呢？'

"我说：'不知道，叶梅利扬·伊里奇，要是你想去卖，当然，一上来就得要三个卢布。'

"叶梅利亚沉默片刻，然后又开始说：'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问他：'什么事呀，叶梅利扬努什卡？'

"'我死后，请您把外套卖了，不要把它和我一起埋掉。我就这样躺着入土。那东西很值钱，兴许对您有用。'

"这时候，先生，我心如刀绞，难于言语。我看得出，临终前的痛苦在折磨着他。我们再次相对无言。这样过了一个时辰，我又看了看他：他仍在看着我，可是当我们的视线相遇时他又垂下了眼睛。

"我说：'你不想喝点水吗，叶梅利扬·伊里奇？'

"'好吧，阿斯塔菲·伊万内奇，上帝保佑您。'

"我给他倒点水。他喝了。

"他说：'非常感谢，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还需要什么吗，叶梅利扬努什卡？'

"'不，阿斯塔菲·伊万内奇，不需要什么了，可我，那条……'

"'什么？'

"'那条……'

"'什么那条，叶梅留什卡？'

"'马裤……那条马裤……当时是我从您家里拿走的……阿

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说：'噢，上帝会宽恕你的，叶梅利扬努什卡，你是个可怜人，够可怜的了！安心地去吧……'可我自己，先生，却黯然神伤，泪如雨下；连忙把脸转向一边。

"'阿斯塔菲·伊万内奇……'

"我一看：是叶梅利亚有话要对我说；他坐起身，用力撑着，嘴唇哆嗦……忽然，他满面通红地看着我……我蓦地发现：他的脸忽然又变白了，越来越白，霎时完全瘪了下去；他的头向后一仰，呼出一口气，当时就一命归天了……"

枞树晚会和婚礼

（摘自无名氏札记）

几天前我看了一场婚礼……哦，不！最好我还是给您讲讲枞树晚会[1]的事。婚礼举办得很好，我非常喜欢，但是另外一件事更有意思。不知什么缘故，我看着这场婚礼，心里想的却是那枞树晚会。事情是这样的：整整五年前的一个新年除夕晚上，我应邀去参加一个儿童舞会。东道主是一位实业界名人，他关系多，交游广，足智多谋，因此，可想而知，这次儿童舞会只不过是给那些为人父母者一个碰头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借此一聚，海阔天空地神聊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我是个局外人，没什么可聊的材料，因此，那天晚上我过得相当自由自在。当时还有一位先生，看来和我差不多，一人单过，也来参加这次家庭欢聚……他是我最先注意到的一个人。此人个子高高，体态消瘦，神情十分严肃，衣着相当考究。不过很明显，他对这些为人父母者和他们的家庭欢聚根本不感兴趣：他一有退到某个角落的机会，便立即收起笑容，皱起他那对又浓又黑的眉毛。在整个晚会上，除了主人，他没有一个熟人。看得出，他感到非常无聊，但他却强打精神，坚持到底，显出很

① 或译圣诞节晚会。

开心很满意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先生来自外省，他在首都有件非常紧要而又十分难办的事情要处理，他带着介绍信找到我们晚会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接待他完全不是出于conamore[①]，邀请他参加儿童舞会也仅仅是出于礼貌。晚会上没人请他玩牌，也没人向他敬烟，跟他交谈；也许他们打老远凭他那身羽毛就看出他是只什么鸟了，因此，我说的这位先生简直不知道两只手该放到何处，整个晚上他只好摆弄自己的连鬓胡子了。他的那把胡子的确长得非常漂亮。不过，他抚摸胡子时的那种全神贯注的样子，谁看了都肯定会想，世界上一定是先有胡子，然后才有胡子的主人来抚摸它。

晚会的主人有五个胖乎乎的男孩；除了这样参加他家庭喜庆会的这个人之外，还有一位先生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此公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他是位重要人物，名叫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位贵客，他对主人的态度一如主人对那位抚摸胡子的先生的态度。晚会的东道主夫妇对他殷勤款待，百般奉迎，把盏敬酒，关怀备至。他们把自己的客人一一向他引见，却从不把他本人引见给别的任何客人。我注意到，当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谈及晚会，说他很少这样愉快地度过今晚时光时，主人感动得简直热泪盈眶。不知为什么，在这样一位人物面前，我感到有些惶恐不安，因此，一看完孩子们的表演，我就走进一间小客厅；厅内空无一人，女主人的花亭几乎占了整个客厅的一半。于是我坐了下来。

所有的孩子都非常可爱，他们坚决不愿意模仿大人们的样子，尽管他们的家庭女教师和当妈妈的一再劝说。眨眼工夫，他们把枞树上的礼物抢了个精光，一块糖也不剩；在他们还没

① 意大利文：热情。

有搞清楚哪件玩具应当归谁的时候，其中一半的玩具已经被他们弄坏了。有一名黑眼睛的鬈发小男孩特别逗人，他总想用他的木头枪冲我射击；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个小男孩的姐姐，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她容颜秀丽，如花似玉，像一尊小爱神①，她温文尔雅，若有所思，苍白的脸色衬托着一对略显凸出的大眼睛。不知孩子们怎么惹恼了她，因此，她躲进我坐的那间客厅里，在一旁玩起她的布娃娃来。她父亲是一位有钱的包税商，客人们对他非常尊敬；这时候有人指着他窃窃私语，说他为女儿已经准备了三十万卢布的嫁妆。我转过身，想看一看那些对这事津津乐道的人们。我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身上。他背抄着手，头稍稍歪向一边，好像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这些先生们闲聊。后来，我不能不为东道主夫妇给孩子们分发礼物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而大为惊讶。已经拥有三十万卢布嫁妆的小姑娘得了一件最贵重的玩具娃娃。接下去分发的礼物，依次往下排列，根据这些幸运孩子父母们的级别高低而各得其所。名次排在最后的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瘦小单薄，满脸雀斑，一头红发，他只得到一本故事书，是讲述大自然的宏伟气势和伤心落泪一类事情的，没有插图，连故事头尾的小花饰也没有。他是主人家孩子家庭女教师的儿子；母亲居贫守寡，他自己则备受欺凌，终日胆战心惊。他穿一件粗布缝制的短上衣。拿到故事书后，他久久地在其他玩具跟前流连徘徊，他非常想跟别的孩子们一块儿玩耍，但是他不敢；很显然，他已经感觉到而且明白自己所处的地位。我非常喜欢观察孩子们。他们在生活中初次的独立表现极为有

① 即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被描绘成长着双翅、手握弓箭的裸体男孩。

趣。我发现那个红头发小男孩对别的孩子们的贵重玩具眼馋极了，特别是演剧游戏，他一定要争取在其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为此他决定投其所好，讨好他们。他赔着笑脸，跟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还把自己的苹果送给一个有点虚胖的男孩——那孩子用手帕包了一大包糖果点心。为了玩演戏时自己不被赶走，他甚至让一个孩子骑到他的身上。可是没多大一会儿，一个调皮鬼狠狠地揍了他一下，他没敢哭出来。这时候，家庭女教师，他的妈妈走过来，叫他不要妨碍别的孩子们游戏。于是他走进了小姑娘待的那间客厅。她让他来到自己跟前，于是两人郑重其事地替那个贵重的玩具娃娃梳妆打扮起来。

我在爬满常春藤的花亭里坐了约莫半个小时，听着红头发男孩跟拥有三十万卢布嫁妆的小美人关于玩具娃娃的低声切磋，我几乎要打起盹来了；这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走进屋来，他趁孩子们争吵不休的混乱场面，悄悄地离开了大厅。就在一分钟前我还看见他跟刚刚认识的那位未来有钱新娘的爸爸谈得非常热乎，他们在讨论一种职务比另一种职务到底孰优孰劣的问题。但现在，他站在那里，陷入了沉思；他扳着手指好像在计算着什么。

“三十万……三十万，”他喁喁低语，“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如此下去，到十六岁——还有五年时间！如果按百分之四的利息计算，一年就是一万二千，乘以五就是六万；再用这六万去……喏，比方说，五年之后，一共就是四十万。对！可问题是……他决不会只收取百分之四的利息的，这个骗子！他会收百分之八或者百分之十的利息的。这样就是五十，就算五十万吧，至少这个数是稳拿的，此外还有别的零七八碎，嗯……”

他盘算完毕，擤擤鼻子，正想迈出屋子，一眼瞧见小姑

娘，便止住了脚步。隔着一排葱郁的花盆，他没有看见我。我觉得当时他非常激动，可能是他算的那笔账对他发生了作用，也可能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反正他不停地搓着手，再也沉不住气了。当他站住脚跟，朝这位未来的新娘再瞧上果敢的一眼时，他激动的心情达到了 necplus ultra① 的地步。他本想趋前一步，但他首先向四周打量一下，然后，他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似的，踮着脚向小姑娘走去。他笑容可掬地走上前，俯身在小姑娘的头上轻轻吻了一下。小姑娘没料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惊叫起来。

“您在这里干什么呀，好孩子？”他轻声问道，同时向四周张望一下，摸了摸小女孩的脸蛋儿。

“我们在玩儿……”

“啊？跟他一起玩？”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斜了那男孩一眼。

“你还是到大厅里去吧，乖孩子。”他对那男孩说。

男孩默不作声，瞪大眼睛看着他。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再次向周围看了看，又躬身对着小姑娘。

“您玩的什么，乖孩子，是布娃娃吗？”他问道。

“是布娃娃。”小姑娘回答说。她紧皱眉头，有点害怕。

“是布娃娃……您知道这布娃娃是用什么做的吗，乖孩子？”

“不知道……”女孩子小声答道，使劲低下头去。

“是用碎布头做的，乖孩子。你还是到大厅里去吧，小家伙，找自己的伙伴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说，同时狠狠地瞪了那小男孩一眼。小姑娘和小男孩紧锁眉头，互相拉着手。

---

① 拉丁文：有“极限”、“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意思。

他们不愿意分开。

“您知道人家为什么送您这个布娃娃吗?”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问道。他的嗓音压得越来越低了。

“不知道。”

“是因为一周来您表现得非常之好，十分可爱。”

这时候，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激动心情达到了极点，他环顾左右，把声压得一低再低；激动和焦急使他几乎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用低得难以分辨的声音说道：

“我的宝贝姑娘，将来我到您父母那里做客，您会爱我吗?”

说完这些话，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还想再一次亲亲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但红头发小男孩一看小姑娘快要哭了，便一把拉住她的手，出于对她热切的同情，边说边哭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着实生气了。

“走开，从这儿走开，去去!”他对小男孩说，“到大厅里去！到那儿找你的伙伴们去!”

“不，我不要他去，不要他去！您走开，”小姑娘说，“不用您管他，不用您管!”她说，几乎要哭出来了。

这时门口传来了说话声，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连忙直起自己伟岸的身躯，心里吃了一惊。但红头发小男孩比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更感到害怕，他放开小姑娘，溜到墙边，悄悄地从客厅走进餐厅。为了不引起怀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也进了餐厅。他的脸红得像大虾，他朝镜子里望了望，好像自己也感到很难为情似的。他可能是后悔自己太鲁莽、太急躁了。也许是觉得他当初的如意算盘使他昏了头，经不住诱惑，操之过急，以致不顾自己的尊严和身份，决定像小孩子那样行事，开门见山，直扑自己的目标；也不想想要使这个目标成为真正

的目标，至少也还得五年的时间。我随这位尊贵的先生走进餐厅，看到一件咄咄怪事。气急败坏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正面红耳赤地在威吓那个红头发小男孩，孩子被吓得直往后退，不知道躲到哪里才好。

“走开，小坏蛋，你在这儿干什么，走开，走开！你想在这里偷水果呀，是不是？你是不是在这里偷水果来着？走开，小坏蛋，你这鼻涕邋遢的家伙，走开，找你的伙伴们去！”

小孩被吓坏了，情急之下，他想往桌子底下钻。这时，驱赶他的人满腔怒火，掏出自己的长麻纱手绢，用它抽打起躲在桌下忍气吞声的孩子。必须指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有点发胖；此人饱食终日，面色红润，粗腿肥臀，身体健壮，挺着个大肚子，一句话，如人们所说：结实圆溜，像只核桃。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红头涨脸，样子吓人。最后，他差不多肺都要气炸了，简直是怒不可遏（也许是醋意大发，谁知道呢）。我忍不住哈哈大笑。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转过脸来，虽说他身份不一般，却也自觉没趣，惭愧得无地自容。正在这时，主人从对面的门口走进来。小男孩从桌子底下爬了出来，拍去胳膊肘和膝盖上的灰尘。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的手一直还攥住手绢的一角，这时急忙用它来捂住自己的鼻子。

主人有些迷惑不解地看着我们三个；不过他是个老成练达、稳重务实的人，因而当即便抓住了与客人单独交谈的机会。

“是这样，那个孩子，”他指着红头发小男孩说，“我想请您帮助他……”

“啊？”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答应着，还没有完全恢复常态。

“他是我家孩子家庭教师的儿子，”主人用请求的口吻继续

说，“一个可怜的女人，寡妇，原是一个老实公务员的妻子；因此……要是能够的话……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

“哎呀，不行，不行，”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急忙叫道，“对不起，菲利普·阿列克谢耶维奇，不行，绝对不行。我打听过了：没有空缺；即使有，等着补缺的人也不下十来个，而且他们比这孩子的条件要更好……很遗憾，非常遗憾……”

“很遗憾，”主人重复说，“这孩子很腼腆，很安静……”

“我看他非常调皮，”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答道，神经质地撇了撇嘴。“走开，孩子，你站在这里干什么，找自己的伙伴去！”他转身对孩子说。

这时候，他似乎已经按捺不住了，用一只眼睛斜了我一眼。我也冲他放声大笑起来。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立即转过身去，用我能够听得相当清楚的声音问主人：这位古怪的青年是什么人？他们小声交谈了几句，走出了房间。随后我看见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一面听主人说话，一面怀疑地直摇头。

我笑够之后，回到了大厅。那位大人物正被各家的父母、男女东道主团团围住，他正在对一位他刚刚认识的太太眉飞色舞地讲着什么。那位太太拉住小姑娘的手；十分钟前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在客厅里刚刚找过这小姑娘的麻烦，现在，他对这位可爱小姑娘的美丽聪慧、贤淑典雅，倍加称颂，赞不绝口。他分明在讨好她的妈妈。当母亲的听了他的溢美之词，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的父亲的嘴边挂着微笑。主人见大家都很开心自然十分高兴，甚至全体客人都受到了感染，连孩子们的游戏也停了下来，以免妨碍大人们谈话。全场笼罩着恭敬肃穆的气氛。那位漂亮小姑娘的妈妈大受感动，后来我听见她字斟句酌地请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千万赏光，亲临舍下一聚；我听见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喜不自胜地接受了邀请。后来，

当客人们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各自离去时，我听见他们相互间对包税商夫妇、那位小姑娘，特别是对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啧啧称羡，大加褒扬。

“这位先生结婚了吗？”我几乎大声地询问我的一个站得离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最近的熟人。

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没有！”我的这位熟人回答说。他对我故意提出这样不恰当的问题十分恼火……

前不久，我经过某某教堂，见一大群人拥在那里，甚是奇怪。人们在谈论一起婚事。当日天色阴霾，细雨蒙蒙；我随着人群挤进教堂，看见了新郎。新郎官矮小墩实，脑满肠肥，大腹便便，穿着十分讲究。他跑前跑后，张罗应酬，安排指挥。最后，有人说：新娘到了。我挤过人群，看见一位绝色佳人；对她而言，第一个春天不过刚刚来临。但是这位美人面色苍白，神情忧郁。她看人的样子有些滞呆。我甚至觉得她的眼圈发红，不久前一定哭过。她面部每一根古典式的严整的线条给她的美带来一种雍容庄重的风韵。但是透过这种严峻和庄重的风韵，透过这种忧郁的神采，她孩提时代天真无邪的面容仍然依稀可见，一种绝顶稚气纯真、尚未成熟的少女风范，仿佛不言自明地默默为自己祈求着怜爱。

人们说她刚满十六岁。我仔细观察一下新郎，忽然发现他就是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已经整整五年没有见到他了。我朝新娘看了看……上帝呀！我赶紧从教堂里往外挤。人群里有人说，新娘很有钱，她有五十万卢布的嫁妆……而且光做衣服就花了多少多少钱……

“算盘打得可真精啊！”我想，一面往街上挤去……

白夜

感伤的浪漫史

（一个幻想者的回忆）

……也许，它来到世间只是为了

在你的心房而昙花一现？……①

伊万·屠格涅夫

① 引自伊万·屠格涅夫的《花》（1843）一诗，不够准确。原诗句为："须知它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能瞬息之间/与你的心紧密相伴。"

第一夜

这是一个奇妙的夜晚，亲爱的读者，这样的夜晚只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才会出现。满天的星斗，晴朗的夜空，抬头望去，你不禁会自问：难道各种各样脾气暴躁、性情古怪的人也生活在这同一个天空之下吗？这是个幼稚的问题。亲爱的读者，非常幼稚，但上帝却常常在您的心里引起这样的问题！……谈到性情古怪和种种脾气暴躁的先生，不能不使我记起自己一整天来所做的好事。从清晨起，我就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我忽然觉得大家都在遗弃我这个孤独的人，都在躲避我。当然，有人可能会问：这大家是指谁呀？因为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八年，几乎连一个熟人也没有。何必要结识朋友呢？没有朋友，整个彼得堡的人我照样全都认识；正因为如此，当全彼得堡的人行动起来，忽然都去别墅的时候，我感到这是大家在遗弃我。我害怕被单独一个人撇下。三天来我一直在城里犹豫徘徊，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无论是我来到涅瓦大街，走进公园，还是漫步河畔，几乎连一个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终年常见的人也看不到。当然，这些人并不认识我，可是我却认识他们。我很熟悉他们，几乎还仔细地研究过他们每个人的相貌——当他们兴高

采烈的时候，我欣慰地望着他们；当他们愁云满面的时候，我也闷闷不乐。有一个老人，我们几乎交上了朋友；我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总要在方坦卡街遇到他。他神态庄重，若有所思，总是在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左手不时地挥动，右手握着一根带有镶金头的多节长拐杖。他甚至也注意到了我，并表现出很关心我的样子。如果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内我没有来到方坦卡街这个老地方，我相信他一定会愁眉不展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几乎就要相互致意了，——尤其是当我们两个人心情都很好的时候。不久前，我们有整整两天没有见面，第三天相遇时，我们彼此都已经要脱帽致意了，幸好及时醒悟过来，垂下手，心照不宣地擦肩而过。我也认识这一幢幢的楼房。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每一幢楼房仿佛都跑在我的前面，张开所有的窗口望着我，似乎在说："您好，身体好吗？我嘛，托上帝的福，身体还好，5月份我这里将要再增添一层楼了。"或者是说："您身体可好？明天要给我大修缮了。"再不就是："我险些被烧掉，吓了我一跳。"如此等等。这些楼房中既有我特别喜爱的，也有我的良朋好友；有一幢楼房打算今年夏天交建筑师修葺。每天我总特意地去看一看——愿上帝保佑，可别修坏了！……然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幢漂亮的粉红色小楼的事。那是一座小巧玲珑的石头建筑，它总是那么亲切地望着我，傲视着周围那些笨头笨脑的邻舍；每当我从它旁边经过时，心里总感到十分高兴。突然，就在上周，我从街上走过时看了我这位朋友一眼，——我听到了一个抱怨的声音："把我涂成黄色了！"这批恶棍！野蛮人！他们什么也不放过：圆柱和飞檐都涂成了黄色，我的朋友变得像一只金丝雀。这件事几乎把我气炸了肺，至今我还没有勇气再去看望我那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

可怜的朋友——它完全被涂染成天朝帝国的颜色了①。

所以，亲爱的读者，现在您该明白我是怎样熟悉整个彼得堡了吧。

我已经说过，在我猜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以前，我已经苦恼了整整三天。在街上，我的情绪不佳，（这个没了，那个不见了，某某又不知到哪儿去了?）——但是在家里，我同样是六神无主。有两个晚上，我苦思冥想：我这个家里缺少什么吗？为什么待在家里这么不自在呢？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室内熏黑了的绿色墙壁，布满了蜘蛛网的天花板；这是玛特辽娜培育有方的结果。我仔细看过所有的家具，察看了每一把椅子，心想，毛病是不是出在这儿（因为即使有一把椅子摆的跟昨天不一样，我也会因此心神不定的）？我还察看了窗子，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心情丝毫没有好转！我甚至把玛特辽娜叫了来，就蜘蛛网和各方面的邋遢劲儿对她当面提出严厉的警告；但是她只是吃惊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便走了，因此蜘蛛网至今还安然无恙地挂在老地方。直到今天早上我才终于猜到了问题之所在。哎呀！原来他们是想从我身旁溜走，躲进别墅里去呀！请原谅我用了个不雅的字眼儿，但现在我实在顾不上再文绉绉的了……因为彼得堡所有的人，要么已经到了别墅，要么正待起程；因为每一位雇好了马车、衣冠楚楚的可敬的先生，在我面前摇身一变，立刻变成了令人尊敬的一家之长，在履行完日常公务之后，正在轻松地投入家庭的怀抱，到别墅去度假；因为每个过往行人的脸上此时此刻都现出一副很特别的神

① 指中国皇帝御用的黄色。1912年大清最后一位统治者宣统皇帝逊位前，中国的国旗就是绣着龙的锦黄旗，这种颜色只能为朝廷所专用。

情，仿佛对每一个遇到的人都要说："先生们，我们只是顺道经过这里，两个小时后我们就抵达别墅了。"窗门被打开了，起初，一只像沙糖一样白皙的纤细小手轻轻地拍打着窗子，然后，一位妙龄女郎探头窗外，招呼卖花人过去，——我当时就觉得，这些花只不过是随便买下而已，就是说，完全不是为了在令人窒息的城市住宅里享受一下春光和鲜花的美丽，因为他们很快就要到别墅去了，所买鲜花只是为了随身带走罢了。不仅如此，我已经在一项新的独特的发现中做出了这样的成就，即我只需看上一眼，就能够准确无误地指出什么人住在什么别墅。卡明岛和阿普捷卡尔岛上的人或彼得戈夫路的居民，都很讲究待人接物方面的礼貌、漂亮的夏季时装和进城用的华丽的马车。帕尔戈洛沃或更远一点的居民，初看上去则"给人"一种知书达理和庄重豁达的印象；十字岛上的访客则以他们恬静愉快的神态著称[①]。有时我看到一长串的马车夫，他们手握缰绳，懒洋洋地跟在车旁，车上各式家具堆积如山：桌子、椅子、土耳其式的和非土耳其式的沙发等家庭什物；最高处常常端坐着一位厨娘，身体虽然孱弱，但对老爷的家产却视若至宝，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般；有时我还看到满载家私的货船，沉重地沿着涅瓦河或方坦卡河朝黑河或岛上划去——大车和船只十倍百倍地从我眼前过去；看来一切都动了起来，车装船载地向别墅涌去；整个彼得堡眼看就要走空了，我心里感到很不

---

① 卡明岛一度属俄皇保罗一世（1754—1807）所有，后来很快变成了豪华别墅区，像彼得戈夫路一样，成了达官显贵们夏日休养的去处；阿普捷卡尔岛地区贵族气息少一些；十字岛——除白村大道（现在叫留希大道）——几乎完全被穿越森林的公园所覆盖，公园最后未能建成；夏日到帕尔戈洛沃去的人都是些并不富裕、生活很少有保障的人。

是滋味，既伤心又生气；我无处可去，也无缘住什么别墅。我愿跟每一辆大车而去，跟任何一位雇有车夫、仪表堂堂的老爷同往；但是没有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来邀请我；仿佛完全忘掉了我，好像他们压根儿不认识我似的！

我走了很久，像平常那样，全然不知道我是在什么地方。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来到了城门口。霎时间，欣喜之情油然而生，我越过栏杆，踏入麦田与草地之间，丝毫也不感到倦意。我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路上行人对我十分友善，他们简直就要向我脱帽致意了；人人都在为什么事而高兴，所有的人都口衔雪茄烟。我也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活，仿佛我一下子来到了意大利，——大自然的景色使我这个几乎被窒息在城内的体弱多病的人万分惊讶。

当春风化雨，大自然突然显示出其全部的威力，表现出上天赐予它的力量，到处芳草萋萋、鲜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彼得堡的自然风光着实有一种难于言表的动人情景……它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个身患肺病的羸弱女子；对于她，您也许时而惋惜，时而同情，有时干脆会忘记她的存在，但是她却会突然出现在您的面前——仿佛是某种偶然的巧合——犹如昙花之一现，奇风异彩，艳美俏丽，于是您瞠目结舌，飘飘欲仙，心中不禁问道：是何力量促使这双沉思哀伤的眼睛发出这火一般的光芒？是什么引起她苍白消瘦的面颊泛起绯红的润彩？使她那秀丽的面容这样热情奔放的又是什么？为什么她的胸部如此起伏异常？是什么东西在这位姑娘的脸上唤起了力量、生命和艳丽，使她变得如此容光焕发，笑容可掬？您环顾四周，好像在寻找什么人，您揣度、猜测……但是，这短短的瞬间一过，也许就在次日，您遇到的便仍然是忧心忡忡、无精打采的目光，同样苍白无神的面孔，同样温顺怯弱的举止，甚至是懊悔和为一时

感情冲动而导致的痛苦与烦恼的痕迹……您会为那一瞬间的艳美消失得如此之快且永不复归而引以为憾，为它如此飘渺虚无地在您的面前一闪而过而惋惜流连——您深为遗憾，是因为您甚至还没有来得及爱上她……①

但是我过的这一夜毕竟要比白天好些！事情是这样的：

我回城时天色已经很晚，我返回寓所时，钟已敲过十点了。我沿着河堤走去，这时岸边空无一人②。是的，我住在城角一个非常偏远的地方。我边走边唱，因为我心情舒畅的时候一个人总是要哼点什么，就像任何一个没有知心朋友的人遇到喜事、无人诉说的情形那样。忽然，我遇上一件万万意想不到的事情。

路旁的河边站着一位女子，她俯身于堤边的栏杆上，双肘支撑着身体，仿佛正聚精会神地凝视着浑浊的河水。她头戴一顶十分可爱的小黄帽，身穿一件十分动人的黑色披肩。我想："这是一位姑娘，而且肯定是个黑发女子。"她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当我屏住呼吸、心嘣嘣直跳地从她身旁走过时，她甚至连动都没有动一下。"奇怪呀！"我想，"显然，她在想什么事想得入迷了。"突然，我停下脚步，呆呆地伫立不动了。我听到一种低沉的啜泣声。是的！我没有听错：这位姑娘在哭！不一会儿，又听见她抽抽噎噎地低泣声。天呀！我的心紧缩成一团。不管我一见女人有多么羞怯，但是，要知道，遇到这样的时刻！……假如不是我知道"女士"这个词在所有俄国上流社会的小说中早已用滥了的话，我肯定会回转身去对她这

---

① 将彼得堡的自然景色和一个身患肺病的羸弱女子的形象两相映衬，进一步拓展了普希金的著名诗篇《秋》(1833)的意境。

② 《白夜》的故事发生在叶卡捷琳娜河畔，现在这条河叫格里鲍耶陀夫河。

样称呼的！正是由于我知道这一点，我才没有喊出“女士”来。但正当我想找个恰当用词儿的时候，这姑娘已经清醒过来；她向周围打量一下，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低着头匆匆地从我身旁沿河走去。我立即尾随过去，但是当她觉察出我在她身后时便离开河堤，穿过大街，沿人行道而去。我没有勇气过街去追她。我的心像一只被抓住的小鸟的心那样怦怦直跳。这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帮了我的大忙。

距这陌生女子不远，从人行道的对面，忽然走过来一位年纪不轻的穿燕尾服的先生，但是他走路的姿态与他令人起敬的年纪却很不相称。他摇摇晃晃地小心倚墙而行。这姑娘又害怕又着急，正像所有不希望深夜有人主动提出陪送回家的姑娘那样，她一个劲儿地疾步快走。当然，若不是我的命运指点这位跌跌撞撞的先生采取点非常办法的话，他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她的。突然，这位先生一句话没说，撒腿便跑，朝那陌生女子追去。姑娘一阵风似地疾步走去，但这位东倒西歪的先生还是追上了她；姑娘尖叫了一声……值得庆幸的是，这时我右手恰好握有一根漂亮的多节木头手杖，我迅速赶上前去，那位不速之客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默默地停住了脚步；只是在我们已经离开很远时，他才相当起劲地骂起我来。但他骂的话我们已经听不大清楚了。

“请把胳膊伸给我，”我对那陌生女子说，“这样他就不敢再来纠缠我们了。”

她默默地把手伸过来，由于紧张和害怕，她的手还在微微地颤抖。啊，这位不请自来的先生！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感激你呀！我偷眼瞧了她一下：这是一位非常可爱的黑发姑娘——我猜中了；她那黑黑的睫毛上还挂着晶莹的泪水——不知是由于刚刚的惊骇还是由于原来的痛苦。但是她的嘴角上已露出了笑

意。她也偷偷望了我一眼，羞涩地低下了头。

“瞧，您刚才何必要躲开我呢？假如有我在，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可是当时我不了解您：我以为您也是……”

“难道现在您就了解我吗？”

“稍稍有一点儿。比如通过刚才这件事吧。您为什么总是颤抖？”

“噢，您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兴奋地答道，我为这位姑娘的聪明而高兴：美貌从来不会妨碍这一点。“是的，您一下子便猜中了您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的确，我不否认，我一看见女人就很害羞，容易心慌意乱，就像几分钟前那位先生把您吓成那个样子……现在我都有点儿害怕。简直像一场梦，甚至做梦都没有想到会跟任何女人谈话。”

“是吗？当真这样？”

“是的。如果说我的手在发抖，那是因为我从来还没有被像您这样可爱的小手挽住过。我完全不会跟女人打交道；我是说，跟她们来往我总是不习惯；须知我独自一个人……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跟她们说话。即使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对您说了什么蠢话没有？请直率地告诉我；告诉您，我是不爱生气的……”

“不，没有，没有，恰好相反。如果您一定要我开诚布公的话，我可以告诉您，女人们非常喜欢男人的这种羞怯；您若想知道得更多一些的话，那我就告诉您，我也很喜欢这种羞怯，而且在我回到家之前，我决不会赶您走的。”

“经您这么一说，”我高兴得简直喘不过气来，“我的紧张心情马上就消失了，这样一来，——别了，我所有的手段！”

“手段？什么手段？为什么提到手段？这就不好了。”

“对不起，是我说走嘴了；可是处在这样的时刻，怎么能设想不会抱有某种希望呢……”

“希望讨人喜欢，是吗？”

“是的，是的，请看在上帝的分上，发发慈悲吧。您想想看，我是个什么人呢！要知道，我已经二十六岁了，可是我还没有跟任何人打过交道。这样我怎么能够谈吐机智、应酬得当呢？当一切都袒露在外的时候，这对于您会更好一些……我心里有话，嘴上就憋不住。是的，反正是一样……不知您信不信，我甚至连一个女人也没有结交过，从来都没有！没有任何交往！我每天只是幻想，幻想有朝一日总会遇上个什么人的。啊，您知道有多少次我就这样坠入了情网！……”

“是吗，爱上谁了？”

“谁也没有爱上，爱上的是一个理想，是我梦中的理想。我幻想出许许多多的恋爱故事。噢，您不会了解我的！是的，没有这些怎么能行呢，我遇到过两三个女人，但她们是什么人呢？尽是些女房东……也许您会发笑，但是我告诉您，有好多次我真想随便跟街上的什么贵妇人攀谈上几句，当然，这要趁她单独一人的时候；谈话要小心谨慎，诚恳热情；告诉她，我一个人快寂寞死了，希望不要将我赶开，我实在不善于跟女人打交道；我要让她明白，接受像我这样一个不幸者的祈求甚至是一个女人应尽的义务。最后，我全部的要求只不过是希望她能对我说两句带有姐妹情谊的同情的话，不要一上来就把我撵走，相信我，倾听我说的话；鼓励我，如果愿意的话，嘲笑我也行；我要的是一两句话，只要一两句话，哪怕从此以后我们永远不再相见都行！……您笑了……我说这些话，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

“请不要自寻烦恼；我笑您自己在跟自己过不去，您如果

想试一试，您肯定会成功的，即使在大街上也没有什么关系，也许话说得越简单越好……任何一个禀性善良的女子，只要她不蠢不傻，或者当时并非在气头上，决不会连这两句您祈求得到的话都不说就把您打发开的……不过，我算什么呢！当然，她会把您当成一个疯子。这是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的，我知道许多世人生活的情况！”

“噢，真是要谢谢您了，”我叫了起来，“您还不知道您现在为我做了什么呢！”

“好吧！好吧！但是请告诉我，您怎么知道我就是那种……呃……您认为值得结交的女人呢……一句话，您怎么知道我不是那种您所说的女房东那样的女人呢？为什么您决定向我走过来？”

“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您当时孤身一人，那位先生又过于放肆，再加上又是夜晚：您自己不觉得是一种义务吗……”

“不，不，在这之前，我还在那边的时候。您当时不也想向我走过来吗？”

“在那边的时候？不过我确实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您，我怕……您知道，我今天特别高兴；我一边走，一边唱；我到了城外，我从来还没有感到过这样的幸福。您……也许只是我的……感觉。请原谅我又提起这件事：我觉得您当时在哭……所以我……我听不得这个……我心里难受极了……天哪！难道我就不能关心您一下吗？难道同情您，对您怀有手足情谊就犯了大罪吗？……对不起，我说了‘同情’二字……是的，总而言之，难道我无意间想向您走去就得罪您了吗？……”

“别说了，够了，不要再说了……”姑娘说着，低下了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都怪我自己先提起这一点；但我高兴的是我没有看错您……不过，现在我已经到家了，我要拐进这边

的胡同了，离这儿只有两步远……再见，谢谢您……”

“难道……难道我们永不再见面了吗？……难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

“瞧您，”少女笑着说，“起初您只是祈求说两句话，可是现在……不过，我不能对您说什么……也许我们还会见面……”

“明天我还到这儿来，”我说，“啊，请原谅，我已经是在要求您了……”

“是的，您的性子真急……您几乎是在要求……”

“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我打断了她的话，“如果我对您说的话中又有什么不当之处，那就请您多多包涵。但是我要说的是：明天我不能不来。我是个幻想者，我很少有真实的生活，像眼下这样的时刻是非常难得的，因此我不可能不在幻想中重温这一时刻。我将整夜、整个星期、一年到头地梦想着您。明天我一定要来，一定在这个时间来到这个地方，我将幸福地回忆昨天发生的事情。这个地方已使我有一种非常亲切可爱的感觉，在彼得堡我有两三个这样的地方，甚至有一次我回忆时还落了泪，就像您……说不定十分钟前您也是因回忆而掉泪呢……对不起，我又有些忘乎所以了；也许以前某个时候您在这儿曾感到过特别幸福……”

“好吧，”少女说，“明天我大概会来的，同样是在十点钟。我发现我已经无法阻止您了……这就是问题之所在，我必须来到这里；您不要以为我是在跟您约会；告诉您，我来这里纯粹是为了我自己。不过……我直率地告诉您吧：如果明天您一定要来，那也不错；首先，也许明天还会发生像今天这样不愉快的事，但是这并不重要……总而言之，我只不过是想见见您……跟您说上一两句话。只是，这样您不会责怪我吧？您不

会想我怎么这样轻率地就跟人约会……本来我是要提出约会的……要不是……不过就让它成为我的一个秘密吧！只是话要说在前面……”

“说在前面！说吧，说吧，一切都预先说出来；我什么都同意，一切都接受，”我兴奋地叫起来，“我保证做到——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您是了解我的……”

“正因为我了解您，所以才请您明天再来，”少女笑着说，“我完全了解您。但您来的时候要有一个条件：首先（请您一定要遵守，我请求您这样——瞧，我说得很坦率吧），不许爱上我……请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喏，这是我伸给您的手……但是不许爱上我，我请求您这样！”

“我向您起誓。”我抓住她的纤手叫道……

“好了，不必发誓了，我早知道您会像火药一样爆发的。我这样说，请您不要见怪。如果您知道就好了……和您一样，我也是无亲无故，没有什么人可谈，有事也没人可商量。当然，总不能在大街上逢人便谈呀。不过您是个例外。我了解您，仿佛我们是二十年的老朋友了……不是吗？您不会骗我吧？……”

“走着瞧吧……只是还不知道我将如何熬过这尽管只一昼夜的时间呢。”

“好好睡上一觉，晚安，——要记住，我可是完全信赖您了。刚才您说得太好了，难道对于每一种感情，甚至姐妹情谊也都需要解释得清清楚楚吗！您知道这话您说得有多么好吗，当时我脑海里就闪过一种信赖您的念头……”

“我的天，信赖我什么呢？哪方面？”

“明天见，就让它暂时成为秘密吧。这样对于您会更好一些，虽然从旁看来很像是一部小说。也许明天我就会告诉您，

也许不会……今后我们还要在一起交谈，我们会更好地彼此了解……”

“啊，明天把我的情况统统讲给您听！我这究竟是怎么了？简直出现了奇迹……我的天，我这是在什么地方？请告诉我，难道您对于当初没有像别的女子那样大发脾气并把我赶走感到不满意吗？两分钟，仅仅两分钟的时间，您使我变得终身幸福。是的！是幸福；也许从此您会使我变得心境平静，消除我的疑惑……也许我能有这样的时刻……好吧，明天我一定都告诉您，您将了解一切，一切……”

“好，我很赞成；到时候您就讲吧……”

“好的！”

“再见！”

“再见！”

于是，我们便分手了。我漫无目的地走了整整一夜，我无心回家。我感到非常幸福……明天见！

第二夜

“喏，不是也熬过来了吗！”她笑着对我说，紧握着我的双手。

“我在这里已有两个钟头了，您不知道这一天我是怎样度过的！”

“知道，知道……不过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您知道为什么我要到这儿来吗？要知道，我可不是为了像昨天那样乱扯一通而来的。往后我们必须更明智地行事。昨天我对这件事想了很多。”

“在哪些方面，在什么地方更明智一些呢？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完全同意；可是，说实在的，我生活中所遇到的事再没有比眼前这件事更明智的了。”

“果真如此吗？首先，请您别把我的手握得太紧；其次，我要告诉您，关于您，今天我考虑了很久。”

“那么结果如何呢？”

“结果如何？结果是一切必须重新开始，因为想来想去，我觉得至今对您还是一无所知，我昨天的行为像个孩子，像个小女孩；自然，事情弄成这样，都怪我这颗善良的心了，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剖析自己的时候，最后总是由我自夸一番。

因此，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我决定要详细了解您的一切。但由于您的情况无从查问，那么您就必须将自己的一切情况，全部详细内容，统统都讲出来。比如说，您是怎样一个人？说讲就讲——开始吧，把您的故事都讲出来。”

“故事！”我叫道，不觉吓了一跳。“故事！谁告诉您说我有故事？我没有故事……”

“没有故事您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呢？”她笑着打断了我的话。

“任何故事也没有！我的生活，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就是说，孤身一人——一个人，完全是一个人——您懂吗，什么叫一个人？”

“怎么能一个人呢？就是说，您从未见到过别的人吗？”

“噢，不，见还是见到过的，不过，一个人毕竟是一个人。”

“怎么，难道您跟任何人都不说话吗？”

“严格地说，跟谁也不说话。”

“那么您就说说究竟您是怎样一个人吧！等一等，我猜猜看：您大概和我一样，有一个老祖母。她双目失明，因此这辈子哪儿也不让我去，所以我几乎连怎么说话都忘记了。两年前，她嫌我顽皮，不好管教，便把我叫到身边，用别针把我的衣裙同她的衣服别在一块儿，——我们至今一直这样整天地坐着，尽管她眼睛看不见，但是还在织袜子，我就坐在她身边，缝点什么或念书给她听——这种古怪的习惯已经有两年了，我一直被她用别针别在一起……”

“哎呀，我的天，多么的不幸！可是我没有这样一个祖母。”

“既然没有，那您为什么老是坐在家里呢？……”

“听我说，您想知道我是怎样一个人吗？”

“是的，是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吗？”

“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

“好吧。我是一个怪人。”

“怪人，怪人！什么怪人？”姑娘叫了起来，她哈哈大笑，仿佛整年都没有笑过似的。“跟您在一起谈话真有意思！瞧，这儿有一条长凳，我们坐下谈吧！这里没有人来，谁也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开始讲您的故事吧！别再说您没有故事可讲了，因为您有，您只是在瞒着罢了。首先，您说说，什么样的人才是怪人？”

“怪人？怪人——是一种异乎寻常的人，一种滑稽可笑的人，”我回答说，同时自己也随着她那稚气的笑声哈哈大笑起来。“是这样一种个性。您听我说，您知道幻想者是怎样的人吗？”

“幻想者！怎么不知道呢？我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幻想的人！有时候坐在祖母身旁，什么想法不往脑子里钻哪。只要我一开始幻想，就非常入迷——简直就要嫁给中国的王子了……要知道，有时候这样也不错——幻想嘛！不过，也可能不是这样，天晓得！尤其是当你心里有事，即使不幻想脑子里也有东西考虑的时候。”少女补充说。这时她的神色显得相当严肃。

“太好了！如果您嫁给了中国的皇帝，您就会完全了解我的。噢，您听我说……但是请等一下，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呢？”

“终于想起了！想起得够早的呀！”

“哎呀，我的天！我压根儿就忘记问了，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我叫娜斯琴卡。"

"娜斯琴卡！就这？"

"就这！难道您觉得还不够吗，您这个不知足的人！"①

"不够？够了，够了，相反，甚至已经很够了；娜斯琴卡，您真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既然您对我一上来就自称叫娜斯琴卡！"

"您说对啦！那又怎样！"

"好吧，娜斯琴卡，您听我讲这样一个可笑的故事吧。"

我坐在她身旁，摆出一副拘谨严肃的姿态，开始像念稿子似地讲起来：

"娜斯琴卡，您不知道，彼得堡有一些角落相当古怪。照耀全彼得堡人的太阳仿佛从来都照不到这里，照耀这地方的是另外一个太阳，仿佛是专门为这些角落而设置的一个新的太阳，发出与众不同的特别的光辉。亲爱的娜斯琴卡，这里的生活仿佛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跟我们周围的生活大不相同，这样的生活只可能存在于天涯海角某个神秘莫测的王国里，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个严肃又严肃的时代。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大杂烩，其中有某种纯粹出于幻想的、热心向往的东西，同时也夹杂着（喔，娜斯琴卡！）某种灰色的、平庸乏味的东西——如果不说是极其庸俗的话。"

"哎呀！我的天哪，这样的开头！您讲的是什么呀？"

"听着，娜斯琴卡（我叫您娜斯琴卡好像永远都叫不够），请听我说，这种地方居住一些怪人——幻想者。如果要仔细下

---

① 娜斯琴卡是小说女主人公的小名。一个姑娘对一位素不相识的男子只说自己的小名，这是对他怀有好感的一种表示，所以他一听，不禁喜出望外。

个定义的话，幻想者——并不是人，懂吗？是某种中性的生物，大都栖居在某个不易接触的角落，深居简出，甚至怕见阳光；一旦他回到自己的住处，便同他那个角落很难分开了，——他很像蜗牛，至少在这个方面很像那种人称乌龟的有趣的动物，它的躯体与外壳是连接在一起的。他室内的四壁一定要涂成绿色，加之长期受到难以忍受的烟草的熏燎，看上去污秽阴暗，死气沉沉；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他如此喜爱自己这方寸之地呢？为什么当他的为数寥寥的朋友中有人来探望时（最后他弄得朋友们绝少登门），这位可笑的先生自己表现得那么狼狈，那么惊慌失措呢？仿佛他刚刚在屋内犯了什么大罪，伪造了钞票或写了一首歪诗准备寄给一个刊物，并且附上一封匿名信，说真正的诗人已经死去，他的朋友认为把死者的诗发表出来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娜斯琴卡，告诉我，为什么这两个人怎么也谈不起来？为什么这位在别的场合能说会道，喜欢谈论女人和其他有趣话题的朋友一来到这里就显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了呢？最后，为什么这位也许是不久前才认识的朋友的首次来访——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第二次的，来访者下次决不会再来了——一看见主人慌张的面孔便会感到局促不安，举止木然，不管来访者的头脑有多么机敏（如果他真的很机敏的话），而主人自己则首先就显得非常尴尬，茫然不知所措了呢？主人方面为使谈话变得自然而有生气，表现自己深谙上流社会的规矩，便也大谈其女人经；他希望用这种温顺随和的态度哪怕能够取悦于这个访问他访问错了人的可怜虫也好；但是在他做了这番巨大而徒劳的努力之后，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主意，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最后，为什么客人会忽然想起实际根本不存在的急事，抓起帽子，匆匆告退，敷衍了事地把手从千方百计想表示歉意和挽回所失的主人的热情握手中抽出

呢？为什么这位朋友一走出门便哈哈大笑，决心再也不来看这个怪人了呢？——尽管这怪人实际上是个顶好的人。与此同时，这怪人却无法抛弃幻想这个小小的嗜好，他把刚刚同自己见面谈话的那位客人的面孔和一只不幸的小猫的神态作一番比较——即使二者实际上相去甚远。这只小猫被孩子们拖来拖去，他们吓唬它，百般欺凌它，恶作剧地拿它当猎物，千方百计地捉弄它，最后使它不得不逃离他们，躲藏在桌下的暗处，久久地待在里边，竖起背上的毛，发出呜呜的叫声；它不停地用两只前爪洗刷自己那副备受委屈的嘴脸，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敌视自然和生命，甚至对于怀有同情心的女管家从老爷的饭桌上专门扔给它的食物也抱着这种敌视的态度。”

“请听我说，”娜斯琴卡打断了我的话，她在听我叙述的时候惊讶得睁大了眼睛，张开了口。“听我说：我完全不知道您讲的这些事从何而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您向我提出这些可笑的问题；但是我所知道的大概是：这种种离奇古怪的事肯定与您本人有关，字字句句都有关。”

“毫无疑问。”我极其严肃地答道。

“好，既然是毫无疑问，那就请继续讲吧，”娜斯琴卡答道，“因为我很想了解事情最后的结局如何。”

“您很想了解，娜斯琴卡，了解我们的主人公在自己那个角落里都干些什么，或者干脆就说我——因为整个这件事的主人公就是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都干了些什么；您想知道为什么我会被这位不速之客的造访弄得一整天都惊慌不安、六神无主吗？您希望了解为什么当我的房门被打开时我会那么慌张与脸红吗？为什么我不去好好地款待客人而却被自己的殷勤好客弄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吗？”

“没错，没错！”娜斯琴卡答道，“正是这样。您听我说：

您讲得太好了，能不能想个办法，不要讲得这样美妙动听？不然您讲的就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了。”

“娜斯琴卡！”我用庄重而严肃的口吻答道，几乎笑出声来。“亲爱的娜斯琴卡，我知道我讲得很出色，但是——非常抱歉，换一个讲法我却不会。亲爱的娜斯琴卡，现在我好比所罗门王的那个妖魔①，千百年来被封装在胆形瓶内，加盖七道封印，但是胆形瓶现在终于启封了。亲爱的娜斯琴卡，经过这样长久的分离我们终于又相见了——因为我早就认识您，娜斯琴卡，因为很久以来我就在寻找一个人，而这正好表明我寻找的恰巧是您，我们此次相遇是命中早已注定了的，——现在我脑子里的上千道闸门已经打开，我应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讲个痛快，不然我会被憋死的。好了，娜斯琴卡，请您不要打断我的话，安安静静地听我叙述，否则我就闭口不讲了。”

“不，不！千万不要这样！您讲吧！我现在一句话也不说了。”

“我继续往下讲：娜斯琴卡，我的朋友，在我的一天中，只有一个钟头我特别喜欢。那就是当一切事情、公务和本职工作处理完毕的时候，这时大家都急于回家吃午饭，躺下休息；在这个当儿，在路上，他们会想出许许多多跟黄昏、夜晚和一切闲暇时间有关的欢乐有趣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们的主人公——还是让我用第三人称讲吧，娜斯琴卡，因为用第一人称

① 指《一千零一夜》中《渔夫的故事》，讲一个老渔夫打鱼时捞上来一个胆形黄铜瓶，瓶口用锡封着，盖有所罗门的印章。渔夫好奇，打开瓶口，只见一股青烟冲天而起，变成一个魔鬼。他要杀死渔夫。渔夫急中生智，对魔鬼说他不相信这小小的铜瓶怎能容得下他硕大的身躯，魔鬼表演给他看，又钻进了瓶内，渔夫急忙又用所罗门的印章将瓶口封住，收禁了魔鬼。

讲太难为情了——好，我们的主人公这时也没有闲着，他跟随在这帮人身后；但他那苍白的、仿佛布满皱纹的脸上表现出某种心满意足的古怪神情。他仰望彼得堡寒冷的天空，注视着正在慢慢消失的晚霞，心里并非无动于衷。我说注视，其实是言不由衷：他不是在注视，只是随便看看，就像一个身体十分疲倦或者此刻正专注于另外更有趣的事情的人对周围事物所能分心时那样，只不过是瞥上一眼，而且几乎完全是漫不经心的。他感到非常满意，因为使他伤脑筋的事情明天就要结束了，他高兴得像一名逃离课堂去做心爱游戏和玩耍的小学生。娜斯琴卡，请您从旁望他一眼，这样您就会看到，欢乐的心情对他那衰弱的神经和病态的狂想已经发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不，他正在想什么……您以为他是在考虑午饭吗？在考虑今天晚上的事吗？他在看什么呢？是看那个正在向这位坐着漂亮马车从旁飞快驰过的太太致意的衣冠楚楚的绅士吗？不，娜斯琴卡，眼下他顾不上这许多琐碎事了！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他忽然变得富有起来，无怪乎连夕照余晖也这么欢乐地对他闪耀，使他那颗温暖了的心百感交集，浮想联翩。现在他几乎根本不注意那条往日连最细小的事情都能使他大为诧异的街道了。现在，‘幻想女神’（亲爱的娜斯琴卡，假如您读过茹科夫斯基[①] 的作品的话就会明白）已经用她那巧夺天工的双手织好了金色的基底，开始向他展示出一副空前美妙的生活图景，——谁能知道，也许女神妙手一挥，就会把他带进七重水

① 瓦·安·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诗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早期作品感伤主义情调浓重，后来成为俄国浪漫主义创始人之一。这里所提“幻想女神”出自茹科夫斯基所译歌德的《我的女神》（1780）一诗。

晶天国[①]，然后沿着漂亮的花岗石通道走去。现在您不妨试试，突然把他叫住，问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走过了哪几条街？——他大概什么也不记得，既不知道经过了什么地方，也说不出眼下站在什么地方，——这一问不打紧，准能把他窘得满面通红；为了顾全面子，他一定会向问者撒谎。无怪乎有位可敬的迷路的老太太在人行道上叫住他向他问路的时候把他吓了一跳，他当时几乎叫了起来，前后左右地仔细察看。他一筹莫展，急得双眉紧锁，继续向前走去，甚至没看见路上行人望着他发出的微笑；一个小女孩睁大眼睛，望着他那若有所思的笑嘻嘻的面孔和手势，胆怯地给他闪开一条路，转而跟在他身后放声大笑。但是他那自由奔驰的幻想已经将老妇人、好奇的路人、嬉笑的小女孩和把船停泊在方坦卡河上就此过夜的农夫们（设想我们的主人公此时正在沿河走去）紧紧抓住，将所有这些人和物一股脑儿地编织在一大块布面上，如同苍蝇被粘在蜘蛛网上一样；怪人带着这新的收获回到了自己的安乐窝，然后坐下来午餐，一直到饭毕很久，当永远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的玛特辽娜来伺候他，给他收拾好桌子，把烟斗递给他，这时，他这才清醒过来，才十分惊讶地想起自己已经完全吃过了午饭。他简直不知道这顿饭是怎样吃的，这时屋子里已经暗了下来，他有一种空虚与忧愁的感觉；整个幻想王国在他的身旁瓦解了，没留痕迹，也没有声响，像一场梦幻；可是他又不记得自己究竟梦见了些什么。他内心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如泣如诉，隐隐作痛，他感到胸中很不平静，有一种新的欲望在

① 即极乐世界。出自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的《论天》一文，该文认为，宇宙间的诸多行星是由七个固定的水晶球所支撑。

诱惑着他，激发着他的幻想，不知不觉引出一系列新的幻影。小屋内一片寂静，悠闲与懒散的生活给幻想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它轻轻地泛起，慢慢地沸腾，犹如年老的玛特辽娜的咖啡壶里的水一样——玛特辽娜不声不响地在邻近厨房里张罗着，正忙于煮自己拿手的咖啡。就在这当儿，幻想就像火花那样，已经渐渐地迸发了出来；瞧，我们这位幻想家漫无目的信手拿起的那本书还没有读到第 3 页，便从他的手中掉了下来。他的幻想重又酝酿成熟并开始紧张地活动起来；这时，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迷人的生活突然又展现在他的面前，奇风异彩，锦绣前程。新的梦幻——新的幸福！新服下的蜜香精雅的毒品！噢，对他来说，我们的现实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在他那有失公允的眼睛里，娜斯琴卡，我们大家的生活都很懒散，终日无精打采；在他看来，我们对自己的命运是多么的不满意，对自己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苦恼哇！不过，初看上去的确也是这样，我们彼此间都很冷淡，板起面孔，仿佛互相有一肚子的怨气……'可怜的人们！'——我们的幻想家思忖道。他的想法并不奇特！请看看那些神奇的幻影吧，它们是那么迷人，那么奇妙；他面前呈现的真可谓是茫无涯际的奇妙景色，生机盎然，意气风发；显要之处，自然是作为尊贵人物出现的我们的幻想家本人独领风骚了。请看看那变幻多端的奇遇吧，看看那令人神往的永无止境的梦幻吧！您也许会问，他在幻想什么呢？何必动问这些呢！真是应有尽有……关于当初不被人承认、后来一举成名的诗人的作用；关于同霍夫曼① 的友情；

---

① 恩·台·阿·霍夫曼（1776—1822），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作曲家和画家，他的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常常把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常常具有神秘色彩。

巴托罗缪之夜[1]，狄安娜·凡尔侬[2]，攻占喀山时伊凡·瓦西里耶维奇[3]的英雄作用，克拉拉·毛勃雷[4]，埃菲·迪恩斯[5]，主教会议[6]和胡斯[7]在他们面前的情形，《恶魔罗勃》[8]中的死人复生（记得那音乐吗？散发出一股墓地的气味），《米娜》和《勃伦达》[9]，别列津那河上的战役[10]，在伏·达·伯爵夫人家朗诵诗歌[11]，丹东[12]，《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

---

① 亦称圣巴托罗缪惨案。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节前夜），巴黎天主教大规模屠杀胡格诺教徒的事件。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朝遗事》对这次大屠杀做过描写。

②④⑤ 狄安娜·凡尔侬、克拉拉·毛勃雷、埃菲·迪恩斯均系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笔下的人物。

③ 这里指伊凡四世（1530—1584）。他原系莫斯科大公（1533年起），1547年改称沙皇，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沙皇，号称伊凡雷帝。他从16世纪40年代起，实行司法和行政管理改革，先后征服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实行沙皇特辖制。

⑥ 16—17世纪俄国为解决宗教教义、教规、教会管理等问题而召集的高层宗教会议。

⑦ 扬·胡斯（1371—1415），捷克民族英雄，宗教改革思想家。反对德国的封建强权，主张建立独立于天主教的民族教会，1415年被康斯坦茨教长会议判处火刑烧死。

⑧ 梅耶贝尔（1791—1864）创作的歌剧，公演时轰动乐坛，他因此享誉国内外。梅耶贝尔原名是雅各布·里浦曼·贝尔，德国作曲家。先后在德国、意大利、法国居住，为这几个国家的剧院创作。

⑨ 《米娜》可能是指瓦·安·茹科夫斯基的诗；《勃伦达》可能是俄国诗人和翻译家伊·伊·科兹洛夫（1779—1840）写的浪漫主义民歌。

⑩ 1812年11月26日至28日，从俄国败退的拿破仑军队在强渡该河时又遭俄军截击，损失惨重，自此溃不成军。

⑪ 指俄国伏隆卓娃-达什科娃伯爵夫人（1818—1856）举办的沙龙。

⑫ 丹东（1759—1794），法国大革命时期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后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情人》①，《柯洛姆纳的小屋》②，自己小小的家庭，身边有那么一个可爱的人儿在冬季的黄昏里张着小嘴，瞪着一双小眼睛在听您讲话，就像现在您倾听我讲话一样，我的小天使……不，娜斯琴卡，对于他——这个贪图逸乐、懒惰成性的人来说，我们大家所向往的那种生活能算得了什么呢？他认为这是一种可怜的微不足道的生活，他不曾想到，也许他那忧愁的时刻有朝一日会不期而至，到了那时，他为了过上一天这种微不足道的生活而舍弃自己全部的幻想生涯，而且这样做也不是为了欢乐，不是为了幸福，因为到了那个忧伤、悔恨和无法遏止的痛苦的时刻，根本就无心加以选择了。但是，这一可怕的时刻还没有来到——他现在对一切都无所需求，因为他超然于种种欲望，因为他拥有一切，因为他衣食不愁，心满意足，因为他本人就是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每时每刻都在按照新的蓝图为自己创造着生活。而这种神话般的、幻想的世界创造起来又是何等轻而易举和自然真实呀！仿佛这一切完全不是什么幻影！真的，他有时候确信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什么心血来潮，不是海市蜃楼，不是想象的欺骗，而是真正的现实存在！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娜斯琴卡，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甚至连呼吸都快要窒息了呢！为什么、由何种魔力和神的意志使幻想者的脉搏跳动加快，使他珠泪滚滚，以至他那苍白湿润的双颊涨得通红，完全沉浸在一种无法遏止的喜悦之中呢？为什么一个个的不眠之夜转瞬即逝；过得那么甜蜜幸福，那么其乐无穷？而当晨光熹微，早霞射进窗口，以其捉摸不定的幻影似的光辉照亮这阴

① 克莉奥佩特拉（又译克娄巴特拉）是埃及女王，而《克莉奥佩特拉和她的情人》是普希金的中篇小说《埃及之夜》中的一篇即兴诗的题目。

② 是普希金的诗体小说。

森森的房间——就像在我们彼得堡那样，我们的幻想家已经是劳累不堪，精疲力竭，在床上倒头便睡着了；由于兴奋，他那颗病态的激荡的心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同时还有那么一点疲惫、甜蜜的刺疼。的确是这样，娜斯琴卡，明明是自己在欺骗自己，可又不由地相信确实有一种真正的热情在激荡着他的心灵，不由地相信在他那空泛的梦幻中确实有某种活生生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存在！要知道，这能算什么欺骗呢——比如说，他心中产生了爱情，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欢乐、各种烦恼与痛苦……只用看上他一眼您就会相信的！亲爱的娜斯琴卡，当您看着他的时候，您是否相信他确实从来都不认识自己在狂热的梦幻中热恋着的那位女性呢？难道他只有在迷人的梦幻里才能见到她吗？难道这爱的激情仅仅是一场梦幻吗？难道这些年他们二人真的没有手拉手地走在一起过吗——单独两个人，抛开整个世界，各自将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命同朋友的生命联结在一起？难道深夜分手时扑在他的怀里痛哭流涕、恋恋不舍的不是她吗？——这时，她既顾不上乌云滚滚的天空即将降临的暴风雨，也顾不上吹落并带走她黑睫毛上泪水的狂风。凡此种种，难道仅仅是梦想而已吗？还有这座小径交错、杂草丛生、僻静阴森的荒芜的花园？——他们经常在此漫步、希望、苦恼，彼此相爱，相爱得‘多么长久和多么温柔，’①还有这幢祖传下来的古怪的房子？——多少年来，她和忧郁年迈的丈夫生活在这里，内心孤独而凄伤；她的丈夫一向少言寡语，脾气暴躁，吓得胆小怕事的他们像孩子一样提心吊胆地彼

① 引自莱蒙托夫所译海涅的《他们相爱得多么长久和多么温柔》(1841）一诗；海涅的原诗为《他们彼此相爱》(1823)。主人公在幻想中显然是把海涅笔下的人物形象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哥特式小说的阴森浪漫故事混为一谈了。

此隐瞒着自己的爱情。他们担惊受怕，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他们的爱情是多么的天真与纯洁（这已是不言自明的了，娜斯琴卡）；人们又是多么的凶狠哪！天哪，难道后来他不是遇到她了吗：在远离自己故乡的地方，在他人的天空下，时值正午，炎热异常，在一座美妙永驻的城市里，在一个光彩夺目的舞会上，伴随着热闹的意大利宫廷音乐（一定是意大利宫廷音乐），周围是一片灯火辉煌的海洋，就在这个爬满香桃木枝条、玫瑰花盛开的阳台上，她认出了他；她急忙摘下自己的面具，喃喃地说：‘我自由了。’于是浑身颤抖地投入了他的怀抱，他们欣喜地叫着，紧紧拥抱在一起；霎时间，苦恼、离别以及所有的痛苦和那阴郁的房屋都被忘得一干二净，同时也忘记了那年迈的老人和远在故土的阴森的花园；还有那条长凳，她曾经在这条凳子上热烈地亲了最后一个吻，然后才从他那由于绝望痛苦而变得麻木僵硬的怀抱中挣脱出来……① 啊，娜斯琴卡，您一定会同意的，当您的不期而至的朋友，一个高大健壮、诙谐快乐的小伙子这时突然推开您的房门，仿佛什么事也没有看见似的叫道：‘老弟，我刚从巴甫洛夫斯克② 来！’这时您肯定会大吃一惊，窘得满面通红，就像一个刚刚从邻家果园偷摘了一个苹果塞进口袋的中学生那样。我的天！老伯爵已死，无限的

① 这句话中描写的是主人公想象中的故事，是俄国诗人彼·普列谢耶夫（1825—1893）的爱情诗题材的某种翻版（如《我们偶然相遇》，特别是《舞会》等诗），只是把诗中的悲剧式结局改变成了幸福的结尾。例如，情况虽然不同，但《舞会》中的某些诗句和主人公的幻想就存在着并行不悖的呼应，如：“用双手颤抖地抓住我的手，／她说：‘我已经嫁了人。’／这时她心潮起伏，万分激动，／痛苦的目光燃烧着病态的火焰……”

② 俄国古城，建于1777年，是沙皇郊外行宫所在地。这里的宫殿造型严整，园林亭馆，典雅优美，多为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古典主义风格的园林建筑群。1918年改为博物馆。

幸福已经在望——可这时却有人从巴甫洛夫斯克来了！”

我感情激动地讲完后便愤然默不作声了。记得当时我很想开怀大笑一番，因为我感到身上有一个不怀好意的恶魔正在蠢蠢欲动，我已经开始觉得喉咙发紧，下巴开始抽搐，眼睛越来越湿润……我期待着听我讲述的娜斯琴卡会睁大一双聪慧的眼睛哈哈大笑，笑得那么天真无邪，尽情愉快；我已经有些懊悔自己走得太远了，不该把心头长期的积郁和盘托出；这些我本来可以讲得出口成章，就像书上写的那样，因为我早已准备好了自己对自己的判决，现在我未能克制住自己不去宣读它；说实话，我并没有指望人们会理解它；但使我惊讶的是，她默默地停了片刻，轻轻地握了握我的手，怀着某种胆怯的同情，问道：

“难道您全部的生活果真就是这样度过的吗？”

“全部的生活，娜斯琴卡，”我回答说，“全部的生活，看来要一直这样过下去了！”

“不，不能这样。”她惴惴不安地说，“不会这样的；也许我跟奶奶也要这样过上一辈子的。听我说，您知道这样生活下去并不好吗？”

“知道，娜斯琴卡，知道！”我叫了起来，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而且我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了解得更深：我虚度了自己最好的年华！现在我懂得了这一点，而且越是想到上帝将您——我善良的天使——派来告诉我并向我证明这一点，我就越是感到痛苦。现在，当我坐在您的身旁跟您攀谈的时候，想想未来，我已经感到不寒而栗了，因为未来——又要过那种孤寂沉闷、谁也不需要的生活；当我在您的身边明明感到是如此幸福的时候我还要再去幻想什么呢！噢，真应该好好感谢您，可爱的姑娘，感谢您当初没有不理我，感谢您使我现

在可以说我一生中至少也生活过两个夜晚！”

“哎呀，不，不！”娜斯琴卡尖叫起来，眼睛挂着泪花，“不，不会这样下去的，我们不会就此分手的！怎么能说只有两个夜晚呢！”

“啊，娜斯琴卡，娜斯琴卡！您知道您使我跟自己已经永远言归于好了吗？您知道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已经不像以前那样糟糕了吗？您是否知道，也许我再也不会念念不忘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所犯下的种种罪恶了吗？因为这样的生活就等于是在犯罪！您不要以为我对您是在夸大其词，娜斯琴卡，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样想，因为有时候我感到实在苦闷，实在苦闷……因为在这样的时刻，我已经觉得自己永远也不会有真正现实世界的一切分寸和敏感了；最后，还因为我诅咒了我自己；因为经过这些梦幻的夜晚，我已经变得非常清醒了！这时，耳边只听见我周围的人们在生活的涡流中呼号着，旋转着，听见并看见人们在如何地生活——实实在在地生活；可以看得出，对于他们来说，生活并不是预先安排好了的，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像梦幻一样虚无缥缈；他们的生活总是在变换更新着，永远是年轻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彼此从没有雷同之处，而那令人心惊肉跳的幻想又是多么的贫乏单调、俗不可耐呀，它只不过是阴影与观念的奴隶，是第一块忽然遮住太阳的乌云的奴隶，这乌云给十分珍爱自己阳光的真正的彼得堡的心带来了一片忧愁，——而处在忧愁之中还有什么幻想可言呢！你能够感觉得到，这幻想最后也疲惫不堪了，从来不知疲倦的它，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已经感到精疲力竭，须知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也在逐步摆脱自己昔日的理想：它们渐渐地变得支离破碎，化为灰烬；若没有另外一种生活，他还会从这些破碎的残片中重建自己的幻想。然而他的心灵这时却另有企求和

希望！幻想家从自己旧有的梦幻中深挖细找，就像在灰迹中搜寻余烬一样，希望能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火星，以便将昔日梦幻重新点燃起来，暖一暖冷却了的心，使昔日那种亲切动人、催人泪下、令人热血沸腾也使人大受其骗的一切东西，重新复活起来，然而，他的这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娜斯琴卡，您知道我现在到了何种地步吗？您是否知道，为了庆贺我的幻觉的一周年，纪念昔日感到那么亲切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我已经是在勉为其难了——因为这样的周年纪念仍然是根据那种愚蠢的徒劳无益的幻想来进行的，——其所以这样做，首先是因为这些愚蠢的梦幻已不复存在，其次是因为已无法使之复活了；须知梦幻也是要复活的呀！您是否知道，现在我很喜欢回忆和走访那些一度使我感到十分惬意的地方，喜欢按照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方式安排我的现在；我常常像影子一样毫无目的地在彼得堡的大街小巷漫游，心情低沉颓丧，郁郁寡欢。那是些怎样的回忆啊！譬如，记得在一年以前，也就是这个时候，这个钟点，沿着这条小路，我独自徘徊，心情像现在一样的沮丧！还记得，当时的幻想就是很阴郁的，虽然过去也不见得就更好，但总是觉得当时生活得似乎还比较轻松和安逸，没有目前萦绕于脑际的阴暗思想；没有良心上的折磨——你自己会问自己：你的理想何在呢？同时你又会摇摇头说：岁月飞逝得多快呀！这时你再次问自己：这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你的大好时光都花到哪儿去了？你认真生活过没有？你会对自己说，瞧，人世间现在变得有多么寒冷呀。一些年以后，阴郁孤独便随之而来，然后是手不离拐杖的老态龙钟的暮年，再往后便是苦闷与颓丧。那幻想的世界将会变得惨淡无光，你的理想也将会衰败、死亡，犹如枯黄的树叶从枝头四散飘落一样……啊，娜斯琴卡！要知道，孤身一人，完全孤零零的一个

人该有多么苦闷哪，甚至连一点值得懊恼的东西都没有——没有，绝对没有……因为所失去的一切根本算不了什么，荒唐愚蠢，空洞无聊，不过是一场梦幻而已！”

“好了，不要再让我伤心难过了！”娜斯琴卡说，一面抹去眼里噙着的泪水。“现在，我们俩将待在一起；不管现在我遇到什么事，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您听我说！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姑娘，没读过多少书，虽然奶奶也为我请过老师；但是我确实很理解您，因为您刚才对我讲的这一切，在我被奶奶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的时候我都亲身体验过。当然，我不可能像您讲得这么好，我没有学习过，”她怯生生地补充说，因为她对我那充满激情的言词和高雅的修辞仍抱着某种崇敬的心情。“但是我很高兴您能对我一切都坦诚相告。现在我了解您了，完全、彻底地了解了。您知道吗？我也想对您讲讲我自己的故事，全部的，不带一点儿隐瞒，不过等我讲完后您得给我出出主意。您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您答应给我出主意吗？”

“啊，娜斯琴卡，”我回答说，“虽然我从未给人当过参谋，更不要说聪明的参谋了，但是现在我看到，如果我们就此永远生活下去，那么这将会是非常明智的，我们每人都会向对方提出许许多多聪明的建议！啊，我可爱的娜斯琴卡，您需要哪一类的建议呢？坦率地告诉我吧，我现在是如此的高兴、幸福、勇敢和聪慧，遣词造句根本用不着搜索枯肠。”

“不，不！”娜斯琴卡笑着打断了我的话，“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聪明的建议，我需要的是诚挚的、充满手足情谊的劝告，就像您一直爱着我那样！”

“好的，娜斯琴卡，好的！”我兴奋地叫道，“如果说我爱您已经爱了二十年的话，那么现在毕竟才是我最爱您的时候！”

“把您的手给我！”娜斯琴卡说。

“在这儿!”我答道，把手伸给了她。

“好，现在我就开始讲我的故事!”

娜斯琴卡的故事

“有一半故事您已经知道了，就是说，您知道我有一个年迈的奶奶……”

“如果另一半也这样简短的话……”我笑着打断了她的话。

“别说话，好好听着。首先有一个条件：不要跟我打岔，不然我可能讲得很乱。好，请慢慢地听吧。

“我有个老奶奶，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便跟着她生活了，因为我的父母已双双故去。应该说，我奶奶原先还是比较富裕的，因为至今她还时常回忆过去美好的日子。她先是教我讲法国话，后来又给我请了位老师。我十五岁的时候（我现在十七岁）就不再学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变得十分淘气，至于我干了些什么事——我不能告诉您，只告诉您事情都不大就是了。有一天早晨，奶奶将我叫到跟前，说她因为眼睛看不见，管不了我，便用一根别针把我的衣裙和她的衣裙别在一起，并且说，如果我再不变好就得这样坐上一辈子。总之，起初我怎么也不能脱身：做活、读书、学习都要坐在奶奶身边。有一次，我要了个滑头，让菲克拉坐在我的位置上。菲克拉是我们的女仆，是个聋子，她替我坐在那里。这时候奶奶在安乐椅上睡着了，我就到不远的一个女友那里去了。唉，结果可糟了。奶奶醒来时我不在，但她以为我仍然老老实实地坐在她身边，便问了些什么事。菲克拉见奶奶问话，自己又听不见，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于是扯掉别针，拔腿便跑……”

讲到这里，娜斯琴卡停下来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起来。但她很快就止住了笑声。

“您听着，不许您笑我奶奶。我是因为可乐才笑的……有什么办法呢，奶奶就是这个样子嘛，可我仍然有些喜欢她。哎呀，当时我真是自作自受：立刻又坐回到位子上，这以后连动弹一下也不允许了。

“噢，我还忘记告诉您了，我们——即我奶奶——有一座房子，是一所小小的房屋，总共只有三个窗户，完全是木头结构，像我奶奶一样的苍老，屋顶有一间阁楼，有一位新房客就住在我们这阁楼上……”

“这么说该是一位老房客了?”我顺口插了一句。

“是的，当然了，”娜斯琴卡答道，“这人比您还要沉默寡言些。真的，他几乎没有用过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又聋又哑又跛的枯燥老头儿，他在这世上最后实在难以生活下去，因而也就死了；后来需要招一名新房客，因为不收房租我们就难以维持生计，因为房租和奶奶的养老金几乎是我们的全部收入。新来的房客刚巧是个青年，不是本地人，是外来的。因为他不讨价还价，奶奶便让他住进来了；随后她问道：‘怎么样，娜斯琴卡，我们这位房客年轻不年轻?’我不愿撒谎，回答说：‘是这样，奶奶，不能说很年轻，可也不是个老头。’‘那么，模样好看吗?’——奶奶问道。

“我仍然不愿撒谎。我说：‘是的，奶奶，模样挺好看的!’奶奶说：‘哎呀，罪过，真是罪过！好孙女，我这可是对你说的，千万不要看上他了。现在是什么世道呀！瞧，一个什么小小的房客，外表竟然也很漂亮，跟往日大不一样啦!’

“什么事情奶奶总爱跟往日相比！比如往日的她比现在年轻，往日的太阳比现在的暖和，往日的奶酪也不像现在这么快

就变酸了——凡事都要和往日比较一番！我呢，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心里想：奶奶干吗主动跟我提这些话，还打听人家房客是不是年轻和漂亮？我也只不过是这样随便想了一下，接着便又数着有多少针数，开始织起袜子来，后来，我也就把这事完全给忘记了。

“有一天早晨，那房客来问我们，说曾经答应过给他裱糊房间的。奶奶是个爱唠叨的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到后来，她说：‘娜斯琴卡，去我卧室里把算盘取来。’我立刻跳起身来，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满面通红，竟然忘记了我是被奶奶用别针别在身边的；不，为了不声不响地将别针扯掉，不让房客看见，我挣开的时候连奶奶的安乐椅都牵动了。我一见这内中的情形完全被房客看在眼里，我红着脸，呆呆地站在那里，动弹不得；突然我哭了起来——我这时感到又羞愧又伤心，简直是无地自容！奶奶喊道：‘你站着干什么呀？’——这时我哭得更伤心了——房客见我当着他的面很害羞，便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从此以后，前边过道里只要一有声音，我便死一样地待着，一动不动。因为我想，这一定是房客走路的声音；为了防备万一，我悄悄地把衣裙上的别针打开，不过每次都不是他，他没有再来。两个礼拜过去了，房客让菲克拉带话来，说他有许多法文书，而且都是好书，可以阅读；问为了消除寂寞，奶奶是否愿意让我读给她听？奶奶欣然同意，表示感谢，不过她一再问这些书思想上是否都很正经，因为如果有伤风化，她说，娜斯琴卡，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读，那样你会学坏的。

“‘我能学什么呢，奶奶？那里都写的什么呀？’

“‘哎呀！’奶奶说，‘写一些年轻人，他们花言巧语，说愿意负担她们的一切，将她们从父母的身边骗走，随后又将这些

不幸的姑娘抛弃，听任其受命运摆布，最后悲惨地死去。这样的书，'奶奶说，'我读得多了，而且它们写得都很出色，使人能整夜埋头读下去。所以说，'她说，'娜斯琴卡，必须要小心，这样的书可不能读。他送来的都是些什么书？'她说。

"'都是司各特的小说，奶奶。'

"'司各特的小说！慢着，这里面有什么诡计没有？看看他在书里夹什么情书没有？'

"'没有，'我说，'没带情书，奶奶。'

"'你再看看书皮下面有没有；有时候他们会把情书藏在书皮下面的，这帮强盗！……'

"'没有，奶奶，书皮下也没有。'

"'噢，那就算了！'

"这样，我们就开始读司各特的小说，一个月我们差不多能够读上一半。随后他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送书，还送来过普希金的作品，因此，后来我变得没有书读简直就不行，再也不想嫁给中国王子的事了。

"一次，我偶然在楼梯上遇见了我们的房客。当时奶奶是让我去取一件什么东西。他停住了脚步；我满面通红，他也满面通红；然而他笑了笑，向我问个好，还问奶奶的身体可好，他说：'那么，您比较喜欢的是什么？'我说：'最喜欢伊凡的故事，还有普希金的作品。'这次我们就谈到这里。

"过了一周，我在楼梯上又碰到了他。这次并不是奶奶让我取什么东西，而是我自己要去拿点儿什么。当时是两点多钟，房客正好回来。'您好！'他说。我也对他说了声：'您好！'

"'怎么，您整天跟奶奶坐在那儿不觉得腻烦吗？'他说。

"他问我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的脸又红了，我觉得很

不好意思，同时又感到有点生气——显然是因为别人居然问起这个来了。我原想不答理他就走开，但我没有这个勇气。

"'听我说，您是一位善良的姑娘！'他说，'请原谅我对您这么说，不过请您相信我，我是为您好，我比您奶奶更希望您好，难道您连一个可以探望的女友都没有吗？'

"我说：'一个也没有，以前有过一个，叫玛申卡，可是她到普斯科夫去了。'

"'您听我说，'他说，'愿意跟我去看戏吗？'

"'看戏？那奶奶怎么办呢？'

"'您呀，不会悄悄地不让奶奶知道吗……'他说。

"'不，'我说，'我可不愿意欺骗奶奶，再见！'

"'好吧，再见。'他说，别的什么也没说。

"不过午饭后他就来看我们了；他坐下跟奶奶谈了很久，问她是否愿意出去走走，有没有熟人、朋友，——后来他突然说：'今晚我订了歌剧院的一个包厢，现在在演《塞维勒的理发师》①；有几个朋友最初想去看，可是后来又说不去了，所以票现在在我这里。'

"'《塞维勒的理发师》！'奶奶叫道，'是往日演过的那个理发师吗？'

"'是的，'他说，'就是那个理发师。'同时他朝我瞥了一眼。这时我完全明白了，羞得我满面绯红。我的心由于期待而怦怦直跳。

"'知道，'奶奶说，'哪能不知道呢！往日在家庭演出会上

① 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著名喜剧。1816年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将其改成歌剧，在俄国演出大受欢迎。

我自己还演过罗丝娜呢！'

"'您今天愿意去看看吗？'房客说，'不然我这票也就白废了。'

"'是呀，那么我们就去吧，'奶奶说，'为什么不去呢？我们家的娜斯琴卡还从来没有去过剧院呢。'

"我的天，多么叫人高兴啊！于是我们立即动手准备，梳妆打扮一番后就出发了。奶奶虽然双目失明，但毕竟还想听一听音乐，而且，她是个慈祥的老太太：主要是想让我高兴高兴——我们自己是从来不上剧院的。对《塞维勒的理发师》有何印象，用不着我跟您说了，只是这整个晚上，我们的房客一直很和蔼地望着我，谈吐很是优雅；我当时就察觉出，早上他让我一个人跟他去看戏，是有意在试探我。啊，我真是高兴极了！上床睡觉的时候我感到多么得意、多么愉快呀，我心里直扑腾，就好像得了一场小小的热病，整夜我都在说关于《塞维勒的理发师》的梦话。

"我想，这以后他应该更经常地来看我们了——然而并非如此，他几乎完全不来了。有时一个月来那么一次，也仅仅是为了请我们去看戏。我们又去看过两次戏。不过这两次我都不开心。我看得出，他只不过是见我总是被拴在奶奶身边有些可怜我罢了，别的什么也没有。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变得焦躁起来：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读书读不进去，做活安不下心；有时候我喜欢发笑，故意跟奶奶闹别扭，有时候又无缘无故地哭泣。后来，我消瘦了，几乎得了病。上演歌剧的季节已经过去，那房客完全不来看望我们了；我们遇见时——自然还是在楼梯上——他也只是默默地一鞠躬，态度十分严肃，好像压根儿就不想说话的样子，然后下楼朝台阶走去，而我却依然站在楼梯中间，脸红得像樱桃似的，因为每当我看见他时，总感到

身上所有的血都一齐涌到了头上。

“现在我的故事就要完了。去年5月间，那房客来看我们时对奶奶说，这里的事他已经全部办完，又得回莫斯科一年。我一听这话，脸色变得煞白，一下倒在椅子上，像死去了一样。奶奶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出来；他在说明要离开我们后，向我们鞠了个躬便走了。

“我该怎么办呢？我前思后想，苦恼万分，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他明天就动身，我决定待奶奶晚上安歇后就结束这一切。事情就这么定了。我收拾好一个包袱，所需衣物都在其中了，然后带着这个包袱如醉如痴地去阁楼找我们的房客。我感到我在楼梯上走了足足有一个小时，当我推开他的门走进去的时候，他望着我不禁叫了一声，他把我当成是幽灵了。他连忙给我递过水来，因为我只是勉勉强强地站住脚。我的心跳得很厉害，脑袋发痛，神志恍惚。当我清醒过来后，就干脆把我的小包袱放到他的床上；我坐在一边，双手捂住脸哭了起来。他仿佛立刻全都明白了；他站在我的面前，望着我，面色苍白，神情忧郁。我的心已经碎了。

“‘您听我说，’他开始说，‘听我说，娜斯琴卡，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我很穷，眼下我一无所有。连个像样的落脚点也没有。如果和您结婚，我们怎么生活呢？’

“我们谈了很久，最后我愤愤地说，我不能跟奶奶一起生活了，我要离开她，我不愿她总是用别针把我别住，只要他愿意，我就跟他到莫斯科去，因为没有他我简直就活不下去。羞涩、爱情、骄矜一齐涌上了我的心头，我颤抖得几乎要倒在他的床上。我多么怕遭到拒绝呀！

有几分钟的时间他默默地坐着，随后他站了起来，走到我的跟前，拉着我的手。

"'您听我说，我善良的娜斯琴卡，可爱的娜斯琴卡！'他也含着眼泪说，'听我说。我向您发誓，一旦我有条件结婚，您肯定就是我的幸福；您可以相信我，现在只有您一个人能够给我带来幸福。您听我说：我现在去莫斯科，在那里要待整整一年。我希望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回来的时候，如果您仍然爱我，我向您起誓，我们将会非常幸福。但是眼下不行，我不能，甚至无权答应您什么。我再说一遍，如果一年后事情仍然不成，那么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您不至于另有所爱，因为我不能、也不敢贸然用什么话来束缚您。'

"这就是他对我所说的话。第二天他便走了。我们说好，此事一句也不要向奶奶透露。这是他的愿望。好了，现在我的全部故事就要结束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他回来了，他回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天了，可是……"

"可是怎么样？"我叫道，急切地想听听结果如何。

"他至今没有露面！"娜斯琴卡答道，仿佛使出了全身的气力。"音讯全无……"

说到这里她停下来，低着头，沉默了片刻，突然，她双手捂着脸哭了起来，哭得我心里难受极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结尾。

"娜斯琴卡！"我用讨好的语调怯生生地说，"娜斯琴卡！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哭了！您怎么会知道？也许他还没有回来……"

"回来了，回来了！"娜斯琴卡插上来说，"他就在这儿，我知道。当时我们有个约定，还在他动身前的那天晚上就说好了的：当时我们所谈的一切我已经给您讲了，我们商量好之后，就来到这里散步，就在这河边。当时是十点钟，我们就坐

在这条长凳上；那时我已经不哭了，正津津有味地听他说话……他说，他一回来就来看我们，如果我不拒绝他，我们便把一切告诉奶奶。现在他已经回来了，这我知道，可是他没有露面，没有！”

说着，她又哭了起来。

“天哪！难道就没有办法帮您解除痛苦吗？”我从长凳上跳起来绝望地叫道，“娜斯琴卡，您看我能不能去找他一趟？……”

“这怎么能行呢？”她说着，忽然抬起了头。

“是啊，当然，这样不行！”我忽然想起来说道，“那么这样吧：您写一封信。”

“不，这不行，不能这样做！”她毅然决然地说。但这时她已经低下头去，不再看我了。

“怎么不行？为什么不能这样做？”我坚持自己的看法，继续说道，“您知道，娜斯琴卡，这要看是写怎样的信了！信跟信可不同，而且……啊，娜斯琴卡，就这样！请相信我，相信我吧！我不会给您出坏主意的。完全可以这么做。既然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现在何必……”

“不行，不行！这样好像我在强求他似的……”

“哎呀，我善良的娜斯琴卡！”我打断了她的话，忍不住发笑。“不，不；说到底，您是有权这样做的，因为他答应过您。而且根据各方面情况来看，他这个人温文尔雅，品行端正，”我继续说着，越来越为自己的道理和观点的严谨而兴奋。“他是怎样行事的呢？他用自己的诺言约束了自己。他说，只要他能结婚，非您不娶；他给您留下了充分的自由，即使您现在拒绝他也还可以……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先迈出第一步，您有这个权利，您比他的地位优越，打比方说吧，如果您希望解除他许下的诺言的话……”

“听我说，如果这事是您，您会怎么写呢？”

“写什么？”

“这样的信。”

“那我就这样写：‘亲爱的先生’……”

“亲爱的先生——一定要这样写吗？”

“一定！其实，何必呢？我想……”

“好，好吧！往下呢！”

“亲爱的先生！”

“很抱歉，我……”其实，不，用不着抱什么歉！事实胜于雄辩，干脆就写：

我现在来给您写信。请原谅我有些焦急；我在幸福的期待中度过了整整一年；现在，这怀疑的日子我连一天也无法忍受了，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现在您已经回来了，也许您已经改变了主意。那么这封信就将告诉您，我既不抱怨，也不责怪您。我不怪您，是因为我没有征服您的心；这是我的命运！

您是位品德高尚的人。您不必见笑，也不必为我这封急就的信而烦恼。请您想一想，这是一个可怜的姑娘在给您写信，她孤身一人，既没有谁来教导她，也没有任何人来指点她。她从来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但是请您原谅，怀疑已经悄悄溜进了我的心房——虽然只是一刹那间。您决不会——哪怕只是思想上——委屈一个过去非常爱您、现在还在爱您的姑娘的①。

① 从这封信的内容和风格看，这里有法国思想家和文学家卢梭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1761）的明显影响。卢梭的小说写一对恋人的悲剧。青年家庭教师圣普乐与他的学生、贵族小姐朱丽产生了爱情，但由于朱丽父亲的阻挠，最后酿成了悲剧。这部小说于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流行很广。

“对，对！这正是我想说的话！”娜斯琴卡叫道，她的眼睛里闪耀着愉快的光芒。“噢！您解决了我的一大难题，是上帝亲自把您派来的！谢谢，非常感谢您！”

“谢什么？谢上帝把我派来吗？”我兴奋地看着她那快活的小脸回答说。

“是的，就算为了这个也应该谢谢。”

“啊，娜斯琴卡！要知道，我们感谢他人，有时候只是因为他们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感谢您，是因为您使我遇到了您，使我终生都忘不了您！”

“好，够了，够了！现在是这样，您好好听着：当时约定的是，他一回来便立即告诉我，方法是：在我们所认识的一些人那里某个地方给我留一封信（这些纯朴善良的人们关于这件事一无所知），或者：届时若无法给我写信——何况有时信里也说不清楚，那就在他回来的当天十点钟来到这里，在我们约定的地点见面。他回来的事我已经知道，但是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既不见信，也不见人。早上我怎么也离不开奶奶。请您明天把我的信亲自交给我跟您说过的那些好心人：他们会转给他的；如果有回信，就请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亲自带来。”

“但是信呢，信呢！要知道，首先您得把信写好哇！难道光这样后天就能一切如愿吗。”

“信嘛……”娜斯琴卡有些慌乱地答道，“信……不过……”

但是她没有把话说完。起初，她将自己的小脸背转过去，红得像玫瑰似的，接着我突然感到我手里有一封信，看来是一封早已写好并且完全封好了的信。一种我熟悉的亲切甜蜜的回忆掠过了我的心头。

“罗——罗，丝——丝，娜——娜，”我开始唱起来①。

“罗丝娜！”我们俩一起唱起来。我高兴得几乎要拥抱她了；她的脸红得不能再红了，她笑着，黑黑的睫毛上挂着泪花，像珍珠似的晶莹发亮。

“喏，好了，好了！现在该分手了！”她急匆匆地说，“这是托给您的信，这是送信的地址。再会！再见！明天见！”

她紧紧地握了握我的双手，点点头，飞快地消失在她住的那条胡同里。我久久地站在那里，目送着她。

“明天见！明天见！”当她在我眼前消失的时候，这声音还回旋在我的耳边。

① 这是在暗指罗西尼的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的第2幕中的一场，费加罗劝罗丝娜给心上人写封信，而她却托他把一封写好的信交给伯爵。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可能听过1843—1844年该歌剧的演出，法国著名女中音歌唱家维亚尔多-加西亚饰演罗丝娜非常成功，轰动一时。

第 三 夜

今天是个愁闷的阴雨天，没有一丝阳光，很像我未来的暮年。这些稀奇古怪的念头，这种阴暗的感觉使我感到非常压抑，这种种我还不甚了了的问题一直萦绕于我的心头——不知何故，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心思去解决它们，这一切也不该由我来解决呀！

今天我们不见面。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天上乌云密布，升起了团团的迷雾。当时我说，明天肯定是个坏天气。她没有答话；她不愿说违心的话，对于她来说，这一天既明媚，又晴朗，任何乌云也遮挡不住她的幸福。

“如果下雨，我们就不见面了！”她说，“我不会来的。”

我想，她不会在乎今天的雨的，但是她果然没有来。

昨天是我们第三次见面，我们的第三个白夜……

然而，欢乐与幸福能够使一个人变得多么美好哇！爱情可以使一个人的心沸腾起来！好像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的心倾注于另一颗心中，希望能事事愉快，人人欢欣。这种欢乐的心情太具有感染力了！昨天，她的言语里包含有那么多的柔情，充满了对我的善良意愿……她对我是多么热情，多么亲昵，大大鼓舞和温暖了我的心！啊，由于陶醉于幸福，她显得娇媚俊俏，

千姿百态！而我……我把这一切都信以为真了；我以为她……

可是，我的天呀，我怎么能够这样想呢？当一切已经为别人所占有、完全没有我的份儿的时候，我怎么可以这样闭塞视听呢？最后，就连她表现出来的柔情蜜意，她的关心体贴，她的情意……对我的情意——都不过是由于她想到很快便能与另一个人相会时的快乐心情，是她希望我也能分享她的幸福的愿望……一旦那个人没有到来，我们白等一场的时候，她顿时就双眉紧皱，变得垂头丧气，失去了锐气。她的举止谈吐已不再是那么轻盈自如、欢快活泼了。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时她对我显得格外地殷勤，仿佛她本能地想要把自己希望得到同时又非常担心可能实现不了的感情倾注到我的身上。我的娜斯琴卡是那么的畏葸不前，那么的惶恐不安，仿佛她最后终于明白了我对她的爱慕之心，而且非常怜悯我的这种可怜的爱。所以，当我们遭不幸时，我们也就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别人的不幸；感情这东西不是孤立分散的，而是息息相通的……

我诚心诚意地去见她，好不容易等到了她。当时我并未预料到我此时的感受，也没有料到事情的结局竟会是这样。她满心欢喜地期待着回音。而回音就是他本人。他应该来，应该响应她的呼唤。她比我早到了整整一个小时。起初，她觉得什么事情都非常可乐，我的每句话都使她发笑。本来我要说的话也只好不说了。

“您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高兴吗？”她说，“为什么我看到您这么高兴？为什么今天我这么喜欢您？”

“喔？”我问道，心里一阵紧张。

“我喜欢您是因为您没有爱上我。要知道，如果换个人处在您的地位，恐怕早就不会安安分分，而要开始纠缠不休了；再不就是唉声叹气，抱病不起，可您却是这样的和蔼可亲！”

这时她把我的手握得很紧，使我差一点儿叫了起来。她笑了。

“天哪！您是多么好的一个朋友哇！”过了片刻，她十分认真地说，“是上帝把您派到我身边来的！要是现在没有您，我会发生什么事呢？您这个人多么大公无私啊！您喜欢我，这太好了！等我将来嫁人了，我们将会相处得非常和睦，比亲兄妹还要亲。我会差不多像爱他那样地爱您……”

这时，不知怎的，我感到非常压抑，然而，一种类似要笑的感觉却在我的内心深处蠢蠢欲动。

“您太紧张了，”我说，“您很害怕，您以为他不会来了。”

“随您的便吧！”她回答说，“如果我有点不高兴，我会因为您的疑心和责备而痛哭流涕的。不过您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并且给我提出一个长久的思考题，但这一点我以后再考虑；现在我要向您承认的是：您的话是对的。确实是这样！我有些惘然若失，不能自恃；仿佛我的全部精力都贯注于期待之中了，而且感到一切都似乎很轻而易举。好了，我们不要再谈论感情了！……”

正在这时，耳边传来一阵脚步声，黑暗里，一个路人朝我们走来。我们俩紧张得直打哆嗦；她几乎叫了起来。我放开她的手，做了个手势，表示我打算离开的样子；但是我们看错了人，过来的人不是他。

“您怕什么呢？为什么要放开我的手呢？”说着，她又把手伸给我。“喂，怎么样？我们一块儿见他。我愿意让他看看我们是多么相爱。”

“我们是多么相爱！”我叫道。

“啊，娜斯琴卡，娜斯琴卡！”我想，“你这话说过多少次了呀！娜斯琴卡，这样的爱情有时实在令人寒心，让人难过。

你的手冷若冰霜，我的手像火一样发烫。娜斯琴卡，你是多么的糊涂哇！……啊！一个幸福的人有时是多么叫人难受哇！但是我不能生你的气！……”

最后，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

“听我说，娜斯琴卡！”我叫道，“您知道这一整天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怎么过来的？赶快讲讲吧！为什么您一直不讲呢!”

“首先，娜斯琴卡，我完成了您托付给我的全部任务，送交了信件，去了您那些好心人的家里，后来……后来我就回家睡觉了。”

“就这些吗?”她笑着打断我的话。

“是的，几乎就这些，”我勉强地答道，因为我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愚蠢的泪水。“我们见面前一个小时我才醒来，但是我感到好像没有睡觉一样，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我走着，为了将这一切统统都告诉您，仿佛时间对于我已经停止不动了，仿佛打这个时候起，只有一个感觉，一种感情应该永远停留在我的身上，仿佛这一分钟的感情应该永远保持下去，对于我来说，仿佛整个生命都已经停止了……我醒来的时候，仿佛回想起了一支早就熟悉的、曾经在什么地方听过、后来被遗忘了的甜蜜的乐曲。我感到，这支曲子无时不想从我心灵深处飞出，只是现在……”

“哎呀，我的天，我的天!”娜斯琴卡打断了我的话，“事情怎么能够这样呢？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啊，娜斯琴卡！我曾经想让您了解这种奇怪的感觉……”我如怨如诉地说。这里还包含着一种希望——虽然已经相当渺茫。

“好了，不必再说啦!”她说。这个小滑头立刻猜出了我话

里的意思！

突然，她变得出奇的话多、高兴和调皮。她挽着我的胳膊直笑，希望我也跟她一起乐；我说每一句话时的窘态，都引得她发出阵阵清脆的笑声……我有些生气了，于是她突然又向我做出媚态。

“您听我说，”她开始说，“要知道，过去您没有爱上我，这使我稍稍有些难过。今后您对人可要好好做一番分析了！但是，死心眼先生，您毕竟不能不夸奖我是多么单纯吧。无论我心里有什么傻念头，对于您，我是无话不谈，无话不说的呀。”

“您听！好像已经十一点了吧？”当城里钟楼上缓缓的钟声从远处传来时，我说。

她忽然打住话头，忍着笑，开始数着钟声。

“是十一点钟。”最后她用胆怯的、犹豫不决的声音说。

当时我就后悔自己的话吓着了她，使她仔细数着那传来的钟声；我诅咒自己一时的狠心。我真为她感到难过，不知该如何弥补我的过错。我开始安慰她：分析他没来的原因，提出种种理由和证明。没有人比她在这种时候更容易哄骗的了，其实，任何人在这种时候都很乐于听取随便什么安慰的话，即使有一丁点儿的道理也会感到很高兴的。

“这事未免也太可笑了，”我开始说，感到越来越激动，越来越欣赏自己的论证极其清晰明白。“他本来是不可能来的，娜斯琴卡，您我都被弄糊涂了，我还忘记了计算时间……您只要想一下，刚刚收到信，比方说，他一时来不了；再比方说，他要是写封回信呢，而回信决不会早于明天送到的。明天天一亮我就去取信，然后立即把结果告诉您。最后，您还可以设想有千百种可能性：比如信送去的时候他不在家里啦，也许他至今还不曾看到信呢？要知道，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的。”

“是啊，是啊！”娜斯琴卡答道，“我已不再去想它了；当然，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她声调随和地说，但从她的声音中可以听出她心里另有一番苦衷，一种弦外之音。“现在您要做的是，”她继续说，“明天您尽量早一点去，要是有什么结果，请立即告诉我。您不是知道我住在哪儿吗？”说完又把她的地址给我说了一遍。

然后她忽然对我表现得非常温柔，非常腼腆……她好像很专心地在倾听我给她讲的话，但是，当我向她发问时她却闷声不响，显得很尴尬，把头转了过去。我看了看她的眼睛——果不其然：她哭了。

“唉，别这样啊，别这样啊？哎呀，真是个孩子！多么孩子气！……得了！”

她试图微笑一下，镇静下来，但她的下巴还在抽动，胸口依然起伏不止。

“我在想您，”她沉默片刻后说，“您这么善良，如果连这一点我都感觉不出来，那我真成了石头人了。您知道现在我在想什么吗？我把你们两个做了一番对比。为什么他不是您呢？为什么他不像您呢？他没有您好，虽然我更爱他。”

我没有作答。但她似乎在等着我说些什么。

“当然，也许我还不十分了解他，不完全熟悉他。您知道，我好像总是有些怕他，他这个人一向非常严肃，似乎很高傲。当然，我知道他只是看上去这样，其实他内心里比我还要热情……我还记得他望着我时的那副神情，——您记得吗，当时我曾带个小包袱找到他那里？但是，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我对他还是有些过分的尊敬，不知这会不会使我们两个有些不相称呢？”

“不，娜斯琴卡，不会的，”我答道，“这说明您爱他甚于

世上的一切，远远超过了爱您自己。”

“好吧，就算是这样，”天真的娜斯琴卡回答说，“但您知道我脑子里现在在想些什么吗？不过现在我要讲的不是他，而是随便说说，泛泛而谈。我早就有这些想法了。听我说，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像兄弟姐妹一样呢？为什么最好的人总好像对别人隐瞒着什么，守口如瓶呢？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直截了当地把心里话说出来，——既然知道自己要说的话并不是信口开河；现在人人看上去似乎都比原来的样子要严厉些，大家都担心如果过早说出来会伤害自己的感情……”

“啊，娜斯琴卡！您说得很对，可是须知这里有许多的原因。”我打断了她的话。这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不！不！”她深有感触地答道，“譬如您吧，您跟别人就不一样！我实在不知道怎样把我的感受告诉您，但是我觉得，您……比如说……就说现在……在我看来，您就在为我做出某种牺牲，”她怯生生地补充说，朝我瞥了一眼。“请原谅我对您这样说：我不过是个普通的姑娘，没见过什么世面，有时甚至很不会说话，”她又补充说，她由于某种隐秘的情感，声音有些颤抖，同时又尽量露出微笑。“我只是想对您说，我非常感激，这一切我也感觉得到……啊，愿上帝因此为您降福！至于当时您给我讲的关于您那位幻想家的故事，那完全不是真实的，我的意思是说，那跟您毫不相干。您正在康复，真的，您和您对自己的描写相比，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如果您将来谈恋爱，上帝会赐福于您和她的！对于她，我什么也不用祝福，因为她跟您在一起会很幸福的。这一点我懂，我自己就是个女人，既然我对您这样讲，您就该相信我……”

她闭上口，紧紧握着我的手。我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这

样过了几分钟。

“是啊，显然他今天是不来了！”最后她仰起头说，“已经很晚了！……”

“明天会来的。”我用最肯定、最坚决的声调说。

“对，”她高兴地补充说，“现在我自己也看到他只能明天来了。好，再见！明天见！如果下雨，我可能不来；但后天我一定来，不管出什么事我都要来；你一定得在这儿；希望我能见到您，到时候我把什么都告诉您。”

后来，当我们分手时，她把手递给我，用清澈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说：

“要知道，今后我们永远要在一起了，不是吗？”

啊！娜斯琴卡，娜斯琴卡！如果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孤独就好了！

时钟响了九下之后，我在屋内坐不住了，尽管情愿天气阴霾，我还是穿好衣服走了出来。我来到原来那个地方，坐在我们的长凳上。我本想拐进他们住的那条街，但我觉得这样太难为情了，于是，我连他们的窗子也没看一眼，只朝他们的房子那边走了两步便转了回来。回到家后，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苦恼。此时是多么的潮湿和寂寞呀！如果天气晴朗，我一定会在那里通宵达旦地游荡下去……

不过，明天见，明天见！明天她会把一切都告诉我的。

然而，今天并没有信。不过，也许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已经在一起了……

第　四　夜

天哪！这一切是怎样结束的呀！事情的结局又是如何？

我是九点钟来到的。这时她已经在那里了。离很远我就看见了她。她站在那儿，像我第一次看见她时那样，双肘支撑在河沿的栏杆上，完全没有听见我向她走来。

“娜斯琴卡！”我尽量按压着内心的激动叫了一声。

她迅速向我转过身来。

“啾！”她说，“啾！赶快！”

我困惑不解地望着她。

“哎呀，信呢，信在哪儿？您带来了吗？”她又说一遍，一只手紧抓住栏杆。

“没有，我没有带信来，”我最后说，“难道他还没有来？”

她的脸色变得煞白，久久地望着我，一动不动。我使她最后的希望破灭了。

“唉，随他的便吧！”最后，她断断续续地说，“既然他这样丢弃我，我也用不着管他。”

她垂下眼帘，后来她想看我一眼，但是未能做到。又过了几分钟。她竭力克制住内心的激动。可她又突然转过身去，伏在河边栏杆的圆柱上，泪如雨下。

“好了，好了！”我本想说上几句，但我看了看她，没有勇气再说下去，我能够说些什么呢？

“别来安慰我，”她哭着说，“不要再提起他了。也别再说什么他还会来，说他并没有这样狠心地、毫无良心地抛弃了我；他就是这么做的。为什么，这是为什么？难道我那封倒霉的信里写了什么了吗？……”

她这时泣不成声。我看着她，心都要碎了。

“啊，多么残忍！”她重又开始说，“连一句话都没有，一句话也没有！哪怕回复我一句，就说他不需要我，决定遗弃我也好；整整三天，只言片语全无！他如此轻率地侮辱了、伤害了一个可怜无辜的姑娘！而她的过错仅仅是因为爱上了他。啊，三天来我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哇！天哪，我的天哪！想当初我主动找上门，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痛哭流涕，乞求他给予哪怕是点滴的怜爱……而后来！……听我说，”她转身对我说，两只黑眼睛闪闪发光。“他怎么会这样呢！不可能这样！这不会是真的！您我当中一定是谁出了差错，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收到我的信？也许至今他还一无所知？您自己说说看，怎么会这样呢？看在上帝的分上，告诉我吧，给我解释解释吧——我简直无法理解——他对我怎么可以这样粗暴无礼呢！一个字也不写！即使对世上最坏的人往往也有人同情的呀。也许他听到了什么闲话？也许有人关于我对他说了些什么？”她喊叫着，转身冲我问道：“怎么，你是怎么想的？”

“您听我说，娜斯琴卡，明天我替您找他去。”

“啊！”

“我要问个明明白白，把一切都告诉他。”

“啊，啊！”

“您写一封信。不要说不写，娜斯琴卡，不要说不写！我

一定让他尊重您的行为，一切他都会了解的，如果……”

“不，我的朋友，不，”她打断了我的话，“够了！一个字我也不写了，从我这里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有了——够了！我不认识他，我再也不爱他了，我要彻底地……忘……掉他……”

她没有把话说完。

“要冷静些，冷静些！请坐在这里，娜斯琴卡。”我说着，扶她坐在长凳上。

“我冷静得很。够了！不过就这么回事！眼泪很快就会干的！难道您以为我会轻生寻死，投水自尽吗？”

我心里很沉重，本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

“您听我说！”她抓住我的手继续说，“您说说看，难道您能这么做吗？您不会抛弃一个亲自登门求您的姑娘吧？您会关心爱护她的吧？您一定会想到她孤身一人，不会照料自己，想到她只知道爱您而不会保护自己，想到她是清白无辜的，归根结底，她没有做错……她什么事也没有干过！……啊，天哪！我的天……”

“娜斯琴卡！”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终于叫道，“娜斯琴卡！您这是在折磨我呀！在刺痛我的心，在要我的命啊，娜斯琴卡！我不能再保持沉默了！我应该说话，把压在心头的话统统都说出来……”

说到这里，我从长凳上站了起来。她拉着我的手，惊讶地望着我。

“您怎么了？”她最后说。

“请听我说！”我果断地说，“听我说，娜斯琴卡！我现在要说话，全都是胡扯，异想天开，愚蠢透顶！我知道这件事永远也不会发生，但是我不能不说。我以您现在所遭受的痛苦的名义，先恳求您原谅！……”

“什么？什么意思？”她止住眼泪说，一面直盯盯地望着我，她那惊讶的眼睛闪耀着古怪好奇的光芒。“您这是怎么了？”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我爱您，娜斯琴卡！这就是我想要说的话！好啦，现在都说出来了！”我挥了一下手说道。“现在您看是否还可以像刚才那样和我说话，最后，是否还能够听听我对您要说的话……”

“怎么，那又怎么样？”娜斯琴卡打断我的话，“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早就知道您爱我，但我只是觉得您不过是一般地喜欢我罢了……啊，我的天！我的天哪！”

“起初是一般地喜欢，娜斯琴卡，可是现在，现在……我跟您当时带着小包袱到他那里去的情形一模一样。比您还要糟，娜斯琴卡，因为他当时谁也不爱，而您却在爱别人。”

“您说的都是些什么呀！原来我根本就不了解您。不过您听我说，您这是想干吗呢，就是说，不是干吗，而是为什么，为什么您要这样，这样突如其来……天哪！我在胡说八道！可是您……”

这时娜斯琴卡的头脑完全混乱了。她双颊发烧，垂下眼帘。

“怎么办呢，娜斯琴卡，我该怎么办呢？我错了，我滥用了……可是不，不，娜斯琴卡，我没有错；我听得见，感觉得到，因为我的心在告诉我：我是对的；因为我决不会欺侮您，伤害您！过去我是您的朋友，现在我仍然是您的朋友，丝毫没有改变。娜斯琴卡，您看，我现在泪流满面；让它流去好了，随它流去……这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它自己会干的，娜斯琴卡……”

“您坐下，坐下呀，”她说着，扶我坐在长凳上。“啊，我

的天!”

“不! 娜斯琴卡,我不坐;我已经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您也不能再看见我了,我把话说完后就走。我只是想说,您可能永远不会知道我在爱着您。我会严守秘密的。现在,此时此刻,我决不会以我的私心来折磨您的,决不! 但是我现在实在无法忍受,是您自己先谈起这一点的,这是您的错,都是您的错,我没有错。您不能把我赶走……”

“不会的,我不会把您赶走的,不会!”娜斯琴卡说。这可怜的姑娘在竭力掩饰自己的窘态。

“您不赶走我吗? 好! 那我就自己走。不过走之前我要先把话说完,因为您在这儿诉说的时候,我实在是坐不住;当您由于……由于(我要明说了,娜斯琴卡)被人抛弃,您的爱情遭到拒绝而痛哭流涕、万般苦恼的时候,我感觉得到,我听得见,我的内心充满了对您的爱。娜斯琴卡,多么深的爱呀! ……所以我感到痛苦极了,因为我不能以我的爱来帮助您……我心痛欲碎,因而我——我不能沉默,我应该说话,娜斯琴卡,我应该说话! ……”

“对,对! 说吧,您说给我听,这就跟我说!”她说着,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也许您觉得我这样跟您说话有些奇怪,但是……您说吧! 我以后再告诉您! 把一切都告诉您!”

“您在怜悯我,娜斯琴卡,您只是在怜悯我罢了,亲爱的朋友! 泼水难收呀! 说出去的话也是收不回来的! 不是这样吗? 喏,现在您什么都知道了。这就是出发点。好吧! 现在一切都很好,您好好听着。当您刚才坐着哭的时候我心里在想(噢,让我告诉您我想的是什么吧),我想(喏,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娜斯琴卡),我想,您……我想,您那时也许……唉,已经完全将此事放在一边,置之度外,不再爱他了。当时——

昨天和第三天——我一再考虑过这件事，娜斯琴卡——当时我很可能这样做，也一定会这样做，使您能够爱上我。须知您曾经说过，曾经亲口说过，娜斯琴卡，您说您已经几乎完全爱上了我。啊，可是后来呢？这几乎就是我想要说的全部的话；现在我要说的仅仅是，如果您当时爱上了我，那会怎么样呢？就这些，别的没什么了！请听我说，我的朋友——因为您毕竟还是我的朋友——当然，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又穷，又没有地位，不过问题不在这里（我怎么总是讲不到点子上，是由于心里太慌张的缘故，娜斯琴卡），我会非常爱您的，非常地爱，即使您仍然爱他，继续爱那个我素不相识的人，您也不会感到我的爱对您是个沉重的负担。不过您时时刻刻都会听到、感到有一颗感激的、热诚的、为您……的心在您的周围跳动……哎呀，娜斯琴卡，娜斯琴卡！您让我真是难办哪！……”

“别哭，我不希望您哭，”娜斯琴卡说着迅速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咱们走吧，起来跟我一起走吧，别哭了，”她说着，用自己的手绢儿给我擦着眼泪。“好，咱们现在就走；也许我还有话要对您说……是的，既然现在他遗弃我，既然他忘记了我，虽然我还爱他（我不愿意骗您）……但是您听着，并且要回答我。如果，比方说，我爱上了您，就是说，如果我只是……哎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我想，我想当我称赞您没有爱上我时，我伤害了您，嘲弄了您的爱情！……啊，天哪！我怎么会看不出这一点，竟然没想到呢！我有多傻呀，但是……哦，我决定了，我统统都说出来……”

“听着，娜斯琴卡，知道我要说什么吗？我要走了，要离开您了，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因为我只会使您感到痛苦。瞧，现在您已经为嘲笑过我而受到良心的责备了，而我却不愿意，不愿意您除了自己的痛苦之外……当然，都是我的错，娜斯琴

卡，不过，我要告辞了！”

“等一等，听我说一句：您能够等待吗？”

“等待什么？怎么等待？”

“我爱他，但这很快就会成为过去的，也应该成为过去，不可能不成为过去；现在正在成为过去，我感觉得到……因此，因为当您不会像他那样抛弃我，因为您爱我，而他却不爱我，最后，还因为是我自己爱您的……是的，我爱您！像您爱我那样地爱您！要知道，这一点我早就亲口对您说过了，您是亲耳听见的，——我之所以爱您，是因为您比他好，因为您比他高尚，因为……因为他……”

可怜的姑娘是那么激动，以致她根本无法把话说完；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随后又伏在我的胸前伤心地哭着。我安慰她，劝说她，但是她仍然啼哭不止；她一直握住我的手，边哭边说：“等一等，等一等，过一会儿我就好了！我要告诉您……不要以为这眼泪——这没有什么，这不是脆弱的表现，等一等，很快就会过去的……”她终于不哭了，揩干了眼泪，我们又一起走着。我本来想说话，但她一个劲儿地要我等着。我们默默无言……最后，她鼓起了勇气，开始说……

“事情是这样，”她说，声音显得微弱而颤抖，但声音里忽然带有一种清脆悦耳的东西，听起来沁人肺腑，暖人心房，“请别把我看做一个举止轻浮、水性杨花的人，别以为我会轻易而迅速地绝情和变心……我已经爱了他整整一年，而且我可以向上帝起誓，我从来没有不忠实于他，这方面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太看轻这一点了；他嘲笑了我，——随他的便吧！可是他侮辱了我，刺疼了我的心。我——我不爱他，因为我只能爱那种宽厚、高尚、能够理解我的人；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所以他根本不值得我爱，——好了，随他去吧！他这样做

更好，比我日后在等待中再了解他的为人、受骗上当要好……得，从此一刀两断！但是，我好心的朋友，怎么能知道，”她握住我的手继续说，“怎么能知道，也许我的整个爱情不过是一种错觉，一种思想假象？开始只是觉得好玩，都是些零碎琐事；兴许只是因为奶奶对我管束得太严了的缘故？要不就是我应该爱另外一个人，不是他这样的，是另外一个能够怜爱我，并且……得了，不谈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娜斯琴卡停了下来，由于激动，她一直气喘吁吁。“我只是想告诉您……我想告诉您，如果——您有心怜爱我，不愿使我遭受孤独的命运，没有安慰，没有希望；如果您能像现在这样永远地爱我，那么我可以起誓，我感激的心情……我的爱情，最终将不辜负您的爱……现在您愿意握住我的手吗？”

“娜斯琴卡，”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娜斯琴卡！……啊，娜斯琴卡！……”

“好了，好了！现在一切都好了！”她尽量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说，“现在什么话都已经说了，不是吗？是吧？啊，您我二人都很幸福；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等一等，原谅我吧……看在上帝的分上，谈点别的事情吧！……”

“好的，娜斯琴卡，好的！这事已经谈得够多的了，现在我感到很幸福，我……，好，娜斯琴卡，好的，我们谈谈别的事，快点儿，快点儿谈；好！我很乐于……”

可是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们笑着，哭着，说了许多毫无意义、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们一会儿沿着人行道走，一会儿突然又折回来，穿到街的对面，然后停下脚步，再穿过去，走上河岸；我们像两个孩子……

“娜斯琴卡，现在我一个人生活，”我说，“可是明天……啊，当然，娜斯琴卡，您知道，我很穷，我总共只有一千二百

卢布，但这没关系……”

“当然没关系，奶奶有年金；她不会挤兑我们的。应该跟奶奶一块儿过。”

“当然应该一块儿过……不过玛特辽娜……”

“对了，我们还有个菲克拉呢！”

“玛特辽娜的心肠很好，只是有一个缺点：缺乏想象力，娜斯琴卡，一点想象力都没有，不过这没有关系！”

“反正都一样，她们俩可以住在一起，只是您明天得搬到我们这儿来。”

“什么？搬到你们那儿！好，我很乐意……”

“是的，您可以租下我们一个房间。我们楼上有一间小阁楼现在空着，原先住过一个房客，是个老太婆，挤牛奶的，她已经走了。我知道奶奶想租给一个年轻人；我说：‘干吗要租给年轻人呢？’奶奶说：‘没什么，我已经老了，不过，娜斯琴卡，你可别以为我是想让你嫁给他的。’其实我早猜到了，她这是为了……”

“啊，娜斯琴卡！……”

于是我们俩笑起来。

“呃，得了，得了。不过您住在哪儿呀？我忘记了。”

“一座桥旁边，巴兰尼科夫楼。”

“是一幢很大的楼吗？”

“是的，是一幢很大的楼。”

“啊，知道，是一幢很好的楼房，不过您还是不要住了，尽快搬到我们这儿……”

“明天搬吧，娜斯琴卡，明天，那边我还有一点房租要付，不过这没关系……很快我就要领到薪水了……”

“要知道，或许我也可以教书的；先自学，后教书……”

“那太好了……娜斯琴卡，我很快就会得到一笔奖金……”

“这么说，明天您就是我们的房客了……”

“是啊，然后我们去看《塞维勒的理发师》，因为马上又要上演了。”

“对，我们一定去看，”娜斯琴卡笑着说，“不，最好不要看这个《理发师》，看个别的什么……”

“对，看个别的什么；当然，这样更好些，我没有想到……”

我们两人边说边走，仿佛置身于云雾之中，迷迷糊糊的，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会儿停下来，站在那里谈个没完，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天晓得走到了什么地方；我们又是笑，又是哭……娜斯琴卡忽然想回家了，我不敢挽留她，希望能送她一直到家；我们向前走去，一刻钟以后，忽然发现走到了我们常来的河边长凳旁边了。于是她又感叹起来，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非常害怕，吓得我浑身直发凉……但她立刻抓住我的手，继续向前走去，边走，边说……

“好了，现在我该回家了；看来已经很晚了，”她终于说，“我们不能再孩子气了！”

“是啊，娜斯琴卡，不过我现在睡不着，我不想回去。”

“看来我也不会睡得着的，不过您得送我回去……”

“那是一定！”

“这回我们可要一直走到家门口了。”

“一定，一定……”

“真的吗？……因为总有一天要回家的呀！”

“真的。”我笑着回答说。

“咱们走吧！”

“娜斯琴卡，看哪，看那天色！明天一定是好天气；天空

是多么的蓝哪，多好的月亮！看哪，这朵黄色的云彩马上就要遮住它，看哪，看哪！……不，云彩从旁边过去了。看哪，您看哪！……”

但娜斯琴卡没有看那云彩，她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她好像有些害怕的样子，一直朝我身边靠。她的手在我的手里直打颤；我看了她一眼……她和我挨得更紧了。

这时，一个年轻人从我们的身边走过。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朝我们很仔细地看了一眼，然后又迈出了几步。

“娜斯琴卡，”我小声地问，“这个人是谁？娜斯琴卡！”

“就是他！”她喃喃地说。这时她跟我挨得更紧，颤抖得更厉害了……我快要站不住了。

“娜斯琴卡！娜斯琴卡！是你呀！”我们身后传过一个人的声音，这时年轻人向我们走过来几步……

天哪，她尖叫一声，身子猛烈地哆嗦了一下；她甩开我的手，直接向他奔去！……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但是她刚想要把手伸给他，投入他的怀抱，却突然转过身来，风驰电掣般地跑到我的身边，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的双手已经搂着了我的脖子，热情、着实地吻了我一下。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又朝他奔去，挽着他的手，双双离去。

我久久地站在那里，望着他们的背影……终于，他们在我的眼前消失了。

早　晨

我的夜晚因早晨的来临而结束。天气不好，在下雨。雨滴

忧郁地鞭打着我窗上的玻璃；屋内非常昏暗，院子里一片阴沉。我头痛，晕眩，一场热病无声无息地浸入了我的肌体。

“老爷，有您一封信，是城里邮差送来的。”玛特辽娜躬身对我说。

“信，谁来的？”我叫道，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我没有看，老爷，您看看，也许上面写明是谁寄的呢。”

我拆开信。是她写的！

娜斯琴卡写道：

> 啊，对不起，请原谅我！我跪下来求求您，宽恕我吧！我既欺骗了您，也欺骗了我自己。这是一场梦，一个幻觉……为了您，我万分痛苦；原谅我，原谅我吧！……
>
> 请不要责怪我，因为我对您的态度没有任何改变；我说过，将来我会爱您的，就是现在我也爱着您，比爱还要深。啊，天哪！如果我能同时爱你们两个人该多好！啊，如果他就是您该多好！啊，如果您就是他该多好哇！

“啊，如果他就是您该多好！”这声音回旋于我的脑际。我记起了您说的话，娜斯琴卡！

> 我现在对您所做的事，上帝都看在眼里！我知道您很痛苦，很难过。我伤害了您，但是您知道——要是真正爱一个人，就未必会长久地怀恨在心。而您是爱我的呀！
>
> 我非常感激！是的！非常感激您的钟爱！因为它像一个醒后久久不能忘怀的甜蜜的梦，永远印记在我的脑海；因为我将永远记住那值得怀念的瞬间，当时您像亲兄弟那样向我敞开了您的心扉，宽厚地接受了我那颗备受创伤的心，珍惜它，医治它……如果您能够

宽恕我，我将对您感恩戴德，永志不忘……我将永远珍惜这一段记忆，永远忠实于它，不背弃它，不违背自己的心意；因为这颗心太专一了，它昨天就已经迅速找到了永远属于它的归宿。

我们还会见面的，您将会来看我的，您不会抛开我们的，您永远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当您再看到我时，您会向我伸出手来的……是不是？您会向我伸出手的，您已经原谅了我，不是吗？您仍像从前那样爱我吗？

啊，爱我吧，不要抛开我，因为此时此刻我是多么地爱您，因为我无愧于您的爱，因为我值得您爱……我亲爱的朋友！我下周就要同他结婚。他这次回来仍是爱我的，他从未忘记过我……您不要因为我提到他而生气。我愿和他一起去看您，您会喜欢他的，不是吗？……

原谅我们吧，请记住热爱您的

娜斯琴卡

这封信我反复读了很久，眼泪止不住夺眶而出。最后，信从我的手中落了下来，我双手捂着自己的脸。

“老爷子！老爷子！”玛特辽娜叫道。

“什么事，老婆子？”

“天花板上的蜘蛛网我全都打扫干净了，现在要是办婚事、请客都可以，要是像前些时候……”

我望了玛特辽娜一眼……不久前她还是个朝气蓬勃的年轻的老婆子，但不知为什么，现在我忽然觉得她目光痴呆、满脸皱纹、驼背、衰老……不知为什么，突然我觉得我的房间也像她一样老态龙钟。墙壁和地板也失去了光泽，一切都灰蒙蒙的，蜘蛛网比以前更多了。不知为什么，当我向窗外眺望时，

觉得对面那幢房子破旧不堪，圆柱上的泥灰已经剥落，屋檐业已变黑和破损，醒目的深黄色墙壁已经出现许多污斑……

阳光突然从乌云的背后窥视了一眼，重又躲藏起来了；也许由于这个缘故，一切东西在我的眼里又变得暗淡无光了；再不就是我未来的前途凄凉而忧郁地展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看到了我自己现在的样子，看到了整整十五年后变老了的样子，但还是住在这间屋子里，仍然孤独一个，仍然同这个多年来脑子丝毫没有变聪明些的玛特辽娜住在一起。

但是，娜斯琴卡，我会记住我受到的委屈吗！我会在您那明朗安泰的幸福上蒙上一层阴影，会痛苦地责备您，引起您内心的苦恼，用暗中的谴责来折磨您的良心，使您在幸福的时刻内心不得安宁，我会揉碎您同他走向祭坛时插在您黑色鬈发上仅有的一朵娇嫩的鲜花吗……啊，不会的，永远也不会的！但愿您的天空永远晴朗无云，您那甜蜜的微笑永远欢快而平静；您将因给另一颗孤独的、感激的心带来过愉快和幸福而受到祝福！

我的天哪！整整一分钟的幸福！然而——即使是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难道这还少吗？……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一

我记不起我的父亲了。他死的时候我只有两岁。我母亲又嫁了人。这次二婚给她带来很多痛苦，虽然他们的结合是出于爱情。我的继父是位乐师，他的命运非同寻常：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最奇特、最出色的一个。他在我幼年最初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以至影响了我的一生。为了使我的故事听起来明白易懂，我首先在这里介绍一下他的生平。我现在要讲的一切，都是我后来从著名提琴手 Б 那里了解到的，他是我继父青年时的伙伴和好友。

我继父姓叶菲莫夫。他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地主的村子里。我继父的父亲是个穷乐师，他经历了长期的流浪生涯，才在这位地主的庄园里落了户，并受雇于他的乐队。这位地主的生活非常奢华，而且酷爱音乐。人们说，他连莫斯科也没去过，甚至从未出过村，然而有一次他却突然决定要出国去一个什么矿泉疗养地，而且只去几个星期，目的只是要聆听一位著名小提琴手的演奏；报上说这位小提琴手打算在矿泉疗养地举办三场音乐会。这位地主有一个相当不错的乐队，为了维持乐队的开支，他几乎花去了自己的全部收入。我的继父在这个乐队里吹单簧管。他二十二岁时认识了一位奇特的人物。这个县

里有一位很富的伯爵，他为了供养家庭戏班子而破了产。伯爵因自己乐队的指挥行为不端而将其解雇了：这位生于意大利的乐队指挥人品实在太差。他被赶走后，从此忍辱偷生，潦倒不堪，总是在村里小酒店里游荡，喝得醉醺醺的，有时候甚至向人乞讨，因此全省没有人愿意给他找个位置。可是我的继父竟然跟这样的人交上了朋友。这种交往令人无法解释，也非常奇怪，因为谁也看不出我继父因模仿朋友的样子而在自己的行为上有丝毫的变化，以致当初不许我继父跟随这个意大利人交往的地主本人，后来对他们俩的友情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最后，这位乐队指挥突然死了。是农民们一大早在堤坝旁的水沟里发现的。经过尸检，原来是死于脑溢血①。他的财产保存在我继父那里；我继父当即拿出证明，说他完全有权继承这笔财产：死者留下亲笔字据，说自己死后叶菲莫夫就是他的继承人。遗产有一件黑色燕尾服，一把小提琴；燕尾服死者保存得很好，因为他一直抱有谋取个职位的希望，小提琴样子平平，看上去相当一般。没有谁对这笔遗产提出异议。然而时过不久，伯爵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带着伯爵的信来见地主。伯爵在这封信里促请叶菲莫夫卖掉意大利人身后留下的那把小提琴，伯爵想买下来给自己的乐队用。他提议出价三千卢布，并且补充说，他已经多次派人去请过叶戈尔·叶菲莫夫，希望当面做成这笔交易，但是叶菲莫夫一口拒绝，执意不肯。伯爵最后说，小提琴的价格是公道的，他不会再多出了；他认为叶菲莫夫执意不肯是怀疑他成交时在欺骗他老实和无知，这使伯爵

---

① 乐队指挥的神秘死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的暴死很有些相似：1839 年，作家的父亲被手下的农奴打死。家里人认为其死因不宜向外张扬，于是在调查的文件上写道：“死于脑溢血”。

感到非常不快，因此希望这位地主能开导开导叶菲莫夫。

地主当即派人去叫我继父。

“你为什么不愿意出让这把小提琴呢？”他问叶菲莫夫，“它对你没有什么用处。人家给你三千卢布，这个价格很公道，要是你以为人家会出得更多，那你可就打错主意了。伯爵是不会骗你的。”

叶菲莫夫回答说，他自己不愿去见伯爵，但如果一定要让他去，那他只好听从主人的吩咐；小提琴他不愿卖给伯爵，可是如果硬要从他这儿拿走，那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主人的。

显然，他的这种回答触动了地主性格中最敏感的一根弦。问题是，地主一向很自豪地说他深知怎样和自己的乐师们打交道，因为他们个个都是真正的表演艺术家，由于他们的努力，他的乐队不仅优于伯爵的乐队，而且比首都的乐队也毫不逊色。

“好吧！”地主回答说，“我告诉伯爵，就说你不愿意卖这把琴，因为你不想卖，因为卖与不卖你完全有权决定，明白吗？不过我本人想问你一句：你要这把琴干什么呢？你的乐器是单簧管，尽管你吹奏得很不怎么的。把它让给我吧，我出三千卢布。（谁知道这是怎样一件乐器呢！）”

叶菲莫夫嘿嘿一笑。

“不，老爷，我不想把琴卖给您，”他回答说，“当然，您一定要……”

“难道是我硬要你卖吗，难道我在强迫你吗！”地主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喊叫起来，况且这事是当着伯爵的乐师的面发生的，根据这种情况，伯爵的乐师可能得出一个很不好的印象，认为地主乐队全体乐师的处境实在不佳。“走开，你这没良心的东西！以后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了！你连单簧管都吹不好，没

有我今后看你怎么混日子？在我这里，你有吃有穿，还有一份薪俸；生活体面高雅，你是堂堂的表演艺术家，可是你缺乏自知之明，也感觉不到这一点。你走吧，快滚，别在这里让我生气！”

地主总是把惹他生气的人统统从自己身边赶开，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脾气不好，会着急发火。其实他怎么都不愿意对他所称为“表演艺术家”的乐师们过分苛求的。

交易没有做成，好像事情也就这样完了，谁承想一个月后，伯爵的小提琴手突然狠狠告了一状：他亲自出面，告发我继父，说他利欲熏心，害死意大利人，霸占其大宗遗产。他说，遗嘱是在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并答应为自己的指控提供证人。伯爵求情说和，地主也为我继父开脱，但谁也动摇不了告状人的主意。人们向他说明：对乐队指挥所做的医学尸检是正确的，告状人违背明摆着的事实；一意孤行，很可能是出于个人恩怨，发泄私愤，因为他未能得到准备为他购买的那件珍贵乐器。伯爵的乐师寸步不让，赌咒发誓说自己有理，还说脑溢血并非酗酒所致，而是由中毒造成的，因此他要求进行复查。乍一看，他说的理由也颇有道理。自然事情就这样闹起来了。叶菲莫夫被抓了起来，投进了市监狱。这件案子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全省的注意。案子进展非常迅速，结果查明：伯爵的乐师犯了诬陷罪。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他自己是正确的。最后，他承认他缺乏任何证据，他提出的证言是他自己瞎想出来的，不过他在胡编这些证言的时候，他是根据一种假设和猜测行事的，因为一直到复查完毕，正式证明叶菲莫夫无罪为止，他仍然初衷不改，一口咬定，叶菲莫夫就是造成不幸的乐队指挥死亡的罪魁祸首，虽然叶菲莫夫也许并没有直接给他投毒，而是采取了别的什么方

式。但是法院对乐师的判决没有来得及执行：他忽然得了脑炎，神经错乱，死在监狱诊所里了。

在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中，地主的表现可谓有为有守，嘉言懿行。他为我的继父竭尽全力，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似的。他多次到狱中探视他，安慰他，给他送钱；听说叶菲莫夫喜欢抽烟，便给他送去最好的雪茄烟；后来我继父被宣告无罪释放，地主又让全乐队放假，以示庆贺。在他看来，叶菲莫夫的案子关系到整个乐队，因为他非常看重自己乐师们的良好品德；在他看来，这一点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那么至少同他们的才能一样重要。整整一年过去了，突然，全省都在传闻，说有位法国著名小提琴家到了省城，打算顺便举办几场音乐会。地主立即想方设法，争取这位小提琴家能到自己家里做客。事情进展得很顺利，法国人答应来做客。为迎接他的到来，一切都准备停当，几乎全县的人都请到了，但是情况突然有变，一切都乱了套。

一天早晨，有人报告说，叶菲莫夫失踪了，不知去向。于是派人到处去寻找，但是音信全无。乐队十分焦急：缺一个单簧管呀；可是就在叶菲莫夫失踪三天之后，地主忽然从法国人那里接到一封信，法国人在信中态度傲慢地拒绝了地主的邀请，还说（自然是绕着弯子说了），以后跟那些拥有私人乐队的老爷们交往时要格外小心，眼看一位真正有才能的人受一个不知其价值的人的管束，这太有失风雅，败人兴致了；最后他还说，叶菲莫夫是位真正的表演艺术家，是他在俄国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小提琴手，叶菲莫夫的例子足以证明他的话的正确性。

读罢此信，地主惊讶万分。他感到伤心极了。怎么会这样呢？这个叶菲莫夫，地主对他如此关怀备至，如此恩礼有加，

而他竟然这样无情无义，昧着良心向一位欧洲表演艺术家，向一位他非常尊重其意见的人恶意中伤！最后，这封信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令人费解的：信上说，叶菲莫夫是位真正有才能的表演艺术家，是位小提琴手，但是人们未能发现他的才能，硬要他去演奏另一种乐器。这一切使地主大为惊讶，他当时就想进城去见见这位法国人，可这时他突然收到伯爵一个便条，伯爵请地主立即到他那里去，并且告诉他，说他一切情况都了解，说那位路过的小提琴手现在就在他家里，和叶菲莫夫一起，还说他对叶菲莫夫的无礼和诽谤十分惊讶，已下令将他看管起来；最后，信上说，地主之所以必须亲自到场，还因为叶菲莫夫的指控甚至牵连到了伯爵；此事关系重大，必须加以澄清，越快越好。

地主当即赶到伯爵家里，同法国人见了面，说明了我继父的整个身世；他补充说，他没想到叶菲莫夫竟如此多才多艺，相反，叶菲莫夫在他那里只是一个很差的单簧管手，现在他才破天荒头一次听说，这位离他而去的乐师，好像还是位小提琴家。他还补充说，叶菲莫夫是自由人，享有充分的自由，随便什么时候都是这样；要是他真的身受压迫，他随时就能离开他。法国人感到非常惊讶。叶菲莫夫被叫来了，他变得简直快认不出来了：狂妄自大，旁若无人，说话冷嘲热讽，并坚持认为他对法国人说的话句句属实。凡此种种，使伯爵大为恼火，他当面对我继父说，他是个恶棍，造谣中伤者，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请放心，大人，我和您相当熟悉，我深知阁下的为人，”我的继父回答说，“承蒙你的仁慈宽厚，我差一点儿受到了刑事处分。我知道您原先的乐师阿列克塞·尼基福雷奇在何人授意下告发了我。”

听了这样可怕的指责，伯爵气得火冒三丈。他强压住心头的怒气；但大厅里一位有事找伯爵的官员，声称对此事决不能不管不问，就此罢休；叶菲莫夫这种粗暴无礼的态度包含着一种恶毒的、不公正的指责和中伤，他请求允许他在伯爵家里当即将他逮捕。法国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说他不能理解这种居心叵测的忘恩负义行为。这时候我的继父也火了，他回答说，他宁肯受到惩罚、审判，甚至再来一次刑事审讯，也比至今他在地主乐队所过的日子强些，他因为自己太穷，没办法早一点儿离开那里；说完这些话，他和逮捕他的人们一起走出了大厅。人们把他关在宅内一间偏僻的屋子里，威胁说明天就要把他送进城去。

半夜时分，拘押的房门被打开了。地主走了进来。他身穿睡袍，脚趿便鞋，手里举一盏明灯。看来，他无法入睡，内心的焦虑使他在这种时候离开了卧榻。叶菲莫夫还没有睡，他吃惊地看着进来的人。来人把灯放下，坐在他面前的椅子上，心情显得非常激动。

“叶戈尔，”他说，“你为什么这样令我伤心？”

叶菲莫夫没有回答。地主又问了一遍，他的言词中透出某种深厚的感情，一种莫名其妙的忧伤。

“天晓得为什么我使您这样伤心，老爷！”我的继父终于说，还挥了挥手。“看来我是鬼迷心窍了！连我自己也不明白是谁让我这样做的！唉，我无法在您那里住下去了，不能再待了……我这是魔鬼上身，中了邪了！”

“叶戈尔！”地主又开始说，“回到我这里吧；过去的事我统统忘掉，一切既往不咎。听我说：你将是我的首席乐师；我给你另外加薪，非他人所能比……”

“不，老爷，不，请不要说了：我不能常住在您那里！我

对您说吧，我是魔鬼缠身了。如果我留下来，我会把您家的房子烧掉的；有时候我苦闷起来，恨不得我压根儿不要生在这个世上！现在我连自己也不敢担保；您哪，老爷，最好还是不要管我！这都是魔鬼缠身后闹的……”

“哪个魔鬼，谁？”地主问道。

“就是那个像狗一样死去的意大利人，所有人都讨厌他。”

“是他？叶戈鲁什卡[1]，教会你拉琴的那个人吗？”

“对！他教了我许多东西，把我给毁了。我还是压根儿不见到他的好。”

“叶戈鲁什卡，难道连他也算是小提琴高手？”

“不，他自己所知甚少，但是他会教。我是自己学会的；他只是做做示范，——这样比正规教法要容易些；要是撒谎，叫我的双手烂掉。我现在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老爷，要是您现在问我：‘叶戈尔卡[2]！你想要什么？我全都给你。’——然而，老爷，我一句话对您也回答不出，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不，老爷，您最好还是不要管我，我现在再说一遍。因为我一定要弄出点事情来，以便把我打发得远远的，这样事情也就了结了！”

“叶戈尔！”地主沉默一会儿说，“我不能就这样丢下你不管。如果你不愿在我这里干，你可以离开；因为你是自由的人，我不能强留不放；但我现在不能就这样离开你，一走了之。你给我演奏点什么吧，叶戈尔，就用你自己的小提琴演奏吧！叶戈尔，看在上帝的分上，演一个吧！我不是在命令你，请你理解我，我不强迫你；我是在含着眼泪请求你：给我演奏一曲吧，叶戈鲁什卡，看在上帝的分上，就拉你给法国人演奏

---

①② 均为叶戈尔的昵称。

过的那支曲子吧！抒发一下自己的心声！你很固执，我也很固执；要知道，叶戈鲁什卡，我也有自己的脾气！我能够理解你，你和我一样，也能够理解我。要是你不把心甘情愿给法国人演奏过的曲子拉给我听，我就没法活下去。”

“好，就这么办！”叶菲莫夫说，“老爷，我发过誓，说永远不在您面前演奏，就是不给您演奏，可是现在我的心已经答应演奏了。我为您演奏，不过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后，老爷，无论何时何地，您再也听不到我的演奏了，你就是答应给我一千卢布也不行。”

于是他拿起小提琴，开始演奏自己的俄国民歌变奏曲。Б说，这组变奏曲是他的第一部，也是他最好的小提琴乐曲，后来无论演奏什么，他再也没有演奏得如此之好，如此富有灵感。这位地主听音乐时从来就没有无动于衷过，这次索性放声大哭起来。演奏结束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掏出三百卢布，递给我继父，并且说：

“现在你走吧，叶戈尔。我放你走，伯爵那里，一切由我处理；不过你听我说：以后你我再也不要见面了。你面前的道路是宽广的，如果我们路上相遇，你我都会感到很不好受。好了，分手吧！……等一等！我对你还有一句临别赠言，只有一句：莫贪杯，勤用功；努力学习，戒骄戒躁！我对你说话，就像你亲生父亲对你说话一样。一定要注意，我再说一遍：勤用功，莫贪杯，一旦你要借酒浇愁（发愁的事将来多着呢）——那将一事无成，铸成大错，也许就像你那位意大利人一样，在一条什么水沟里，一命呜呼。好了，现在咱们分手吧！……等一等，吻我一下！”

他们互相吻别，然后，我的继父走了出去，获得了自由。

刚得到自由，他便在附近一个县城里把自己的三百卢布挥

霍一空，同时跟一帮最堕落下流的地痞无赖混在一起，最后落得穷困潦倒，举目无亲，不得不加入一个地方流动戏班子的小乐队，当个首席，也许是唯一的小提琴手。这一切跟他最初的设想并不大一致，他原想尽快去彼得堡学习，谋取个好位置，把自己完全造就成一名表演艺术家。但是，在小乐队的日子并不顺心。不久，我继父就跟流动戏班子的老板吵翻了，而且离开了他。这时候，他心如死灰，精神委靡不振，甚至决定迈出大伤其自尊心的绝望的一步。他给我们都知道的那位地主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处境，请求资助。信写得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但是没有得到回音。于是他又写了一封，言辞上奴颜媚骨，低三下四，称地主是自己的恩人，把他奉为真正的艺术鉴赏家，最后还是希望他能再次解囊相助。回音终于来了。地主寄来一百卢布和由其侍仆代笔的简单几句话，说以后再不要向他提出任何请求了。收到这笔钱后，我继父当即就想动身去彼得堡，但是还了债款，这笔钱也就所剩无几，彼得堡之行连想也不用想了。他只能仍然滞留在外省，再次加入一个地方乐队，后来在那里又待不下去，就是这样，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一心想着能很快去彼得堡，就这样在外省一待就是整整六年。最后，他觉得这样下去太可怕了。他绝望地发现，穷困潦倒的日子在不断窒息着他的才华，使它不知遭受了多少损失；于是，在一个早晨，他撇下老板，拿上自己的提琴，来到了彼得堡，一路上几乎全靠向人乞讨。他住在某处的一间阁楼上，就在这里，他第一次遇见了Б；当时Б刚从德国来，也是想到这里来大展宏图。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至今Б回想起他们的交往甚至仍然激动不已。当时两个人都还年轻，怀着同样的希望，而且目标一致。但当时Б更青春年少，没受过多少穷，吃过多少苦。此外，他首先是个德国人，为达到自己的

目标，能坚持不懈，循序渐进，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对自己的前途，心里差不多早就有数；可是他的朋友已是而立之年，已经感到劳累、疲乏，失去了一切耐心，早年旺盛的精力也已消磨殆尽；整整七年时间，为了混碗饭吃，他不得不在地方流动戏班子和地主们的乐队里，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当时支持他的只有一个永不改变的观念——最后摆脱困境，攒一笔钱，去彼得堡。但是这个想法是模糊的，不清楚的；它只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内心召唤，最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斗转星移，在叶菲莫夫的心目中，它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清晰了；等他到了彼得堡，他几乎已经变得稀里糊涂了，只能根据一贯的夙愿和反复思量此次赴京的某种老习惯行事，几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京城里究竟想要干什么。他的热情有点歇斯底里，焦躁不安，喜怒无常，仿佛他想用这种热情来自己欺骗自己，并且通过它使自己相信，他身上原先的活力、最初的热情和早先的灵感还没有枯竭。这种连续不断的兴奋劲头使头脑冷静、有条不紊的Б不胜惊讶；他被搞得晕头转向，把我继父当做未来伟大的音乐天才看待了。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这位伙伴的未来命运会是别的什么样子。但是时隔不久，他就擦亮了眼睛，完全把他看透了。他清楚地看到，所有这些突发的狂热，焦躁不安的情绪——无非是感到自己怀才不遇而出现的不自觉的绝望心态罢了；说到底，他的那点儿才能，恐怕压根儿就没那么伟大，更多的是盲目乐观和不切实际的自信，再加上幼稚的自我陶醉，以及一直自以为是盖世奇才的痴心妄想。“但是，”Б说，“我对我这位伙伴的古怪脾气不能不感到惊讶。他那病态的强烈愿望和内心脆弱的紧张激烈的斗争就发生在我的面前。整整七年的时间，这个不幸的人只是靠关于自己锦绣前程的幻想在支撑着自己，甚至没发现他已丢掉了我们这门艺术中最起

码的东西，以致荒废了最基本的业务技能。然而与此同时，在他那凌乱不堪的想象中还不停地在编制着最宏伟的远景规划。不仅如此，他希望成为第一流的天才，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小提琴家，实际上他已经自认为是这样一位天才了，——此外，他还想成为作曲家，其实他连对位法都一窍不通。但是使我万分惊讶的是，"Б补充说，"这个人尽管根本不行，尽管在艺技方面知之甚少，——但是，他对艺术却有着非常深刻、非常明确，可以说是出于本能的理解。他有非常强的艺术感受力和自我理解力，因此，如果说他缺乏自知之明，自认为是一位艺术大师，是一位天才，而不是一个深刻的、与生俱来的艺术批评家的话，那也不足为怪。有时候他用粗俗的、毫无科学性的简单的语言，能够向我说出十分深奥的道理，这使我非常纳闷，我无法理解他是怎样了解这一切的；他从来不读书，也从不学习，而且我的自我修养的提高，"Б补充说，"从他身上和他的指导中获益匪浅。至于我本人，"Б继续说，"我对自己的态度是处之泰然。我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情有独钟，虽然我从学步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天赋不高，充其量在艺术上我只能当一名壮劳力；但是我引以为自豪的是，我没有像懒惰的奴隶那样，把我的那点天赋埋没掉①，而是相反，我把它成百倍地发扬光大了，因此，要是人们夸奖我，说我的演技清新明快，惊叹我的技艺纯熟，那么这一切都是得益于我坚持不懈的努力；多亏我有自知之明，我宁可把自己低估一些，时时戒骄戒躁，革除过早自满和懒惰的习性，因为它们是这种自满情绪的自然结果。"

---

① 见"按才干受责任"的寓言故事，《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5章，第14～30节，以及《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9章，第11～28节。

Б本人也曾试着向自己当初非常佩服的朋友劝说几句，但这样只能白白地惹他生气。他们的关系后来渐渐疏远了。很快，Б发现他的朋友变得越来越冷漠、苦闷，感到一切都很无聊，而他那奔放的热情也日渐减少，继而变得忧心忡忡，心灰意懒。最后，叶菲莫夫开始把小提琴搁置起来，常常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去碰它。这距离完全堕落已经相去不远了；不久，这个不幸的人便染上了种种恶习。地主曾经告诫过他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嗜酒如命，不能自拔。Б看着他，感到非常吃惊；他的劝告已经不起作用，而且，再说了，他也不敢轻易开口。一来二去，叶菲莫夫竟变得没脸没皮，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他竟心安理得地完全靠Б过日子，甚至觉得这样做好像是理所当然，他有这个权利似的。与此同时，过日子的钱就要花完了；Б想方设法，苦苦地撑着，靠给人上课或在商人、德国人和穷官吏们的晚会上演奏勉强维持，他们虽然给的不多，但是总能给一些。叶菲莫夫好像根本不愿意看见自己朋友的困境：他对他的态度非常严厉，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不跟他说话。有一次，Б语气非常婉转地提醒他，希望他不要太冷落了自己那把小提琴，以免日久荒废了琴艺；谁知叶菲莫夫为此大发雷霆，声称他是决意永不再碰那把琴了，好像他以为这样就会有人跪下来求他似的。还有一次，Б需要一个搭档共同在一个晚会上演奏，于是他邀请叶菲莫夫参加。他的邀请使叶菲莫夫大为恼火。他怒气冲冲地说，他不是街头的提琴师，也不会像Б那样下贱到在一群根本不懂他的演技和才能的臭工匠面前演奏，玷污他那高尚的艺术。Б一句话没说，自己参加演出去了；但是同伴走后，叶菲莫夫对他的邀请前思后想，反复琢磨，认为这一切只不过是一种暗示，说他是在靠Б过日子，想提醒他，让他也试着去挣点钱。Б演奏回来后，叶菲莫夫突

然向他发难，说他的行为非常卑鄙，并声称一分钟也不能跟他待在一起。的确有两天不知他到哪里去了，不过第三天他又回来了，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照旧过他的日子，跟原先一样。

只是由于旧的习惯和昔日的友谊，加上Б对这个不可救药者的同情，方使得他没有下决心结束这种不像话的生活，跟他的朋友一刀两断，永不来往。后来，他们还是分手了。Б时来运转：他找到一个很有来头的后台，因此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了，迅速提高的知名度很快使他谋得了歌剧院乐队的一个职位；在这里，他很快便取得了当之无愧的成功。分手时，他给了叶菲莫夫一些钱，并且含泪求他能回到正道上来。时至今日，Б想起他时心里还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认识叶菲莫夫，这是他青年时代印象最深的一段经历。他们共同艺园学步，彼此相处，情意甚笃；甚至叶菲莫夫的古怪脾气以及他的为人粗鲁的严重缺点，都能使Б在感情上对他产生更大的依恋。Б理解他；他把叶菲莫夫给看透了，早就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结束。分手时他们相互拥抱，两个人都哭了。当时叶菲莫夫流着眼泪，泣不成声地说，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最最不幸的人，这一点他早就知道，不过现在才看清楚了自己的穷途末路。

“我没有才华！”他终于说，脸色死灰。

Б大受感动。

“听我说，叶戈尔·彼特罗维奇①，”他对我继父说，“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要知道，你这样心灰意冷，只能自己毁了自己；你既缺乏耐心，又没有勇气。不对！你有才华，请相信我

① 叶菲莫夫的名字和父称。

的话，你有才华。仅凭你对艺术的感悟和理解，我就认准了这一点。我能用你的整个生活向你证明这一点。你曾经跟我讲过自己过去的生活。当初你也不自觉地有过意志消沉的时候。当时你的第一个老师，即你跟我讲过许多的那个怪人，头一次在你身上唤醒了你对艺术的热爱，并且看出了你的才华。你当时也有强烈而痛切的感受，就跟现在一样。但是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回事。你在地主家里待不下去，可你自己又不知道你究竟想要什么。你的老师死得太早了。他丢下你时你脑子里只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意愿，主要是他没能让你认清自己。你感觉到你应该走另一条路，一条更为宽广的道路，感觉到你注定有另外的目标，但你却不知道如何去实现，因此苦恼中你憎根当时身边的一切。六年的贫困日子你并没有白过；你在学习，在思考；你认识了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如今你对艺术和自己的使命已有所了解。我的朋友，忍耐和勇气是非常需要的。你未来的命运要比我的好，真让人羡慕：你的艺术家气质要比我强过百倍；但是上帝能把我的忍耐力的十分之一赐给你就好了。好好学习，不要喝酒，就像你那位好心地主对你说的那样，而主要的是你要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什么东西使你苦恼不安呢？是贫寒？是穷困？但是贫寒和穷困能够造就艺术家。开头总是和穷困分不开的。现在谁都不需要你，也没有人愿意了解你；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等着瞧，一旦人们知道你才华横溢，事情也就跟着来了。忌妒、卑鄙的小动作，特别是各种各样的荒唐事，比穷困还厉害，一齐向你压来。才华需要同情，需要人们的理解，可是你瞧吧，只要你稍微有点成就，你周围人都是些什么脸色。他们会认为你废寝忘食、辛勤劳动所得来的东西不屑一顾，会对它们嗤之以鼻。他们，你的未来的朋友们，不来鼓励你，安慰你；他们不会指出你的真、善之处，而是幸

灾乐祸地挑剔你的每一个错误，专讲你的毛病和出错的地方；他们表面上冷若冰霜，一脸的不屑，其实他们像过节一样，对你的每一个错误（好像谁可以不犯错误似的！）心里正拍手称快呢。而你这个人又非常傲气，逞强好胜，不讲究场合，这就有可能伤着死要面子的卑鄙小人，这样事情可就坏了——他们人多势众，而你只是一个人；他们会用针把你扎得千疮百孔。这一点连我都已开始有所感受了。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你还不算太穷，你还能过下去，千万不要讨厌干粗活，就像我在穷工匠们的晚会上劈木柴一样，该劈的你就劈。但是你缺乏耐性，你的毛病是性子太急，不够朴实，爱耍小聪明，喜欢想入非非，脑子活动太多；口头上你自命不凡，等拿起琴弓时你却胆小如鼠。你死要面子，可又缺乏勇气。要勇敢一些，别着急，好好学，即使不能指望自己的实力，那也要碰碰运气；你有激情，有感觉。运气好也能达到目的，即使达不到，那也不妨试试：反正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赢头实在太大了。老兄，在这里，我们的运气——是关键的关键！”

叶菲莫夫听着昔日朋友的这席话，心里很有感触。但在Б往下讲的时候，叶菲莫夫苍白的脸色开始消退；脸上出现了红润；他的两眼闪现出少有的勇敢与希望之光。很快，这种高尚的勇气转变成为一种自信，接着又变成为通常的狂妄，最后，当Б的规劝快要结束的时候，叶菲莫夫已经有些心不在焉，感到很不耐烦了。不过他仍然热情地握住Б的手，向他表示感谢，但态度很快就变了样，从自暴自弃和垂头丧气，一下子变得极其狂妄和傲慢，扬扬得意地宣称他的命运不用朋友们担心，他知道该怎样安排自己的未来，说他很快就能为自己找到一位后台，举办音乐会，到时候就会功成名就，财源滚滚。Б耸耸双肩，但没有反驳自己的老朋友，然后他们便分手了，虽

然，不言而喻，他们分别的时间并不很长。转眼之间，叶菲莫夫把给他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又去要钱，接着是第三次，第四次，第十次地要钱；最后，Б忍无可忍，推说不在家。从此以后他就完全不知道叶菲莫夫的下落了。

几年过去了。有一次，Б排练完回家，在一条胡同的肮脏小酒店门口遇见一个衣冠不整的醉汉在喊他的名字。他就是叶菲莫夫。他的样子变得很厉害，脸上浮肿，面色发黄；很显然，放荡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Б非常高兴，跟叶菲莫夫还没说上两句话，就被他拉着进了这家小酒店。他们来到一间偏僻的脏黑小屋，在这里，Б才就近看清楚了自己朋友的模样。他身上穿得几乎破烂不堪，脚下是一双破靴子；脏乱的胸衬上满是酒渍。他的头发已经开始变白，有的已经脱落。

“你怎么啦？现在在什么地方？”Б问道。

叶菲莫夫显得很尴尬，起初甚至有些慌乱，答非所问，前言不搭后语，因此，Б还以为他神经不正常呢。最后，叶菲莫夫承认，要是不给点酒喝他就没法子说话，可是小酒店对他早就不相信了。他说这话的时候，脸有些发红，尽管他拿腔拿调，指指点点，想方设法为自己壮胆，但给人的印象却是恬不知耻，装模作样，简直叫人恶心，可悲可叹；好心的Б看到自己的担心如今已完全成为事实，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他叫人端上酒来。出于感激，叶菲莫夫的表情立刻变了样，他不知如何是好，满含热泪就要去吻恩人的手。午餐时，Б得知这个不幸的人已经结了婚，感到非常惊讶。但更使他惊讶的是，听说竟是这位妻子造成了叶菲莫夫的一切不幸与痛苦，这场婚姻彻底断送了他的才华。

“怎么会是这样呢？”Б问道。

“兄弟，我的手已经有两年没有摸琴了，”叶菲莫夫回答说，“那婆娘是个厨师，做饭的，毫无教养，是个粗俗不堪的女人。没法提她的事！……我们净打架了，别的什么也没有干。”

“既然如此，那你为什么要结婚呢？”

“没东西吃呀。我认识了她；她手里有千把卢布，于是我就不顾一切地跟她结了婚。是她先爱上我的。她一直缠住我，紧追不舍。谁也没有勉强她！钱都花完了，喝光了，老弟，这里有什么才华可言！一切全完了！”

Б发现，叶菲莫夫好像急于要向他表白什么，说明自己没错。

“我把一切都抛弃了，统统抛弃了。”他补充道。这时他对Б说，最近他的琴艺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尽管Б在全城的小提琴手中名列前茅，但是也没法跟他相比，只要他叶菲莫夫愿意干。

“那你究竟为什么不干呢？”Б惊奇地问道，“怎么不找个工作呢？”

“没多大意思！”叶菲莫夫说着，挥了挥手。“你们那里有懂行的人吗，哪怕是懂得一点皮毛呢！你们懂得什么呀？什么也不懂，一窍不通！你们的工作不过是从什么芭蕾舞的乐曲中弄出一段凑凑数而已。好的小提琴手你们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时，叶菲莫夫又挥了挥手，身子在椅子上晃了一下，因为他已经醉得差不多了。然后，他要请Б到他家里去，但是Б拒绝了，只是要了他的住址，答应第二天就去看他。当时的叶菲莫夫已经酒足饭饱，他用嘲弄的目光看着他昔日的同伴，千方百计地拿言语来刺他。他们临走的时候，叶菲莫夫赶紧把Б的贵重大衣递过去，像下等人对上等人似的。从第一个房间旁

边经过时，他停下来，把Б向酒店老板和大伙儿介绍说，这是全京城首屈一指而且是独一无二的小提琴家。总之，此时此刻，他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作呕。

然而，第二天早上，Б在小阁楼上找到了他，当时我们穷困之极，全家都住在一间屋子里。那时候我才四岁，我母亲嫁给叶菲莫夫已有两年。她是个不幸的女人。以前她是位家庭教师，受过良好的教育，模样也很漂亮，可是因为穷，嫁给了一名老公务员——我的父亲。她跟他只过了一年。我父亲突然去世后，很少的一点遗产由他的几个继承人分了，留下了我母亲一个人和我，还有她分到的那一份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再去给人当家庭女教师，身边还带一个年幼的孩子，谈何容易。这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她遇上了叶菲莫夫，而且真的爱上了他。她非常热情，喜欢幻想，把叶菲莫夫看成了什么天才，相信了他关于锦绣前程的自吹自擂的话，一想到自己能成为一个天才人物的支柱和指导，她真是感到荣幸之至，得意非凡，于是便嫁给了他。头一个月，她的全部理想和希望就都落了空，她面对的只是可怜的现实。叶菲莫夫决定结婚，可能就是看上了我母亲那千把卢布，一旦这笔钱花完用光，他便把两手一抄，好像很高兴地有了借口，立刻向大家和每一个人宣布：是婚姻断送了他的才华，他无法在憋闷的房间里工作，眼看着一家人在挨饿，说在这种情况下歌曲和音乐根本就进不到脑子里，最后，还说看来生就如此了，命中注定要受这个罪，等等。好像后来他自己也相信自己抱怨得非常有理，仿佛还为能找到这种新的口实而沾沾自喜。看来，这位可怜、倒霉的天才自己在为自己寻找表面借口，以便把所有的失败和所有的灾难统统都推到这个方面。他无法接受一个可怕的思想，即他在艺术上早就不行了，而且永远没有希望。他像抗拒噩梦似地跟这

个可怕想法进行殊死的搏斗，最后，当他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偶尔睁开眼睛看看的时候，他感到实在太可怕了，他觉得自己会被吓疯的。他不能轻易放弃伴随他一辈子的生活信念，直到自己的最后一分钟，他仍然相信那个时刻还没有过去。怀疑的时候，他便借酒浇愁，用刺鼻的酒气来驱赶胸中的苦闷。最后，他也许自己都不知道此时此刻妻子对于他是多么必不可少。她是一个活生生的借口，而且，的的确确，我继父对这样一种想法几乎着了魔：他认为等他把坑害他的妻子送进了坟墓，一切都会走上正轨。可怜的母亲不了解他的心思。作为一个酷爱幻想的女人，在充满敌意的现实生活中迈出的第一步就遭到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她变得非常暴躁，爱发脾气，开口就骂人，时常跟以折磨她为乐事的丈夫发生争吵，不停地催着他去工作；但是，我继父的妄自尊大和僵化的思想，他的种种荒唐行为，使他变得几乎毫无人性和麻木不仁。他只是发笑，并且发誓说，在妻子死以前决不摸一下小提琴，而且残酷地、直截了当地对她公开宣布这一决心。我妈妈直到临死还非常爱他，不管他怎么样；但是她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她变得老是生病，苦不堪言，精神上受到不断的折磨，除了这种种苦恼之外，全家的饮食问题全得由她一人操劳。她开始自己做饭菜，起初在家里为外人开伙。但是，丈夫偷偷地把她的钱全都拿走了，弄得她常常陷入无米之炊，提供不出饭菜。Б来我们这里时，母亲正在洗衣服，给一件旧连衣裙重新染色。就这样，我们一家就挤在一个小阁楼上对付着过。

Б对我们家一贫如洗的状况感到非常吃惊。

“听我说，你一直在胡说八道，”他对我继父说，“这儿哪有什么摧残人才的事儿？是她在养活你，你干什么了？”

“什么也没干！”继父答道。

但Б还不了解我妈妈的全部灾难。我继父常常把一帮帮的流氓无赖带到家里来，他们什么样的人都有，简直无法无天，无所不为！

Б费尽口舌，劝说他这位昔日的伙伴；最后向他表示，要是你叶菲莫夫再不改过自新，他也就不再帮什么忙了；他把话挑明了：不再给他钱了，因为他只会把钱花光；最后，他要求叶菲莫夫随便演奏点什么给他听听，看看他能替他想点什么办法。在我继父去拿琴的时候，Б悄悄地把钱塞给我母亲，但她不接受。这是她生平头一次接受人家的施舍呀！于是Б把钱给了我，可怜的母亲流下了眼泪。继父取来小提琴，但要求先得给他喝点儿酒，他说不然他无法演奏。于是派人去买了酒。酒下肚后，他的精神劲儿来了。

“看在我们交情的分儿上，我给你奏一曲我自己的作品。”他对Б说，同时从柜子下面抽出一本落满灰尘的厚笔记本。

“这都是我自己创作的，”他指着笔记本说，“你瞧！老弟，这可不是你们的芭蕾舞作品！”

Б默默地翻看了几页，然后打开他随身带来的乐谱，要我继父先把自己的作品搁在一边，从他带来的乐谱中给他演奏点什么听听。

继父有些不高兴，但他生怕失去新的靠山，还是按Б说的办了。这时Б发现，他这位昔日的伙伴在他们分手期间的确下了不少功夫，收获不小，尽管他吹嘘说，打从结婚起他压根儿就没摸过琴。我可怜的母亲非常高兴。她望着丈夫，重新为他感到自豪。好心的Б也感到由衷的高兴，决心帮我继父一把。Б当时的社会交际已经很广，他当即求人说情，向人推荐自己可怜的伙伴，不过事先总要我继父答应，今后一定得洁身自好，谨言慎行。眼下由Б出钱，先得让他把衣服换得好

一些，然后再带他去见几位名人；这些人对于Б想为我继父谋取的位置非常关键。其实，叶非莫夫只不过是嘴巴上自命不凡，实际上他非常乐意接受自己老朋友的建议。Б说，我继父因害怕失去Б对他的好感，对Б百般奉迎，卑躬屈节，使Б感到很不好意思。叶非莫夫明白这是人家把他往正道上领，因此连酒也戒了。最后，在一个剧团乐队里给他找了个位置。他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因为一个月的辛勤努力和劳动找回了他一年半因无所事事而荒废掉的东西；他答应以后要好好练功，在新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但我们家的境况丝毫没有好转。我继父的薪水一分钱也不给我母亲，他自己全都花掉，跟很快结交上的一帮新朋友一块儿喝光吃光。他结交的大都是剧团的一些职员，合唱队员，跑龙套演员——一句话，都是些能使他显得鹤立鸡群的一帮人，而对于真正有才能的人，他却敬而远之。为了让这帮人对他怀有某种特殊的敬意，刚见面他就向他们宣称，他是个怀才不遇的人，他的盖世奇才全都让他老婆给毁了，最后还说，他们的乐队指挥对音乐一窍不通。他嘲笑乐队所有的演奏人员，嘲笑上演剧目的挑选工作，最后，还嘲笑上演过的几部歌剧的作者本人。后来，他开始大谈什么新的音乐理论，——总之，弄得整个乐队都非常讨厌他；他跟同事们屡屡吵架，跟乐队指挥闹翻，对上级粗暴无礼，成了尽人皆知的最爱惹是生非、最为人所不齿的卑鄙小人，搞得大家实在忍无可忍。

的确，这样一个无名之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蹩脚乐师，偏偏又如此自命不凡，大言不惭，如此盛气凌人，趾高气扬，真是咄咄怪事。

最后，我继父跟Б也吵了起来。他捏造了极其恶劣的谎言和卑鄙无耻的诽谤，然后散布出去，以假乱真，混淆视听。

半年后，他因玩忽职守和行为失检被乐队开除了。但他并没有很快离开那里。不久，人们又看见他跟过去一样，破衣烂衫，因为像样一点的衣服又都被他变卖和典当了。他开始去找过去的同事，也不管人家是否欢迎他这个客人；不断在他们面前散布流言飞语，拨弄口舌，哭诉自己生活艰难，日子难熬，还邀大家到他家去看看他那位凶狠歹毒的老婆。当然，喜欢听他胡说的大有人在，也有人先给这位被除名的同事灌上几杯，让他信口开河，胡扯一通，以此取乐。加上他说话一向舌尖口快，娴于辞令，言谈中不乏牢骚怨气和种种荒诞不经的怪论，颇有一部分人爱听。人们把他当成一个有精神毛病的小丑，闲着没事时找找他，让他胡说一气，寻个开心。人们喜欢逗他，常当着他的面谈论新来的一位小提琴手。一听这话，叶菲莫夫的脸色就变了；他心里直打鼓，一定要问清楚来的人是谁，那位新来的天才小提琴手是什么人，而且立刻就对这位新手的名声非常忌妒。看来，只有从这个时候起，他才真正陷入了规律性的神经错乱——他认定自己是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至少在彼得堡非他莫属，但是他命途多舛，备受欺凌；由于种种阴谋，使他不为人所理解，一直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他对这后一点甚至有些沾沾自喜，因为有这样一种人，他总爱把自己看成是受欺凌、受压迫者，他们喜欢把牢骚挂在嘴上，或者对自己怀才不遇的伟大气魄孤芳自赏，聊以自慰。彼得堡所有的小提琴手，他全都了解，在他眼里，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凡是了解这个不幸的神经失常者的，无论是行家里手，还是一知半解的涉猎者，都喜欢当着他的面议论某某天才小提琴家如何如何，以引起他打开自己的话匣子。他们喜欢他的尖酸刻薄，欣赏他的言词锋利，对于他在批评臆想对手时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非常赞赏。他们往往不明白他说的话的意思，但是

他们相信，当今世上还没有谁能够如此巧妙，而且用如此生动的漫画手法勾勒出当代音乐名家的众生相。甚至那些被他百般嘲弄的表演艺术家也有点儿怕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尖嘴薄舌，喜欢冷嘲热讽，承认他的抨击有据，见解有理，只要他认为该骂。人们常常在剧院的过道和后台看到他。工作人员任他进来，对他从不加阻拦，认为像他这样的人也必不可少，于是他便成了自家的忒耳西忒斯①。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三年，但最后大家对他扮演这个角色也感到腻味了。后来就正式把我继父撵走了，在他生前的最后两年，他仿佛石沉大海，踪迹全无，哪儿也见不到他的身影。其实Б遇到过他两次；他那份可怜相使Б再次捐弃前嫌，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Б向他打了招呼，但我继父心里有气，装作什么也没听见的样子，把破帽子往下一拉，遮住眼睛，从旁而过。终于有一天，是个什么重大节日，一大早有人向Б通报，说他昔日的朋友叶菲莫夫前来向他祝贺节日。Б走出去迎接。叶菲莫夫醉醺醺地站在那里，嘴里喃喃有词，执意不肯进屋里去。他这样做的意思是说：像我们这样无德无才之辈，怎么好跟您这样的名流来往呢；对于我们这些小人物来说，向您祝贺节日，在下人待的地方表示一下也就够了：鞠个躬就走。总之，他这样做真叫人恶心，愚蠢而且极其无聊。这以后Б很久都没有看到他，一直到灾祸发生，他那可悲的、病态的、糊涂的一生才算了结。他的生命结束得太可怕了。这场灾祸不仅和我童年最早的印象密切相关，甚至和我的一生都有密切联系。灾祸是这样发生的……不过首先我

①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的人物，特洛亚战争期间希腊联军中最丑陋的人，他胆小如鼠，主张希腊人中途撤回去，他多嘴多舌，整天骂骂咧咧，曾受到奥德修斯的斥责，后来被阿喀琉斯一拳打死。

应该说明，我的童年是什么样的，这个早年给我留下痛苦印象并且成为我可怜妈妈的死因的人，对于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二

我开始记事的时候很晚，是在八岁以后。不知什么缘故，八岁以前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清楚的印象，现在无法回忆。但从八岁半起，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一天一天，接连不断，好像后来发生的一切，就跟昨天的事一样，历历在目。诚然，有时像做梦一样也能回想起一些更早的事：古老圣像旁黑暗的角落里总是点着盏小油灯；后来，有一回我被大街上的马撞了，听说因此我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还有，在这次卧病期间，一天夜里，妈妈就睡在我的身边，我醒来后，忽然觉得我做的怪梦、夜晚的寂静和屋角老鼠的吱吱声非常可怕，吓得我整夜都在被窝里发抖，而我却不敢叫醒妈妈，因此我断定，当时我最害怕的莫过于妈妈了。但是从我忽然开始懂事的那一分钟起，我发育成长得就非常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不知为什么，许多根本不是小孩子应该有的印象，我却能很容易地感受得到。面前的一切对我豁然开朗，一切事情迅速变得非常明白易懂。我开始记事儿的那个时期在我心目中留下了强烈的、郁郁寡欢的印象；这种印象后来每天都出现，而且与日俱增；它给我与父母同住的那段日子，还有我的整个童年生活，涂上了阴暗、古怪的色调。

现在我觉得，我好像是从沉睡中忽然清醒了过来（自然，尽管当时我的感受并没有如此强烈）。我仿佛来到一个大房间里，天花板很低，屋里很闷，而且很脏。墙壁刷成脏兮兮的灰颜色；屋角是一座很大的俄式壁炉；窗子冲着大街，或者还不如说是冲着对面那幢房子的屋顶，窗子矮而且宽，像是裂开的几道缝隙。这样窗台距地板就很高，记得我必须搬过椅子或凳子，然后才能勉勉强强地够到窗子；家里没有人时我喜欢坐在那里。从我们的住处能够看见半个城市；我们住在一座六层高的大楼的顶楼。我们的全部家具只有一张满是灰尘、棉絮外露的漆布包面的破沙发，一张普通的、没上油漆的桌子，两把椅子，妈妈的床铺，屋角有一只放东西的小衣橱，一只歪歪斜斜的小柜子和几扇纸糊的破屏风。

记得是个黄昏时分，一切都乱糟糟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刷子、各种抹布、我们的木头器皿、破瓶子，还有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记得妈妈的情绪非常激动，不知为什么一直在哭。我继父坐在屋角，仍然穿着他那件破烂不堪的常礼服。他用讥讽的口吻回答妈妈的问话，这使她更加恼火，于是刷子、器皿又飞落满地。我大哭起来，喊叫着向他们两人扑去。我害怕极了，紧紧抱住爸爸，用身体护着他。天知道什么原因，我觉得妈妈对爸爸发这么大脾气毫无道理，爸爸没有错；我想替爸爸求情，代他受过，什么样的惩罚都行。我非常害怕妈妈，而且以为大家都这样怕她。妈妈先是感到惊讶，后来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扯到屏风后面去。我的手碰到床上，非常疼痛，但恐惧压倒了疼痛，因此我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还记得，妈妈指着我，开始对父亲说着什么（我在下面的故事中将称他为父亲，因为很久之后我才知道他并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样子非常痛苦，非常激动。这次争吵整整持续了两个小时左

右，我胆战心惊地待在那里，努力猜想事情最后会怎么样。末了，争吵平息了下来，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时父亲把我叫过去，亲了亲我，抚摸着我的脑袋，让我坐在他的腿上，于是我紧紧地、美滋滋地偎依在他的胸前。也许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亲人的抚爱，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此我才开始对一切事情记得那么清清楚楚。我也发现，父亲对我那么亲热，是因为我袒护了他；好像就是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吃惊地意识到，他在我妈妈那里受了许多气，吃了不少苦头。从此之后，这个想法就一直伴随着我，我的愤怒也与日俱增。

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对父亲有一种无限热爱的感情，它非常奇怪，似乎完全不像是小孩子应该有的。可以说，它更像某种富于同情心的、母爱的感情，如果这样形容我的爱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不太可笑的话。我总觉得父亲是那样的可怜，那样备受欺凌，憋气，受罪，对于我来说，不加倍地去爱他，不去安慰他，不主动亲近他，不想方设法为他着想，那简直太可怕、太不近人情了。但是至今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认为父亲是世界上这样一个受苦受难的苦命人的偏偏是我！是谁灌输给我的这个想法？我小小年纪，怎么能懂得父亲个人不幸之点滴呢？可是我却懂得了，尽管我在自己的想象中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一切都重新加以解释和改造；但至今我还无法想象我头脑中是怎样形成的这种印象。也许是因为母亲对我太过严厉，所以我对父亲才抱有好感，认为他跟我一样受苦，芝焚蕙叹，感同身受。

我已经讲述了我婴幼时梦境初醒时的情形，讲述了我生平最早的举动。我的心从最早的一瞬间起就受到了伤害，我的发育也以不可思议的和非常恼人的速度开始成长。单纯的表面印象已经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开始思考、判断和观察；但是这

种观察来得太早，有些反常，因此我的想象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一切都加以改造，从而使我忽然进入了一个特殊的世界。我身边的一切变得很像父亲常对我讲述的神话故事，而在当时，我不可能不把这种故事看做是百分之百的真事。一些莫名其妙的念头出现了。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怎么了解的我不明白——我正生活在一个稀奇古怪的家庭，不知为什么，我的父母跟当时我见到的那些人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什么，”我想，“为什么我看到的那些人在外表上也好像跟我的父母都不一样？为什么我看见别人的脸上都有笑容，而使我惊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个角落，从来没有人发笑，从来没有人高兴，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力量和什么原因迫使我这个九岁的孩子这么认真地去观察和倾听人们的每一句话？这些人每晚我总是要遇上的，不是在我们的楼梯上，就是在大街上，因为到时候我把妈妈的旧棉袄往我的破衣服外一罩，拿几个铜钱，总要去小店买点白糖、茶或者面包的。我明白了，可不知是怎么明白的，在我们那个角落——总是有种种无法忍受的伤心事。我苦思冥想，竭力想弄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不知道是谁帮助我以自己的方式猜透了这一切：我怪妈妈，认定她是我父亲的冤家对头。我再说一遍：我不知道我头脑里这种可怕的念头是怎么形成的。我爱我父亲的程度跟恨我可怜的母亲的程度一样的深。关于这一切的回忆至今仍使我感到非常苦恼。不过另外有一件事，它比前面那件事使我同父亲更加莫名其妙地接近了。有一次，晚上九点多钟，妈妈让我到小店去买酵母，当时父亲不在家。回家时，我在街上摔了一跤，一碗酵母全被我打翻了。我脑子里的头一个念头就是妈妈为此会大发脾气的。这时我感到左手非常疼痛，站都站不起来。我周围围了许多行人；有一位老太太正要拉我起来，可是从旁边跑过来一个男孩，他用钥匙

直敲我的脑袋。最后，人们终于把我扶了起来。我捡拾起破碗的碎片，摇摇晃晃，勉强向前走去。这时我突然看见了爸爸。他就站在我们对面那幢豪华住宅前的人群里。这幢房子为某些名人显贵所有，装修得非常气派；台阶旁停放着许多辆马车，乐声从窗子里飞出，传到大街上。我拽着爸爸礼服的下摆，把打碎的碗给他看，哭着说，我害怕回去见妈妈。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他会维护我的。但我为什么会相信，是谁暗示我的，又是谁告诉我，说爸爸比妈妈更爱我呢？为什么我去找他的时候不害怕呢？他拉着我的手，开始安慰我；然后说他想让我看一些东西，把我抱在手上。我什么也没看见，因为他抓的是我摔伤的那只手，我痛得要命；不过我没有叫痛，怕他不高兴。他一再问我看见什么没有？我尽量顺着他的意思回答，说看见一些红颜色的帷幕。当他想把我抱到大街的另一边，离那座房子更近一些时，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哭了起来，我搂住他，要求他尽快上楼回到妈妈身边去。我记得，当时爸爸的爱抚让我更觉得难受；因为在我真心喜欢的两个人中，——一个疼我、爱我，而另一个我不敢去找她，害怕去见她；这种状况我实在无法忍受。但是妈妈几乎完全没有发火，她让我去睡觉了。我记得，我的手越来越疼，而且又发了烧。不过我特别高兴的是，事情的结果非常之好，这一夜我梦见的都是邻近那幢挂红帷幕的房子。

第二天，我一醒来，头一件想到和关心的事，就是那座挂红帷幕的房子。妈妈从院内一出去，我便爬上窗台，开始观察那幢房子。这幢房子早就引起了我的童稚的好奇心。我特别喜欢在傍晚的时候观察它，那时候大街上华灯初上，整幢房子灯火辉煌，大玻璃窗里面帷幔的紫红颜色开始映照出一种独特的、血红的光彩。台阶前几乎总是车马不断；豪华的马车，高

大的骏马；人们的喊叫声，门前忙乱的景象，马车上花色各异的彩灯以及乘车前来的盛装妇女，这一切都引起了我很大的好奇心。它们在我幼小的心目中呈现出一种帝王的豪华气派和奇异的神话色彩。而现在，当我在这幢富丽堂皇的房子旁遇到我父亲后，这座房子对于我就变得更加美妙和神奇了。现在，在我惊奇的想象中开始出现某种怪异的念头和猜想。我觉得，处在像我父母这样的怪人中间，我自己也变成一个稀奇古怪的孩子，这并不奇怪。他们性格上的反差特别令我吃惊。比如说，妈妈为我们的穷日子总是操劳个没完，总是向父亲抱怨，说只有她一个人在为全家劳累；于是我不禁自问：为什么爸爸一点儿也不帮助她，为什么他在我们家里像局外人一样？我真是纳闷。妈妈三言两语使我对此有了一点了解，我有些惊奇地认识到，爸爸是位表演艺术家（这个词我牢记在心），是个有才气的人；我的想象中立刻就形成一个概念，即表演艺术家是某种特殊的人，和别人不一样。也许是父亲的行为本身使我产生了这个想法；也许是我听到了现在我已经不记得的什么话；但有点奇怪的是，有一次，父亲当着我的面，怀着特殊的感情说了一些话，我觉得他的话的意思非常好理解。他的话是说，“有朝一日他将不再在穷困中度日，到时候他将变成老爷和富翁；最后，等妈妈一死，他将重新获得新生”。记得这些话起初把我吓得半死。我无法待在屋里，独自跑到我家寒冷的过道里，趴在窗户上，捂着脸放声大哭起来。但是后来，我对这件事经过反复思考，对父亲的这一可怕想法也习以为常了，——这里想象忽然帮了我的大忙。再说了，我自己也不能长期为这种未知的东西所苦恼，我一定得作出某种推断。终于，——我不知道这一切最初是怎么发生的，——但是我最后认定，等妈妈一死，爸爸会离开这个烦人的住处，带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到

什么地方去？——我始终没能搞清楚。我只记得，凡是我能用来装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而我坚信我们会一块儿去的）的一切，凡是在我的想象当中能够架构的一切辉煌、豪华与宏伟的东西，——在我的幻想中都已经派上用处了。我觉得我们转眼间已经变成了富人；我不再被使唤去小店买东西了，这对我是个沉重的负担，因为我一出门，邻居家的孩子们总是欺侮我，而且我总是感到提心吊胆，特别是当我买牛奶或打油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一旦把东西弄洒了我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后来，我心里想，爸爸很快会给自己做一身上好的衣服，我们也将搬进漂亮的房子去住，而现在，此时此刻，——这幢带红色帷幕的豪华住宅，和爸爸在宅前的不期而遇，他想指给我看里面的什么东西，凡此种种，对于我的想象力都大有帮助。于是我马上就猜想，我们要搬进去住的就是这幢房子，我们将住在里面，像过节一样，天天如此，永远幸福。打这以后，每天晚上我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隔着窗户，观察这座使我着魔的神奇房屋，回忆车水马龙的热闹场面，回忆我见都没见过的身着盛装的宾客；我好像听到了从窗子里传出的甜蜜的音乐；于是我竭力猜想里面在干什么——我总觉得那里就是天堂，永远都在过节。我恨透了我们那个穷家，恨透了我自己那身破烂衣服；有一次，像往常一样，我在窗台上趴着，妈妈冲我大喊大叫，非要我下来不可，当时我就想到她不让我看的就是那幢房子，她不愿意我老想它，我们幸福她感到不高兴，她要从中干涉，这次也是如此……整个晚上我都用怀疑的目光细心观察着妈妈。

对于像妈妈这样一辈子吃苦受累的人，我怎么会这样冷酷无情呢？只有现在我才了解她苦难的一生，一想到这个苦命人我的心里就阵阵作痛。甚至在当时，在我离奇古怪的童年蒙昧

时期，我的心也常常受到痛苦和怜悯的折磨，——焦虑、彷徨与怀疑吞噬着我的心。当时我已经感到了良心的不安，我常常非常内疚与苦恼，觉得对妈妈很不公正。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之间产生了隔阂，不记得我对她曾有过亲热的表示，一次也没有。如今，即使是最琐碎的回忆也常常能刺痛和震颤我的心灵。记得有一次（当然，我现在要讲的都是些零零碎碎、不足挂齿的琐事，而且很粗俗，但是正是这些对琐事的回忆才使我感到特别难受，使我极其苦恼，没齿难忘），——是一个晚上，父亲不在家，妈妈让我到小店里去给她买点茶叶和砂糖，但是她想来想去，总是下不了决心：几枚铜钱，嘴里数过来数过去，——她只有那么一点点钱。我想，她数了有半个小时，还是没有数完。况且，有时候她会陷入某种意识模糊的状态，想必是因为忧伤的原因。我现在记得，她数钱的时候嘴里一直在说着什么，声音不高，有节有序，好像是无意中顺口说出来的；她的嘴唇和双颊颜色苍白，两只手总在哆嗦；而且当她一个人自言自语的时候，她的头老是不停地摇晃着。

“不，不用买了，”她说着，看了我一眼。“我还是躺下睡觉的好。是不是？涅托奇卡，你想睡吗？”

我默默无语；这时她托着我的头，仔细地看着我，她是那么恬静，那么亲切，她的脸变得明朗了，洋溢着母亲慈爱的笑容，于是我整个的心都感到隐隐作痛，怦怦直跳。况且她叫我涅托奇卡，就是说，她这时非常喜欢我。这个叫法是她自己发明的，她把我的名字安娜亲切地改成涅托奇卡这样一个小名，因此她这样叫我的时候，就说明她很想跟我亲热一下。我很受感动；我想拥抱她；偎依在她的怀里，和她一起大哭一场。她脸色苍白，久久地抚摸着我的脑袋，——也许她这只是一种机械的动作，忘记了是在跟我亲热，而且嘴里不停地在说：“我

的孩子，安涅塔[1]，涅托奇卡！”眼泪从我眼睛里夺眶而出，但是我强打精神，拼命忍住。我毅然决然，不愿在她面前流露出自己的感情，尽管我自己内心里非常痛苦。是啊，这不可能是我的心自然而然地变得冷酷无情了。妈妈不至于仅仅因为对我态度严厉就引起我对她的对立情绪。不！是我对父亲的异想天开的、非同一般的爱在暗中作祟的缘故。有时候，我夜里醒来，躺在屋角自己小小的床垫上，盖着冰凉的被子，我总是感到有些害怕。我朦朦胧胧地记得，就在不久之前，在我更小一点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睡觉，那时我不怎么害怕夜里醒来：我只要贴近她的身子，两眼一眯，紧紧搂住她——立时三刻就又睡着了。我总还感觉到，不知为什么，我不能不偷偷地在爱着她。后来我发现，有许多孩子往往很反常，他们没有什么感情，一旦他们爱上谁，那就爱得非同寻常。我的情况就是如此。

有时候，我们家一连几个星期变得死一样的寂静。父亲和母亲吵架吵累了，这时候我夹在他们中间，依然故我，总是一声不吭地前思后想，愁肠百结，总想通过自己的幻想得到点什么。在对他们俩的观察中，我完全明白了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永生永世的敌意，明白我们家杂乱无章生活中的全部苦恼和愁闷气氛，——当然，我不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能了解多少算多少。在漫长的冬天的晚上，我常常随便缩在一个什么角落里，一连几个小时注意地观察他们，盯住父亲的脸，竭力琢磨他在想什么心事，想得这么入神。后来我对妈妈又感到非常惊奇乃至害怕。她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从不知疲倦，能一连几个小时地走动；甚至往往

① 安娜·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的爱称。

是深更半夜，她失眠睡不着觉的时候也不停地走动，嘴里一边自言自语，好像屋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似的，一会儿两手摊开，一会儿又交叉在胸前，一会儿又使劲地扭搓着双手，陷入极度可怕、无穷无尽的苦恼之中。有时候她泪流满面，也许往往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她时常陷入一种不自知的状态。她患有某种非常疑难的病症，但她全然不放在心上。

我记得，我没有勇气打破我孤独、沉默的生活，这使我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生活上我开始懂事已经整整一年了，我一直在思考，在幻想，隐隐约约为我内心萌生的种种模糊不清的愿望在自寻烦恼。我仿佛身处丛林，形单影只，寂寂一身。最后，爸爸总算第一个注意到了我，把我叫到自己跟前，问我为什么老这样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他的了：只记得他考虑了一下，最后看了看我，说明天他就把识字课本带回来，并开始教我认字。我急不可耐地等着这识字课本，整夜都在想这件事，其实我还不大懂得识字课本是怎么回事儿。终于，到了第二天，父亲真的开始教我识字了。根据对我的要求，只用稍加指点我就明白了，我学得既迅速，又快捷，因为我知道这样爸爸会开心的。这是我当时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当他摸着我的头，夸奖我理解力强、亲切吻我的时候，我立刻高兴得哭了起来。慢慢地，父亲开始喜欢我了；我已经敢于和他说话了，而且我们往往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一点儿也不觉得累，虽然有时候我一点也听不懂他对我说的话。但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怕他，唯恐他以为我跟他在一起感到没意思，因此我千方百计地向他表明我全都听得懂。每天晚上跟我坐在一起聊聊，最后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只要天色将晚，他便回到家来，我立刻带着识字课本走到他跟前去。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长凳上，上完课，他就开始读一本什么书。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是

我却笑个不停，我想这样会使他得到很大的满足。果不其然，我使他感到很开心；看见我笑，他自己也感到很高兴。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次，上完课后，他开始给我讲一个童话故事。这是我听到的头一个童话。我坐在那里，像着了魔似的，随着故事的发展，我十分焦急；听着听着，我也飞向了某个遥远的天国；故事讲完时，我欣喜若狂。也许是童话故事太使我着迷了，——对，我是把它当成真的了，我当时任凭自己丰富的想象，自由翱翔，把现实和虚构混在一起了。当时我脑子里就出现了挂红帷幔的房子；紧接着，也不知怎么回事儿，像出场人物似的，就出现了亲自给我讲这个童话故事的父亲，出现了阻碍我们俩不知要到何处去的妈妈，末了，——或者，毋宁说，首先是我——我忽发奇想，满脑子的想入非非，异想天开，——所有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都搅到了一块儿，很快便成了杂乱无章的混沌一团，以致有一段时间我失去了任何分寸，缺乏任何现实感，天知道我生活在什么地方。这时候我急得要死，迫不及待地想跟父亲谈谈前面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他自己的期望是什么，以及一旦我们离开这个阁楼后他打算把我带往何处。我从自己这个方面坚信这一切很快就能实现，但是怎样实现，以什么方式实现——我不得而知，只能冥思苦想，大伤脑筋。有时候——特别是晚上——我觉得爸爸好像马上就会给我悄悄递个眼色，让我到过道里去；而我则准备背着妈妈，顺手抓起我的识字课本，还有一幅不知何年何月就在我家墙上挂着、而我又决心要带走的一幅没有配框的蹩脚的平版石印画，然后我们一起偷偷地跑到什么地方，永远不再回到妈妈身边。有一次，妈妈不在家，我瞅准了一个爸爸特别高兴的机会——这往往发生在他喝了点儿酒的时候，——我走到他跟前，同他攀谈，想把话头马上转到我心里想谈的话题上来。终

于，我如愿以偿，他笑了；于是我紧紧地搂住他，心里怦怦直跳，吓得什么似的，好像要谈一桩什么神秘而可怕的事情一样，我开始语无伦次、没头没脑地问他：我们将要去什么地方，很快就走吗，要带什么东西，我们将如何生活，最后，我问他，我们是不是要到那幢挂红帷幕的房子里住？

“哪幢房子？什么红帷幕？你在说什么呀？傻闺女，你在说胡话吧？”

这时我比以前更害怕了，赶紧向他解释，说等妈妈死后，我们就不再住在阁楼上了，他会带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俩将会变得有钱而幸福；最后，我要他相信，这一切都是他亲口对我许诺过的。我在说服他的时候，自己完全相信父亲过去真的说过这样的话，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妈妈？死后？妈妈什么时候会死？”他吃惊地看着我反复问道，两道花白的浓眉紧紧皱着，脸色都有些变了。“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可怜的傻闺女……”

于是，他开始骂我，跟我讲了很久，说我是个傻孩子，什么都不懂……不记得他还说了些什么，反正，他非常不高兴。

他骂我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也不懂得他是那么伤心，因为我把他在又急又恼的情况下对妈妈说的话当真听进去了，而且铭记在心，一个人想了很多。不管当时他这个人如何，也不管他个人的行为如何荒唐，但这一切使他大为吃惊是很自然的。然而，虽然我全然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生气，但我还是感到十分伤心和难过；我哭了；我觉得，等待着我们的一切是那么的重要，以至于我，一个傻孩子，既不敢说，也不敢去想。此外，他的话虽然从一开始我就没听明白，但是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对不起妈妈。我感到害怕和恐惧，我满腹疑惑。他见我痛哭流涕，非常苦恼，便开始安慰我，用袖子擦去我的眼

泪，叫我不要再哭了。于是我们俩坐了一会儿，相对无言；他皱着眉头，好像在想什么心事；后来又开始跟我说话；但是不论我怎样集中注意力——他说的一切听起来都十分含糊。根据现在我记起的这次谈话的只言片语断定，他当时是在向我解释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位多么伟大的表演艺术家，可是却没有人理解他，承认他是个才华出众的人。我还记得，他问我听明白没有；当然，他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让我再回答一遍，他有没有才华？我回答说："有才华。"对此他微微一笑，因为到后来他自己可能也觉得非常好笑，因为他竟然跟我谈起他认为是非常严肃的话题来了。我们的谈话被卡尔·费多雷奇[①] 的到来打断了，这时候爸爸指着他对我说："瞧，卡尔·费多雷奇就一点才华也没有。"于是我笑了，立刻变得开心起来。

这个卡尔·费多雷奇是位很有意思的人。在我的一生中，那个时期我很少见到别人，因此我怎么也忘不了他。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个德国人，姓梅耶尔，生于德国；他到俄国来一心想加入彼得堡芭蕾舞剧团。但他的舞跳得不好，甚至连想当配舞演员都没有被录取，在话剧团里也只是跑跑龙套。他扮演过福丁布拉斯[②] 的侍从，没有台词，或者扮演维罗纳的一名骑士。二十来人一齐举起用硬纸板做的短剑，振臂高呼："我们为国王视死如归！"[③] 但是不可否认，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演员能像卡尔·费多雷奇那样严格忠实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他一生中最大的不幸和悲哀就是他未能正式进入芭蕾舞团。他把

① 口语中卡尔·费多罗维奇常简称卡尔·费多雷奇。
② 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挪威王子。
③ 据研究者认为，此话意在讽刺忠君思想的俄国和外国剧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可能是指格·帕乌巴赫的悲剧《安齐奥国王》，该剧 1842 年曾在亚历山大剧院成功上演。

芭蕾艺术置于世界一切艺术之上，而且对它真是一往情深，就像爸爸对小提琴一样。他在话剧团的时候就和我爸爸认识了，从此以后，这位跑龙套演员从未离开过他。他们经常见面，经常抱怨自己时运不佳，不为人赏识。德国人是世界上最重感情、最通情达理的人，他对我继父怀有最热烈无私的情谊；但是爸爸好像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只是把他当做一般熟人看待，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别的人可以替代。此外，爸爸由于睥睨一切的个性，他怎么也无法理解芭蕾舞艺术也算一门艺术，因此把这可怜的德国人气得直掉眼泪。爸爸知道他有一根脆弱的心弦，动不动就去触动它一下，拿不幸的卡尔·费多雷奇开心，特别是当德国人怒气冲冲进行反驳的时候。后来我从Б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这个卡尔·费多雷奇的事，Б称他是纽伦堡的草包。Б讲了许多有关他跟父亲的友谊的事情；反正他们时不时地相聚在一起，几杯酒下肚，便开始怨天尤人，哀叹命运不济，怀才不遇。我记得他们聚会的情形；还记得，我看着这两个怪人，自己也哭了起来，哭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这种情况妈妈不在家的时候经常发生，因为那个德国人非常怕她，他总是站在前面的过道里，等有人出来时他先打听一下，要是妈妈在家，他立马顺楼梯就跑了。他总是带来些德国诗歌，兴高采烈地冲我们俩大声朗诵，然后再一边朗读，一边翻译成半通不通的俄文，让我们领会诗的意思。这使爸爸非常开心，我也往往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是有一次，他们俩搞到一部俄国作品，它大大激发了他们俩的热情，以致后来他们只要聚在一起，几乎一定要朗读这部作品。记得那是一部诗剧，

出自一位著名俄国作者[1] 之手。这部作品的前头几行我记得特别清楚，事隔数年之后，我偶然见到此书，一下子便认了出来。这部诗剧叙述一位叫什么杰纳罗还是扎科博的大艺术家的不幸遭遇，他在剧本的某一页上大叫："我得不到承认！"而在另一页上又大叫："我得到承认了！"或者"我没有才华！"然后隔了几行又说："我有才华！"结局是很可悲的。当然，这是一部粗鄙之作，俗不可耐，但奇怪的是这两位读者从剧中主人公身上看到了许多与自己相似的东西，结果剧本以极其幼稚和可悲的方式对他俩产生了影响。记得卡尔·费多罗维奇有时激动起来，便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跑到对面的屋角，执意请求爸爸和我当场就他和命运、他和公众发表意见；他的态度情真意切，满眼含着泪水，一个劲儿地用法语称我"小姐"。这时候他会当场起舞，跳出各种各样的舞姿，贼着要我们立即告诉他：他到底怎么样——是不是表演艺术家，能不能认为他什么也不是，就是说，说他毫无才华？爸爸这时会高兴地悄悄向我递个眼色，好像事先跟我打个招呼，他要拿这个德国人开心了。我觉得这太可笑了，但爸爸给我做了个吓唬人的手势，于是我强忍着没笑出声来，憋得我够呛。时至今日，一想起这事还忍不住要发笑。这个可怜的卡尔·费多罗维奇仿佛就在我眼前。他个子矮小，又非常瘦弱，头发已经发白，红鹰钩鼻子上沾着些烟末子，而且长了两条罗圈腿；但是尽管如此，他好像对这两条腿的造型颇为欣赏，特意穿了条健美裤。当他跳完最后一个舞蹈动作，停下来，摆好姿势，伸出双手，向我们含笑

① 指俄国作家涅·瓦·库克利尼克（1809—1868），俄国作家，其代表作有历史剧《神手拯救祖国》（1834）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谈的是他的作品《扎科博·桑纳扎》（1834），它所写的是意大利诗人雅科波·桑纳扎罗（1455—1530）的童年与少年的生活。

致意时，就跟舞蹈演员在舞台上跳完一套动作时笑容可掬的神态一模一样；这时候，爸爸沉默片刻，好像一时拿不定主意似的，他故意让未得到承认的舞蹈家保持着最后的姿势，这样他只能一条腿用力，为保持身体平衡，弄得他左右摇晃。最后，爸爸表情严肃地看了看我，好像要请我作为他的意见的不偏不倚的见证人似的，而这时候舞蹈家也向我投来了胆怯的、期待的目光。

“不，卡尔·费多罗维奇，你这样不行！”爸爸终于说，他装出自己也不愿意道出这痛苦真理的样子。这时只听见卡尔·费多罗维奇的胸中发出一声真正的叹息；但是转眼间他又打起精神，动作麻利地手舞足蹈，请求重新予以审定，他说他跳的不是原先那一套，恳请我们再评议一次。然后他又跑到对面角落里跳了起来，有时候他跳得是那么的卖力，脑袋都撞着天花板了，碰得他疼痛难忍，但是他像斯巴达人那样，英勇顽强，不怕疼痛，重新停下来，摆好姿势，再次笑容可掬地向我们伸出颤抖的双手，再次恳请我们对他的命运的决定。但是爸爸不为所动，仍然沉着脸回答说：

“不行，卡尔·费多罗维奇，看来——你就是这个命：怎么也不行！”

这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的，爸爸也跟着我笑了起来。卡尔·费多罗维奇终于发现我们是在开他的玩笑，他气得红头涨脸，含着眼泪对爸爸说：“你恨（很）不够朋又（友）！”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滑稽，但他是怀着深厚感情说的，以致后来我为这个可怜的人感到非常难过。

然后，他抓起帽子，跑出我们家，发誓永远不再来了。但这些不愉快持续不了多久；几天后，他又到我们家来了，又开始朗读那部名剧，又是椎心泣血，声泪俱下；末了，这位天真

的卡尔·费多罗维奇再次恳请我们就他和世人、命运的是非发表意见；不过这次他恳求我们一定要严肃认真，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不能再拿他开心了。

有一次，妈妈让我去小店买点什么东西，回家时，我小心地拿着找回给我的一枚小银币。走上楼梯，迎面遇到了父亲，他正要从家里出去。我冲他笑了笑，因为我一见他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这时他弯下身子吻了我一下，看见我手里有一枚银币……我忘记说了，父亲脸上的表情我再熟悉不过了，只用看上一眼，他心里想的什么我立刻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如果他郁郁寡欢，我心里也很难受。他最常发愁而且使他一筹莫展的事，那就是他身无分文，因此一口酒也喝不上，解不了酒瘾的时候。不过此时此刻，当我和他在楼梯上相遇时，我觉得他的情况有点特别。他眼睛浑浊，二目无神；他一开始没有看见我；但是当看见我手里的闪闪发光的银币时，他的脸一下子变得通红，然后又变得煞白；他本想伸手把钱从我手里拿去，可他当即又缩了回去。显然他心里在进行斗争。最后，他好像战胜了自己，让我走上楼去，他自己则往楼下走了几个台阶，但是他又忽然停住脚步，急忙叫住了我。

他的样子十分尴尬。

“听我说，涅托奇卡，”他说，“你把这钱给我，回头我再还你。啊？你肯定会给爸爸的，是吧？涅托奇卡，你是个好心的姑娘，是不是？”

我仿佛预感到了这一点。但是一上来我想到的是妈妈会生气的，我有些害怕，但更多的是我本能地为自己和为爸爸感到害臊，这使我没有立刻把钱递给他。他当时看出了这一点，连忙说：

“喏，不要了，不要了！……”

“不，不，爸爸，你拿去吧；我就说钱弄丢了，被邻居孩子们抢走了。”

“那好，那好；我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小姑娘，”他说，嘴唇哆嗦着露出了笑容；只要他觉得手中有钱，他便不再掩盖自己的欣喜之情。“你是个好心的小姑娘，你是我的小天使！来，让我亲亲你的小手！”

这时他抓住我的手就要亲，但我迅速把手缩了回来。我被一种怜悯之心所控制，越来越使我感到羞愧难当。我丢开父亲，失魂落魄地跑上楼去，也没有跟他道别。走进屋子，一种至今从未体验过的难受的感觉使我脸上直觉得发烧，心怦怦直跳。但我还是壮着胆子对妈妈说，我把钱掉进雪地里，怎么也找不到了。我想我至少要挨一顿毒打，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妈妈最初确实气得要命，因为我们当时实在是太穷了。她冲我大发脾气，但是很快，她好像一下子回心转意，不再骂我了，只是说我这个人一点也不机灵，总是丢三落四的，说我显然不怎么爱她，否则不会这样不心疼她的钱。她这样说让我感到更加难受，还不如打我一顿痛快。但是妈妈对我已经有所了解。她已经发现我非常敏感，常常陷入病态的兴奋状态，因此只是伤心地说我已不再爱她，想以此引起我更大的注意，使我今后遇事要小心些。

每逢傍晚爸爸该回来的时候，我习惯总是在过道里等他。这一次我心里非常不安，我的良心受到一种病态的折磨，使我感到十分窝火。终于，父亲回来了；我非常高兴，心想他一回来我的心情兴许会好一些。他有几分醉意，但一看见我，立刻现出神秘、尴尬的神色；他把我拉到旁边，缩头缩脑地看了看我们家的房门，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他买的一块甜饼干，小声告诫我以后再也不要背着妈妈拿钱、藏钱了，因为这种行为很

坏，很可耻，非常不好；这次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爸爸急等着用钱，不过他会还我的，到时候我可以说钱又找到了；拿妈妈的钱是很可耻的，为了今后不要有什么想法，他对我说，要是以后我听他的话，他还会给我买甜饼干吃；最后他甚至补充说，希望我能够疼爱妈妈，她身体有病，够可怜了，她一个人为我们大家，里外操劳。我听着他的话，心里非常害怕，浑身直打哆嗦，眼睛里含满了泪水。我惊讶得说不出一句话来，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最后，他走进房间，叫我不要哭，对妈妈什么也别说。我发现他自己也非常尴尬。整个晚上我都处在一种诚惶诚恐的状态，我第一次不敢拿正眼去看爸爸，不敢走到他的身边。他好像也在避免和我的目光接触。妈妈在屋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面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跟她通常一样，好像有些精神恍惚似的。这一天她的情况更加糟糕，仿佛什么病发作了。最后，由于内心的痛苦，我得了寒热病。夜里我无法入睡，噩梦不断折磨着我。后来我实在无法忍受，便伤心地大哭起来。我的哭声惊醒了妈妈；她叫我一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没有回答她，但是哭得更伤心了。这时她点上蜡烛，走到我跟前，开始安慰我，心想我这是做噩梦受惊吓了。“你呀，傻姑娘！”她说，“到现在做梦还要哭。得啦，别哭了！”她吻了吻我，让我去跟她一起睡。但是我不愿意，我不敢拥抱她，不敢到她身边。我心里苦恼极了，简直难以想象。我真想把什么都告诉她。话已经到了嘴边，但一想到爸爸和他的禁令，我就打住了。“我说，你呀，可怜的涅托奇卡！”妈妈说，同时安置我躺下，把自己的旧披风给我盖上，因为她发现我一直在打寒战，浑身哆嗦。“你呀，将来八成跟我一样，体弱多病！”这时她神情忧郁地看我一眼，我受不了她这种目光，赶紧眯缝起眼睛，把头转过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睡着的，但是我恍恍惚

惚听见可怜的妈妈说了一些催我入睡的话，而且说了很长时间。我还从未受到过比这更折磨人的痛苦煎熬了。我的心备受压抑，隐隐作痛。第二天早上，我感到松快一些。我开始跟爸爸说话，但对昨天的事我只字不提，因为我猜想这样他会感到非常愉快的。果不其然，他马上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因为在这之前，他看着我，总是紧皱着眉头。现在，他见我很高兴，一种欣喜之情，一种几乎像孩子似的满足涌上了他的心头。没过多久，妈妈从家里出去了，他已经用不着再控制自己了。他开始吻我，使我感到欣喜若狂，又是笑，又是哭。最后，他说他想给我看一件非常好的东西，说我见了一定非常喜欢，因为我是个既聪明又善良的小姑娘。这时他解开坎肩，取下用黑绳子系在脖子上的一把钥匙。然后，他神秘兮兮地望着我，好像想从我的眼睛里发现在他看来我应当感到的心满意足的样子；他打开一只箱子，小心翼翼地从中取出一个形状奇特的黑盒子；这只盒子以前我在爸爸那里从未看见过。他拿着这只盒子时有点提心吊胆的样子，这时他整个人都变了样：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突然现出一副庄重严肃的神态。最后，他用钥匙打开了这只神秘的盒子，从中取出一件我从未见过的东西，——这东西的形状看上去非常奇特。他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把它捧在手里，说这是他的小提琴，是他的乐器。这时他开始对我说了好多话，声音很低，但一本正经；可是我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听懂一些我以前记得的词汇，——什么他是位表演艺术家，他有才华，——还说以后总有一天他要演奏小提琴的，最后还说我们大家将会变得很有钱，能交上大运。他满眼泪水，顺脸而下。他深为感动。最后，他吻了一下小提琴，又让我吻了吻。他见我想凑近看看琴，便把我领到妈妈的床边，把小提琴递到我手里；不过我看见他吓得胆战心惊，唯恐我把琴弄坏

了。我拿起小提琴，碰了碰琴弦，听到了微弱的响声。

“这就是音乐！”我说，看了爸爸一眼。

“对，对，是音乐！”他高兴地搓着双手重复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善良的孩子！”但是我看得出，尽管他在夸奖我，他也非常高兴，他还是在为自己的小提琴捏一把汗，弄得我也有些提心吊胆，——我赶紧把琴还给了他。小提琴被小心翼翼地装进了盒子，锁上后，放进了箱子；爸爸嘛，他又抚摸着我的脑袋，答应以后每次都给我看他的小提琴，只要我像现在这样聪明、善良和听话。由此可见，小提琴排遣了我们共同的烦恼。只是到了晚上，爸爸离开家的时候，他才小声对我说，让我记住昨天他对我说的话。

就这样，我在我们这个家里逐渐长大了，一来二去，我的爱，——不，叫我说，应该是痴情，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恰如其分的词汇，能够充分表达我对父亲的这种难以控制，而又极其痛苦的感情，——这种感情甚至发展到了某种病态的、神经质的地步。我只有一种享受——想他和思念他；只有一个意愿——尽自己之所能，哪怕给他带来一点点满足也好。有多少次了，我在楼梯上等他回来，冻得我脸色发青，浑身哆嗦，为的只是早一点知道他回来了，匆匆地看上他一眼。有时候他只是稍微对我表示一下亲热，我就受宠若惊，大喜过望。而与此同时，我往往又感到自己一味对可怜的妈妈表示冷淡实在于心不忍；有时，我看着她，痛苦与怜悯使我愁肠百结，苦不堪言。他们长时期互相对立，不共戴天，对此我不能熟视无睹，置若罔闻，我应该在他们中间有所选择，应该站在某个人的一边；最后我站到了这个疯疯癫癫的人一边，唯一的原因是我觉得他是那么的可怜，那么的卑躬屈节，而且当初是那么不可思议地激发过我的幻想。但是由谁来判断呢？——也许我眷恋他

仅仅是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古怪，甚至外表上看起来也是这样，而且他不像妈妈那么严肃，那么郁郁寡欢；他几乎是个疯子，他身上往往表现出某种装腔作势、逗人发笑的东西，有许多孩子般的举动；最后，我眷恋他，也许仅仅是因为我不太害怕他，甚至不太尊重他，不像对妈妈那样。不知为什么，他更像是我的同辈人。一来二去，我感到占上风的是我这个方面，我慢慢能够使他听命于我了，他已经离不开我了。我心里对此很是自豪，感到非常得意，而且知道他离不开我，有时甚至能跟他撒撒娇。的确，我这种奇特的眷恋颇有点像小说……不过这种小说注定是长不了的：我很快就失去了父母。他们的生活被一场可怕的灾祸结束了，它在我的头脑里留下了沉重而痛苦的回忆。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三

当时，整个彼得堡被一条非同寻常的新闻所轰动。传说大名鼎鼎的C——Ц要光临本市。彼得堡凡是跟音乐沾点关系的人都动了起来。歌手、演员、诗人、画家、歌迷乃至一些从来不爱好音乐，而且一向自谦又自豪地声称连音乐的音符也一窍不通的人，也争相购票，趋之若鹜。买得起二十五个卢布一张门票的热心者不乏其人，但是音乐厅连这些人的十分之一都容纳不下；不过，C——Ц在全欧洲的名声，他的年高德劭和盖世荣华，他那永不凋谢的旷世之才，还有传闻说他近来已很少公开演出，相信他这是最后一次在欧洲巡回演出了，然后就将彻底告别乐坛，不再演奏了，——所有这些，都产生了相应的效果。总之，这消息给人的印象是强烈的，深刻的。

我已经说过，每一位新的小提琴手的到来，每一位哪怕多少有点名气的小提琴手的来访，都会引起我继父的极大的不快。他总是赶在别人前头，急着去听来访艺术家的演奏，以便尽快了解人家艺术的总体水准。当他听到周围的人对来访者赞不绝口时，他往往感到非常痛苦，只有当他挑出了新小提琴手在演技上的毛病，而且尖酸刻薄地到处散布自己的看法的时候，他的心理才能得到平衡。这个可怜的疯疯癫癫的人认为全

世界只能有一位天才，只能有一位艺术家，而这位艺术家，当然就非他莫属了。音乐天才C——Ц来访的传闻自然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必须指出的是，近十年来，彼得堡连一个名家也没有来过，甚至比C——Ц略逊一筹的高手也没有来过；因此，我父亲对于欧洲一流表演艺术家的演技，根本就不了解。

人们告诉我，C——Ц来访的消息刚一传开，有人便在剧场后台看见了我父亲。据说，他到了那里，情绪非常激动，急不可耐地一再打听C——Ц的情况和即将举办的音乐会。人们很长时间没看见他在后台出现了，因此他这一来甚至还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人存心逗他，用挑衅的口吻说："这次呀，叶戈尔·彼得罗维奇，您老人家将要听到的可不是什么芭蕾舞音乐了，而是那种准保使您感到无地自容的音乐！"据说，他听了这番挖苦话，脸都变白了，可是仍然带着神经质的微笑，回答说："走着瞧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要知道，C——Ц一向待在巴黎，法国人把他吹得天花乱坠，可是谁不知道，法国人的话值几个钱！"如此等等。大家听了哄堂大笑；可怜的父亲非常生气，但是他强压怒火，补充说——其实他什么也没有说，就说咱们还是走着瞧吧，会见分晓的，反正离后天也不远了，是骡子是马很快就会见分晓的。

据Б说，就在这天傍晚，天黑之前，他遇见了著名的票友X——M公爵，这是一位深懂而且酷爱艺术的人。他们并肩而行，边走边议论新到的小提琴手的事；这时候，忽然在一条街拐弯的地方，Б看见我父亲正站在一家商店的橱窗前，聚精会神地在看一张海报，海报用大字印着关于C——Ц的音乐会的通告，就摆在商店的窗台上。

"您看见这个人了吗？"Б说着，指了指我父亲。

"他是谁？"公爵问道。

"这个人您一定听说过。他就是叶菲莫夫，我跟您提过不止一次，以前您还帮助过他。"

"啊，挺有意思！"公爵说，"关于这个人您谈过很多。都说这个人非常有意思。我倒想听听他演奏得如何。"

"不值一听，"Б回答说，"怪难受的。不知道您怎么样，反正我总觉得他的演奏听起来让人心里怪难受的。他的生活是一部可怕的、荒唐的悲剧。我非常了解他，不管他多么厚颜无耻，我内心对他的好感依然没有消失。公爵，您说他这个人应该是挺有意思的。您说得很对，但是他给人的印象太糟糕了，叫人难以忍受。第一，他是个疯子；第二，这个疯子有三桩罪行，因为除他自己外，他还害了另外两个人：他的老婆和他的女儿。我了解他；如果他确信自己有罪，他会立刻死去的。但是要知道，可怕的是已经八年过去了，他几乎已经相信了他有罪，而且他跟自己的良心也斗争了八年，为的就是要充分认识这一点，而不只是几乎。"

"您是说他很贫穷吗？"公爵说。

"是的；但是贫穷目前对他来说几乎等于是幸福，因为贫穷可以被当做一种借口。现在他可以对任何人说，是贫穷妨碍了他，要是他有钱，他就会有时间，就不必事事操心，人们立刻就会看到他是怎样一位表演艺术家了。他结婚时曾经异想天开，指望他老婆的一千卢布能够帮助他功成名就。他这样做像个幻想家，像位诗人，其实他这一辈子一贯如此。您知道吗，他讲了整整八个年头，没完没了地讲，他认为造成他不幸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老婆，是她妨碍了他。他两手一甩，什么都不想干。可如果他离开了这个老婆——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的倒霉鬼。喏，已经有好几年了，他连摸都没摸过小提琴一下，——您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每次当他拿起琴弓的时候，

他自己心里不得不承认，其实他什么也不是，等于零，根本不是什么表演艺术家。如今，琴弓就在一边放着，他至少还有一线希望，希望这不是真的。他是个酷爱幻想的人：他总想会突然出现奇迹，一下子他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名的人。他的座右铭是：aut Caesar，aut nihil[①]，好像忽然一下子就可以变成为凯撒似的。他渴望飞声腾实，出人头地。可要是这种心态成为一个艺术家的主要的和唯一的动力的话，那他就不是什么艺术家了，因为他已经丧失了主要的艺术本能，就是说，失去了对艺术的钟爱，不再只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不是一种虚名。但是对于C——Ц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一拿起琴弓，对于他来说，世界上除了他的音乐，别的什么都不存在了。放下琴弓，他首先关心的是钱的事，好像第三位才是名声荣誉。不过他很少关心这些……您知道这个不幸的人现在在关心什么吗？”Б指着叶菲莫夫补充说，“他关心的是世界上最愚蠢、最无聊、最可悲又最可笑的一件事，即他比C——Ц高明，还是C——Ц比他高明？——别的他什么都不关心，因为他总相信自己才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音乐家。您要是能使他相信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表演艺术家，我可以告诉您，他会像五雷轰顶似的，当场死去，因为一旦要他放弃他一生所向往的固定思想观念，那简直是太可怕了，因为这种思想的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的，是严肃认真的，他的天赋才能当初也确实是真实的。”

“真有意思，不知他听了C——Ц的演奏后会怎么样。”公爵说。

---

① 拉丁文：要么做凯撒，要么一文不值。这是凯撒·波尔基阿（约1475—1507）的座右铭。

“是啊，”Б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不行：他只能醒悟于一时；他的癫狂能压过事实真相，因此他会马上找到某种借口的。”

“您这样认为吗？”公爵说。

这时，他们走到了父亲的身旁。我父亲本想悄悄地走开，但是Б叫住了他，跟他搭上了话。Б问他参加不参加C——Ц的音乐会。父亲回答得很冷淡，说他不一定参加，说他有件比音乐会和听外国高手演奏更重要的事要办，不过，到时候看情况，如果有空，能抽出时间，为什么不参加呢？不妨去听听。这时他迅速地、惴惴不安地看了Б和公爵一眼，心存疑虑地微微一笑，然后摘下帽子，点点头，借口无暇奉陪，从一旁侧身而过。

但我一天前就已经知道了父亲之所想。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苦恼，但我看得出，他非常不安，心烦意乱；这一点连我妈妈都看出来了。这时候妈妈刚好病得很厉害，两条腿几乎迈不开步。父亲一会儿回来，一会儿出去。早上有三四个客人来找他，都是他原先的同事；对此我感到非常奇怪，因为除了卡尔·费多雷奇，自爸爸离开剧院后，我几乎没有看见过有谁到过我们家，人们都不再和我们来往了。最后，卡尔·费多雷奇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带来一张海报。我细心听着，留神看着，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不安，好像这一切烦恼和爸爸脸上的惶惑表情都是我造成的，是我一个人的错似的。我很想弄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我头一次听见了C——Ц的名字。后来我才明白，要见到这位C——Ц最少要花十五个卢布。我还记得，爸爸有些忍不住了，他把手一挥，说他知道这些个洋玩意儿，知道这些闻所未闻的天才是什么货色，也了解C——Ц其人，他们都是些犹太佬，是来骗俄国人钱的，因为俄国人容易相信

各种无稽之谈，何况是法国人吹起来的，那就更不用说了。我已经明白没有才华是什么意思了。客人们笑起来，不久后都走了，撇下父亲，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他因什么事在生那个叫C——Ц的人的气；为了讨他的好，给他消愁解闷，我走近桌子，拿起海报，开始仔细察看，并大声念出了C——Ц的名字。然后我笑着看了看正坐在椅子上若有所思的爸爸，说："他大概也跟卡尔·费多雷奇差不多：看来也是个没用的货。"父亲先是一愣，好像被吓了一跳，然后从我手里夺过海报，又喊又叫，又是跺脚，抓起帽子就要从房里出去，但他立刻又转了回来，把我叫进过道，吻了我一下，然后带着一种紧张不安和内心恐惧的神情开始跟我说，说我是个聪明善良的孩子，说我大概不想让他伤心，说他希望我能帮他个大忙，但是帮什么忙，他没有说。而且，听他说话我觉得非常难受；我看得出，他说的话和表示的疼爱都不是出于真心实意，而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有些震惊。我非常苦恼，开始为他担心。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这已经是音乐会的前夕了——爸爸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他的整个样子都变了，不停地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妈妈。最后，使我惊讶的是，他竟然跟妈妈说起话来，——我之所以惊讶，是因为他几乎从来不跟妈妈说话。饭后，他对我表现得特别亲热；他不断寻找各种借口，把我叫到过道里，而且总是左顾右盼，好像生怕被人撞见似的；他一直抚摸着我的脑袋，不断地吻我，一个劲儿地说我是个好孩子，心眼好，听话；说我一定很爱自己的爸爸，一定会去做爸爸让我做的事情。这一切使我厌烦透了。最后，当他第十次把我叫到楼梯上，事情才终于真相大白。他愁眉苦脸地环顾四周，惴惴不安地问我是不是知道妈妈昨天早上带回来的二十五个卢布放在什么地方了。我听到这个问题简直惊呆了。

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楼梯上有人的动静，于是爸爸失魂落魄地丢下我，跑了出去。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一副尴尬、忧郁、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一声不响地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地开始打量我。我感到一阵恐惧，于是我有意避开他的目光。最后，在床上躺了一整天的妈妈叫我过去，递给我几枚铜钱，让我到小店去给她买点茶叶和白糖。我们家很少喝茶：根据我们的境况，妈妈偶尔允许喝点茶，那也只是在她感到身体不适，高烧发冷的时候。我接过钱，走进过道，撒腿便跑，唯恐有人追上我。但我预料中的事还是发生了：爸爸在街上追上了我，把我带上了楼梯。

“涅托奇卡！”他声音发颤地说，“我的宝贝！你听我说：把这些钱给我，明天我就……”

“好爸爸！好爸爸！”我叫着，扑通一声跪下来求他。“好爸爸！我不能给！这样不行！要给妈妈买茶叶……不能拿妈妈的钱，怎么都不行！下次我再拿……”

“你这是不想给了？是你不肯给了？”他恶狠狠地小声对我说，“就是说，你不再爱我了，是不是？那么，好吧！现在我不要你了。留下跟你妈妈过吧，我要离开你们走了，我不能带你一块走。听见了吗，你这狠心的丫头！你听见没有？”

“好爸爸！”我吓得大声叫道，“把钱拿去吧，给你！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搓着双手，抓住他常礼服的下摆说，“妈妈会哭的，妈妈又要骂我了！”

他好像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麻烦，不过钱他还是拿去了；最后，他受不了我的抱怨和哭闹，把我丢在楼梯上，一个人跑了下去。我走上楼，到我们家门口，我走不动了；我不敢进屋，也没法进去；我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既深恶痛绝，又胆战心惊。我双手捂住脸，扑到窗前，就跟头一次从父亲那里听到

他希望妈妈死去时那样。我神志恍惚，呆若木鸡，听到楼梯上稍微有点响声我就吓得浑身颤抖。我终于听见有人急匆匆地向楼上走来。这是他；我听出来是他的脚步声。

“你在这里?”他低声说。

我向他扑了过去。

“给你!”他叫道，一面把钱塞到我手里，“拿去！把钱拿回去！现在我不是你父亲了，你听见了吗？现在我不愿做你的爸爸了！你更爱妈妈，而不是我！那你就到妈妈那里去吧！我不愿认你了!”说完这些话，他把我往旁边一推，又匆匆跑下楼去。我哭着追了过去。

“爸爸！好爸爸！我听你的话!”我喊着叫着，“我更爱你，不是妈妈！把钱拿回去，拿去呀!”但他已经听不见我的声音了；他消失得无影无踪。整个晚上，我唉声叹气，闷闷不乐；我受了风寒，直打冷战。记得妈妈跟我说了些什么，几次叫我到她身边去；我当时好像什么也不知道，既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什么。最后来个歇斯底里大发作：我大喊大叫，又哭又闹；妈妈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她让我躺到她的床上，我紧紧搂住她的脖子，浑身直打哆嗦，时时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样睡着的。就这样过了一整夜。早上我醒来得很晚，妈妈已经不在家了。这期间她总是出去忙自己的事。爸爸那里来了个什么人，他们俩就什么事情在大声地交谈。好不容易等到客人走了；这时屋里就剩下了我们两个，我跑到爸爸跟前，哭着求他原谅我昨天的事。

“你能够像以前那样做个聪明孩子吗?”他严厉地问我。

“能够，爸爸，我能够!”我回答说，“我告诉你，妈妈的钱在什么地方放着。就在她的这个抽屉里，在一个小盒子里，昨天还放在那里。”

“昨天还放在那里？在哪儿？”他叫着，身子猛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钱在哪儿？”

“锁起来了，爸爸，”我说，“别着急：晚上妈妈会叫我去换零钱的，因为我看见零钱都用完了。”

“涅托奇卡，我需要十五个卢布！你听见了吗？只需要十五个卢布！今天就给我弄来；明天我便全还给你。我现在就去给你买糖果，买榛子……还给你买玩具娃娃……明天也会买的……天天我都会带好东西回来，只要你做个聪明的小姑娘！”

“不要，爸爸，我不要！我不要你送我东西；我不会吃的；我会还给你的！”我哭着喊着，满眼的泪水，因为此时此刻我真是感到伤心极了。在这一瞬间，我感到他并不可怜我，也不疼爱我，因为他看不出我是如何地爱他，他以为我为他办事只是想得到他送的东西。这时候，我，一个孩子，算是把他给看透了，而且我感到这个想法给我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我已经不可能再爱他了，我已经失去了原先的爸爸。而他呢，我的许诺使他处于某种兴奋状态；他见我为了他决心什么都干，为了他我一切都豁上了，天地良心，当时我的这个“一切”包含了多么多的内容啊。我知道这些钱对于我可怜的妈妈意味着什么；我知道她丢了这些钱会气出病来的，所以我感到万分痛苦，追悔莫及。但是他视若无睹；他把我当成了三岁小孩，其实当时我什么都懂。父亲那份高兴就别提了；他吻我，叫我别哭，答应我当天我们就离开妈妈，远走高飞——看来他是想圆我一个朝思暮想的梦——，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海报，开始要我相信，说他今天要去见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仇敌，是他的死对头，但是他的敌人们决不会得逞。他跟我谈论起自己的敌人时，他自己简直就像个孩子。他发现他跟我说话时，像往常那样，我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而且听他说话的时候也一言不

发，他便拿起帽子，从屋里走了出去，因为他当时正急于要到什么地方去；但在临走时，他又再次吻了吻我，皮笑肉不笑地冲我点点头，看样子对我有点儿不放心，又好像努力在争取我不要变卦。

我已经说过，他有点精神不正常；不过这在前一天就非常明显了。他要这些钱是为了买音乐会的入场券，而这场音乐会对于他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他仿佛早已预感到这场音乐会将要决定他的整个命运，但是他也太饥不择食了，头一天竟然从我手里抢走那几个铜币，好像用那几个钱就能给自己买张入场券似的。午饭时他的表现就更加反常了。他简直一分钟也坐不住，吃的东西什么也不碰，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去，好像改变了什么主意；他时而拿起帽子，好像要到什么地方去，时而忽然又莫名其妙地变得无精打采，嘴里总是念念有词；后来他突然看了看我，给我使了个眼色，向我比划着什么，好像他急着要用钱，有点等不及了，又好像对我至今没从妈妈那里把钱拿出来有些生气。他这些怪模怪样的举动连妈妈都注意到了，她惊讶地望着他，觉得莫名其妙。我简直跟判了死刑一样。午饭吃完了，我缩在一个角落，像得了寒热病，浑身发抖；我一分一分地算着妈妈平常让我去买东西的时间。我一辈子都没有经历过比这更难熬的时刻；这段时间在我的记忆中真是刻骨铭心，永世不忘。在这些个分分秒秒里，我简直是心心念念，百感交集！一个人几分钟的思想感受要比几年的感受多得多。我感到我的行为非常不好：原本是他自己启发了我善良的天性，——当时他头一次怯懦地把我推到邪恶的一边，为此自己也吓了一跳，于是对我说，我的行为非常不好。难道他真的就不懂得欺骗一个渴望认识诸多现象的人是多么困难吗？而且这个人对许许多多的善和恶已经有所感受，有所思考

了。我明知这里显然有他的难言之苦，他不得不再次叫我干坏事，从而葬送我可怜的、无人保护的童年，不惜冒再次动摇我那尚未定型的良心的风险。如今，我躲在一边，独自寻思：我自觉自愿要做的事情他为什么还要答应奖赏我呢？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的感觉、新的追求和新的疑问，在我的心目中铺天盖地而来，我被这些问题弄得愁肠寸断，苦不堪言。后来我忽然想起了妈妈；我想象着她失去最后一点劳动所得时痛苦不堪的样子。最后，妈妈放下勉强在做的活，把我叫了过去。我战战兢兢地向她走去。她从柜子里拿出钱，递给我说："去吧，涅托奇卡；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像前几天那样让人少找了钱，也不要糊里糊涂把钱弄丢了。"我带着祈求的目光看了看父亲，但他冲我点点头，露出赞许的微笑，搓着双手，一副急不可待的样子。时钟敲了六下，而音乐会是七点钟开始。这番等待也够他难熬的了。

我在楼梯上停下来等他。他是那样地兴奋激动，急不可待，竟然毫无顾忌地跟着我跑了出来。我把钱给了他；楼梯上光线很暗，因此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感到他在接钱的时候全身都在发抖。我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最后，一直到他让我上楼把他的帽子给他拿下来时我才如梦初醒。他连屋子都不愿意进去。

"爸爸！难道……你不带我一块儿去吗？"我声音断断续续地问道，心里怀着最后的一点希望——但愿他能考虑到我。

"不……我先一个人去……啊？等一下，等一下！"他忽然想起了什么，急忙叫道，"等一下，我这就去给你买好吃的东西；你先上楼去把我的帽子拿来。"

我好像当头给泼了一盆冷水。我惊叫一声，推开他，向楼上跑去。我走进屋子时脸色难看极了，要是我说我的钱刚刚被

人抢了，妈妈准会相信我的。但此时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绝望中我一头扑到妈妈的床上，两手紧紧捂住面孔。不一会儿，门吱扭一声被小心翼翼地推开了，爸爸走了进来。他是来拿自己的帽子的。

“钱在哪儿?”妈妈突然喊道，她一下子就猜到了什么非同一般的事。“钱呢？说呀！你说呀!”这时，她抓住我，把我从床上拖下来，让我站在屋子中间。

我一声不吭，两眼只瞧着地下；我几乎不明白我这是怎么了，也不清楚要我做什么。

“钱在哪儿?”妈妈再次喊道，她丢开我，突然转向正拿着帽子要走的爸爸。“钱在哪儿?”她又说了一遍，“说！她把钱给你了吗？你这个寡廉鲜耻的东西！恶魔！害人精！你这样也会毁了她的！她还是个孩子！一个孩子呀!？不行！你决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

她转身跑到门口，把门从里面锁了起来，自己拿着钥匙。

“说！老实说吧!”她开始对我说，由于激动，她的声音勉强能够听见。“都老实坦白吧！说呀，快说！要不……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

她抓住我两只手，又扭又搓，一再地拷问我。她都快要气疯了。这时我决心保持沉默，关于爸爸的事我一句也不提，不过我最后还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了看他……我期待中的他的一个目光，一句随便什么话，都足以使我感到非常幸福，不管我遭受多大的痛苦，也不管我受到怎样的拷问……可是，天哪！他却向我做了个无情的带威胁性的手势，要我守口如瓶，好像此时此刻我还会怕别的什么威胁不成。我觉得我的喉咙被堵住了，简直喘不过气来，两腿一软，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事……跟我昨天的神经性晕厥一样。

这时突然有人敲我们家的门；我醒了过来。妈妈开了门，于是我看见一个身着仆役制服的人走了进来，他惊讶地把我们几个打量一番，问哪位是乐师叶菲莫夫。我继父说他就是。于是这位仆役递上一封便函，说他是奉此刻正在公爵那里的Б的差遣来的。信内是一张C——Ц音乐会的请柬。

身着华丽制服的仆役的出现，其主人公爵差人来找穷乐师叶菲莫夫，——这一切，一时间给妈妈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在故事一开始就谈到过她的性格，这个可怜的女人一直还在爱着我的父亲。直到现在，虽然她接连不断地经受了整整八年的痛苦和磨难，但她仍然初衷不改；她还能够爱他！天晓得，也许她突然发现丈夫眼看就要时来运转了，就算有一线希望的影子对她也会产生影响。说不定她也受到了她那古怪丈夫坚定自信的一点感染！况且，这种自信对她这样一个脆弱女人也不可能不发生一点影响；单凭公爵的垂青，她在瞬息之间就可以为丈夫构思出上千张蓝图来。转眼工夫，她已经打算跟他再次言归于好了，她可以原谅他一生的不是，甚至对他最新的罪行——牺牲她唯一的孩子，经过仔细权衡，在新的热情高涨下，在新的希望鼓舞下，她也可以把这一罪行贬为一般有失检点的行为，说成是由于穷困潦倒、生活艰难和走投无路而迫不得已的怯懦的表现。她仍然保留着对他的深情厚意，此时此刻，她已经准备再次原谅她的不可救药的丈夫，给予他无限的同情。

父亲有些张皇失措；公爵和Б的关注也使他大为惊讶。他径直走到妈妈跟前，小声对她说了点什么，妈妈便从屋里走了出去。两分钟后，她取回一点零钱，爸爸当即给了送信人一个银卢布，来人礼貌地鞠一躬便走了。这时妈妈走出去，不一会儿拿来一只熨斗，取出丈夫最好的一件胸衬，开始熨烫。她

亲自把一条白色的亚麻领带给他系在脖子上，这条领带放在柜子里备而不用不知有多长时间了；它一直同父亲刚进剧院任职时缝制的尽管已经很旧的燕尾服放在一起。梳洗穿戴完毕，父亲拿起帽子，不过临走时他要了一杯水；他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地在椅子上坐了下来。递给他水的已经是我了；也许，一种厌恶的感情重又在妈妈的心底悄然泛起，她最初的一时热情已经冷了下来。

爸爸走了；我们俩留了下来。我躲在一角，一声不响地久久望着妈妈。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激动：她嘴唇哆嗦着，苍白的双颊忽然变得通红，她每隔一阵子就浑身颤抖。最后，她满肚子的苦水开始变成怨恨、啜泣和哀叹发泄了出来。

“这要怪我，都怪我这个苦命人！”她自言自语说，“将来她怎么办呢？我死之后她怎么办呢？”她站在房子中央继续说，她自己好像也被这一闪念所惊呆了。“涅托奇卡！我的孩子！我可怜的、苦命的孩子！”她说着，把我抱起来，神经质地搂住我不放。“我在世时尚且不能把你养育好，照看好，将来我能把你托付给谁呢？哎呀，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听懂了吗？涅托奇卡，我现在说的话你能记住吗？以后能记住吗？”

“能记住，能记住，好妈妈！”我说着，把两只手摞在一起，求她放心。

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长时间不放手；好像她一想到要跟我分开浑身就发抖。我的心都要碎了。

“妈妈！我的好妈妈！”我哭着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不爱爸爸呢？”我哭得说不下去了。

她胸中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接着，一种新的、可怕的悲伤使她在屋里坐立不安，来回走动。

“可怜哪，我可怜的孩子！我根本没留意她已经长大了；

她知道，什么都知道！我的天哪！给她留下什么印象，做的什么榜样！”于是她又绝望地搓着双手。

后来她走到我跟前，狂热地亲吻我，亲吻我的双手，在我的手上洒满了眼泪；她请求我原谅……以前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痛苦……最后，她仿佛因过度悲伤，陷入了麻木的状态。这样过去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来她站起身，精疲力竭地跟我说，让我睡觉去。我回到了自己的角落，钻进被窝，但是迟迟不能入睡。妈妈使我痛苦不堪，爸爸也使我痛苦不堪。我焦急地等待着爸爸的归来。一想到爸爸我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半小时后，妈妈端着灯，走到我跟前，看我睡着了没有。为了使她放心，我闭上眼睛，装作已经睡着的样子。妈妈看了看我后，轻手轻脚地走到橱柜前，拉开柜门，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她把点着的灯台放在桌子上，门也不上锁，就像平时爸爸晚归时那样，自己喝完酒，便躺下睡了。

我躺在那里好像迷迷糊糊的，但就是闭不上眼睛。刚一合眼，立刻就被一些可怕的幻觉所惊醒，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我愁肠百结，不堪其忧。我想大声喊叫，但喊声在我胸中给卡住了。最后，已经是深夜了，我听见我们家的门被推开了。我不记得过了多长时间，但当我忽然睁开双眼时，我看见了爸爸。我好像觉得他的脸色煞白。他坐在门边的椅子上，好像若有所思地在想着什么。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流泪的蜡烛忧伤地照耀着我们这个家。

我看了很长时间，但是爸爸仍然一动未动；他稳稳地坐在那里，姿势一直未变；低着头，两手直挺挺地扶住膝盖。我几次想叫他，但我叫不出来。我还处在麻木状态。最后，他忽然醒了过来，抬起头，从椅子上站起身。他在屋子中间站了几分钟，好像在决定一件什么事情；然后他走到妈妈床前，仔细地

听了听，在确信她已经睡着了以后，便朝放着他的小提琴的箱子走去。他打开箱子，取出黑色的琴盒，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朝四下看了看；他的目光茫然，飘忽不定，——我还从未看见他这样过。

他刚拿起小提琴，便立刻又把它放了下来，回身去把房门锁上。然后，他看见橱门开着，便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他看见了酒杯和酒，便倒了一杯，一饮而尽。这时候，他第三次拿起了小提琴，但是又第三次把它放下，然后朝妈妈的床边走去。我吓得人都呆了，只等着看下面事情会怎么样。

他好像听了很长时间，然后忽然把被子从她脸上掀开，用一只手开始触摸她的脸。我感到不寒而栗。他再次弯下身，脑袋几乎挨着了妈妈；但当他最后一次直起身来的时候，仿佛他那面如死灰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给熟睡的妈妈盖好被子，把她的头和脚都盖上……这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使我开始浑身发抖：我替妈妈感到害怕，觉得她睡得这么死真是太可怕了，我惴惴不安地望着妈妈身子在被子下显露出的一动不动的线条分明的轮廓……我脑子里一个可怕的念头像闪电似的一掠而过。

等一切都收拾好后，父亲又走到橱柜旁，把剩下的酒喝了。他全身发抖地走到桌旁。他变得简直都认不出来了——脸色煞白煞白的。这时他又拿起了小提琴。我见过这把小提琴，知道它是什么，但这时我想一定会发生什么可怕的、骇人听闻的怪事……所以最初的琴声把我吓了一哆嗦。爸爸开始拉小提琴了。不过琴声听起来有些不连贯，时断时续，好像在回忆着什么；最后，他表情痛苦地颓然放下琴弓，怪模怪样地朝床上看看。他总像有什么事放心不下的样子。他再一次走到床前……我胆战心惊地屏住呼吸，紧紧地盯住他，他的一举一动

我都不放过。

突然，他急匆匆地在身边开始找起什么东西来——还是那个可怕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击了我一下。我心里想：妈妈为什么睡得这样死呢？为什么爸爸用手触摸她的脸她还不醒？最后，我看见爸爸把他所能找到的我们所有的衣物都搜罗在一起；把妈妈的棉袄，他自己的旧常礼服、睡衣，甚至我脱下的衣服，都拿了过来，随后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把妈妈盖得严严实实，一点也看不出来；妈妈躺在那里始终纹丝不动，身子的任何部分都没有反应。

她睡得真死啊！

自己的事情干完后，他舒畅地松了一口气。这下再也没有什么能妨碍他了，但是他心里仍然有些不踏实。他把蜡烛挪了个地方。自己脸朝门站着，这样可以根本不用看那张床。最后，他拿起小提琴，用一种绝望的神态，拉了起来……乐声响起了。

但是，这不是音乐……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直到最后一个瞬间；我记得当时引起我注意的一切。不，这不是那种我后来所听到的音乐！它不是小提琴的声音，而像是谁的可怕的声音头一次在我们幽暗住宅里发出的聒噪。要不然就是我的印象是错误的、病态的，我亲眼所见的一切使我的感觉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容易产生可怕的、痛苦不堪的印象，——但是我坚信我听出了呻吟，听出了人的呼喊和哭声；这些声音所表达的是百分之百的无奈加绝望；最后，是可怕的尾声，这里有悲恸中的椎心泣血，有痛苦中的哀哀欲绝，有无望中的肝肠寸断，当小提琴的这段尾声奏响的时候，——它仿佛一下子把这一切都糅合到了一起……我再也受不住了，——我浑身颤抖，眼泪夺眶而出，随着一声可怕、绝望的惨叫，我扑向爸爸，双手紧

紧抱住了他。他惊叫一声，放下了自己的小提琴。

一时间，他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他的眼睛开始转动，朝四下环顾；他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突然，他抓起小提琴，高高举过我的头顶……再过一分钟，他也许会把我当场打死。

“爸爸！”我冲他喊道，“爸爸！”

听到我的喊声，他浑身颤抖，像一片树叶，并且后退了两步。

“啊！原来你还在呀！这么说事情还没有结束！你还跟我待在一起！”他喊叫着，抓住我的肩膀，把我高高举起。

“爸爸！”我再次喊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吓唬我！我害怕！哎哟，哎哟！”

我的哭叫声使他不禁一愣。他把我轻轻放在地上，一声不吭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在辨认和回忆着什么。最后，忽然之间，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好像被一个什么可怕的念头吓住了，——浑浊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他向我弯下身，开始仔细打量我的面孔。

“爸爸！”我战战兢兢地对他说，“不要这样看着我，爸爸！我们从这儿走吧！要尽快离开！快走！逃跑吧！”

“对，逃跑，逃跑！是时候了！我们走，涅托奇卡！快点儿，快点儿！”于是他手忙脚乱起来，好像刚刚才想到他应该怎么办似的。他慌慌张张地四下打量，见地上有一块妈妈的手绢，他把它捡起来装进了口袋，后来又看见一顶睡帽，——他也把它捡起来藏在身边；他好像打算要出远门似的，把需要的东西都统统带上。

我迅速穿好自己的衣服，也急着开始收拾一切我认为路上用得着的东西。

“好了没有？好了没有？”父亲问道，“都收拾好了吗？快点儿！快点儿！”

我胡乱打好一个包，把头巾往头上一系，我们俩就要往外走；这时我忽然想起应该把墙上挂的那张画带上。爸爸当即表示同意带走。这时他表现得很镇静，说话轻声细语，一个劲儿地催我快走。那张画挂得很高；我们一块儿搬来一把椅子，然后上面再放一只小板凳，好不容易地爬了上去，最后几经周折，费了好大劲儿，总算把画取了下来。这时，我们远行的准备工作才算大功告成。他拉着我的手，我们已经动身要走了，但是爸爸忽然又让我停下。他摸着脑门等了好长时间，好像在回想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办完。最后他似乎想起来了他应该办的事；他找出放在妈妈枕头下的钥匙，急匆匆地开始在柜子里寻找什么。最后，他回到我身边，拿来了从抽屉中找到的一些钱。

“给你，拿着，收好了，”他小声对我说，“别弄丢了，记住，要记住！”

他先是把钱放在我手里，然后又拿回去，塞进我怀里。记得当这些银币挨着我身子时我不由打了个寒战，好像只有这个时候我才懂得钱是什么东西似的。这时我们又一切准备就绪，但他突然再一次叫住了我。

“涅托奇卡！”他对我说，好像努力在思考什么。“我的孩子，我忘记了……什么来着？……一件应该做的事吧？……我不记得了……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涅托奇卡，你过来！”

他把我领到供奉圣像的角落，叫我跪下来。

“祈祷吧，我的孩子，好好祈祷！对你有好处的！……对，一定会有好处的，”他指着圣像小声对我说，并且有点奇怪地

看着我。“祈祷吧，祈祷吧！”他用一种请求的、央告的语气说。

我扑通跪倒，双手垂下，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我倒在地上，躺了好几分钟，像死人一样。祈祷时我集中了自己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感情，但是恐惧还是控制了我。我忧心忡忡，稍稍抬起身来。我已经不想跟爸爸走了，我怕他，我想留下来。最后，一直憋在我心里，使我万般苦恼的疑虑终于从我胸中迸发了出来。

“爸爸，”我流着眼泪说，“可妈妈呢？……妈妈她怎么啦？她在哪儿？我的妈妈在哪里？……”

我说不下去了，便哭了起来。

爸爸也含泪看着我。最后，他拉住我的手，把我领到床边，然后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衣服扒开，掀开了被子。我的天哪！妈妈躺在那里，死了，尸体已经冰凉，发青了。我木呆呆地扑到她身上，搂住她的尸体。父亲扶我跪了下来。

“给她鞠个躬，孩子！”他说，“和她告别吧……”

“我鞠了一躬。父亲跟我一起也鞠了一躬……他的脸色煞白煞白的；他的嘴唇在翕动，在嘟囔些什么。

“这不是我，涅托奇卡，不是我，”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妈妈的尸体对我说，“你听着，不是我；这不是我的错。你记住，涅托奇卡！”

“爸爸，我们走吧，”我战战兢兢地说，“是时候了！”

“是，现在是时候了，早就该走了！”他说着，紧紧拉住我的手，急匆匆地从房里往外走。“喏，现在该上路了！谢天谢地，谢天谢地，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走下了楼梯；睡眼惺忪的看门人给我们打开大门，一面心存疑虑地看了看我们；这时候爸爸好像怕他问这问那，抢

先跑出大门，使我几乎追不上他。我们沿着门前这条街，一直走到运河的堤上。石头路面上昨夜落了一场雪，现在还飘着零星的雪花。天气很冷，寒气袭人，我跟在爸爸身后跑着，死死抓住他的燕尾服的下摆。他胳膊下夹着小提琴，因此不时地停下来扶一扶腋下的琴盒。

我们走了大约一刻钟，最后他沿着人行便道的斜坡走到沟渠上，在尽头的一个石礅上坐下。离我们两步远就有一个冰窟窿。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天哪！当时我突然感到的那种可怕的感觉，现在想起来还记忆犹新！一年来我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实现了。我们离开了我们那个可怜的家……但这是不是我的期待和理想？当我为一个远非年幼痴情的人的幸福作种种设想时，我那幼小幻想中所勾勒的景象是这样的吗？此时此刻，使我最感到难受的莫过于妈妈了。我想："为什么我们把她一个人丢下不管？为什么把她的躯体像丢掉废物一样弃之不顾呢？"记得当时最使我感到揪心和痛苦的就是这些问题。

"爸爸！"我开口说，我实在按捺不住我内心的苦恼。"爸爸！"

"怎么啦？"他严厉地问道。

"为什么我们，爸爸，把妈妈丢在那里？为什么我们要丢掉她？"我哭着问道，"爸爸！我们回家去吧！我们叫上人，回到妈妈那里。"

"对，对！"他突然叫道，精神为之一振，随即从石礅上站起身，好像有了什么新的主意，可以排遣他的全部疑虑似的。"对，涅托奇卡，不能就这样放下不管了；应该到妈妈那里去；她在那里会冷的！你去吧，涅托奇卡，去吧；那里也不黑，有蜡烛；不要怕，你叫上个什么人去你妈妈那里，然后你再回来找我；你一个人去，我在这儿等你……反正我哪儿也不去。"

我立刻就走，但是刚迈上人行便道，突然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似的……我转过身去，看见他已经朝另一个方向跑了；他要甩开我，丢下我一个人，此时此刻，他扔下我不管了！我拼命地喊叫，失魂落魄地向他追去。我跑的上气不接下气：他却越跑越快……转眼间我已经看不见他了。我看见他的帽子在路上，这是他跑的时候掉下的；我把它捡起来，接着往下追。我跑得喘不过气来，两腿发软。我感到一种丑陋行为正发生在我的身边：我一直觉得这是一场梦；有时候我也产生过这样的感觉，跟做梦时的梦境一样，我跑呀，跑呀，生怕别人追上，但是我的两条腿直打晃，最后被人追上，我一下子倒下来，不省人事。痛苦使我五脏俱焚：我非常可怜他，一想到他那么奔跑，不穿外套，不戴帽子，只是为了甩掉我，甩掉自己心爱的孩子……我真是哀痛欲绝，心如刀割。我想追上他，只不过是为了再次热烈地吻他，告诉他，叫他不要怕我，请他放心，我不会跟着他的，既然他不愿意这样，我可以独自回到妈妈那里。我最后看见他拐进了一条街道。我跑到街口，也跟着他拐了进去，我还能看见他在我前面的身影……这时候我跑不动了；我开始哭着，喊叫着。记得我在奔跑时曾经撞着过两个行人，他们站在便道中央，非常惊讶地看着我们俩。

"爸爸呀，爸爸呀！"我最后一次大声喊道。这时我忽然在便道上滑了一跤，摔倒在一户人家的大门旁。我感到自己满脸都是血，很快我便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躺在一张暖和柔软的床上。看见身边一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他们见我苏醒过来，非常高兴。我看见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镜的老太太，一位非常同情地看着我的高个子先生；还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太太，最后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他把着我的手腕，一面看着表。我是为新的生活苏醒过来的。

我奔跑时遇见的人当中有一位是X公爵，我跌倒的地方就是他家的大门口。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他们才知道我是什么人；原来派人给我父亲送C——Ц音乐会请柬的就是这位公爵，他觉得这件事非常蹊跷，令人惊讶，便决定把我收留下来，同自己家的孩子一同教养。他们四处打听爸爸的下落，得知他在城外疯病发作时被什么人收留了。后来被送进了医院，两天后便死了。

他死了，因为他这样死去实属必然，是他一生的自然归宿。他应该这样死去，因为支撑他生命的一切东西一下子全完了，它像一个幻影，像毫无意义的空想，忽然间烟消云散了。他死了，因为他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因为他用以欺骗自己并支撑自己全部生命的东西瞬息间在他本人面前彻底瓦解了，真相已经大白。其实，C——Ц以其令人难以忍受的光芒照得他头晕目眩，假的就是假的，对他自己来说也是如此。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听到了一位旷世逸才向他讲述了他自己的命运，使他受到了永生永世的谴责。随着天才的C——Ц的琴弦上发出的最后一个音符，艺术的全部奥秘在他面前已经昭然若揭，那位永远年轻的真正的盖世英才，以自己的真才实学把他完全压倒了。看来，他一生中只是在神秘莫测、难以捉摸的痛苦中折磨自己的东西，如今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种幻想，而且只是在梦境中，以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形式（尽管有时也有显露）苦恼自己而已，虽说这些东西对他偶尔也有所表露，但他总是诚惶诚恐，逃脱回避，用自己一生的假象作掩护；所有他预感到了、但却不敢正视的东西，——忽然之间，一齐在他面前大放异彩，终于使他睁开了他那双至今死不承认光明就是光明、黑暗就是黑暗的眼睛。他的眼睛第一次看到了过去和现在的一切，看到了等待他的未来；但是，这种真相是他的眼睛

所无法接受的，它搅乱和烧毁了他的理智。它像闪电一样无可避免地一举击中了他。他这辈子一直担惊受怕的事情忽然发生了。好像有一把利斧，这辈子一直悬在他的头上，他无时不在难言的痛苦中等待着利斧落到他头上的分分秒秒，——现在它终于落下来了！这一击是致命的。他想逃脱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无处可逃：最后一个希望已经破灭，最后一个借口已不复存在。那个多年来成了他生活的累赘，让他不得安生的女人已经死了，他曾经盲目地相信，一旦那女人死去，他就该突然一下子获得再生，现在，她已经死了。最后他独身一人，无牵无挂，终于自由了！他怀着极其绝望的心情，想最后做一次自我评判，像公正无私的法官那样，铁面无私，一丝不苟；但是他那松弛的琴弓只能笨拙地重复那位天才的最后一个乐句……此时此刻，对他伺机下手已达十年之久的癫狂症，终于不可避免地击倒了他。

四

我恢复得很慢；当我已经完全可以下床时，我的神智仍然处在某种麻木状态，因此很长时间我弄不清楚自己到底出了什么事。有时候我好像觉得我是在做梦，而且记得我很希望所发生的一切真的能变成一场梦！夜晚睡觉时，我希望能一觉醒来，我又突然回到了我们那简陋的屋子，看到父亲和母亲……但是到头来，我的情况清清楚楚地摆在我的面前，我渐渐明白我只是孤身一人，被他人收养了。这时我才头一次感到自己是个孤儿。

我开始急不可待地观察自己突然置身其间的新的周围环境。起初，我感到什么都很新鲜，什么都很陌生；新的面孔，新的习惯，老公爵府上的房屋，都使我感到非常困惑；那高大豪华的房间，至今仍历历在目，但它们又是那样的昏沉幽暗，阴森可怖，记得我非常害怕穿过一个又深又长的大厅，觉得我一进去就再也走不出来了。我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因此我的情绪也很低沉、烦恼，跟这幢庄严肃穆房子的格调非常吻合。而且，一种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忧伤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正与日俱增。我常常迷惑不解地站在一幅画、一面镜子面前，站在制作精巧的壁炉或雕像面前，它们仿佛故意深藏在壁龛内，以便更

仔细地观察我，吓唬我；我站在那里，然后我自己忽然也忘记了为什么我要站在那里，想要干什么，有什么打算；一直到我醒悟过来，往往才感到一阵恐慌，吓得心里怦怦直跳。

我卧病期间，除了那个小老头医生，偶尔来看望我的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男人的面孔；他的样子很严肃，但是心地善良，他看着我时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比起别人，我更喜欢他那张脸。我很想跟他说话，但是我害怕，因为他看上去总是郁郁寡欢，很少说话，言辞生硬，他嘴边从未流露过一丝的笑容。他就是 X 公爵本人，是他发现了我并把我收留在自己家里。我的身体渐渐康复了，他来看我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终于有一天，是最后一次，他给我带来些糖果、一本带画的小人书；他吻了我一下，给我画了个十字表示祝福，劝我要高兴一些。他安慰着我，还说很快我就会有一个小朋友，一个跟我一样的小姑娘，他的女儿卡佳来看我，她现在在莫斯科。后来，他跟他的孩子们的保姆，一个年纪不轻的法国女人和一直照看我的姑娘说了些什么，向她们指了指我，然后便出去了，从此整整三个礼拜我没有再看见他。公爵在自己家里生活得非常孤僻。家里房子一大半由公爵夫人占用；她有时也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公爵。后来我发现，甚至全家人都很少谈起公爵，好像他压根儿不在家似的。大家很尊敬他，甚至，看得出，非常喜欢他，可同时又觉得他这个人有点奇特和古怪。大概他自己也知道自己非常古怪，同别人不一样，因此尽量少在人前露面……关于他，到时候我还有好多话要说，而且会详细得多。

一天早上，人们给我穿上干净轻薄的衬衣，外面是一件带有孝徽的黑色绸连衣裙，看着这身衣服，我感到有些怅然和困惑；他们给我梳过头，把我从楼上的房间领到楼下公爵夫人的

房间里去。当人们带我到她那里时，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我还没有看见过周围是这么的豪华，这么的富丽堂皇。不过这种印象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当我听见公爵夫人吩咐让我走近些的声音时，我的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我在穿衣服的时候就想过，要准备接受某种折磨，虽然天晓得我怎么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反正我踏入新生活时对身边的一切都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不信任态度。不过公爵夫人对我的态度非常和蔼，并且还吻了我。我大着胆子看了她一眼。她就是我失去知觉苏醒后所看见的那位漂亮的太太。但我在亲吻她的手的时候，我全身都在发抖，而且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回答她的问话。她让我坐在她身边的一条矮凳上。大概这个座位是事先给我安排好的。看来公爵夫人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跟我联络一下感情，真心诚意地对我表示友好，充分体现一个做母亲的爱心。可是我怎么也不明白这是我的一次机会，因此我在她的心目中一无所得。他们给我一本印制精美的画册让我翻阅。公爵夫人自己在给什么人写信，偶尔停下笔，跟我攀谈几句；可是我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一句中用的话也没有说。总之，虽说我的经历非同寻常，其中大部分是由命运，甚至诸如种种神秘的因素在起作用，反正这里有不少有趣的、不可思议的、甚至某种荒诞不经的东西，但是我自己好像故意跟这整个富有戏剧性的热闹场面作对似的，表现得非常一般，毫无非凡之处，不过是个胆小怕事、没见过世面、甚至有些笨头笨脑的孩子而已。特别是最后这一点，公爵夫人非常不喜欢，因此她好像很快就对我感到厌烦了，这当然只能怨我自己。下午两点钟以后，开始有客人来访，于是公爵夫人对我的态度忽然又亲切热情起来。当客人们问起我的事情时，她回答说这可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然后就开始用法语讲起来。在她讲述的过程中，人们总是看着我，连

连摇头，不胜感慨。一个年轻男人举起长柄眼镜仔细地看着我，一个洒了香水的白发小老头还想要吻我，而我脸上却红一阵儿，白一阵儿，坐在那里，耷拉着脑袋，二目下垂，动也不敢动一下，浑身直打哆嗦。我心里难受极了。我的思想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回到我们家的阁楼上；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们度过的漫长的、默默无语的夜晚，想起了妈妈；我一想到妈妈——我眼睛里便充满了泪水，喉咙里憋得难受，我真想逃出去，找个没有人的地方，一个人独自待着……后来，客人们走了，公爵夫人的脸色明显地沉了下来。她看我的时候显得更加忧郁，说话也冷言冷语的；我特别害怕她那双能洞察一切的黑眼睛，它们有时能盯住我看上一刻钟；还有她那双紧闭的薄嘴唇，同样也令人不寒而栗。晚上，我被领到楼上。我是发着烧睡着的，夜里醒来，又被刚才的种种噩梦所烦恼，不禁失声痛哭；而第二天早上，还是昨天那一套，我又被领到公爵夫人那里去。最后，她自己好像对客人们讲述我的离奇遭遇已感到厌烦，而客人们对我表示同情也失去了兴趣。何况我又是个极普通的孩子，“没有一点天真烂漫的样子”；我记得这话是公爵夫人当面回答一位年纪不轻的太太的问话时说的，当时那位太太问道：“她跟我在一起难道不觉得无聊吗？”——于是，一天晚上，我被带走后，说以后不再带我来了。对我的宠爱到此也就结束了；不过只要我愿意，我可以随处走动。由于心里极其苦闷，我不能老坐在一个地方，所以最后把我从大家身边领开，到楼下大房间里走走，我是非常高兴的。记得我非常想跟家里的人们谈谈，但是我怕惹他们生气，所以宁可一个人待着。我喜欢的消磨时间的方式，就是躲在一个尽量不惹人注意的角落，藏在什么家具的背后，接着就开始在那里回想和思考我所经历的种种事情。不过事情也怪了！我好像把我在父母身

边所发生的事情的结尾给忘了，把整个这段可怕的经历给忘了。我眼前闪过的只是一幅幅的画面，一件件事实。诚然，所有的事情我都记得——那天夜里、小提琴、爸爸，我都记得，我还记得怎么给他弄钱的事；但是从这些事情中悟出道理，理出头绪，我却做不到……我只感到心头非常沉重，当我回想起我在妈妈尸体旁默默祈祷的那个时刻，忽然我的全身上下透过一股凉气；我浑身颤抖，不由小声地叫了起来，然后我的呼吸变得非常困难，整个胸口都非常憋气，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于是吓得我急忙从角落里跑了出来。其实，我说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是不对的，因为他们对我的照料是无微不至、尽心尽力的，他们一丝不苟地在执行公爵的吩咐，他要求给我充分的自由，不许有任何限制，但一分钟也不能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我发现不时有家人和仆役向我所在的屋子里张望，然后一句话不说又走开了。我对这种关心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有些惴惴不安。我不理解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总觉得他们这样照料我是有什么用意的，是想以后拿我做什么文章。记得我当时总想方设法尽量躲得离他们远一点儿，一旦需要，好有个地方藏起来。有一次，我爬到了前门正堂的楼梯上。楼梯整个由大理石砌成，宽阔气派，铺着地毯，摆放着鲜花和漂亮的花瓶。在楼梯的每一个平台上都默默坐着两个身材高大的人，他们穿的异常鲜艳华丽，都戴着手套，领带洁白无渍。我看着他们，心里直纳闷，怎么也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一句话不说，只是相互看着，什么也不干。

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独来独往的漫游了。此外，我常往楼下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公爵的老姑母住在楼上，她不管远近，几乎从来足不出户。在我的记忆中，这位老太太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她几乎是全家最重要的人物。大家与她交往时都严守

礼仪，连一向孤傲专横的公爵夫人本人也得按规定的日子每周两次亲自上楼请安。公爵夫人一般上午来；她们的谈话枯燥乏味，其间还常常出现冷场，届时老太太不是默默地祷告，便是数着念珠。请安是否结束，要看老太太本人的意思，一般要等到老太太先从座位上站起来，吻过公爵夫人的嘴唇，从而表示会面到此为止，请安才能算结束。以前公爵夫人必须每天向这位长辈请安，但是后来根据老太太的意思，请安的次数才有所减免，公爵夫人在每周的其他五天只用每天早晨派人去问声安就行了。总之，老郡主过的几乎是修女一样的生活。她是个姑娘，三十五岁过后，就进了修道院，在修道院住了十七年，但是没有剃度；后来她离开修道院，回到莫斯科，和身体每况愈下的姐姐、П伯爵的遗孀共同生活，同时也为了跟另一个吵翻二十多年的姐姐、也是位郡主的X言归于好。但据说三位老太太一天也没有和睦相处过，她们千百次地要分道扬镳，各行其是，但却又无法做到，因为她们最终发现，为了排遣晚年寂寞和预防老人痼疾突发，她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另外的两个。但是尽管她们的生活过得单调乏味，尽管她们莫斯科的宅院里是一片呆板无聊的氛围，全城的人仍然认为，不时地去看望一下三位深居简出的老太太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事。大家把她们看做是体现一切贵族遗训和传统的见证，当做是正宗名门望族的活的历史。伯爵夫人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身后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从彼得堡来的人总是要先去拜访她们。谁在她们府上能够受到接见，那他到处都会受到欢迎。但是伯爵夫人一死，姐妹们也就各奔东西了：姐姐X郡主留在莫斯科，继承了无后的伯爵夫人留给她的那部分遗产，而当修女的妹妹则搬到彼得堡她侄子X公爵家里住了。不过公爵的两个孩子卡佳和亚历山大，则留在莫斯科的姑婆身边，给她做伴，也是她孤

寂生活中的一个安慰。公爵夫人虽然很爱自己的孩子，但在整个举丧期间始终和他们不在一起，对此她不敢有任何怨言。我忘记说了，我刚到公爵府上时，他们全家正在举丧志哀；不过已经接近了尾声。

老郡主全身黑色着装，总是穿一件普通绸料的连衣裙，衬托着浆洗过的有许多细褶的白衬领，使她看上去很有点像养老院的老太婆。她手不离念珠，乘车出去做祷告也非常庄重，她每天吃斋，接待的也都是各种神职人员和有身份的人，她读的书不外是圣经教义，总之，与出家人的生活并无二致。楼上寂静得瘆人，决不能使门发出响声，因为老太太机灵得很，跟十五岁的小姑娘一样，一听见有什么响动，甚至随便嘎吱一声，便立即要派人去查问原因。大家说话都悄声细语，走路蹑手蹑脚，可怜那个也是老太婆的法国女人，最后不得不放弃她心爱的高跟鞋。鞋跟是不能要了。我来了两个星期后，老郡主差人来查问我的情况，问我是什么人，怎么来到这里的，等等。人们当即一五一十地满足了她的要求。这时又有第二名听差来询问法国女人：为什么郡主至今还没有见过我？这一下大家可就忙了起来：人们开始给我梳头，洗脸，洗手——其实我本来就很干净，——教我怎么上前鞠躬行礼，怎么显得高兴些，有礼貌一些，怎么说话，——总之，弄得我心里烦透了。之后，我们这方面又派出一名女听差前去请示：老郡主现在是否愿意见见孤女？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指定次日做完祷告后可以见见。我一夜都没睡好觉，后来有人说，我说了一夜的梦话，说我老要去见老郡主，求她宽恕什么事情。终于该我出场了。我看见一个坐在宽大安乐椅上的瘦小老太婆。她冲我点点头，并且戴上眼镜，想更仔细地看看我。记得她一点都不喜欢我。当时就指出，说我完全没有教养，既不会行屈膝礼，也不懂吻手的规

矩。询问开始后，我只是勉强作答，但当问起我父母时我忍不住哭了。老太太见我如此容易激动很不高兴；不过，她开始安慰我，让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后来她问我最近一次上教堂是什么时候，鉴于我这方面很缺乏教育，因此我差不多没有听懂她问话的意思，这使老郡主大为吃惊。公爵夫人被请来了。她们商量后，决定本周日就带我上教堂。在这以前，老郡主答应要为我做祷告，但她一定要我出去，因为她说我给她的印象非常不好。事情本应如此，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我非常不讨人喜欢；就在同一天，有人来通报说我这个人太顽皮了，说整个宅第都听见了我的吵闹声；其实一整天我坐在那儿动也没有动过：显然是老太太听错了。可是第二天又传来了同样的批评。说来也巧，偏偏那时一只杯子从我手中掉在地上摔碎了。法国女人和女仆们都感到大失所望，无奈中当即让我搬到最偏远的一个房间里住，大家诚惶诚恐地一直跟在我身后。

不过这事后来是怎么了结的我就不得而知了。那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独自到楼下大房间里漫步的缘故，因为我知道在那里我谁也不会打扰。

记得有一次我在楼下一个大厅里坐着，我两手捂着脸，低着头，这样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我左思右想；我的幼稚的头脑怎么也排遣不了我内心的全部苦恼，我觉得心里越来越沉重，越来越烦闷。这时突然有人在我头顶上轻声地问道：

“你怎么啦，我可怜的小姑娘？”

我抬起头，看见是公爵；他脸上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但在我望着他的时候，样子显得非常沮丧，一副可怜相，以致他那双浅蓝的大眼睛里也闪现了泪花。

“可怜的孤儿！”他抚摸着我的头说。

“不，不，我不是孤儿！不是！”我说。这是从我的内心深处发出的呻吟，于是，我心中的一切都翻动起来，真是百感交集。我从座位上站起来，抓住他一只手，吻个不停，声泪俱下地反复恳求道：

“不，不，我不是孤儿！不是！”

“我的孩子，你怎么啦，我亲爱的、可怜的涅托奇卡？你这是怎么啦？”

“我妈妈在哪儿呢？我妈妈在哪儿呢？”我喊着，放声大哭；我再也无法掩盖自己内心的凄苦，瘫软地跪倒在他的面前。“我妈妈在哪儿？亲爱的，告诉我，我妈妈在哪儿？”

“请原谅，我的孩子！……唉，我可怜的孩子，是我让你伤心了……我真不该乱说！来，涅托奇卡，跟我来，跟我来吧。”

他拉住我一只手，迅速走去。他的心被深深地震动了。最后，我们来到一间我不曾见过的屋子。

这是一间供奉着圣像的祷告室。已经是黄昏时分了。长明灯光芒四射，鲜明地照耀在圣像的金衣和宝石上，交相辉映。闪闪发光的金质衣饰下凸显出圣徒们暗淡无光的面孔。这里的一切和别的房间大不相同，它神秘、阴森，使我感到惊讶和某种内心的恐惧。更何况我的精神又是那样的脆弱！公爵急匆匆地让我在圣母像前跪下，他自己则跪在我身边……

“祈祷吧，孩子，祈祷吧；我们俩一块儿祈祷！”他低声、快速地说。

但是我无法祈祷；我感到震惊，甚至是害怕；我想起了最后那天夜里父亲在我母亲尸体旁说的话，于是我的精神病又发作了。我躺到了病床上，而且在我病情的这次继发期间我险些送了命；下面就是事情的经过。

一天早上，我听到一个耳熟的名字，是C——Ц的名字。是家里的什么人在我床边提到了他。我不由为之一震，往事如潮，涌上心头，我回忆着，幻想着，痛定思痛，心如刀割，完全陷入谵妄状态，也记不清躺了多长时间。我醒过来时已经很晚了；周围一片漆黑，夜间的小灯已经熄灭，守在我房间里的女仆也不见了。突然我听见远处传来的音乐声。音乐时隐时现，时而清晰可闻，像是越来越近了。不记得我当时出于一种什么感情，也不知我病态的脑海里忽然冒出了什么念头。我从床上下来，也不知道哪来的力量，很快我就穿好了孝服，扶着东西走出了房门。在第二间和第三间屋子里我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最后我来到了过道，乐声听得越来越清楚。过道的中段是通往下面的楼梯；以前我总是从这里到大房间里去。楼梯上灯光明亮；楼下有人在走动；我躲在一个角落，以免被人看见，直到有了机会，我才顺着下去，到了第二个过道。乐声是从隔壁大厅里传过来的；那里人声嘈杂，热闹非凡，好像聚集有成百上千人似的。大厅有一扇门直通过道，门上挂着红丝绒双层大帷幔。我掀起外面的一层，置身于两层帷幔之间。我的心怦怦直跳，脚下几乎要站不稳了。但是过了一会儿，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终于大着胆子把第二层帷幔从边上悄悄掀开一点儿……我的天哪！我一直不敢进去的这间阴森可怖的大厅如今竟是满堂烛光，大放光明。仿佛是光的海洋向我直涌过来，我的一双已经习惯于黑暗的眼睛最初一瞬间被刺得疼痛难忍，什么东西也看不见。香气像一阵热风迎面扑来；有数不清的人在来回走动；看来他们个个笑容可掬，喜气洋洋。妇女们都穿着华贵鲜艳的连衣裙；我眼前到处都是神采飞扬的目光。我像着了魔似的站在那里。我仿佛觉得这一切我以前在什么地方、在梦里……都曾经见过。我想起了昔日的黄昏，想起了我们家

的阁楼，高高的窗户，楼下远处路灯照亮的大街，想起了对面那幢房子挂着红帷幔的窗子，门前停放的一辆辆马车，还有那趾高气扬的高头大马和它们的蹄声和响鼻，以及人们的喊叫声，吵闹声，窗户上的阴影和远处传来的隐隐约约的乐声……对了，这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天堂所在吗！——我脑海里闪了一下——这不正是我和可怜的父亲要去的地方吗……原来这并不是幻想呀！……没错，过去我在幻想中、在梦中所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因病发烧时的想入非非在我的头脑中被点燃了起来，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的泪水从我眼睛里夺眶而出。我四下打量，在寻找父亲："他应该在这里，他一定在这里"，——我想；由于期待心切，我的心怦怦直跳……气都快透不过来了。但这时音乐停了，只听见嗡嗡一片，整个大厅里的人们都在窃窃私语。我急切地注视着我眼前闪过的一张张面孔，尽量想从中认出个什么人来。忽然，大厅里出现某种非同寻常的骚动。我看见台上有一位瘦高的老头儿，他脸色苍白，面带微笑，他笨拙地躬身施礼，向前后左右各方致意；他手中拿一把小提琴。这时候大厅里一片肃静，好像这里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似的。一张张面孔都注视着老人，大家在期待着。他举起琴，把琴弓放在弦上。乐声起处，我感到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突然堵在我的心口。我悲不自胜，屏住呼吸，仔细听着这声音：只觉着有些耳熟，仿佛在什么地方听过似的；这声音里包含着某种预感，某种可怕的、骇人听闻的事情的前兆，以前我心里就曾经有过。最后，琴声变得越来越激昂，越来越快，愈加沁人肺腑。听上去那仿佛是什么人的绝望的哀鸣，如泣如诉，仿佛是谁在人群中徒然地哀告，悲悲切切，于绝望中忍气吞声。这一切在我的心里越来越感到似曾相识。但是我的心拒绝相信。我咬紧牙关，默默忍着剧痛，我紧紧抓住帷幔，以免跌倒……有

时候我闭上眼睛，然后突然睁开，希望这是一场梦幻，并希望我能在自己熟悉的那个可怕时刻醒来，发现自己梦见了那最后一个夜晚，听到了同样的声音。我睁开眼睛，很想证实一下自己的想法；我急忙向人群中望去，——不，他们是另外一些人，另外一张张面孔……我觉得大家和我一样在期待着什么，和我一样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看来他们都很想冲着这可怕的哀鸣和呻吟大叫一声，让它们沉寂下来，不要再折磨他们的心灵；但是这些哀鸣的呻吟愈演愈烈，悲悲切切，断肠销魂，而且经久不息。突然，传来了最后的一声呼叫，可怕而持久，它使我心惊肉跳，丧魂落魄……没错！这正是那一声呼叫！我听出来了，我曾经听到过，是它，跟当时的一模一样，跟那天夜里的一样，穿透了我的心。我脑子里像闪电一样掠过一个念头："父亲！是父亲！他在这里，那就是他，他在叫我，是他的琴声！"这时候，整个人群好像发出了一声叹息，接着，震耳欲聋的掌声响彻了大厅。绝望的、椎心泣血的哭声冲出了我的胸膛。我再也忍不住了。我掀起帷幔，直奔大厅。

"爸爸，爸爸！一定是你！你在哪里？"我大声喊道，几乎忘掉了一切。

不知道我是怎样跑到那高个老头儿跟前的：人们让我过去，纷纷给我让路。我哭着喊着向他跑去；我以为我可以拥抱父亲了……忽然，我看见什么人的一双瘦骨嶙峋的大手抓住我，把我举了起来。一个人的两只黑眼睛紧盯着我，好像要用射出的火焰把我烧毁似的。我看着那老头儿："不，他不是我父亲；他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我怒不可遏；突然，我觉得听到他冲我哈哈大笑的声音，这笑声在大厅里引起一片哄然喧闹；我失去了知觉。

五

这是我的病程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

我再次睁开眼睛时，看见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的面孔正在俯身看着我，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向她伸出手去。从第一眼看见她起，我的内心就充满一种幸福感，有一种甜丝丝的预感。请想象一下，您面前是一张花容月貌、娇小玲珑的面庞，它美如冠玉，光彩照人，在这样的美色佳人面前，您会像是突然被什么刺中，立刻驻足不前，您会感到乐而忘忧，自愧不如，您会心惊肉跳，欣喜若狂，您会深深感谢她的存在，感谢她从您身边走过，使您有幸亲眼目睹她的风采。她就是公爵的女儿卡佳，她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她见我伸出手来，便露出了微笑；我那脆弱的神经由于喜出望外，感到一阵酸楚，很不是滋味。

小郡主把在一旁跟医生说话的父亲叫了过来。

“好了，托上帝的福，谢天谢地！”公爵拉住我的一只手说，他脸上的表情真诚自然，毫无做作之态。“我真高兴，真是高兴，非常的高兴，”他一如既往，说话仍然很快，“喏，这就是卡佳，我的孩子：你们认识一下，——现在你有朋友了。赶快好起来吧，涅托奇卡。这鬼丫头，可把我吓得不

轻！……”

我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几天后，我已经能够走动了。每天早上，卡佳来到我的床前，总是喜气洋洋，有说有笑。我盼望她来就好像是在盼望幸福；我多么想亲亲她啊！但这个调皮的小姑娘来后顶多只待几分钟，她不会老老实实坐着。她一定要不停地活动，跑呀、跳呀、闹呀，没完没了，吵得全宅第都听得见；因此从头一次见面起她就对我说，她待在我这里一直觉得闷得慌，所以她不能老来看我，而且她是看我可怜才来的，——没有办法，不能不来；不过等我身体好起来后，我们的情况会好一些的。因此她每天早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怎么样，好了吗？”

因为我仍然很瘦，面色苍白，我忧愁的脸上露出的笑容也很不开朗，畏首畏尾的，这时小郡主立刻把眉一皱，连连摇头，急得直跺脚。

“我昨天不是对你说过，叫你快点好嘛！怎么了？是不是他们没有给你吃东西呀？”

“是的，很少，”我怯生生地回答说，因为在她面前我已经感到有些心虚了。我尽量想讨她的喜欢，所以我对自己的每句话、每个动作都非常小心，生怕出了差错。她每次到来总使我感到越来越兴奋。我的眼睛从不离开她，她走后我还常常像着了魔似的看着她刚才站的那个地方。她开始在我的梦中出现。当我醒着，她不在的时候，我想好了许多话要跟她畅谈，要成为她的朋友，和她一起玩耍淘气；要是因为什么事情受了责备，就和她一块儿痛哭流涕，——总之，我像恋人那样心里老是想着她。我非常渴望恢复健康，也想尽快地胖起来，就像她说的那样。

有时候，卡佳早上就跑到我这里，开口就嚷嚷：“还没有

好哇？还是这么瘦！”——这时候，我像犯了什么错似的，感到非常害怕。但是我不能一个昼夜间就恢复健康；对于这一点，卡佳所表现出的惊讶，却是无与伦比的认真；因此最后她真的生气了。

“那好，你愿意的话，我今天就给你带个大蛋糕，好不好？”有一次她对我说。

“吃了，你很快就会胖起来的。”

“带来吧。”我高兴地回答说。这样我就能够再次见到她了。

问过我的健康情况后，小郡主通常就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开始用她那双乌黑的眼睛仔细地打量我。最初，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不时地对我从头到脚，仔细察看，表现得极其天真好奇。但是我们谈不起来。在卡佳面前我总是有些胆怯，她的大胆举动也使我感到非常拘谨，其实我特想跟她说话。

“你怎么老不说话呀？”沉默一会儿后卡佳开始问。

“爸爸在做什么？”我问道，每次为能找到一句开场白我总是很高兴。

“没做什么。他很好。今天我喝了两杯茶，不是一杯。你喝了多少？”

“一杯。”

又是沉默。

“今天福斯塔夫总想咬我。”

“它是一条狗吗？”

“是的，是一条狗。难道你没看见过？”

“不，看见过。”

“那你为什么还要问？”

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小郡主又奇怪地看着我。

“怎么样？我跟你说话你高兴吗？”

“是的，非常高兴；希望你经常来。”

“别人也这样对我说，说我到你这儿来你感到很高兴，那你就快点儿下床吧；我今天不是要给你带蛋糕来嘛……你为什么老不说话呀？”

“没什么。”

“你老在想事情，是不是？”

“是的，我想得很多。”

“别人跟我说，说我说得多，想得少。难道说话不好吗？”

“不，我很高兴听你说话。”

“嗯，我会问列奥塔尔太太的，她什么都知道。那你都想些什么呢？”

“我在想你。”我停了一下回答说。

“你觉得这样高兴吗？”

“是的。”

“这么说，你是喜欢我了？”

“是的。”

“可是我还没有喜欢上你。你那么瘦！我这就去给你拿蛋糕。好，回头见！”

转眼工夫小郡主就离开了屋子，她吻我时身子几乎飞了起来。

不过午后蛋糕果然送来了。她发疯似地跑进来，哈哈大笑，高兴得什么似的，毕竟给我带来了别人不许我吃的东西。

“你要多吃点儿，好好吃吧，这是我的蛋糕，我自己没有吃。好了，回头见！”转眼间她已经踪影全无。

还有一次，她突然跑到我这里，同样不是在约定的时间，是午饭后；她的黑色头发乱蓬蓬的，仿佛遇上了龙卷风；她两

腮绯红，眼睛发亮；这就是说，她东跑西跑、蹦蹦跳跳已经有一两个小时了。

“你会打羽毛球吗?”她气喘吁吁地喊道。她的话说得很快，正急着要到什么地方去。

“不会,”我回答说。我为我不能说“会!”而感到非常懊恼。

“你呀！好，等你病好了，我来教你。我就是为这事来的。现在我要去跟列奥塔尔太太玩。再见；他们等着我呢。”

我终于能够完全下床了，尽管我的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力气。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再也不要跟卡佳分开了。她对我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我对她简直是百看不厌，这使她感到非常惊讶。我对她的眷恋之强烈，在自己新的感情方面前进的步子又是那么热情奔放，对此，她不可能没有觉察；起初，她只是觉得这是一件从未听说过的怪事。记得有一次在玩什么游戏，我忍不住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亲吻起来。她从我的怀抱里挣脱出去，抓住我的双手，皱着眉头，好像我欺侮了她似地质问我：

“你这是干什么？为什么要吻我?”

我像做错了事似的，弄得很狼狈；她连珠炮似的问话使我全身为之一震；我无言以对；小郡主把双肩一耸，表示大惑不解（这是她的一个习惯动作），她非常认真地把两片厚嘴唇一闭，停止了游戏，坐在拐角的沙发上，仔细对我观察了很长时间，一面默默地在考虑着什么，仿佛想解答自己头脑里突然冒出的一个新的问题。这也是在她遇到各种困难时的一种习惯。从我这方面来说，对于她这种惊惊咋咋、说变就变的性格，我很长时间都习惯不了。

起初我责怪自己，心想我确实有许多古怪的地方。不过，

说归这么说，可是我还是迷惑不解，非常苦恼：为什么我就不能一下子跟卡佳成为好朋友，永远得到她的喜爱。我的失败使我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所以每当卡佳对我大呼小叫，投以不信任的目光时，我总想大哭一场。况且我的苦恼不是与日俱增，而是每时每刻都在增加，因为跟卡佳的任何事情发展都非常之快。几天后我就发现她已经完全不喜欢我了，甚至开始对我表示厌恶。这位小姑娘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快速，直截了当，若不是她那天真坦诚的直性子所表现出的疾如闪电的快速行为包含着真正高尚气质的话，也许有人会认为她这是一种粗暴无礼呢。事情最初好像是由于我什么也不会玩这件事引起的，她开始对我产生怀疑，后来甚至是瞧不起我。小郡主喜欢活动，爱跑爱跳，她强健活泼，动作麻利；我则完全相反。我病后尚未恢复元气，体质还弱；喜欢静，爱思考；对玩不感兴趣；总之，我完全缺乏为卡佳所喜欢的能力。况且，我这个人发现别人对我有所不满特别受不了；马上就会变得很不高兴，情绪低落，哪里还有余力去弥补自己的错误，扭转对我不利的印象呢，——总之，没有任何希望。这一点卡佳怎么也理解不了。最初她甚至有些怕我，老是用惊讶的目光瞧着我；后来有时候她能在我身上花上整整一个小时，教我怎样打羽毛球，但是毫无结果。由于我马上变得情绪非常低落，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时候她对我思之再三，无论从我身上，还是从她的思考中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最后只好完全丢开我不管，开始一个人单独去玩，再也不来邀请我同往，甚至一连几天跟我没有一句话。这使我大为惊讶，我简直受不了她这种轻蔑。新的孤独感对我来说几乎比以前更加严重了，我又开始变得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严重悲观的思想重又压在了我的心头。

列奥塔尔太太负责照料我们，是她发现了我们关系中的这

一变化。由于她总是首先看到我，我无奈的孤独处境使她大为惊讶，于是她便直接去找小郡主，抱怨她没有跟我一块好好玩。小郡主眉头一皱，耸了耸肩，说她跟我没法子玩，说我什么都不会玩，只会想心事，说最好等她弟弟萨沙从莫斯科回来，那时他们俩在一起会快乐得多。

但列奥塔尔太太对这样的回答很不满意，她向小郡主指出，说我还有病，她就把我一个人丢下不管了；说我不能像卡佳那样欢蹦乱跳，其实这样更好，因为卡佳太淘气了，说她一会儿干这，一会儿干那，两天前差一点没被一条叭喇狗咬死，——总之，列奥塔尔太太把她骂了个狗血喷头；最后她让小郡主来找我，命她立即和我言归于好。

卡佳非常认真地听取列奥塔尔太太的数落，好像她真的从列奥塔尔太太的道理中领悟到了什么新意和正确的东西。她扔下在大厅里滚着玩的铁环，走到我跟前，认认真真地看着我，惊讶地问道：

“您难道想玩吗?”

“不，”我回答说。列奥塔尔太太数落卡佳时我为自己担惊受怕，也为卡佳提心吊胆。

“那么您想干什么呢?”

“我想坐一会儿；我跑起来很吃力；不过请不要生我的气，卡佳，因为我非常爱您。”

“好，那我就一个人去玩了，”卡佳平心静气地、一字一顿地回答说，似乎奇怪地发现，这事儿并不怪她。“喏，回头见，我不会生您的气的。”

“再见。”我答道，欠身把一只手伸给她。

“您不想让我吻一下吗?”她想了一下问道，想必记起了我们不久前发生的那一幕，她想尽可能使我高兴一些，以便尽快

地跟我言归于好。

“只要您愿意。”我怀着一线希望回答说。

她走到我跟前，郑重其事地吻了我，连笑也没笑一下。这样，她完成了要求她做的一切，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目的只是奉命让一个可怜小女孩感到心满意足而已；她从我这里跑开时得意扬扬，欢天喜地，因此各个屋子里很快又传出了她的笑声和喊叫声，直到累得她精疲力竭，上气不接下气地倒在沙发上休息，重新养精蓄锐为止。整个晚上她都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大概我在她眼里显得非常奇异，怪里怪气的。显然她想跟我说点什么，想消除关于我的某些误解；但不知为什么，这次她没有往下说。平时卡佳早上开始上课。列奥塔尔太太教她法语。课程的全部内容就是复习语法和朗读拉封丹[1]的作品。让卡佳学习的分量并不太多，因为她勉强答应每天坐下来只学两个小时。这个协议是应父亲之情、母亲之命最后达成的，履行起来倒很认真努力，因为是她自己许下的诺言。她聪明过人，理解力极强。但这里也有她自己小小的怪脾气：如果有什么她不理解的东西，她立即开始自己思考，决不肯去请别人作解释——她好像羞于这样做。据说，有时候一连几天她对一个什么问题绞尽脑汁，百思不得其解；她会因为没有别人帮助自己就解决不了而大为生气；只有到了山穷水尽、一筹莫展的时候她才会去找列奥塔尔太太，请她帮助解决这个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是如此。其实她很会思考，也想得很多，虽然乍看上去完全不像，但同时她又天真得与她的年纪极不相称：有时候她会提出些非常荒唐的问题；可有时她的回答又包含着周密的思考和机智灵活的远见卓识。

---

① 拉封丹（1621—1695），法国诗人和寓言家。

由于最后我也可以参加学点什么，列奥塔尔太太便对我进行了一番考试；她发现我的阅读能力不错，书写能力较差，因此认为当务之急是赶快教我学习法语。

我没有异议，于是一天早上，我和卡佳共同坐到了课桌旁。说来也巧，卡佳这次偏偏表现得特别差劲，而且非常心不在焉，列奥塔尔太太简直认不出她来了。而我呢，几乎就一堂课的工夫，便把全部的法文字母都学会了，我是想用我的勤奋好学来讨好列奥塔尔太太。快下课的时候，列奥塔尔太太对卡佳真的生气了。

"您看看她，"列奥塔尔太太指着我说，"一个有病的孩子，头一次上课，学习成绩要比您强上十倍。您不觉得害羞吗?"

"她比我学得多?"卡佳惊讶地问道，"她才刚开始学习字母!"

"您字母学了多长时间?"

"三堂课。"

"可她只用一堂课的时间。因此，她的理解能力比您要快两倍，很快她便会超过您的。不是吗?"

卡佳想了一下，觉得列奥塔尔太太的批评言之有理，一下子变得满脸通红，像一团火。面红耳赤、羞愧难当——这是卡佳几乎每当受挫、懊恼、自豪或是捣乱被揭穿时，一句话，几乎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的第一个反应。这一次，她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但是她没有吭声，只是朝我看了看，那目光好像要把我烧了似的。我当时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小姑娘非常骄傲，自尊心极强。我们从列奥塔尔太太那里出来时，为了尽快消除她的烦恼，表明法语老师的那番话完全不能怪我，于是我主动跟她说话，但是卡佳一声不响，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一小时后，她来到我屋子里，当时我正坐着看书，心里一

直在想着卡佳的事，害怕她再次不愿意跟我说话。她皱着眉头看了我一眼，像往常一样在沙发上坐了下来，眼睛盯住我足足有半个小时。最后我忍不住了，用疑问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您会跳舞吗?”卡佳问道。

“不，不会。”

“可是我会。”

一片沉默。

“那么您会弹钢琴吗?”

“也不会。”

“可是我会。这要学会是很难的。”

我没有吭声。

“列奥塔尔太太说您比我聪明。”

“列奥塔尔太太是生您的气。”我回答说。

“那难道爸爸也会生气吗?”

“不知道。”我回答说。

又是一片沉默；小郡主用小巧玲珑的脚尖焦急不安地踢着地板。

“由于您理解力比我强，以后您会笑话我吗?”她终于按捺不住自己的烦恼，问道。

“哎呀，不，不!”我大声叫着，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跑过去拥抱她。

“郡主，您这样想和这样问难道就不觉得难为情吗?”突然传来了列奥塔尔太太的声音，她观察我们已经有五分钟了，我们的谈话她都听见了。“真不害臊!您竟会忌妒一个可怜的孩子，在她面前炫耀您会跳舞，会弹钢琴。真不知羞耻；我要都告诉公爵。”

小郡主的两颊火烧火燎的。

“您这样想是很不好的。您提的问题伤害了她。她的父母都很穷，给她雇不起教师；她是自己学习的，因为她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您本该喜欢她才对，可您却跟她争吵不休。不害臊，真不害臊！要知道，她是个孤儿。她什么亲人都没有。您还可以向她炫耀您是位郡主，公爵小姐，可她什么也不是！我现在把您一个人留下。请仔细想想我对您说的话，加以改正。”

小郡主想了整整两天！两天来没听到她的笑声和喊叫声。夜间醒来，我听见她甚至梦中还在跟列奥塔尔太太继续理论。这两天她甚至人都有些瘦了，清秀的面庞也不再那么如花似玉了。最后，到了第三天，我们俩在楼下的大房间里不期而遇。小郡主刚从母亲那里出来，但她一看见我便停住了脚步，在对面不远处坐了下来。我心惊胆战地等着下一步会怎么样，全身直打哆嗦。

“涅托奇卡，为什么因为您我要挨骂？”她终于问道。

“不是因为我，卡坚卡[①]。”我回答说，连忙进行辩解。

“可列奥塔尔太太说我伤害了您。”

“不，卡坚卡，不，您并没有伤害我。”

小郡主耸耸肩，觉得莫名其妙。

“那您为什么老哭？”她沉默一会儿问道。

“要是您愿意，我不再哭就是了。”我含泪回答说。

她又一次耸耸肩膀。

“您以前也老是哭吗？”

我没有回答她。

“为什么您住在我们家呢？”小郡主沉默一会儿，突然问道。

---

① 卡佳的爱称。

我惊讶地看了看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心上刺了一下。

“因为我是个孤儿。”我最后鼓起勇气回答说。

“您有过爸爸妈妈吗？”

“有过。”

“他们怎么，不喜欢您吗？”

“不……他们喜欢我。”我勉强答道。

“他们穷吗？”

“是的。”

“非常穷吗？”

“是的。”

“他们什么也不教您吗？”

“教过我识字。”

“您有过玩具吗？”

“没有。”

“蛋糕呢？”

“没有。”

“你们有多少间屋子？”

“一间。”

“一间屋子？”

“一间。”

“有仆人吗？”

“不，没有仆人。”

“那么谁替你们干活呢？”

“我自己去买东西。”

小郡主的问题越来越刺伤我的心。往事的回忆，孤独的处境，小郡主的惊讶，凡此种种，无不使我感到震惊，使我椎心泣血，哀痛欲绝。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泣不成声。

“这么说，您乐意住在我们家了？”

我默默无语。

“您有好衣裳穿吗？”

“没有。”

“不好的呢？”

“有。”

“我看见过您的衣裳，是别人给我看的。”

“那您为什么还故意问我？”我说，一种从没有过的新的感触使我浑身直打哆嗦；我从坐的地方站了起来。“您为什么还故意问我？”我气得满脸通红地说，“您为什么要取笑我？”

小郡主也涨红了脸，从坐的地方站了起来，但马上她就克制住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不……我没有取笑您，”她回答说，“我只是想知道您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很穷？”

“您为什么要问我爸爸妈妈的事？”我说着，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您要打听他们的事？他们哪里妨碍您了，卡佳？”

卡佳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这时候公爵走了进来。

“怎么啦，涅托奇卡？”他看看我，见我在流泪，便问道。“你怎么啦？”他看了看卡佳，发现她脸上火烧火燎的，接着问道，“你们在谈什么？为什么争吵？涅托奇卡，为什么事情争吵起来了？”

但我不能回答他。我拉住公爵的手吻着，不禁泪如雨下。

“卡佳，说实话，究竟怎么回事？”

卡佳不会说谎。

“我说我见过她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时穿过的那些很破旧的衣服。”

“谁给你看的？谁竟敢这样？”

“是我自己看见的。”卡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那么好吧！我知道，你不愿牵连别人。那么后来呢？”

“可她哭了起来，说我为什么要嘲笑她爸爸妈妈。”

“那就是说，你嘲笑他们了？”

尽管卡佳没有公然嘲笑，但她显然有这个意思，从第一次起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她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就是说，她也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对。

“你立刻去向她道歉。”公爵指着我说。

小郡主脸色煞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去呀！”公爵说。

“我不愿意。”卡佳终于小声说，态度异常坚决。

“卡佳！”

“不，我不愿意，不愿意！”忽然，她眼睛发亮，跺着脚大声喊道，“爸爸，我不愿意道歉。我不喜欢她。我不想跟她住在一起……她整天哭哭啼啼，这不能怪我。我不愿意，不愿意！”

“跟我来，”公爵说，他抓住卡佳一只手，把她带往自己的书房。“涅托奇卡，你上楼去吧。”

我想跑到公爵跟前，为卡佳说情，但公爵疾言厉色地重申了自己的命令，我只好走上楼去，吓得我浑身冰凉，跟死人一样。回到我们的房间，我倒在沙发上，双手抱住脑袋。我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心急火燎地等着卡佳回来，我真想扑倒在她的脚下。最后，她总算回来了；她一句话也没有跟我说，从我身边走过去，坐在一个角落。她两眼通红，眼都哭肿了。我的整个决心完全消失了。我惶恐不安地看着她，吓得我动也不敢动。

我竭力责怪我自己，竭力想证明这都是我的错。我一次次地想去找卡佳，又一次次地止步不前，我不知道她将如何对待我。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第二天傍晚，卡佳的心情好了一点儿，她在各个屋子里滚铁环玩，但是很快她就扔下不玩了，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在躺下睡觉前，她忽然转身对着我，甚至还向我跨前了两步，张口想对我说点儿什么，但她欲言又止，回转身上床躺下了。那天过后，又过了一天，感到惊讶的列奥塔尔太太最后开始盘问起卡佳来：她到底怎么啦？是不是病了，怎么突然变得蔫头耷脑的？卡佳回答了句什么，还要准备去打羽毛球，但是列奥塔尔太太刚一转身，她就满脸通红地哭了起来。为了不让我看见，她跑出了房间。事情最后终于算解决了：在我们吵架后过了整整三天，她突然午饭后走进了我的房间，怯生生地走到我跟前。

“爸爸让我向您赔个不是，”她说，“您能原谅我吗？”

“当然！当然！”

“爸爸让我跟您亲吻，——您能吻我吗？”

作为回答，我开始吻她的双手，眼泪刷刷地流下来，洒在她手上。这时我朝卡佳看了一眼，见她的神态有些异样：她的嘴唇有点翕动，下巴颤抖，眼睛湿润；但是她马上便克制住了自己内心的激动，嘴边露出一丝微笑。

“我去告诉爸爸，就说我已经吻了您，并且向您赔了不是，”她小声说，像在自言自语。“我已经有三天没看见他了；爸爸吩咐说，不给您赔不是就不要去见他。”她沉默一会儿又补充说。

说完这些话，她羞答答地、若有所思地向楼下走去，好像还没有把握：父亲将怎样对待她。

但是一个小时后，楼上喧闹声、喊叫声、笑声和福斯塔夫

的吠叫声响成一片，有什么东西被打翻了，摔碎了，一些书落到了地板上，铁环滚得满屋子乱响，——总之，我知道卡佳跟父亲又和好了，我的心因高兴而怦怦直跳。

但是她不到我这里来了，而且看来是有意避免跟我说话。不过，所幸我能够激起她极大的好奇心。她越来越常到我这里来，坐在我的对面，以便观察起我来更方便一些。她对我的观察比较单纯幼稚，一句话，这个被全家上下视为掌上明珠、娇惯坏了的任性小姑娘，弄不懂我怎么屡次在她根本不想遇见我的时候和我不期而遇的。但她那颗美好善良的童心，总是能够凭借本能为自己找到一条妥善的道路。她所敬仰的父亲对她的影响最大。母亲爱她如命，但对她又异常严格；卡佳从母亲那里继承了顽强、好胜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但也学会了她母亲的种种怪脾气，甚至是精神道德上的独断专行。什么是教育，公爵夫人有其独特的理解，而且卡佳的教育也是娇生惯养和严加管教的奇特结合。昨天允许的事情，今天无缘无故忽然被禁止了，小孩子的是非感受到了伤害……不过后面还要讲到这样的事……我只是想指出，孩子已经学会把握自己对母亲和父亲的态度了。对于父亲，卡佳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性格全部外露，毫不掩饰，一切公开；对于母亲，情况则完全相反，——她显得内向，多疑，百依百顺。但她这种听话的态度不是出于真心实意，心悦诚服，而是一种必要的礼仪。我下面再来说明。其实，我要为我的卡佳特别说句公道话，她最后还是明白了自己母亲的心意，当她一切听从母亲的时候，她是充分理解母亲的无限钟爱的，这种钟爱有时能达到病态狂热的程度，——而且小郡主非常宽厚地把这后一点也都考虑进去了。可惜呀！她的这种考虑对于她后来发热的头脑很少有所助益！

但我几乎不明白我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种新的、莫名

其妙的感觉一直激荡着我，使我兴奋不已；如果我说这种新的感觉使我痛苦，使我感到烦恼，我这话并没有夸大其词。简单地说——请原谅我用这个词——我爱上了卡佳。是的，它是爱，是名副其实的爱，是伴随着眼泪和欢乐的爱，是满怀激情的爱。她有什么在吸引着我呢？为什么能够产生这样的爱？我第一眼看到她时就一见钟情，当时我全身心都被这位天使般可爱的童颜所震惊，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她真是完美无缺；没有任何与生俱来的毛病，——一切毛病都是后天所为，而且处于矛盾斗争状态。无处不在的美好天性显而易见，只是表现形态一时失之于谬误；但她身上的一切，自这一矛盾斗争始，无不闪耀着可喜的希望，预示着美好的未来。所有的人都很欣赏她，都很爱她，并非只有我一人。有时候下午三点钟有人带我们出去散步，过往行人一看见她就会愕然止步，而且从这位幸运儿的身后，还时时传来惊讶赞叹之声。她生来就很幸运，也应该为幸运而生——这就是看到她时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也许这是我身上第一次产生审美体验，一种美感；它是由美所唤起的，是第一次被表现出来，——这就是我对她萌生爱心的全部原因。

小郡主的主要毛病，或者说她性格的主要特点，是争强好胜，自尊心太强；这一特点顽强地要求在其自然形态中加以表现，而且，很自然，它会处于一种偏执的状态，矛盾斗争的状态。这种争强好胜的个性往往表现在非常幼稚的小事情上；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比如说，遇到矛盾，也不管矛盾是什么样的，她不是感到委屈，不是感到生气，而是感到惊讶。她无法理解，事情怎么竟会出现与她的愿望相违背的结果。不过，正义感在她的心里还总是占上风的。要是她认为自己确实错了，她会当即服从裁决，毫无怨言，决不动摇。如果说迄今她在对

我的态度上有些反复的话，那么我的解释是：这完全是出于对我的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它暂时破坏了她整个人的协调与和谐；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以前她过分热衷于自己的爱好，从来都是靠榜样和经验把她引上正道的。所有她的初衷的落脚点都是美好的和真诚的，但是往往要伴随着接连不断的偏颇和迷误。

卡佳很快便满足于对我的观察，最后决定不再理我了。她的办法是：好像我在家里根本就不存在；对我——一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甚至该说的话也几乎不说；各种游戏我都被排除在外，而且这种排除不是强制的，她做得非常巧妙，好像是我自己情愿这样的。课照样在上，如果我在理解力和生性安静方面被提出来作为她学习的榜样的话，我已经不会再有伤害她的自尊心的荣幸了；她的自尊心是那样的高度敏感，甚至我们的叭喇狗约翰·福斯塔夫爵士[①] 也可能对它有所伤害。叭喇狗福斯塔夫平时表现得很冷漠，行动迟缓，但要是惹急了它，凶起来像只猛虎，连主人的账也不买。还有个特点：它绝对不喜欢任何人；但是它的真正的劲敌，毫无疑问，当属老郡主了……不过这事下面还要说。自尊心很强的卡佳千方百计想战胜福斯塔夫那种不以为然的冷漠态度；在这个家里，哪怕只有一头畜生不承认她的权威和力量，不在她面前甘拜下风，不喜欢她，都会使她感到很不愉快。于是小郡主决定亲自出马，向福斯塔夫发动进攻。她想主宰一切，统辖一切；岂能容许福斯塔夫逃脱自己的命运？但是这只倔强的叭喇狗就是不买她的账。

有一次午饭后，我们俩在楼下的大厅里坐着，福斯塔夫卧

---

① 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和《亨利四世》等剧中的人物，此处是用他的姓名来作叭喇狗的名字。

在屋子中间，懒洋洋地在午后休息。就在这个时候，小郡主忽发奇想，想要管管它，显显自己的威风。于是，她放下自己的游戏，踮着脚，小心翼翼地开始向那只叭喇狗走去，同时用各种亲昵的名字呼唤它，对它表示友好，和蔼可亲地向它频频招手。但福斯塔夫打老远就开始龇牙咧嘴，怪吓人的；小郡主只好停下来。她的用意只不过是想走到福斯塔夫跟前，抚摸抚摸它，让它跟着自己走。但这条狗除了把它当做宠物的公爵夫人外谁也不让抚摸。卡佳的任务太艰巨了，而且还有很大的危险，因为对于福斯塔夫来说，咬掉她的手或者把她撕碎是很容易做到的，只要它认为有这个必要。它壮得像一头熊；我惴惴不安地从远处注意着她，提心吊胆地看她施展什么招数。想要一下子让卡佳改变主意是不容易的，就连福斯塔夫毫不客气龇出牙齿也无济于事。小郡主知道直接走近它不行，便犹豫不决地用包抄的办法，围着她的对手绕圈子。福斯塔夫一动不动。卡佳转完第二圈，直径已经大大缩短，然后接着又开始绕第三圈，但是当她转到福斯塔夫认为是禁区的疆界时，叭喇狗又露出了牙齿。小郡主一跺脚，知难而退，颓丧地坐到沙发上沉思想来。

十来分钟后，她想出了新的引诱方法，立即走出去，带回来些面包、馅饼之类的东西——总之，变换了武器。但福斯塔夫不为所动，大概因为它肚子太饱了。它甚至对扔到面前的一块面包不屑一顾；当小郡主再次趋近福斯塔夫视为禁地的疆界时，双方形成了对峙局面，而且这一次比上次要严重一些。福斯塔夫昂首龇牙，发出轻微的呜呜声，而且做了个含而不露的动作，仿佛随时准备扑过来似的。小郡主气得满面通红，把馅饼一扔，又坐回到原来的地方。

她感到气急败坏，怒不可遏。她一只脚踢着地毯，脸上火

烧火燎的，可眼眶里甚至含着懊恼的泪水。这时她正好瞧了我一眼，——全身的热血顿时直冲脑门儿。她一跃而起，迈着坚定的步子，径直朝恶犬走去。

也许福斯塔夫这次是让她给吓愣住了。它竟然让敌手越过了警戒线，直到双方相距只差两步远的时候，它才以最凶猛的狂叫来迎接冒失的卡佳。卡佳停住了脚步，但只停了一小会儿，便又毅然向前走去。我简直被吓坏了。我还从未看见小郡主如此兴奋过；她目光炯炯，有一种不获全胜决不罢休的劲头儿。这时可以给她画一幅绝妙的画。她勇敢地顶住了狂怒的叭喇狗的威胁目光，面对它那吓人的血盆大口她没有发抖。福斯塔夫已经弓起身子，可怕的狂吠声从它那毛茸茸的胸中传了过来；再过一分钟，它就有可能把她撕碎。但是小郡主自豪地把自己的小手放在叭喇狗的身上，得意扬扬地一连三次抚摸着它的脊背。叭喇狗一时间有些犹豫不定。这是最可怕的一刹那了；但是，叭喇狗突然吃力地从原地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大概觉得不值得跟小孩子们认真计较，便悠然自得地从屋里走了出去。小郡主趾高气扬地站在取得胜利的地方，朝我投来一种莫名其妙的目光——一种充满胜利喜悦的、扬扬自得的目光。但我却被吓得面如死灰；她注意到了这一点，只是微微一笑。然而，她的脸上这时也已蒙上了一层死灰色。她勉强地走到沙发前，倒了下去，差一点晕过去了。

但是我对她的迷恋已经走火入魔。自从我为她提心吊胆的那一天起，我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我愁眉锁眼，万般苦恼，有千百次我都想扑上去搂住她的脖子，但是由于害怕，我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待在原地。记得我曾尽量避开她，以免她看见我内心的激动，但只要她无意中走进我藏身的屋子，我就会浑身发抖，心跳加快，感到头昏目眩，天旋地转。我觉得淘气的

小郡主对此已有所觉察，所以有两天她自己也很有些不自然。但是不久她对这种情况就习以为常了。这样过了整整一个月，我内心的痛苦只有我自己悄悄忍受着。我的感情具有一种难以名状的韧性，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我天生有极大的耐性，除非万不得已，一般的感情不会突然爆发和外露。应该说，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和卡佳说的话超不过两三句；但我根据某些很难捉摸的蛛丝马迹逐渐发现，她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出于健忘，也不是出于对我的冷漠，而是有意在回避我，好像她决心要跟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我已经是夜不成眠，而白天，面对列奥塔尔太太甚至都无法掩饰我自己的尴尬神态。我对卡佳的爱简直到了古怪的程度。有一次我悄悄拿走她的一块手帕，另一次拿走了她系头发的丝带，我整夜整夜地亲吻它们，眼泪一个劲地往下流。当初，卡佳的冷漠态度使我深感苦恼；但是现在我的全部思想都被搞乱了，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来，新的印象一来二去抹去了旧的印象，对自己悲伤往事的回忆已不再使我痛不欲生，它们在我身上已经被新的生活所取代。

记得有时候我半夜醒来，下床后蹑手蹑脚地走到小郡主的床前。借着我们房里夜间微弱的灯光，我一连几个小时地望着正在熟睡的卡佳；有时候我坐在她的床边，俯身对着她的脸，她呼出的热气向我迎面扑来。我悄悄地、胆战心惊地吻了吻她的小手、肩膀、头发和她露在被子外面的一只小脚丫。我逐渐发现，——因为我注视她已经有整整一个月了——卡佳一天一天地变得好像有心事了；她的性格失去了自身的平衡：有时候整天都听不见她一点动静，可有时候又空前地喧闹。她开始变得爱发脾气，吹毛求疵，动不动就发火生气，对我甚至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成心找茬儿：一会儿忽然表示不愿意跟我

坐在一块儿吃饭，不愿意挨着我坐，似乎有些嫌我；一会儿忽然到她母亲那里，整天待在她身边，也许她知道我看不见她时会非常想念她的；有时候她又忽然心血来潮，一连几个小时地盯住我，弄得我非常尴尬，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不知如何是好，可又不敢从屋子里走开。卡佳已经两次说自己正在发烧，可是以前从未听说她有过任何病。终于，有一天早晨，突然来了一道特别指令：遵照小郡主的迫切要求，她搬到楼下妈妈那里去住，因为公爵夫人听说卡佳发烧后几乎被吓得半死。应该说，公爵夫人对我是很不满意的；卡佳身上所发生的变化她都注意到了，她把这一切都统统归咎于我，用她的话说，都是因为我的郁郁寡欢的性格影响了她女儿的性格。她本来早就想把我们俩分开，但是一直拖着未办，因为她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一定会跟公爵发生严重争吵，虽说公爵处处迁就她，但有时候也固执得很，寸步不让。公爵夫人深知公爵的这个脾气。

我对小郡主搬走这件事大为惊讶，整整一个礼拜我的精神都非常紧张，处在一种反常状态。我因思念而万分苦恼，绞尽脑汁地思考卡佳嫌弃我的原因。忧伤折磨着我的灵魂，义愤和气恼开始在我受辱的心底里翻腾。我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自豪感，因此，到了又带我们出去散步的钟点，我见到卡佳时，一反往日常态，我看着她时的那种卓然独立、认真严肃的神态，甚至使她大为吃惊。当然，这种变化只不过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过后我的心又开始疼痛，而且越来越厉害，我变得比以前更加软弱，更加缺乏毅力。终于，有一天早上，使我感到不解和高兴的是，小郡主回到了楼上。起初，她欣喜若狂地跑过去搂住列奥塔尔太太的脖子，宣称她又搬回到我们这里来住了，然后冲我点了点头；她请求这天上午什么也不要学，因此她奔跑跳跃，玩了整个一上午。我从未见过她这样兴高采烈过。但

是接近傍晚，她安静了下来，现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漂亮的小脸又蒙上一层忧愁的阴影。当晚上公爵夫人来看她时，我看得出，卡佳很不自然地在努力显出很快活的样子。但是母亲走后，剩下她一个人时，她竟然流出了眼泪。我大为惊讶。小郡主发现我在注意她，便走了出去。总之，一场意料不到的危机正在她身上酝酿。公爵夫人跟好几个大夫进行商量，每天都把列奥塔尔太太叫去，询问有关卡佳的详细情况，吩咐要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只有我一个人对事情的真相有所预感，因此我的心怦怦直跳，充满着希望。

总之，一场小小的罗曼史正在发生，并且已经接近了尾声。卡佳搬回我们楼上的第三天，我发现她整个上午都在看着我，目光怪怪的，久久地盯着……有好几次我们的目光相遇，每一次我们双方都涨红了脸，低下头去，好像彼此都感到很害羞。最后，小郡主笑着离我而去。时钟敲了三下，于是人们开始给我们穿戴，准备外出散步。这时卡佳忽然走到我跟前。

“您的鞋带松开了，”她对我说，“我来给您系上。”

由于卡佳终于开口和我说话，我的脸涨得像樱桃一样红；我正要自己弯下身去。

“我来吧！”她急忙对我说，并笑了起来。这时她弯下腰，硬是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她的膝盖上，系了起来。她呼吸急促起来；我感到惊喜交加，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她系好鞋带，站起身，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一遍。

“瞧，脖子还露着，”她说，还用手指头碰了碰我脖子裸露的地方，“得，让我来给你系吧。”

我没有反对。她把我的围巾解开，按照自己的方式围了起来。

“要不会着凉咳嗽的。”她说，同时狡黠地对我莞尔一笑，

一双水灵灵的黑眼睛冲我一闪一闪的。

我有些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怎么了，也不知道卡佳是怎么回事。但是，谢天谢地，我们的散步很快就结束了，要不然我会忍不住在街上亲吻她的。不过，上楼梯的时候，我还是乘机悄悄在她肩膀上亲了一下。她感觉到了，身子不由一震，但是她一句话也没说。晚上，她梳妆打扮后，被领到了楼下。公爵夫人那儿有客人。但是就在这天晚上，有件事闹得全家乱成了一团。

卡佳突然发生一次神经性惊厥。公爵夫人吓得魂不附体，六神无主。大夫来后也说不出个究竟来。自然一切都归因于儿童疾病，归因于卡佳的年龄，但是我却另有看法。第二天早上，卡佳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跟往常一样，面色红润，喜气洋洋，精神饱满，不过也确有一些以前不曾有过的怪僻和随心所欲的毛病。

首先，她整个上午都不听列奥塔尔太太的话。然后，她忽发奇想，要到老太太那儿去。这位老郡主不喜欢自己的这位侄孙女，经常跟她吵架，见都不愿见她，但这次不知怎么回事，竟一反常态，允许卡佳去见她。起初一切都很顺利，头一个小时他们相处得很是和睦。滑头的卡佳忽然想到要请老太太原谅她以前的行为，说自己老是吵吵闹闹，打扰了老郡主的安宁。老郡主郑重其事地含泪原谅了她。但是这个鬼丫头得寸进尺，想走得更远。她决意历数一些仅仅是念头和设想的淘气行为。她装出老实听话的样子，真心诚意地表示悔悟；总之，这种假模假式的表演大受欢迎，对于卡佳的低头认输，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老郡主的自尊心；卡佳是全家的宝贝，大家都宠着她，她甚至能迫使母亲对自己的古怪要求，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这不，这个淘气鬼承认：第一，她想把一张名片贴在老郡

主的连衣裙上，然后让福斯塔夫躺卧在她的床下；再把她的眼镜打碎，把她的书统统拿走，换上从妈妈那里拿来的法国小说；然后弄来些响炮，扔在地板上；再把一副纸牌藏进她的口袋，如此等等。总而言之，调皮捣蛋的馊主意层出不穷，一个比一个坏。老太太发火了，气得脸上白一阵儿，红一阵儿；末了，卡佳忍不住哈哈大笑，从姑奶奶身边跑了出去。老太太立刻派人去叫公爵夫人。接着麻烦事来了，公爵夫人花了两个小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姑婆原谅卡佳，看在她有病的分上，不要惩罚她。起初老郡主听都不愿听；她说她明天就要搬出这个家，最后她的态度有所缓和，那只是因为公爵夫人答应等女儿的病好了以后再进行惩罚，到那时再为老太太出气。不过卡佳为此受到了严厉的警告。她被带到楼下公爵夫人那里去了。

但是午饭后这个淘气鬼还是跑了出来。我下楼去的时候，亲眼看见她已经在楼梯上了。她把门推开一道缝，叫福斯塔夫出来。当时我就猜到她是想进行可怕的报复，事情正是这样。

老郡主对福斯塔夫深恶痛绝，是她的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条狗不向任何人讨好，不喜欢任何人，高傲自大，目空一切，虚荣心极强。它谁都不喜欢，但显然要求人人都对它保持应有的尊重；因此大家对它抱着一种敬畏的态度。但是，自打老郡主来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福斯塔夫受到了严重侮辱，即被明令禁止上楼。

起初，福斯塔夫受不了这种侮辱，气得不得了，有整整一个礼拜，总是用爪子扒通往上面房间的楼梯口的那道门；但是很快它就猜到了不许它上楼的原因，因此，在老郡主出门上教堂的头一个礼拜日，福斯塔夫便尖声狂叫着向可怜的老太太扑去。经众人大力相助，才使她免遭这条受侮辱的狗的疯狂报

复，因为是老郡主下令不许它上楼的，她说她见不得这条狗。从此以后，福斯塔夫上楼便严加禁止；一旦老郡主下楼，人们便把福斯塔夫赶到最远处的一个房间里。仆人们的责任非常重大。但是这条记仇的狗先后曾三次寻机冲上楼去。一旦它上了楼，便迅速穿过所有房间的过道，直奔老太太的卧室，没有什么能够阻拦住它。幸好老太太的房门总是关着的，因此福斯塔夫只能在门外狂叫一通，直到有人来将它轰下楼去。每当这条桀骜不驯的叭喇狗上门造访时，老郡主便大喊大叫，好像她要被吃了似的，所以每次都因受惊吓而大病一场。有几次她曾向公爵夫人提出 ultimatum①，甚至有一次不小心说走了嘴，说她和福斯塔夫在这个家里不共戴天，有它无我，但是公爵夫人不同意跟福斯塔夫分开。

公爵夫人很少喜欢什么人，除了孩子，这世界上她最喜欢的就是福斯塔夫了，原因是这样的：大约六年前，公爵有一次散步归来，带回一条又脏又病的小狗，样子十分可怜，但却是条纯种叭喇狗。就这样，公爵使它捡了一条命，但是这位新来者表现欠佳，野性十足，根据公爵夫人的吩咐，它被关在后院，用绳子拴住。公爵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两年后，公爵一家住在别墅里，卡佳的弟弟小萨沙跌入了涅瓦河，公爵夫人大声惊呼，她的第一个反应便是要紧随儿子纵身跳入水中，最后好不容易才被人拉住，免于一死。这时小萨沙被急流迅速冲走，只有他的衣服还不时地露出水面。人们急忙解开一条船的缆绳，但是除非出现奇迹，救人恐怕是来不及了。这时，突然有一条大叭喇狗纵身跳入水中，拦住了顺流而下的男孩，叼着他顺利地游到岸边。公爵夫人跑过去对这条又脏又湿的狗又抱又

① 英文：最后通牒。

亲。但是福斯塔夫不买账，不愿跟任何人亲热；作为对公爵夫人拥抱、亲吻的回答，它在她肩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牙齿都钳进肉里去了。当时它还不叫福斯塔夫，叫一个平淡无奇、极其普通的名字——弗里克萨。这一伤痛伴随了公爵夫人的一生，但她的感激之情却是永无止境的。福斯塔夫被放入内宅，洗涮一净，还得到个制作精美的银项圈。它住进了公爵夫人的书房，在一张豪华的熊皮上安顿了下来；很快，公爵夫人已经能够抚摸它而不必担心立即遭到它的惩罚了。得知她的宝贝名叫弗里克萨，公爵夫人大吃一惊，于是人们立刻考虑给它起个新的名字，尽量带一点古色古香的味道。但是赫克托耳、刻耳柏洛斯之类的名字[①] 显然都太俗气；需要起个无愧于全家宠爱的英雄的名字。最后，公爵想到弗里克萨特别能吃，就建议给叭喇狗取名福斯塔夫。这个绰号大受欢迎，因此就永远成了这叭喇狗的名字。福斯塔夫表现颇佳：像一个道地的英国人，默不作声，阴沉忧郁，从不主动跑到任何人跟前，只要求别人小心绕开它的熊皮地盘，对它表示应有的尊重。有时它也仿佛显得情绪不高，好像很沮丧，在这种时候，福斯塔夫会痛心地想到，它的对手，曾经侵犯过它的权利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尚未受到惩罚。于是它不声不响地来到通往楼上的楼梯旁，见那里的门通常总是锁住的，便卧在附近不远的地方，躲在角落里，虎视眈眈地窥伺着会不会有人麻痹大意而忘记锁门。有时候这头记仇的畜生能一连等上三天。但是命令要求对楼梯口的门要严加监守，因此两个月过去了，福斯塔夫始终未能上楼。

“福斯塔夫！福斯塔夫！”小郡主打开楼梯门喊道，一面招

---

① 赫克托耳，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刻耳柏洛斯，古希腊神话中生有三个头的恶狗。

呼福斯塔夫，让它到我们楼上来。

这时福斯塔夫感到有人在开门，它正要想越过自己的鲁比肯河①；但是它又觉得小郡主的呼唤太难以置信了，以致它一时怀疑起自己的耳朵来。它狡猾得像一只猫，为了装作没有发现开门人的粗心大意，它故意走到窗子前，把自己两只强有力的爪子搁在窗台上，开始观看对面的一座房子，——总而言之，它装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好像是随便走到那里，驻足欣赏一下邻近那座房子的漂亮设计似的。其实它的心在兴奋的期待中正怦怦地跳动，感到美滋滋的。等到楼梯口的门在它面前完全敞开，而且，不仅如此，还有人在呼唤它，邀请它，请它上楼去立即报仇雪恨，这时它那份惊喜、兴奋的心情就不用说了！它高兴得尖叫一声，龇着牙齿，像离弦之箭，威风凛凛、趾高气扬地冲上楼去。

它冲刺的劲头之大，以至半道上有把椅子被它撞出了两米多远，翻倒在地上。福斯塔夫像一发出膛的炮弹，飞驰而去。列奥塔尔太太吓得惊叫起来，但这时福斯塔夫已经冲到禁门之前，用两只前爪使劲地扒门，然而却未能把门打开，急得它嗷嗷直叫。接着传来了老郡主可怕的呼叫声。各路人马蜂拥而来，全家人都跑上了楼，于是，性情暴躁的福斯塔夫迅速被戴上了嘴套，四条腿一捆，灰溜溜地退出战场，被绳捆索绑地弄下了楼。

有人奉命去请公爵夫人。

这回公爵夫人并没有想原谅和宽恕的意思；但是要惩罚谁

① 公元前1世纪鲁比肯河是意大利和高卢的界河。凯撒于公元前49年征服高卢之后，不顾元老院禁令，决定率师渡过鲁比肯河，回师罗马，因此“越过鲁比肯河”，就意味着要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呢？当时她一下子便猜到了；她的目光落在卡佳身上……果不其然：卡佳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吓得浑身发抖。直到这时，可怜的小郡主才意识到自己的恶作剧所造成的后果。人们的怀疑有可能落在仆人身上，连累无辜，因此卡佳决心实话实说，道出全部真相。

“是你干的吗？”公爵夫人声色俱厉地问道。

我见卡佳脸色煞白，便站出来，果敢地说：

“是我放福斯塔夫上楼的……不是故意的。”我补充一句，因为我的一切勇气在公爵夫人威严的目光下一点也没有了。

“列奥塔尔太太，由您来惩戒吧！”公爵夫人说罢便走出了房间。

我看了卡佳一眼：她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两只手垂着，苍白的小脸直望着地面。

用在公爵孩子们身上唯一的惩戒措施就是关进空屋子里了。坐一两个小时的禁闭——无所谓。但把一个孩子硬关起来，违背当事人的意愿，而且宣布他被剥夺了自由，这种惩罚可是相当严厉的。通常对卡佳或她的弟弟也不过关上一两个小时。我却被关了四个小时，这是因为我的罪行实在令人发指的缘故。我进了禁闭室，有喜有忧，百感交集。我心里惦记着小郡主。我知道我胜利了。不过我不是坐了四个小时，而是一直坐到凌晨四点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被关起来两个小时后，列奥塔尔太太得知她女儿从莫斯科来了，说是突然生了病，想跟她见见面。列奥塔尔太太走的时候把我给忘记了。负责照看我们的女佣大概以为我已经被放出去了。卡佳被叫到了楼下，不得已在母亲身边一下待到晚上快十一点钟。回来后，发现我不在床上，她非常奇怪。女佣给她脱去衣服，服侍她睡下；小郡主没问起我自有她的道理。她

躺下后，等着我，大概以为我是被关四个小时，到时候我们的保姆会把我送回来的。但是娜斯佳完全把我给忘记了，又加上我向来是自己脱衣服的。于是我就在禁闭室里过夜了。

凌晨四点，我听见有人用力在敲我房间的门。我是凑合着在地板上睡的，醒过来后我吓得大叫起来，不过我马上就听出了卡佳的声音，她叫得比谁都响；然后是列奥塔尔太太的声音，还有娜斯佳的声音，女管家的声音。最后，门被打开了，列奥塔尔太太含泪抱住我，请我原谅她把我的事给忘了。我扑上去搂住她的脖子，哭得泪人似的。我冻得直发抖，由于躺在光地板上，全身的骨头都非常疼痛。我寻视卡佳，可是她很快就跑回我们的卧室，跳上了床；等我进屋时，她已经睡着了，或者是装着睡着了。其实，她晚上一直在等我，后来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一直睡到早晨四点。她醒来后，立即大呼小叫，吵得一片混乱，把已经回来了的列奥塔尔太太、保姆和所有的女仆都惊醒了，于是这才把我放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全家人都知道了我的遭遇；甚至公爵夫人也说这样对我太过严厉了。至于公爵，当天我看见了他，我生平头一次看见他生那么大的气。上午十点钟，他非常激动地来到楼上。

“请问，”他对列奥塔尔太太说，“您怎么能这样做呢？您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可怜的孩子呢？这太野蛮了，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太愚昧残忍了！一个病弱的孩子，一个喜欢幻想、胆小怕事的小姑娘，被关进一间黑屋，而且关了整整一夜！这不是要把她毁了吗？难道您不知道她的身世吗？这太野蛮了，太太，我要对您说，这太惨无人道了！怎么能这样惩罚人呢？是谁发明的，谁能想得出这样的惩罚方式？”

可怜的列奥塔尔太太非常尴尬，她含着眼泪，开始向公爵

说明事情的原委：她说因为她女儿来了，所以就把我这事给忘了，不过惩罚本身还是对的，只要不关得太久的话；还说甚至让-雅克·卢梭也说过类似的话。

“让-雅克·卢梭，太太，亏您想得出来！他不可能说这样的话，让-雅克不是权威。让-雅克·卢梭不敢妄谈教育，他没有权利这样做。列奥塔尔太太，让-雅克·卢梭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要①！让-雅克是个坏人，列奥塔尔太太！”

“让-雅克·卢梭！他是个坏人！公爵呀！公爵！您在说什么呀？”

列奥塔尔太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列奥塔尔太太是个很有教养的女人，首先，她讨厌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要碰一碰她所喜爱的什么人，触犯高乃依②、拉辛③的古典主义形象，侮辱伏尔泰，直呼让-雅克·卢梭为坏人，说他是野蛮人，——天哪，这还了得！列奥塔尔太太眼泪都出来了；老太太被气得浑身发抖。

“您太忘乎所以了，公爵！”她终于愤愤不平地说。

公爵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言语有失，连忙表示歉意，然后走到我跟前，深情地吻我一下，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然后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

①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作家、哲学家。他有五个孩子，都送进了育养院。他宁愿把他们培养成农民，原因是他一来养活不起他们，二来是怕他们妨碍他安心从事文学创作。后来卢梭在《忏悔录》中痛苦地讲到这件事。

②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认为“就其恢宏的性格和浪漫主义精神而言，他几乎就等于莎士比亚”。

③ 拉辛（1639—1699），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在给哥哥的信中对拉辛的悲剧有过很高的评价。

“Pauvre prince!①”列奥塔尔太太说，自己也动了感情。接着我们坐下来上课。

但小郡主学习时精力非常不集中。午饭前，她走到我跟前，满脸通红，笑嘻嘻的，面对着我，搂住我的肩膀，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急匆匆地说：

“怎么样？昨天因为我你吃苦了吧？午饭后咱们到大厅玩儿去。”

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于是小郡主立即从我身边走开了。

午饭后，天色已经不早，我们俩手挽手地下楼，来到大厅。小郡主的心情非常激动，呼吸有些急促。我从来没有这样感到高兴和幸福过。

“你想玩球吗?”她对我说，“你站在这里!”

她让我站在大厅的一角，可她自己不是退回去，向我投球，而是站在距我三步远的地方，瞧了瞧我，脸上一阵发红，双手捂住脸，倒在沙发上。我朝她挪动几步，她以为我要走开了。

“别走，涅托奇卡，跟我待会儿，”她说，“我一会儿就好了。”

但她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脸涨得通红，泪流满面地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她的双颊被泪水浸湿了，嘴唇像熟透的樱桃，满头秀发乱作一团。她疯了似地一个劲儿地亲吻我，我的脸上、眼睛、嘴唇、脖子、双手被她亲了个遍；她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我紧紧贴着她的身子，我们像久别重逢的朋友和恋人那样，甜蜜地、高兴地拥抱在一起。卡佳的心跳得很厉害，每一跳动我都能够听见。

---

① 法文：可怜的公爵！

但这时隔壁房间里有人在呼唤，叫卡佳到公爵夫人那里去。

“哎哟，涅托奇卡！好吧！晚上见，夜晚见！现在你上楼去吧，等着我。”

她最后一次亲吻了我，不声不响，情绪热烈，然后朝娜斯佳呼唤声的方向跑去。我好像获得再生似地跑到楼上，一头扑在沙发上，把脑袋埋在枕头里，高兴得大哭起来。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似的。不记得我是怎样熬到夜晚的了。最后，时钟敲过了十一点，于是我躺下睡了。小郡主一直到十二点钟才回来；她老远就冲着我微笑，但却一句话也没说。娜斯佳开始给她脱衣服，她好像故意在磨磨蹭蹭。

“快点儿，快点儿，娜斯佳！”卡佳嘟囔说。

“怎么啦，小郡主，您的心跳得这样快，大概是上楼时跑的吧？……”娜斯佳问道。

“哎哟，天哪，娜斯佳！你这个人真是没劲！快一点儿，快一点儿！”小郡主气恼地跺着脚说。

“呵，脾气还不小呢！”娜斯佳说。她在给小郡主脱鞋时顺势在她脚上吻了一下。

最后，一切总算结束了，小郡主上床睡觉，随后娜斯佳走出了房门。这时卡佳忽然从床上跳下来，跑到我的跟前。我看着她，不由得惊叫了一声。

“到我这儿来，跟我一起睡！”她说着，把我拉下床来。转眼间，我已到了她的床上，我们拥抱在一起，紧紧地把身子互相贴着。小郡主把我全身上下吻了个遍。

“我可记得你夜里是怎样吻我的！”她说着，脸红得像罂粟花。

我大哭起来。

"涅托奇卡!"卡佳眼泪汪汪地小声说,"我的天使,我早就非常爱你了!你知道从什么时候吗?"

"从什么时候?"

"从爸爸让我向你道歉的时候,当时你曾为你爸爸辩解,涅托奇卡……我可怜的孤——儿!"她拉长声调说,再次又把我吻了个够。她又是哭,又是笑。

"哎呀,卡佳!"

"喏,什么事?说呀,什么事?"

"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长时间……"我没接着说下去。我们拥抱在一起足有三分钟没有说一句话。

"听我说,关于我,你是怎么想的?"小郡主问道。

"哎呀,卡佳,我想的可多了!我一直都在想,白天黑夜地想。"

"夜里你还说起过我,我听见了。"

"真的吗?"

"你哭过好多次。"

"你瞧!谁让你总是那么高傲呢?"

"我真是愚蠢,涅托奇卡。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这个样子。我总是在生你的气。"

"为什么?"

"因为我自己不好。首先,是因为你比我好;其次,是因为爸爸更喜欢你。而爸爸是个好人,心地善良,涅托奇卡!你说是不是?"

"当然是了!"我答道。一想到公爵,我眼泪都出来了。

"一个好人,"卡佳严肃地说,"我对他能怎么办呢?他就是这样的人……唉,后来我向你道歉,差一点儿没哭出来,对这件事我又感到非常生气。"

“我倒是看到了，看见你想哭来着。”

“得了，别说了，你这个傻丫头，你自己也动不动就哭！”卡佳用手捂住我的嘴，冲我说。“听着，我非常想爱你，后来突然又想恨你，而且非常之恨，恨之入骨！……”

“那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生你的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后来我发现没有我你就没法生活，于是我就想：瞧我怎么来整治她，这个坏东西！”

“哎呀，我说卡佳！”

“我的心肝宝贝！”卡佳说着，在我手上吻了一下。“后来我连话也不愿意跟你说了，一直不理你。你可记得我抚摸福斯塔夫那件事吗？”

“哎呀，你的胆子可真够大的！”

“其实我非常……害怕，”小郡主拉长声音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冲它走过去吗？”

“为什么？”

“因为你在看着我。我一见你在看着我……好哇！所以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走了过去。是不是我把你吓得够呛，啊？为我担心了吧？”

“太可怕了！”

“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的是，福斯塔夫走开了！天哪，它走后我真有些后怕，这头庞然……大物！”

于是小郡主发出一阵神经质的笑声；然后忽然抬起她那发热的脑袋，开始死死地盯住我看。眼泪像一颗颗细小的珍珠在她长长的睫毛上颤动。

“喂，你身上究竟有什么东西使我这样地爱你？瞧你这副样子，脸色这么苍白，头发颜色那么淡，人嘛，傻里傻气，动

不动就爱哭，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我可怜的孤……儿!!!”

于是她弯下腰，又对我吻个没完。她的几滴眼泪落在了我的脸上。她深深地动了感情。

“其实我是非常爱你的，可我总是在想——不，不可能!我不能告诉她!我就是这么个倔脾气!其实有什么好怕的，对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瞧，现在我们不是很好嘛!”

“卡佳!我高兴极了!”我欣喜若狂地说，“我的心都要碎了!”

“是呀，涅托奇卡!你听我往下说……听着，是谁叫你涅托奇卡来着?”

“是妈妈。”

“你把妈妈的事都讲给我听，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高兴地回答说。

“你把我的两条带花边的手绢藏到哪里去了?还有缎带，拿到哪儿去啦?你呀，真不害臊!其实这些事我全知道。”

我笑得满面通红，眼泪都快出来了。

“不行，我想：我要气气她，让她等着。可有时候我又想：其实我根本就不爱她，我讨厌她。可你总是那么温顺善良，老实得像一只小绵羊!实际上我非常害怕你把我看得很傻!你很聪明，涅托奇卡，难道不是吗?啊?”

“哎呀，你说什么呀，卡佳!”我回答道，差一点生了气。

“不，你是很聪明，”卡佳坚决而认真地说，“这我知道。只是有一天早上我起床后，觉得特别喜欢你，说不出有多么爱你了!我一整夜都在梦见你。我想，我得求妈妈让我住到她那儿去。我不愿意爱她，不愿意!可是第二天夜里入睡前我又想：要是她能跟昨天夜里那样来到我身边就好了，而你果不其然就来了!哎呀，当时我假装睡着的样子……哎呀，我们真是

没羞没臊，涅托奇卡！”

“究竟为什么你不愿意爱我？”

“这……我说的什么呀！其实我一直都很爱你！非常地爱！不过后来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心想，得着机会我总是要吻她的，要不就使劲儿拧她，往死里拧。现在我就让你这个傻丫头尝尝拧的滋味！”

于是小郡主拧了我一下。

“你还记得我给你系鞋带的事吗？”

“记得。”

“‘记得’；你高兴吗？我看着你，心想：多可爱的小姑娘呀，我来给她系鞋带，看她作何感想！我自己也非常乐意。说心里话，我很想跟你亲吻……可是我没有亲你。后来心里觉得非常好笑，太可乐了！我们一块儿散步的时候一路上我都这样想，有时候突然想哈哈大笑一阵儿。我都不敢看你：太可乐了。要知道，你为我坐禁闭的事，太让我高兴了！”

那间空房子人们叫它“禁闭室”。

“你害怕了吗？”

“害怕死了。”

“我高兴的还不是因为你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而是因为你要为我坐禁闭！我心里想：她现在正在哭，而我却是那么爱她！明天我要好好亲亲她，亲个痛快！要知道，我并没有感到惋惜，真的，没有觉得你有什么可怜，尽管我也哭了。”

“我倒没有哭，反而觉得挺高兴！”

“你没有哭吗？哎呀，你这个硬心肠！”小郡主叫道，把嘴唇向我紧紧贴过来。

“卡佳，卡佳！天哪，你多么漂亮啊！”

“难道不是吗？好吧，现在你对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可以对我为所欲为，可以拧我掐我！请拧我掐我吧！亲爱的，拧啊！”

“调皮鬼！”

“喂，还有什么？”

“傻丫头……”

“还有什么？”

“还要你亲亲我。”

于是，我们互相亲吻，一块哭，一块笑；我们的嘴唇都亲肿了。

“涅托奇卡！首先，今后你要永远到我这里睡觉。你喜欢接吻吗？那我们就一起接吻。其次，我不愿意你老是愁眉苦脸的。你为什么总是郁郁寡欢？告诉我，好吗？”

“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但我现在不觉得愁闷，我现在挺开心！”

“对，一定要让你的脸跟我的脸一样变得红扑扑的！哎呀，明天快点儿来吧！你想睡觉吗，涅托奇卡？”

“不。”

“好，那我们就说说话吧。”

这样又谈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天晓得我们什么话没有谈到。首先，小郡主告诉我了她全部的未来计划和现在的情况。于是我了解到，她爱爸爸胜过爱一切人，几乎超过了对我的爱。其次，我们俩认定，列奥塔尔太太是个很好的女人，她一点儿也不严厉。接着，我们当时便想好了明天要干什么，往后要干什么，几乎把今后二十年的日子都安排好了。按照卡佳的意思，我们将这样生活：一天由她发号施令，我一切照办，第二天倒过来——我发号施令，她俯首听命；然后我们俩平起平坐，相互发号施令；这时有人会故意不听从命令，那么我们就

先争吵一番，装装样子，然后再尽快地和解。总之，等待我们的是无限的幸福。最后，我们谈得都很累了，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卡佳笑我是个瞌睡虫，可她自己比我还先睡着。第二天早上我们同时醒来，连忙接了个吻，因为有人进来，于是我赶紧跑回到自己的床上。

整个一天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一直避开所有的人，离他们远远的，生怕被别人看见。最后，我开始向她讲述自己的故事。卡佳大为惊讶；我的故事让她听后潸然泪下。

"你这个人也真是倔强！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会非常爱你的，非常非常地爱！街上那些男孩子打你，疼吗？"

"疼。我非常害怕他们！"

"哼，太可恶了！给你说吧，涅托奇卡，我亲眼看见过一个男孩在街上打另一个男孩。明天我悄悄带上对付福斯塔夫的鞭子，要是碰上个把这样的人，瞧我怎么收拾他吧，狠狠地揍！"

她怒目圆睁，射出愤怒的光芒。

我们直怕有人进来。我们担心接吻时被别人碰见。可是这天我们至少吻过一百次。第一天和第二天就这样过去了。我真担心我会因太高兴而死去，幸福使我透不过气来。但我们的幸福为时不长。

列奥塔尔太太应当报告小郡主的一举一动。她观察我们已经整整三天了，这三天她积累了许多可供汇报的情况。最后，她到公爵夫人那里，把她所发现的情况和盘托出，——说我们俩正处在某种亢奋状态，已经有整整三天，形影不离，像疯了似的不停地接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说我们像两个疯子，说起来没完，这种情况以前从没有过；说她不知道这一切

应该算做什么，但是她觉得小郡主正处于某种病态危机之中，末了，她认为我们最好少见面为佳。

“这一点我想了很久了，”公爵夫人回答说，“我早知道这个奇怪的孤女会给我们惹来麻烦的。人们告诉我有关她的情况和她以前的生活，——可怕极了，简直是骇人听闻！她对卡佳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您是说，卡佳很喜欢她吗？”

“喜欢得忘乎所以了。”

公爵夫人十分懊恼，脸都急红了。她已经在妒忌我和她女儿的亲密关系了。

“这是很不正常的，”她说，“以前她们很合不来，老实说，对此我感到很高兴。虽说这个孤女的年龄还很小，但我总是感到不放心。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从吃奶时候起，她便接受了自己的一套教育、习惯乃至规矩。我实在不明白公爵看上她什么了？我建议把她送到寄宿学校不下一千次了。”

列奥塔尔太太本来想为我说上几句，但是公爵夫人已经决意让我们分开。当时即派人去把卡佳叫来，在楼下就对她宣布，到下个星期日以前她不能跟我见面，就是说，要分开整整一个礼拜。

我是晚上很晚的时候才得知这一切的，并且一下子给吓懵了；我心里想着卡佳，我觉得把我们分开会使她忍受不了的。我由于愁肠百结，不堪其忧，当夜就病倒了；第二天早上公爵来看我，悄悄对我说事情还有希望。公爵做了种种努力，但是等于白搭：公爵夫人初衷不改。我逐渐陷入绝望，悲从中来，痛不欲生。

第三天早上，娜斯佳给我带来一张卡佳的字条。卡佳是用铅笔写的，字迹非常潦草，内容如下：

我非常爱你，和妈妈坐在一起，可我总在想怎么能跑到你身边。不过我会跑出来的——我保证，所以请你不要哭。请写信给我，告诉我，你是多么地爱我。我彻夜在梦中拥抱你，我苦恼极了，涅托奇卡。送给你一块糖。再见。

我的回信也大致如此。整整一天，我为卡佳的字条痛哭不已。列奥塔尔太太的劝说安慰使我痛苦不堪。晚上，我听说她去找了公爵，说要是不让我跟卡佳见面，我肯定会第三次病倒，而且她非常后悔向公爵夫人汇报了此事。我一再问娜斯佳：卡佳怎么样？她回答说卡佳没有哭，但是脸色苍白得吓人。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小声对我说：

“请到公爵书房去一下，顺右边的楼梯下去。”

我忽然产生一种预感。我怀着紧张期待的心情跑下楼去，推开了书房的门。她不在里面。突然，卡佳从背后把我一下子搂住，热烈地亲了我一下。笑声，泪水……卡佳忽然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像一只小松鼠，一下子攀到父亲身上，又爬到他的肩膀上，但是还没有站稳，就又从肩膀跳到了沙发上。公爵和她一块也倒下了。小郡主高兴得哭了。

“爸爸，你真是个好人，爸爸！”

“你们这俩淘气鬼！你们怎么啦？什么友谊？什么爱情？”

“别说了，爸爸，我们的事你不懂。”

于是我们再一次相互拥抱在一起。

我开始就近仔细地观察她。三天来她变瘦了。脸上的红润已经消失，代之而来的是一片苍白。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娜斯佳终于来敲门了。这是个信号，说明卡佳不在已经被发现，而且在查问了。卡佳顿时面如土色。

“好了，孩子们。以后我们每天都可以聚会。再见，愿上帝保佑你们！”公爵说。

他看着我们，也很受感动；但是他的想法完全落了空。当晚，莫斯科传来消息，说小萨沙突发急病，危在旦夕。公爵夫人决定次日就起程前往。由于事情仓促，一直到与小郡主告别的时候我还一无所知。告别这件事是公爵本人坚持的，公爵夫人勉强同意，小郡主黯然销魂，悲不自胜。我仓皇失措地跑到楼下，一下子搂住了她的脖子。准备上路的马车已经等候在大门口了。卡佳看着我，大叫一声，昏倒在地。我一个劲儿地吻她。公爵夫人设法使她苏醒过来。最后她恢复了知觉，再次抱住我不放。

“再见，涅托奇卡！”她忽然笑了笑，对我说，脸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表情。“你不要惦记我；我没事儿；我没有病，过一个月我就回来了。那时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

“行了，”公爵夫人平静地说，“我们走吧！”

但小郡主再一次跑回来，歇斯底里地紧紧抱住我。

“我的命根子！”她搂住我匆匆小声说，“再见！”

我们最后一次相互吻过，小郡主从此便消失了——过了很久，很久。八年后我们才又相见！

…………

我有意如此详尽地讲述我幼年时期的这段故事，讲讲卡佳在我生活中第一次出现的情形。但我们的故事是无法分开的。她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我好像命中注定非遇见她不可；她也好像注定要遇见我。况且我也不能放弃再次回忆我童年生活的乐趣……现在我的故事要讲得快一些了。我的生活突然变得像一潭死水，而且我好像又有所悟，这时我刚刚过了十六岁……

不过——先讲几句公爵一家去莫斯科后我的情况。

我和列奥塔尔太太留了下来。

两个星期后，有专差来通知说，回彼得堡的行程无限期推迟了。列奥塔尔太太由于家里的原因不能去莫斯科，她在公爵府上的职务便宣告结束；但是她仍留在这个家内，转到了公爵夫人的大女儿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

关于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我还什么也没有提起过，而且我总共也只见过她一次。她是公爵夫人与第一个丈夫所生的女儿。公爵夫人的身世有些稀里糊涂；她的第一个丈夫是个包税人。公爵夫人再嫁时大女儿怎么办，当时她一筹莫展。招一名乘龙快婿，她不敢指望。因为她的陪嫁并不丰厚；最后，直到四年前，她才嫁给了一个富有而且官职不小的人。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周围环境所见也别有洞天。公爵夫人每年去看望她两次；她的继父——公爵——每星期都带着卡佳去看望她，但是最近公爵夫人不愿让卡佳到她姐姐那里去，因此公爵是悄悄带着她去的。卡佳非常喜欢姐姐。但是她们的性格却成了鲜明的对照。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约二十二岁，性格恬静温柔，多愁善感；总好像有一种深深的忧愁，一种内心的隐痛重重地遮住了她秀丽的面容。严肃和忧郁与她那天使般明媚的容貌很不协调，就好像婴儿穿着丧服一样。望着她，令人不可能不对她产生深切的同情。她脸色苍白，我第一次看见她时，有人说她可能得了肺结核。平时她深居简出，既不喜欢接待应酬，也不喜欢访亲探友——简直像一名修女。她没有孩子。记得她来找列奥塔尔太太时，走到我跟前，深情地吻了我一下。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上了点年纪的清瘦男人，他看着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他就是小提琴家Б。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拥抱了我，并且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住在一起，做她的女儿。我看了看她的脸，认出她就是我的卡

佳的姐姐，于是我拥抱了她，同时心里感到一种难言的苦涩，以至我的整个胸口都隐隐作痛……好像有人又一次在我身边说：“可怜的孤女！”这时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让我看公爵的一封信。信里有几行是写给我的，我读后泣不成声。公爵祝愿我长命百岁，生活幸福，希望我爱她的另一个女儿。卡佳给我也写了几句。她说她现在不能离开她母亲！

于是，当晚我就走进了另一个家庭，进入了另一幢宅院，接触的是一些新的人们，再一次从我的心头抹去一切业已使我感到如此温馨、倍感亲切的东西。我到她家的时候已经感到疲惫不堪，心里苦恼万状……现在开始讲新的故事。

六

我的新生活风平浪静，悠然自得，宛如进入了世外桃源……我在我的收养人家里住了八年多，在整个这段时间内，除有数的几次外，我不记得他们家里举行过什么招待晚会、午餐会或者亲朋好友们的聚会。只有两三个人偶尔来此走动一下，乐师Б是这家人的好友，还有几个几乎总是找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有事要办的人，此外就再没有什么人到我们家来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丈夫总是忙于事业，公务缠身，偶尔有个闲暇时间，他便平均分配，花在家庭和社交生活上。无法推托的重要关系使他经常不断地在社会上露面。几乎到处都在盛传他贪得无厌、沽名钓誉的流言；但是由于他素来享有办事认真严肃的名声，又由于他这个人地位相当显要，好像幸运和成功总在半道上等着他似的，因此公众远远没有失去对他的好感。不仅如此，大家经常对他怀有一种特殊的同情心，反而对他的妻子则毫不同情。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平时深居简出，足不出户，不过好像她对此却感到自得其乐。她沉静的性格好像就是为了过这种离群索居生活似的。

她全心全意地关心我，爱护我，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而我虽和卡佳惜别时的泪水未干，内心的痛楚尚在，又如

饥似渴地投入了我的恩人慈母般的怀抱。从此，我对她的热爱从未中断过。她就是我的母亲、姐姐和朋友；她代替了我在世上失去的一切，关心爱护着我少年的生活。不过我凭直觉和预感很快就发现，她的命运根本不像最初看上去的那样美妙，虽然从她看似平静闲适的生活和表面的自由来看，从她脸上常常挂着的安详明朗的微笑来看，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因此，随着我的成长，每一天都在向我揭示我恩人的命运的某种新的内容，向我揭示某种只能用我的心痛苦、缓慢体察的情况；我越是忧心忡忡，我对她的依恋也就越增长，越强烈。

她性格软弱，胆小怕事。望着她端庄秀丽的脸庞，一下子根本无法想象有什么愁苦能搅乱她那坦荡的胸怀，说她可能不喜欢什么人，那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在她的心目中，同情心始终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厌恶本身，——然而她的知心朋友却为数不多，平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她富于激情，生来敏感，但同时她仿佛又害怕自己所得到的印象，好像时刻都在监视着自己的心，不使它忘乎所以、想入非非，即便是遐想也不行。在心情愉快的时刻，有时我会突然看见她眼睛里饱含泪水：仿佛有什么痛苦的回忆突然袭来，苦苦地折磨着她的良心，在她的心灵深处不断地闪现；又好像有什么东西在窥视她的幸福，居心叵测地横加干扰。看来她越是幸福，她的生活越是平静悠闲，她距离烦恼就越近，郁伤和眼泪突然出现的可能就越大：就跟发了病一样。整整八年时间，我不记得有哪一个月是平安度过的。丈夫看起来非常爱她；她对丈夫也非常敬爱。但是乍一看，他们之间好像有什么言犹未尽之处。她的命运中包含有什么秘密；至少从一开始我就有所怀疑……

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丈夫头一次就给我一种郁郁寡欢的印象。这个印象产生于童年时期，后来就再也无法抹掉

了。从外表看，他个子高高，身材消瘦，好像故意戴一副墨绿色的大眼镜以遮掩自己的目光。他不爱交往，缺乏热情，甚至跟妻子单独相处时好像也无话可说。显然他讨厌与人来往。他对我根本不在意，可是有时晚上我们三个一块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客厅喝茶时，因为有他在场，每次我都感到非常别扭。我悄悄看了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结果令人伤心地发现，她在他面前好像也战战兢兢，仿佛对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再三，一旦发现丈夫的脸色沉了下来，显得不高兴了，她的脸色也会立刻变得刷白，或者突然满面通红，仿佛从丈夫的只言片语里听出或猜到什么暗示似的。我觉得她很难跟丈夫共同生活，可同时看起来她又一刻也离不开他。使我吃惊的是，她对自己的丈夫异常关心，对他的一言一行非常重视，好像她很希望在某个方面尽量地满足他，可仿佛又感到自己的意愿老是不能实现。她似乎一直在想博取丈夫的赞誉：一看到丈夫脸上露出一点笑意，听到亲切的只言片语，——她顿时会感到非常幸福，简直像处在羞怯、朦胧爱情的最初时刻。她像看护一个很难侍候的病人那样照料她的丈夫。我觉得，他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时，总是带着一种使她感到非常难受的同情的目光；当他握过妻子的手，一回到自己的书房，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整个跟变了个人一样。她的言谈举止立刻变得非常活跃自如。但每次跟丈夫见面后，总还是有某种惶惑不安的感觉久久留在她的心头。她马上开始回忆他讲过的每一句话，仿佛要字斟句酌，仔细掂量一番。她常常问我：她听得对不对，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是这样说的吗？——她仿佛在推敲他的话中有什么言外之意，也许得要整整一个小时，当她好像认定丈夫对她确实非常满意，她的担心纯属多余时，她这才完全有了精神。这时她忽然变得非常和善、快乐，

兴高采烈，不断地吻我，跟我一起嬉笑，或是坐在钢琴前，即兴弹上两个小时。但她这种高兴往往会突然中断：开始哭泣；当我满怀忧愁、惶惑不解又有些害怕地看着她的时候，她立刻仿佛怕被人听见似的小声对我解释说，她的眼泪不算什么，没有关系，她说她挺快活，叫我不要为她担心。有时候丈夫不在家，她忽然会很紧张，忧心忡忡，一再询问丈夫的情况，放不下心来：派人打听他干什么去了，向女佣了解他为什么要马车，到哪里去了，是不是病了，高兴不高兴，说了些什么，如此等等。事务上的事，她好像不敢跟他当面谈起。当他跟她商量或是要她干什么事的时候，她总是洗耳恭听，诚惶诚恐，仿佛是他的奴隶。她非常喜欢丈夫在她面前夸奖点什么，比如一件什么东西，一本书，或她的一件什么手工活。对这些事她仿佛很爱虚荣，一听到夸奖便十分得意。不过要是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偶尔（很少机会）想起跟两个小孩子亲热一下，那她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她会变得容光焕发、喜气洋洋，此时此刻，她在丈夫面前甚至会过分陶醉于自己的欢乐心情。比如，她甚至会大胆到不经丈夫提出便自己突然向他提议（当然是战战兢兢、吞吞吐吐的），请他要么听一听她得到的新的乐曲，或是谈谈自己对某一本书的意见，再不然就是答应让她把当天给她印象特深的一位作者的作品读上一两页。有时候丈夫体谅地满足她的全部要求，甚至会宽容地对她露出微笑；这种微笑就好像在迁就一个淘气的孩子，不忍心拒绝他的古怪任性的要求，生怕过早地挫伤了孩子天真的性格。但是不知为什么，这种微笑，这种老爷式的宽宏大量，他们之间的这种不平等态度，使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愤愤不平；我一声不响，尽量忍住，只是怀着孩子的好奇心和先入为主的严重偏见，对他们进行认真仔细的跟踪观察。有一次我发现他忽然若有所悟，好像想起

了什么；好像突然间费了好大的劲，又极不情愿地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首而又难以忘却的往事；这时，他脸上那种宽容的微笑顿时消失了，眼睛忽然死死盯住惊慌失措的妻子，他那种悲天悯人的目光简直使我不寒而栗；我现在才明白，如果这种目光对准的是我，我一定会感到非常痛苦的。此时此刻，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脸上的喜悦消失了，音乐或朗读中断了。她脸色苍白，但是勉强地忍着，一言不发。这是一段很不愉快、令人难熬的时刻，有时候会拖得很久。最后，丈夫打破了沉默。他站起身，好像尽量在压制着内心的懊恼与激动，神情忧郁地默默在屋内走几个来回，握一握妻子的手，深深叹息几声，然后显然出于无奈，断断续续说几句意在安慰妻子的话，走出了房间，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只能以泪洗面，或是陷入可怕的、长时间的悲凄之中。他们晚上分手时，他总是像对待小孩子那样，给她画个十字，表示祝福，而她则感激涕零地接受丈夫的祝福。但是我无法忘记，有几个晚上（八年中顶多有两三次），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好像突然变了一个人。她那张平静温顺的脸上流露出的不再是一贯的自卑和对丈夫的恭顺，而是某种恼怒和愤懑。有时候，一场风暴的酝酿需要整整一个小时；这时候丈夫变得比平时更加沉默，更加严厉与更加阴沉。最后，这位可怜的女人的伤痛的心好像再也无法忍受了。她开口说话了，由于激动，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她的话起初结结巴巴，颠三倒四，全是些隐隐约约的暗示和吞吞吐吐的哭诉；后来，她好像忍受不了自己痛苦的折磨，突然泪如泉涌，号啕大哭，接下去是愤怒、责难、抱怨、绝望的大爆发，——她仿佛陷入了病态的危机。这时真应该看一看她的丈夫多么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切，多么设身处地地对她进行安慰，亲吻她的双手，甚至最后跟她一起哭起来；于是她好像忽然有

所醒悟，好像良心向她大喝一声，指出了她的罪行。丈夫的眼泪使她大为震惊，她搓着双手，绝望地、歇斯底里地号啕大哭，扑倒在他的脚下，请求宽恕，丈夫当即便原谅了她。但是她所受到的良心折磨、以泪洗面和渴望宽恕的乞求，还要持续很久，而且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她在丈夫面前会变得更加胆怯，更加胆战心惊。我一点也不了解这些指摘和责难，因为当时我被支出了房间，而且这种时候总是令人非常尴尬。不过要完全瞒过我是不可能的。我观察着，发现着，猜度着，而且从一开始我心里便有一个模糊的疑团，觉得这一切中间肯定有某种隐情，觉得这颗受伤的心突然爆发不单单是一种精神危机，她丈夫总是阴沉着脸，其中必有原因；他对可怜的患病的妻子仿佛有一些暧昧的同情，也不是无缘无故的；她在丈夫面前老是唯唯诺诺，胆战心惊，而且她的这种温顺的、古怪的爱甚至不敢向她丈夫表白，同样是事出有因；她的这种足不出户，修道院式的生活，当着丈夫的面，她脸上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变化，都不是毫无缘由的。

不过由于他们夫妻之间出现这样场面的机会很少，由于我们的生活十分单调，而且我已经司空见惯，最后，还由于我成长发育得很快，许多新的感受在我身上已经开始觉醒，虽然这些感受还不是自觉的，但它们却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因此我最终也习惯了这种生活，对这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和我周围的人也就见怪不怪了。当然，有时我望着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不能不有所思考，但我的思考眼下还没有结论，我又深深地爱着她，尊重她的忧伤；因此，我深怕由于我的好奇而扰乱她多愁善感的心。她明白我的心意，明白我对她的依恋之情，她多次想要对我表示感谢！有时候，她看到我对她的关心往往会含着眼泪，强颜欢笑，笑自己动不动就爱流泪；有时候，却又忽

然开始对我说，她是多么满足，多么幸福，大家对她非常之好，所有她认识的人一直都很爱她；还说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老是为她操心，唯恐她精神上得不到安宁，这使她非常苦恼；其实刚好相反，她感到很幸福，非常幸福！……这时她会深情地一把把我搂住，脸上充满了爱意；我的心呀，如果可以说的话，由于对她的同情而隐隐作痛。

她的面容在我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她五官端正，而消瘦和苍白，仿佛愈加显示出她冷峻的魅力。她那头浓密的黑发，自上而下，梳得光滑齐整，在脸颊两边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不过她那柔和的目光、孩子般明媚碧蓝的大眼睛、羞涩的微笑，同她整个苍白、腼腆的面庞形成的鲜明对照，会使您感到她更加楚楚动人；她脸上有时流露出那么多的幼稚和胆怯，胸怀坦荡，一无遮掩；又仿佛对自己心灵的每一种感受、每一次冲动都提心吊胆，——既害怕转瞬即逝的欢乐，又害怕经常不断的幽怨。不过有时也有幸福安闲的时分，她那洞察人心的目光像白昼一样清澈透明，毫发可鉴，显得那么正直安详；那双碧蓝如天的双眸熠熠生辉，充满了挚爱，饱含着甜蜜的情意，对一切高尚、令人怜爱、祈求同情的东西无不时时流露出一片深情厚意，——此时此刻，你的整个心灵都会被她所征服，对她有一种情不自禁的向往，并且仿佛从她那里直接领受到她的这种坦率，这种泰然自若，这种温顺和谐与厚爱。有时候仰望蓝天，你会感到多么想在这种甜蜜的遐想中待上几个小时，此时此刻，你的精神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安详；它宛如一泓清水，映照出宏伟的苍穹。当感情的冲动（而且经常会有）使她脸色绯红，胸部起伏不定时，她的眼睛会像闪电似的大放异彩，仿佛要迸出火花似的，好像她的整个心灵，在一尘不染地保存着一直在鼓舞着她的美的圣火的同时，全都转移到

眼睛里去了。此时此刻，她显得情绪高昂，意气风发。在这突如其来的热情高涨中，她的目光里腼腆和害羞荡然无存，一下子变得豁然开朗，精神振奋，变得热情洋溢，纯情专一，同时又蕴含着许多天真的、稚气未消的东西，蕴含着许多孩子般的轻信，凡此种种，恐怕一个画家花上半生的精力也未必能捕捉到这热情洋溢的瞬间，将这张兴奋激动的面孔搬上画布。

从我到这家的最初几天我就发现，深居简出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对于我的到来非常高兴。当时她还只有一个孩子，做母亲也不过才刚刚一年。我就等于是她的女儿，她很难把我和她自己的孩子区分开。她是多么热情地关心着我的教育啊！最初她是那样地迫不及待，急于求成，列奥塔尔太太望着她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实际上，我们一上来什么都齐头并进，结果弄得彼此无法理解。比如，她亲自来教我，一下子教授许多内容；这许许多多的内容更多地是出于她的热情、急躁，出于她急于求成的一片好心，而不是着眼于对我的真正好处。起初，她苦于自己的教学不得方法；但是，没关系，我们笑过之后决定重新再来，尽管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第一次失败了，但她却大胆宣布，她反对列奥塔尔太太的教学理论。她们笑着，争论着，但我的新老师断然宣布她反对任何教学理论，认为我和她从摸索中一定能找到一条真正的道路，用不着死记硬背那些枯燥乏味的知识，成功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开发我自身的潜力，能不能激发起我的良知，——她的话是对的，因为她正在取得成功。首先，从一开始，学生和老师的角色完全没有了。我们像朋友一样在一块学习，并且有时候好像是我在教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而不觉得这样有什么稀奇。因此我们之间常常发生争论，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据理力争，争得面红耳赤，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亚历山德拉·米哈依

洛芙娜把我引上了正路。但是当我们最终把道理弄通时我才恍然大悟，识破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所使用的花招儿；想想她花在我身上种种努力，为了我能够受益，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地牺牲自己的精力，因此，每堂课之后，我总要跑过去搂住她的脖子，紧紧地拥抱住她。我的多愁善感的个性使她在惊讶之余，大受感动，甚至感到莫名其妙。她不无好奇地开始询问我的过去，想了解我以前的情况，而且当我每次讲完之后，她就变得对我更加温柔体贴，更加严肃认真，——其所以更加严肃认真，是因为我的不幸的童年除引起她同情外，好像还使她对我增加了几分敬意。在我倾诉衷肠之后，通常我们都要进行一番长谈；通过这些长谈，她再向我说明我的过去，因此，实际上我对过去的事仿佛又经历了一遍，重新学到了不少东西。列奥塔尔太太常常认为这种谈话过于严肃，见我不由地流下了眼泪，便认为这眼泪流得很不是地方。我的想法则完全相反，因为上过这些课之后，我觉得非常轻松愉快，心里甜滋滋的，好像我根本就没经历过任何不幸的遭遇；此外，我特别要感激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是，她使我一天天地越来越懂得了自重自爱。列奥塔尔太太始终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切就这样逐渐得到了平衡，趋于和解；而在以前，我幼小的心灵只觉得事事别扭，处处碰壁，只知怨天尤人，而不知打击来自何方，因而我的心也就毫无道理地变得发起狠来。

每天我们俩总是先来到她的育婴室，把她的孩子唤醒，给他穿衣服，收拾屋子，喂他吃东西，跟他逗着玩，教他说话。末了，我们放下孩子，坐下来上课。我们学的东西很多，但天晓得这叫什么课目。这里什么都有，但什么都没有一定之规。我们一起阅读，互相交流心得；丢下书本，又接着搞音乐，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晚上，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

的朋友Б常来，列奥塔尔太太也常来；这样往往就有了热烈的话题，我们谈艺术，谈生活（只谈我们圈子内的传闻），谈现实，谈理想，谈过去和未来；于是我们一坐就是半夜。我专心致志地听着，感情起伏，喜怒哀乐，随着别人变化而变化，也就是从这些谈话中我才了解到有关我父亲和我童年时代的种种详情。与此同时，我渐渐长大了；他们给我请了老师，不过要是没有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恐怕我什么东西也学不到。地理老师让我指出地图上的城市与河流，我简直是两眼一片黑。可是跟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一起学习地理，就等于我们一起四出周游，去了许多国家，珍闻奇见，见识甚多，度过无数令人兴奋的、神话般的时刻；我们俩学得是那么起劲，最后觉得她看过的那些书实在是不够用了；我们不得不想办法另找新书。很快，我自己也能够向老师指出各种地理位置了，不过，应该为老师说句公道话，他一直保持着对我的优势：他能够丝毫不差地指出某个城镇的经纬度，说出该城镇有几千、几百甚至几十个居民。历史老师的薪金一向也是按时奉上，绝不拖欠；但是他走后，我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则按自己的方式学习历史：我们自己找书读，往往读到深夜，或者说，是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在读，因为她负有检查的责任。这样读书，每次读后我都兴奋不已，这种感情以前从来没有过。我们俩都很得意，仿佛我们自己就是书里的英雄。当然，我们更多地是解读字里行间的意思，不是文字表面；另外，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特别会讲，我们读过的内容她讲起来头头是道，好像她亲眼见过一样。我们这样如醉如痴地读书，一坐就是半夜，这也许非常可笑，但是我不在乎；我是个孩子，她的心灵受到了伤害，正承受着生活的痛苦！我知道，她在我身边就仿佛是在休息。记得有时候我望着她，会忽

发奇想，反复琢磨；因此，在我开始生活之前，我已经领悟到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我终于过了十三岁。这时候，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健康状况越来越糟。她的脾气也越来越坏，她的无法医治的忧郁症也越来越严重；丈夫来看她的次数比以前更经常了，陪她坐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当然，仍旧跟往常一样，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正颜厉色，面孔铁板。她的命运更加引起了我的关注。我的童年生活行将结束，我脑子里已经形成许多新的印象、看法、喜好与猜测；显然，这个家里的疑点使我越来越感到苦恼。有时候我觉得对这些疑点有所了解。可有时我又感到非常冷漠，无所谓，甚至非常烦恼；由于连一个答案也找不到，便忘掉了自己的好奇心。又有的时候——而且这种情形越来越多——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需要一个人待着想一想，好好地想一想：我目前的情形，很像我跟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当初，在遇到父亲之前，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都在想，在思考，从自己的角度观察世界，结果在我自己所营造的虚幻世界中变得十分怪僻。区别就在于现在我更加焦躁，更加苦恼，产生更多新的、不自觉的冲动和强烈向往行动、希望一展身手的愿望，因此我无法像过去那样把精力集中在某一点上。从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方面来说，她自己好像也在疏远我。就我的年龄而言，我已经无法做她的朋友了。我询问的事情太多，有时候我看着她，逼得她只好在我面前垂下眼睛。有的时候非常奇怪。我不忍心看她流泪，因此看着她我自己也经常眼泪汪汪。我跑过去，搂着她的脖子，热烈地拥抱她。可她又能怎样回答我呢？我感到她非常苦恼。但是，在另外的时候——而且是痛苦忧郁的时刻——她似乎处于某种绝望之中，这时她会主动地、神经质地把我紧紧搂住，好像是在寻求我的同情，

好像是她实在无法忍受自己孤独的心境，好像只有我才能够理解她，好像我们俩才是同病相怜，声应气求。但是我们之间却隔着一层秘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这种时刻，我自己就会离她远一点儿。跟她在一起我感到非常难受。另外，已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够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只剩下一个音乐了。但是医生不让她接触音乐。那么读书呢？然而这里的难度更大。她完全不知道该怎样与我一起阅读，我们肯定从第1页起就无法继续读下去，因为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可能是一种暗示，每一个无关紧要的句子都是一个谜。我们两个都在回避进行单独的、推心置腹的交谈。

就在这个时候，命运突然出人意料地扭转了我的生活方向，而且所采取的方式极其古怪。我的注意力、我的感情、心灵、头脑——所有这一切，一下子变得几乎狂热起来，突然转向一种完全始料不及的活动，而且我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个新的世界；我无暇回头，无暇回顾，也来不及思考；我可能有灭顶之灾，甚至我能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诱惑压倒了恐惧，于是我闭上眼睛，决心碰碰运气。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脱离了这样的现实生活；这种生活起初使我感到非常苦恼，我渴望寻找摆脱它的出路，但结果一无所获。现在我来讲一下事情的原委及其发生的经过。

饭厅有三个出口：一个通向几个大房间，另一个只通向我的房间和育儿室，第三个通往图书室。从图书室出来还有一条通道，它和我的房间隔着一间文秘室，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业务助理、录事、帮办、秘书兼经纪人通常就在这里工作。橱柜和图书室的钥匙由他保管。有一次，午饭后，他不在家，我在地板上捡到了这把钥匙。出于好奇，我用这把钥匙打开了图书室的门，走了进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非常明亮，

四周摆放着八个装满图书的书柜；书非常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继承的遗产。另外一部分是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收藏，是她陆续购买的。在这以前，给我读的书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因此不难想象，有许多东西是不允许我阅读的，对我来说是个秘密。无怪乎当我怀着无法抑制的好奇心打开第一个书柜取出第一本书的时候，我是既紧张又高兴，怀着一种特殊的、难以形容的感情。这个柜子里全是长篇小说。我从中取出一部，锁上柜门，拿着书就走；这时候我的感觉非常奇怪，我的心跳一会儿加快，一会儿又几乎停止。仿佛我预感到我生活中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转折。回到自己屋里后，我锁上门，打开了小说。但是我还不能阅读，我另有打算：我首先必须一劳永逸地把图书掌握在自己手里，就是说，既不让任何人知道，又使我能随时得到任何一本书。因此我把书又放了回去，等以后更方便的时候再来享用，而钥匙我得藏起来。把钥匙藏起来，而且——这是我生平所干的第一件坏事。我等着看究竟会发生什么事；事情的结果非常顺利：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秘书和助理举着蜡烛在地上从晚上一直找到深夜，最后决定第二天一早去叫个锁匠来；锁匠从自己带来的一串钥匙中给配了一把新的。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起丢钥匙的事；我呢，也特别小心谨慎，耍了个心眼，等事情过去了一个星期，确信绝对安全，不会引起任何人怀疑之后，我才去图书室。最初我瞅准秘书不在家的时候；后来我索性从饭厅而入，因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录事只是把钥匙带在身边，跟图书从来没有进一步的接触，甚至根本就不进图书室。

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很快我就被书完全迷住了。我所有新的要求，所有不久前的向往，所有我少年时期尚处于朦胧

状态的感情波动——由于我的早熟，它们在我心中是那样的骚动不安，蠢蠢欲动——现在忽然一下子转到另外一个始料不及的方面了，而且持续时间很久，好像完全得到了新的营养，又好像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很快，我的心和脑便被完全迷住了，我的想象广阔无垠，我好像忘记了一直围绕着我的整个世界。仿佛是命运本身在我迈向新生活的门槛时把我叫住了；对于这种新的生活，我是那样的孜孜以求，日盼夜想；命运在使我踏上未知之路以前，先把我领上高山之巅，让我饱览神奇全景的未来，看一看诱人的锦绣前程。我只能先从书上了解，然后再来体会这全部未来的前程，通过理想、希望、激情和少女内心甜蜜的搏动来细细品味。我最初读书毫无选择，碰到什么读什么，但是命运保护了我：迄今为止，我所了解和经历过的事情都是堂堂正正，循规蹈矩的，现在，任何居心叵测、不干不净的描写已经不能迷惑我了，我儿时的直觉、幼小的年龄和我过去的一切在呵护着我。今天，意识好像突然照亮了我过去全部的生活。确实，我读过的差不多每一页书，仿佛我都似曾相识，仿佛我早就有过体验；这种种激情和展现在我面前的全部生活，是那样的千姿百态，光怪陆离，好像我都亲自经历过。我怎么能不被这种景象所吸引而忘掉当前的一切，几乎脱离开现实生活呢，因为我读过的每一本书都体现了一种命运的法则，一种人生奇遇的精神；这种精神主宰着人们的生活，但又源于人类生活的某一主要法则，是吉凶、得失、祸福的条件。对于这个所谓的法则，我是心存疑虑的；因此我尽其所能地努力去猜测，运用我身上几乎是由某种自我保护意识所激发起的全部本能，尽量去揣度。我好像预先得到了通报，仿佛有人警告过我。似乎有一种未卜先知的东西钻进了我的内心，使我心中的希望一天天与日俱增，尽管与此同时我又越来

越强烈地向往着这种未来，向往着从书上看到的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无日不在以巨大的艺术魅力和全部的诗情画意使我惊叹不已。不过，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的幻想大大压过了我急不可待的心情，老实说，我的大胆只是表现在幻想上，实际在对待未来上我却本能地畏缩不前。所以，好像先跟自己约定好了似的，我无意中决定暂时先满足于幻想世界，满足于想入非非的一枕黄粱，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目空一切，唯我独尊，这个世界里只有清一色的诱惑和欢乐，即便有不幸存在，其作用也不过是消极被动的，过渡性的，以凸现苦尽甘来的对比，让命运来个急转弯，使我头脑中轰轰烈烈的故事走向大团圆的结局。这就是我现在对当时的情绪的理解。

而且，这样的生活，沉湎于幻想的生活，严重脱离我周围一切的生活，居然能够持续整整三年之久！

这段生活是我的秘密，而且整整三年之后我还说不准我是不是害怕突然把这一秘密公诸于世。我这三年中的感受对我真是太亲切、太连心了。所有这些幻想反映出我自己的地方也太明显了，以至于最后不管别的什么人的目光，哪怕只是无意中窥察到我的内心，都会使我感到非常尴尬和恐慌。况且所有我们这些人，我们全家，足不出户，游离于社会之外，生活在一种修道院式的寂静之中，我们每个人都情不自禁地有一种自我封闭的需要，都会把自己的活动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我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三年期间，我周围毫无变化，一切依然如故。我们的生活依然是那样单调乏味，——现在想来，如果我不是严守秘密，迷恋于自己的隐蔽活动，——这种单调乏味的生活会把我的心灵蠹蚀一空，会把我从这个暮气沉沉的圈子里推向未知的反叛道路，这也许是一条死路。列奥塔尔太太年纪大了，几乎足不出户；孩子们还太小；Б一直是老样子，而亚历山德

拉·米哈依洛芙娜的丈夫跟以前一样，还是那样一本正经，那样难以接近，那样落落寡合。他和妻子的关系依然是那样的神秘，我开始感到有一种越来越严重的不祥之兆，我越来越替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感到害怕。她的生活毫无乐趣，枯燥乏味，我看她的生命之火已经熄灭。她的健康每况愈下，几乎一天比一天坏。仿佛有某种绝望情绪终于钻入了她的内心；她好像生活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重压之下，她自己也说不出这个可怕的重压是什么，而且她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她却认定这是自己命中注定要背的十字架。最后，在这种暗暗的痛苦中，她的心肠变硬了；甚至她的思想也改变了取向，变得阴暗、忧郁了。特别使我惊讶的是，我发现：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她好像跟我越来越疏远了，因此，她对我的态度从讳莫如深竟然变成了一种无法容忍的怨恨。看来，她甚至在其他一些时候也不喜欢我；我对她好像有些碍手碍脚。我说过，我也开始有意疏远她，有一次，我远远地离开她，好像我也染上了她那种神秘莫测的习性。无怪乎这三年我所经受的一切，我在自己心灵、幻想、认识、希望和狂喜中所形成的一切，我一概严守秘密，滴水不漏。既然相互有了隐瞒，后来我们就再也谈不到一块了，尽管我觉得我对她的爱与日俱增，胜过以前。今天，当我想起她是那样地疼爱我，那样无微不至地为我操心，把满腔的爱都倾注在我的身上，并且始终信守诺言——做我的母亲——时，我就忍不住流下眼泪。确实，她自己的苦恼有时使她很长时间无暇顾及我，好像把我给忘了，况且我也尽量不去打扰她，因此，我的十六岁是在无人觉察的情况下到来的。但是在头脑清楚、能够明察身边事务的时候，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好像忽然间开始为我操起心来；她急着把我从我的房间里叫到她那里，就我的课程和作业向我提了

一大堆问题，好像在盘问、了解我的情况，整天整天地不离开我，揣摸我的一切心思和愿望，显然在关心我的年纪，关心我的现在和未来，而且怀着无限的爱心和赤诚，准备为我提供帮助。但是她已经太不了解我了，因而她的行为有时候显得过于幼稚，她的所作所为也过于露骨，做得过分明显，让人一目了然。比如，就拿我十六岁时发生的一件事来说吧，她把我的书翻了个遍，一再问我在读些什么；当她发现我阅读的范围还没有跳出十二岁儿童读物的圈子时，她仿佛突然大吃一惊。我猜到了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便仔细注意着她。整整两个礼拜，她好像是在开导我，试探我，了解我发育的程度和我的需求程度。最后，她决定开始行动，于是我的桌子上出现一本瓦尔特·司各特[①] 的《艾凡赫》，其实这本书我早已读过，至少读了三遍。起初，她小心翼翼地期待着，看我会有什么反应，她仿佛在反复掂量，生怕我会出事；最后，我们之间这种太过明显的紧张关系终于结束了；我们两个都非常兴奋，特别是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再不用在她面前隐瞒什么了！当我们把小说读完后，她为我简直高兴极了。阅读时我的每一条意见都非常正确，每一点感想都非常中肯。在她的眼里，我的发育已经是太快了。惊讶之余，她又为我感到高兴，又兴致勃勃地开始关心我的教育了，——她再也不愿意和我分开了；但这不是她的意志所能决定的。命运很快又把我们分开，而且一再阻碍我们相互接近。要这样做，只需她犯一次病，旧病复发一次就够了，然后又是疏远、隐瞒、猜疑，甚至还有忌恨。

① 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诗人。《艾凡赫》是部取材历史的小说，它在俄国十分出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司各特有很高评价。

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偶尔也会有我们无法控制的短暂时刻。阅读、相互说几句恭维话、音乐，——我们便会忘掉一切，谈起来没完，有时候话会说得超过了限度，这时我们彼此都会感到心情沉重。仔细一想，我们面面相觑，好像都吃了一惊，既怀着好奇的疑心，又有一种不信任感。我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限度，我们接近的程度只能到此为止，我们不敢越雷池一步，虽然我们也想跨越过去。

有一天傍晚，天黑之前，我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书房里随便看一本书。她坐在钢琴前，在即兴弹奏一支她非常喜欢的意大利乐曲。当她最后转入咏叹调的清晰旋律时，我被沁人肺腑的音乐所吸引，开始试着小声哼唱着这支曲子。很快，我完全被迷住了；我站起身，走到钢琴旁；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随即改弹伴奏，含情脉脉地让琴声跟上我唱的每一个音符。她好像对我的嗓音竟如此丰富感到非常惊讶。以前我从未在她面前唱过，而且我自己也不大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本领。现在我们两个人都很兴奋；我的声音越唱越大；从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伴奏的每一个节拍中我感受到她惊喜的心情在不断高涨，于是我自己也来了劲头，感到热血沸腾。最后，我唱得非常成功，既有感情，又有力量；她兴奋地抓住我的双手，高兴地望着我。

“安涅塔！你的嗓音好极了，”她说，“天哪！我怎么会没有发现！”

“我自己也只是刚发现。”我喜出望外地回答说。

“愿上帝保佑你，亲爱的，我的宝贝！要感谢上帝赐予你这份天赋。谁能知道……哎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这意外的发现使她喜不自禁，高兴得不得了，简直不知道该对我说什么，不知怎么疼爱我才好。这是一个开诚相见、相

互亲近的时刻，这种时刻我们之间已经很久都没有了。一小时之后，家里像过节一样。立即派人去请Б。在等待Б的时候，我们随便打开另一本我较为熟悉的乐谱，开始演唱一首新的咏叹调。这次我心里有点发虚。我不愿因失败而破坏了我头一次的印象。但是我的嗓音很快鼓励和支持了我。我自己对我嗓子的实力也越来越感到惊诧，鉴于这第二次的经验，我的一切怀疑都打消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惊喜万分，急忙吩咐去把孩子们叫来，连孩子们的保姆也一起叫来，最后她满腔热情地去找丈夫，把他从书房叫了出来；这在别的时候恐怕她连想都不敢想。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赞许地听完这个消息，向我表示祝贺，并且亲自头一个宣布应该让我学习。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听后喜出望外，万分感激，好像这是上帝给她的恩赐，她连忙跑过去亲吻丈夫的双手。最后Б也来了，老人非常高兴。他很喜欢我；他谈起了我的父亲，回忆了往事；然后我在他面前唱了两三次，他表情严肃，郑重其事地，甚至有点神秘兮兮地宣称，我的潜力是毋庸置疑的，甚至我也许是个人才，因此不能不让我学习。后来，他们俩一想，觉得不对，当即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取得一致，认为一开始就过分夸奖我是很危险的，而且我看见他们当时相互递着眼色，私下达成默契，其实他们针对我的这套鬼花招是非常幼稚和笨拙的，后来，每新唱一次，他们都尽量表现得非常沉着，甚至故意大声指出我的一些不足；看到这些，整个晚上我心里都感到十分可笑。但他们的默契没有坚持多久，而且是Б第一个改变了态度，他又高兴得按捺不住了。我从没有想到他是如此地爱我。整个晚上的谈话都非常友好，非常温暖。Б讲了几位著名的歌唱家和演奏家的生平历史；他讲得非常动情，怀着艺术家的真诚，感人肺腑。接下去，谈到了我父亲，话题转

到我身上，谈到我的童年，谈到公爵，谈到自打我离开后很少听到的公爵的全家。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自己关于他也知道得不多。知道情况最多的是Б，因为他不止一次去过莫斯科。但是谈话在这里转换了方向，转向一个神秘的、我猜不透的方面，特别是涉及公爵的两三个地方，我听来简直是莫名其妙。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开始提到卡佳，但关于她的情况Б几乎什么都没有谈，好像他在有意避开关于她的话题。这使我非常惊讶。我不仅没有忘记卡佳，对她昔日的情意不仅没有消失，甚至完全相反：我从没有想过卡佳会有什么变化。直到现在，我一直忽略了我们已经分手，忽略了我们天各一方的悠悠岁月，忽略了我们彼此长期音信全无，也忽略了我们受的教育和我们的性格的差异。总之，在思想上卡佳从没有离开过我：她好像仍然一直和我住在一起，特别是在我的种种遐想中，在我所有的故事和幻想奇遇中，我们始终寸步不离，携手同行。我把自己想象成我读过的每一部小说的女主人公，同时把我的好友小郡主安插在我的身边，这样将小说一分为二，其中一个部分当然是我创造的，尽管我在毫不留情地剽窃我心爱的作家。最后，我们的家庭会议决定请一位老师，教我声乐。Б推荐了最著名的也是最好的一位。第二天我们家便来了一位意大利人Д，他听我唱了以后，发表的意见跟他的朋友Б一模一样，但是他随即表示，我最好能跟他的其他的几个女生一起学习，这样对我会大有好处，有助于提高我的音质，通过竞争，可以取长补短，而且一切条件方便齐全，应有尽有。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表示同意；从此，我每周三次，上午八点钟，由一名女佣陪我去音乐学校上课。

现在我要讲一件我的奇遇，它对我的影响实在太大，而且就在我进入新的成长期的时候，我身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

时我已满十六岁，我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落寞感；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心里总觉得没着没落的，苦闷极了，日子十分难熬。我的种种幻想，种种冲动，一下子全没了，连想入非非的劲头好像也没有了，往日幼稚的热情被冷漠所取代。甚至我非常爱戴的人所公认的我的天赋才能，我也不再珍惜了，我根本不拿它当成一回事儿。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甚至对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也漠不关心，冷若冰霜，我自己怪自己，因为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我这种冷漠情绪常常被无名的忧愁和突如其来的泪水所打断。我只想一个人待着。就在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时刻，一件怪事把我整个的心彻底给搅乱了，把一潭死水变成了真正的暴风骤雨。我的心被伤害了……下面就是事情的经过。

七

我走进图书室（这将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时刻），拿了瓦尔特·司各特的长篇小说《圣罗南之泉》[1]，这是我尚未读过的唯一一部小说。记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撕心裂肺的痛苦在折磨着我，很像是一种什么预感。我非常想哭。夕阳的余晖，透过高高的窗户，斜照在闪闪发光的拼花地板上，室内被它照得通明透亮；万籁俱寂，悄无声息；周围和邻近的各屋也空无一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不在家，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病卧在床上。我打开小说的第二部分，漫无目的地翻阅起来，竭力想从浮现在我眼前的只言片语中寻找某种含义；我确实哭了。我随手打开书，像人们求神问卜那样，仿佛是在算命。有这样的时刻，人们全部的心智力量都处于异常亢奋状态，思想的火焰一下子就要被点燃起来，而且就在这一瞬间，一种未卜先知的东西会出现在被震撼者的梦幻之中，好像他（她）已吃够了对未来预感的苦头，被它弄得心力交瘁，疲惫

---

① 长篇小说《圣罗南之泉》（1823）的法译本，1824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的书店里已经出现。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读了卡拉罗·摩勃莱的故事……大受感动，不能自已，至今想起那几个傍晚，心里仍不免感到震颤。"

不堪。生活是那么令人向往，您的整个身心都在渴望着它；您心潮澎湃，怀着最热烈、最盲目的希望，仿佛在召唤着未来，带着它全部的秘密和未知，即使伴随着狂风暴雨也在所不惜，但一定得是生活。这就是我走进图书室那一刻的心情。

只记得，我合上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再随手打开它，算一算我未来的命运，读读我打开的那一页上写的什么。但是打开书后，我看到的是一张被折成四分之一大小的写满字的信纸；它被压得非常平实，好像夹在书中被忘记已有好多年了。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开始察看我的这个发现。这是一封书信，没有地址，落款只有两个打头的字母 C.O.。这更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把这张几乎粘在一起的信纸展开，它由于长期被夹在书里，书页上留下了与其大小一样的明显痕迹。信纸的折叠处磨损得很厉害，有点模糊不清：显然，过去时常有人翻看，视为珍宝。墨水由青变蓝，已经退了颜色，——写信的时间毕竟太久远了！有几个字偶然映入了我的眼帘，我的心顿时紧张起来，觉得其中有戏。我拿着信，踌躇再三，好像有意在拖延读信的时间。我无意中把信举到亮处：果然不错！信纸上字里行间有几滴已经干了的泪痕；有的地方整个字母都被泪水浸湿过。这是谁的眼泪呢？最后，我屏住呼吸，读完了上半页信，一声惊叫从我的胸中冲了出来。我将书放回原处，把柜子锁上，信藏在头巾下，跑回自己屋里，把门一锁，又重新从头读了起来。但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我眼前的词语和字母也在不停地晃动。很长时间我什么也没有看明白。信的内容令人大开眼界，揭开了一个秘密；它像闪电一样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知道信是写给谁的了。我知道，读了这封信，我几乎等于是在犯罪；但此时此刻，我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了！信是写给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

这就是那封信；我现在就来引述它的内容。我模模糊糊明白了信中写的是什么，因此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无法摆脱内心的疑虑和苦苦的思考。从这个时候起，我的生活好像发生了重大转折。我的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愤懑之情久久无法平静，几乎永远都不能消除，因为这封信引起了许多后话。我对未来的猜想是正确的。

这是一封诀别信：最终分手，幽愁暗恨，令人触目惊心；当我读完信，我感到我的心被人揪住了一般的难受，好像是我自己失去了一切，好像一切都从我身边丢失了，包括幻想和希望，好像除了一条多余的生命，我身上再也没有剩下什么了。写这封信的人是谁呢？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生活后来怎么样了呢？信中有那么多的暗示和指证；事情决不会弄错，但同时又有那么多的疑团，令人迷惑不解。但是我几乎没有弄错；何况，能说明许多问题的信的行文风格也披露出了两颗破碎的心的联系的全部性质。写信人的思想、感情溢于言表。它们太非同一般了，因此，我已经说过，为解开这个疑团，它们说明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信就在我手边，现在我把它逐字逐句，照录于下：

你说你不会忘记我——我相信，那么从现在起，我的整个生命全靠你的这句话了。我们的缘分已尽，我们必须分手！我早就知道这一点，我恬静哀怨的美人，但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在我们整个这个时期，在你爱我的整个时期，我为我们的爱情，真是愁肠百结，忧心如焚，这你能相信吗？现在我好受些了！我早就知道事情会有这样的结局，这是早先命中注定了的！是命该如此！听我说，亚历山德拉：我们不相称；我一直、一直有这个感觉！我配不上你，因此是我，是我一个人应当为自己所得到的幸福受到惩罚！

告诉我：在你了解我之前我在你面前是个什么呢！天哪！转眼间已经两年过去了，至今我好像还有些神魂颠倒；我一直弄不明白你竟然爱上了我！我不明白我们是怎样达到事情开始的程度的。你可记得，我和你比能算得了什么呢？我配得上你吗，我有什么可取之处，有何出类拔萃的地方！见到你之前，我是个粗人，头脑简单，看上去愁眉苦脸，意懒心灰。我无意要过另外一种生活，既不去想它，也不想召唤它。我心中的一切好像全都被压抑住了，因此，除了平时手头急需要办的事情外，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我要操心的只有一件事——明天；其实对这件事我也很淡漠。从前，那是很久以前了，我还有过些梦想，像傻瓜一样曾经想入非非。但从那以后过去了许多时日，我一直一个人过日子，过的是刻板、平静的生活，甚至都感觉不出我的心在严寒中已经变得冰冷了。它沉睡过去了。因为我知道而且断定，对我来说太阳永远不会打西边出来；我相信这一点，而且无怨无悔，因为我知道命该如此。当你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竟然不知道我可以斗胆看上你一眼。当时我在你面前，像是一名奴隶。在你身边，我的心既不颤抖，也无痛楚，没有向我传递关于你的信息：它安之若素，坦然处之。它没有洞悉你的心灵，虽然它在自己漂亮的姐妹身边感到很欣慰。我知道这一点；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这一点。我之所以有此感觉，那是因为即使是一颗最不起眼的小草，它也应该享受到上苍的阳光，得到温暖，受到抚爱，跟身边长了棵蔫头耷脑、可怜兮兮小草的鲜花一样。当我了解到一切之后，——我被惊得目瞪口呆，头晕目眩，我心里乱作了一团，你知道吗？我是那样地震惊，那样地不敢相信自己，简直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这事我以前从未对你说过。你一无所知；以前我不是你看到我时的样子。如果我能够这样做，如果我敢于说出来，我早就统统告诉你了。但是我没有说，保持沉默，而现在我把一切都说出来，为的是让你知道你离开的人是

谁，和你分手的又是怎样一个人！你知道最初我是怎样理解你的吗？欲念像火一样在我身上燃烧，它像毒药注进了我的血液；它搅乱了我整个的思想与感情，我如醉如痴，如堕五里雾中，不是以平等的身份，不是以无愧于你的纯洁爱情的态度，而是不自觉地、心不在焉地回报了你纯洁的怜爱之情。我不了解你。我把你当成我心目中为我所倾倒的人了，而没有把你当成一心想把我提高到你自己的高度的人来看待。你知道我对你有过什么怀疑吗？你知道“为我所倾倒”是什么意思吗？啊，不，我不能用我的坦白自供来侮辱你；我只想对你说一句：你把我大大看错了！我永远不能达到你的高度，永远不能。在我了解了你之后，我只能怀着无限的爱意望尘莫及地凝视着你，但这并不能弥补我的过失。被你提高了的我的欲念并非爱情，——我怕爱情；我不敢爱你；爱情是相互的，平等的，可我配不上这些……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啊！这叫我怎么对你说呢，怎么让你明白我的意思呢！……最初我不相信……啊！你可记得，当我最初的激动平静下来，我的目光变得清晰明亮，心中只剩下最纯真无邪的感情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惊讶、难堪和惶恐，我忽然大哭起来，一下子扑倒在你的脚下，这些你是否记得？你是否记得，当时，你，又害怕，又难为情，含着眼泪问我：怎么啦？我默默无语，无言以对；但是我的心都被扯碎了；我的幸福像一种不堪承受的重负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的哭声在我的内心说：“凭什么我要得到这些？我有什么资格得到这些？我有什么理由得到这种幸福？”我的姐妹呀，我的姐妹呀！噢！有多少次——这你不知道——有多少次我偷偷地亲吻过你的衣服；之所以偷偷地，是因为我知道我配不上你，——于是我屏住呼吸，我的心跳得缓慢而有力，仿佛要停止下来，永远不跳似的。当我拉住你的手时，我脸色发白，浑身打颤；你的坦荡胸怀使我自感羞愧，无地自容。啊，我多么想能一吐为快，可是我不善于辞令，难以表

达我心中的千言万语！你可知道，有时候你对我的怜爱和一如既往的同情使我感到多么难受和痛苦吗？当你吻我的时候（有过一次，我永志不忘），——泪水蒙住了我的眼睛，刹那间我的整个心都感到一阵剧痛。此时此刻我为什么不死在你的脚下呢？瞧，我现在头一次以“你”相称，尽管你早就让我这样做了。你明白我想说什么吗？我想把一切都告诉你，而且现在就说：是的，你对我钟爱有加，你曾经以兄弟姊妹间的情谊那样爱过我；你曾经把我当做自己的创造爱过我，因为你使我的心得到了复活，唤醒了我沉睡的良知，在我的心中注入了甜蜜的希望；这是我所不能的，也没有这个胆量；迄今为止，我从没有把你称作我的姐妹，这是因为我不配做你的兄弟，因为我们不相称，因为你看错了我！

可是，你看，我写的全是你，即使是现在，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心里想着的也只是你一人，虽然我也知道你正在为我感到万般苦恼。啊，我亲爱的朋友，请不要为我苦恼！你知道现在我自己有多么看不起自己啊！这一切全都公开了，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因为我，人们躲着你，他们看不起你，嘲笑你，因为在他们看来，我这个人实在是太低下了！啊，这全都怪我，怪我配不上你！如果我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位显要，具有个人威望，使他们觉得必须更尊重我一些，他们是会原谅你的！但是我这个人确实很卑贱，微不足道，可笑之至，再没有什么比可笑更为人所不齿的了。不是已经有人在大喊大叫吗？正是因为这些人已经开始叫嚷起来，我才感到大为泄气；我一向软弱。你可知道眼下我的处境如何：我自己在笑自己，而且我觉得他们说得很对，因为甚至我自己都觉得自己既可笑，又可恨。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甚至讨厌自己的面孔和身影，讨厌自己的种种习惯和不良作风；我一向都非常讨厌这一切！啊，请原谅我这种粗鲁的绝望心态！是你自己教我把一切都告诉你的。是我毁了你，是我给你招来了憎恨和嘲笑，因为我配不上你。

我正是为这一想法而万般苦恼；它在我脑海里不停地碰撞，它撕扯和伤害着我的心。而且我总觉得你爱的不是你想在我身上找到的那个人，你把我看错了。这才是我感到痛心的地方，也是我至今所苦恼的问题；这个问题想必一直要把我苦恼到死，或者把我折磨致疯！

别了，永别了！现在，当一切都已公开，人们吵吵嚷嚷，议论纷纷（我已有耳闻）的时候，当我在自己的心目中也变得非常渺小，觉得自惭形秽的时候，我为自己感到羞愧，甚至也为你，为你的选择感到羞愧；我诅咒自己；现在，为了使你能够得到安宁，我必须逃之夭夭，销声匿迹。人们要求我这样做，因此今后你再也见不到我了，永远见不到了！必须这样做，这是命中注定的！给予我的东西太多了；命运做错了安排；现在它要纠正错误，把一切再夺回去。我们邂逅相遇，彼此相知，如今却要你东我西，何时能够再相会呢！即使有相会的一天，又能在何处呢？啊，告诉我，我的亲人，我们相见在何地，我到哪里去找你，怎样打听你的下落，到时候你还认识我吗？你占据了我整个心灵。啊，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这是为什么呀？我们为何要分开呢？请教教我——因为我不明白，我无法理解，怎么也无法理解——请教教我，怎样才能把一个生命撕成两半，怎样把心从胸中掏出去，过没心没肺的日子？啊，以后要是想起永远永远再也见不到你时我该怎样哪！……

天哪，他们闹得满城风雨！现在我真是为你担心！我刚才遇见了你的丈夫：我们俩对他都于心有愧，尽管我们在他的面前是无罪的。他什么都知道；他对我们一清二楚；他全都明白，以前他也清清楚楚，了如指掌。他勇敢地维护了你；他会解救你的；他将保护你，使你免受那些风言风语和大喊大叫的伤害；他非常爱你，无限崇敬你；他是你的救星，而我却要逃之夭夭！……我跑到他面前，想亲吻他的手！……他对我说，希望我立即动身。事情就这样定

了！据说，为了你的事，他跟他们所有的人都吵翻了，因为他们全都反对你！他们指责他姑息养奸，软弱无能。我的天哪！他们还说你什么来着？他们不知道，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也不可能理解这件事！原谅他们，我可怜的人，原谅他们吧，就像我原谅他们那样；而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要比从你那里拿走的更多！

我心里很乱，我也不知道给你都写了些什么。昨天分别时我对你都说了些什么？我全不记得了。当时你在哭，我心乱如麻，六神无主……请原谅我，让你流了那么多的眼泪！我真是太软弱、太缺乏毅力了！

我还有话想对你说……啊！哪怕再有一次机会让我把泪水洒落在你的手上，就像现在洒落在我这封信上一样该有多好哇！我多么想能够再次拜倒在你的脚下！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你的感情是多么美好！但是他们都是瞎子；他们心高气傲，盛气凌人；他们看不到，也永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没有这个眼力！他们不相信你是清白无辜的，哪怕是在他们的法庭面前，哪怕是世上的一切都向他们发誓，他们也不会相信。他们哪能够理解得了呀！他们将如何责难你呢？由谁来首先发难呢？啊，他们不会心慈手软，他们会群起而攻之！他们一定敢于发难，因为他们知道该如何做。他们将同声谴责，大张挞伐，还会说他们自己完全是无辜的，真是罪过啊！噢，但愿他们能够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但愿能够把一切都毫无隐瞒地告诉他们，让他们看一看，听一听，明白过来，相信事情的真相！不，他们并非那么恶毒……我现在是穷途末路，一筹莫展，也许我诋毁了他们，把他们说得太坏了！也许我在用自己的担心吓唬你！不要怕，我亲爱的，不用怕他们！人们会理解你的；最后，已经有一个人理解你了：放心吧——他就是你的丈夫！

别了，别了！我不谢你了！永别了！

C.O.

我羞惭得无地自容，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白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我感到震惊，又觉得害怕。我在轻松的幻想生活中已经过了三年，然而现实却使我大吃一惊，弄得我猝不及防。我惶恐不安地感到自己手里掌握着一大秘密，这件秘密跟我的整个存在已经是密切相关……怎么个相关法呢？我自己也还不甚了了。我感到，对于我来说，新的未来只有从这个时候起才算开始。现在，我无意中深深介入了一些人的生活和关系之中，他们在此之前构成了我周围的整个世界；因此，我很为自己担心。我，一个不速之客，和他们非亲非故，我靠什么走进他们的生活呢？我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呢？如此突然把我和他人的秘密纠缠在一起的乱麻将怎样解开呢？谁能够知道呢？也许我这个新角色对于我、对于他们都将是痛苦的。可我又不能什么也不说，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把我所知道的情况永远埋在我的心里。可是我又能怎样呢？我该怎么办？说到底，我又了解些什么呢？成千上万个还模糊不清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它们已经急不可待地占据了我的心房。我实在不知就里，十分茫然。

后来，我记得，有些时候我产生一些新的、以前从未有过的古怪印象。我感到好像我胸中的一个什么东西已经被化解开了，原先的烦闷与苦恼，忽然一下子从心头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感觉，一种以前我从未体验过的感觉，——不知是应该为之高兴还是悲伤的感觉。我此时的心情，很像是一个人将要永远离开自己的家门，告别以前一直过惯了的平静安稳的生活，踏上远方未知的行程；这时，他最后一次环顾四周，

心里暗暗在与自己的过去告别，同时对茫然无知的未来又怀有一种惆怅的预感，一阵苦涩袭上了心头；新的道路上等待着他的也许是重重难关，虎穴龙潭，险象环生。最后，一阵撕心裂肺的号啕大哭从我的胸中迸发了出来，经过这场病态的发作，我的心才平静了下来。我需要见人，需要听人说话，需要跟人拥抱，紧紧地、热烈地拥抱。现在，我不能够，也不愿意一个人待着；我跑去找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在她那里待了整个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求她不要弹琴，我自己也不愿演唱，尽管她一再地请我唱。我忽然觉得一切都非常沉重，心里沉甸甸的，什么事情都集中不了精力。我和她好像都哭了。只记得我可是把她给吓坏了。她劝我一定要安下心来，不要自寻烦恼。她惶恐不安地关照着我，说我身体有病，不知道保重自己。最后，我离开了她，只觉得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感到有点神情恍惚，躺到床上时只觉得一阵儿热一阵儿冷。

几天后，我的情绪才稳定下来，我能够较清楚地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期间，我们俩——我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过的完全是离群索居的生活。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不在彼得堡。他到莫斯科办事去了，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尽管分开的时间不长，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却异常思念。有时候她也会变得比较安静，但是需要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可见我也成了她的累赘。何况我自己也喜欢一个人待着。我的头脑处于一种病态的紧张状态；我仿佛处于云雾笼罩之中。有时我会长时间被痛苦的、无法排遣的思虑所困扰；我梦见好像有人在暗地嘲笑我，仿佛有什么东西钻进了我的身体，正在搅乱和毒化我的每一个想法。我无法摆脱不时在我眼前晃动、使我不得安宁的痛苦的形象。我看到的是长期无法摆脱的痛苦，是

磨难，是逆来顺受的无谓牺牲。我觉得，承受这种牺牲的人却正在蔑视和嘲笑它。我觉得自己看到了罪犯宽恕好人的情景，这使我肝肠寸断，五内俱焚！与此同时，我竭力想打消自己的怀疑；我诅咒这种怀疑，痛恨自己不是把确切的看法，而只是把一些预感当成了自己全部的观点，痛恨自己不能向自己证明自己这些印象是正确的。

后来，我在脑子里反复琢磨这些语句，这些最后诀别的椎心泣血的喊叫。我想象得出这个“不相称”的人；我竭力猜想“不相称”这个词的全部痛苦的含义。“我很可笑，我自己也为你的选择感到羞愧。”这种绝望的诀别使我触目惊心，万般苦恼。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在思念什么，苦恼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我克制住自己的感情，又聚精会神地把这封信重读一遍，信中充满了绝望的情绪，令人痛心入骨，黯然神伤，但是信的含义对于我来说却是那么的古怪，那么的难以理解。信几次从我的手中落下，我那颗悬着的心越来越失去了安宁……这一切最后总应该有个结果，可是我看不到出路，或者是害怕看到它！

我几乎完全病倒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我们院子里传来了马车的声音，是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从莫斯科回来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高兴得叫着向丈夫跑去，可我却站在原地，呆若木鸡。记得我自己被我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激动着实吓了一跳。我忍耐不住，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感到如此害怕，但是我为这种害怕感到担心。一刻钟后我被叫了去，转交给我一封公爵的信。在客厅里，我遇见一位我不认识的人，他是跟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从莫斯科一起来的，我从听到的几句话中得知，他要在我们这里长住下去。他是受公爵的全权委托，来彼得堡处理公爵家的一些重要

事务的；这类事务以前一直由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经管。他把公爵的信递给我，又说小郡主也想写信给我，直到最后一分钟还说信是一定要写的，但直到他临走前，她还是两手空空，只是请他给我带个口信，就说她实在不知道给我写什么，写来写去什么也没写出来，却写坏了五张信纸，被统统撕成了碎片，最后，说要相互通信，必须重新做朋友才行。之后，小郡主托他告诉我，要我相信我和她很快就会见面的。那位我不认识的先生回答了我急于要知道的问题，说很快会见面的消息是千真万确的，公爵全家很快就要动身来彼得堡。这个消息使我高兴得不得了，我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把门锁好，流着眼泪，拆开了公爵的信。公爵答应我很快就能跟他和卡佳见面，并且真心实意地为我的音乐才能表示祝贺；最后，他祝我前途无量，答应替我安排。我一边读信一边哭；但是甜蜜的眼泪夹杂着一种令人心碎的愁思，记得，我真是为自己感到害怕；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过去了。我隔壁的房间，以前由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秘书使用，现在是新来的那位先生在那里工作；他每天上午必到，而且常常从晚上一直工作到深夜。他们常常在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书房里关起门来，一起工作。有一次，午饭后，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让我到她丈夫的书房去，问他是不是要跟我们一起喝茶。我见书房里没人，心想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很快就会回来，于是就站在那里等着。书房墙上挂着他的画像。记得我看到这幅画像时，不禁打了一个激灵，然后怀着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激动心情开始仔细地打量起来。画像挂得相当高，况且光线又相当暗，为了看着方便，我把椅子搬到近处，站到上面。我很想找到点什么，好像希望能解开我心中的疑团；记得最使我感到惊讶的是画像上的那双眼睛。我

当时就愣住了，因为我几乎从未看见过这个人的眼睛：他总是把眼睛隐藏在眼镜后面。

我小时候就不喜欢他的目光，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奇怪的成见，但是这种成见现在好像被证实了。我的想象是定了型的。我突然觉得画像上的这双眼睛在我咄咄逼人的目光的直视下，难堪地转向了一边，尽量避开我的目光；这双眼睛里包藏着虚假和欺骗；我觉得自己猜了个正着，我不知道我的猜测在我心中引起了怎样暗暗的喜悦。我从内心里发出一声轻微的喊叫。这时我听到身后有一种窸窸窣窣的声音。我回身一看：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就站在我的面前，正仔细地注视着我。我觉得他的脸突然变红了。我脸上一阵儿发烧，急忙从椅子上跳下来。

“您在这儿干什么？”他厉声问道，“您来这儿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稳了稳神，告诉他是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叫我来的。我不记得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也不记得我是怎样走出书房的；待我来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时，我已经压根儿忘记了她正在等着我的回音呢，我只是随便说了声：他会来的。

“你怎么啦，涅托奇卡？”她问道，“瞧你脸红的。你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我走得快了……”我回答说。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跟你说什么了？”她不好意思地打断了我的话。

我没有回答。这时传来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脚步声，我连忙离开屋子。我忧心如焚地等了足足两个小时。最后，终于有人来叫我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去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一声不吭，显得心事重重。我走进屋里时，

她迅速而好奇地看了我一眼，不过立刻便垂下了眼睛。我觉得她脸上有一种尴尬的神情。很快我就发现她的心情非常不好，少言寡语，连看都不看我一下；对于Б的关心问候，她只是抱怨她感到头痛。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话比平时要多，但他只是跟Б一个人交谈。

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漫不经心地走到钢琴前。

“随便给我们唱点什么吧。”Б转身对我说。

“是啊，安涅塔，把你那首新的咏叹调唱一下吧。”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随声附和地说。她好像因找到了个话茬而变得高兴起来。

我瞧了她一眼：她惴惴不安地望着我，期待着我。

但是我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我不仅没有走到钢琴前，随便唱点什么，支应一下，反而觉得非常为难，心乱如麻地不知道该如何加以推托；最后，苦恼之余，我一横心，干脆拒绝了事。

“你为什么不愿意唱？”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说。她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同时也瞥了丈夫一眼。

她这两眼使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心头的怒火。我心烦意乱地从桌旁站起来，已经不再掩饰内心的恼怒，急躁和心烦使我浑身发抖，我火冒三丈地再次申明：我不愿唱，我不能唱，我身体不好。我说这话的时候，我盯住所有人的眼睛，但是只有上帝知道，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待在自己屋内，避开所有的人啊。

Б非常惊讶，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显然很不高兴，一句话不说。这时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突然从椅子上站起身，说他忘记了一件事，而且看来他为耽误了时间还感到非常惋惜，于是匆匆走出屋子，还特意表示他可能晚些时候再次过

来，不过，怕万一来不了，才握了握Б的手，以示告别。

“您这到底算怎么回事？”Б问道，“从脸色上看，您真的像是有病。”

“对，我是身体不好，非常不好。”我很不耐烦地回答说。

“的确你的脸色很苍白，可是刚才你的脸还那么红。”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说到这里，突然把话打住了。

“别再说了！”我说，然后径直向她走去，死死盯住她的眼睛。可怜的她受不了我的目光，像做错了事似的垂下了眼睛，她苍白的双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我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望着我，露出真诚、天真的喜悦心情。“请原谅我，我今天的表现非常恶劣，是个很坏的孩子，”我带着感情对她说，“不过，我身体有病，却是真的。请不要生我的气，让我走吧……”

“我们大家全都是些孩子，”她带着腼腆的微笑说，“我也是个孩子，而且更坏，比你坏得多，”她对着我耳朵补充说，“再见，祝你健康。不过，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生我的气。”

“为什么要生气？”我问道。她的真诚坦白使我大为惊讶。

“为什么要生气？”她非常不好意思地又重复一遍，简直好像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为什么生气？唉，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涅托奇卡。我这跟你说的是什么呀？去吧！我没你聪明……可我比孩子还坏。”

“好了，别说了。”我非常感动，不知该对她说什么好。我再次吻了吻她，然后急匆匆地走出屋子。

我肝肠寸裂，不堪其忧；加上我非常恨我自己，深感自己太不小心，不会为人处世。我悔恨交加，饮泣吞声，最后悲悲切切，进入了梦境。早上醒来，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昨天整个晚上——纯粹是一种幻觉，是海市蜃楼，是我们在故弄玄

虚，混淆视听，急着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成了天缘奇遇，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接受外部印象方面还不够习惯。我觉得这全都怪那封信，它搅得我坐立不安，心神不定，我的思想都被它搞乱了，于是我打定主意，以后最好还是不再想它为妙。一旦决定下来，用这种快刀斩乱麻的轻而易举的方式消除了自己满腹的苦恼，并且确信同样我也能够轻易地完成自己的决定，我的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到我去上声乐课的时候我已经是高高兴兴的了。早晨的空气使我的头脑彻底变清醒了。我很喜欢早晨徒步到老师那里去。八点多钟的时候，城市已经完全活跃起来，忙碌地开始了普通一天的生活，这时候在市内走街串巷，实在是一大乐事。通常我们总是走最繁忙最热闹的街道；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我的艺术生涯，我感到非常之好；一方面是日常生活琐事，虽然微不足道，但却非常忙碌，另一方面是距这种生活近在咫尺的期待着我的艺术天地——就在一幢大楼的三层上；这幢楼房里从上到下住满了在我看来与任何艺术都毫不相干的人。我夹着乐谱在这些行色匆匆的人中间走过；送我上课的老用人娜塔莉亚每次都向我提出一个神秘的问题让我解答：她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最后，我的老师——一个生性怪异的半意大利人和半法国人，他有时候热情很高，但更多的时候表现得迂腐之至，简直吝啬得要命——这一切，我都觉得很有意思，引我发笑，使我沉思。加上我虽然生来胆小，但我热爱自己的艺术，寄予厚望，构筑了种种空中楼阁，为自己勾勒出最美妙的前程，往往在回家的途中仿佛被自己的幻想烤得火烧火燎的。总之，在这样的时刻，我差不多总是感到非常幸福的。

这次我恰巧碰到了这样的时刻，当时正值我十点钟下课回家的时候。记得当时我正在想一件什么事情，兴致很高，别的

什么都忘记了。但是突然，在我上楼梯的时候，我被吓了一哆嗦，好像被什么烫着了似的。我前面传来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声音，他这时正在下楼梯。我顿时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而且非常强烈，一想起昨天的事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实在无法掩盖自己内心的愤怒。我向他稍微点了点头，大概这时我脸上的表情过于外露了，他惊讶地在我面前止住了脚步。我注意到他的这一举动，便红着脸，急忙走上楼去。他在我背后嘟囔了句什么，然后扬长而去。

我悔恨交加，简直想大哭一场；我不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整个上午我都心神不安，不知怎样才能尽快地结束和摆脱这一切。我曾千百次地决心遇事要理智一些，可是却千百次地被恐惧所征服。我觉得自己非常憎恶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丈夫，同时又感到自己实在无可奈何。这次由于情绪上连受波动，我当真闹出病来，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开始讨厌所有的人；整个上午我一直坐在自己屋内，连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也不去。后来她自己到我这里来了。她一看见我，差一点没叫了起来。我的脸色是那样的苍白，一照镜子，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在我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小时，像照看小孩子那样照料我。

但是她的这种关心使我感到非常忧伤，她的疼爱使我感到特别难受，看着她，我真是于心不忍，于是，最后我只好求她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她走时对我非常不放心。最后，我的烦闷与苦恼都化作了泪水，在一次犯病过后才得到了消解。傍晚时分我感到好一些了……

我感到好一些，是因为我决心要去找她。我要跪倒在她的面前，把她丢失的那封信归还给她，并且向她承认一切：承认我经受的全部痛苦和种种怀疑；我要怀着自己身上迸发出来的

全部无限的爱，拥抱她，拥抱我的这位受难者；告诉她，我是她的孩子，是她的朋友，我的心对她是完全敞开的，希望她能够看一看，看看那里有多少对她最炽热、最坚贞的感情。我的天哪！我知道，我感觉得到，我是她最后一个可以敞开心扉的人了。但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觉得，补救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我的话的分量也许会大些……虽然光线黑暗，看不清楚，但是我理解她内心的痛苦，而且一想到她可能在我面前会感到脸红，怕受到我的指责，我心里就愤愤不平，就怒不可遏……真是倒霉，我可怜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能是你的错吗？我这就去扑倒在她的脚下，哭着告诉她这句话。我身上的正义感被激发了起来，我满腔怒火。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只是后来我才有所醒悟，是一件意外的事情在我刚要迈出第一步的时候阻止了我，使我和她免遭一场灭顶之灾。我当时被吓坏了。要不就她那颗受伤的心哪还有复活的希望呢？我会一下子把她置于死地的！

事情是这样：我正走到离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起居室两间屋子远的地方，这时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从旁边的一道门里出来；他走在我的前头，没有看见我。他也是要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去。我停住脚步，一动不动；他是我在这种时候理应遇到的最后一个人。我本想离他而去，但是好奇心突然使我在原地像泥塑、木雕一般，待着发愣。

他在镜子前面停了一会儿，整理一下头发，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忽然听见他在唱一支什么歌曲。刹那间，我儿时的一种模糊不清的遥远回忆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了使我在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奇怪的感觉能够明白易懂，我现在就来讲一下我的这段回忆。还是我来到这户人家头一年的时候，有一件事曾经使我大为惊讶，这件事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因为只有到

了现在，只有此时此刻，我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反感！我曾经说过，还在那个时候，只要他在场，我总是有一种非常难受的感觉。我曾经说过，他那种愁眉锁眼、忧心忡忡的样子，那种经常郁郁寡欢、垂头丧气的面部表情，给我一种非常压抑的印象；每当我们一起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喝茶，过后我的心情总是感到非常沉重；最后，当我有两三次差不多亲眼目睹了那种我最初谈到过的愁云惨雾、明争暗斗的场面之后，我真是感到心如刀割，痛不欲生。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跟现在一样，也在这个房间，也是这个时间，我遇见过他，当时他跟我一样，正在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那里去。单独遇见他，我感到有一种纯孩子气的胆怯心情，因此我像犯了错误似地躲在一角，祈求命运保佑，别让他看见我。当时的情形跟现在一模一样，他站在镜子面前，一种莫名其妙的、非孩子的感觉使我感到不寒而栗。我觉得，他好像是在改变自己的面貌。至少在他走向镜子时我清楚看见他脸上的微笑；我看见了他以前从未有过的笑容，因为（记得这是最让我吃惊的）他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面前从来没有笑过。转眼之间，他刚刚对着镜子一照，他的面部表情立刻就完全变了。微笑像听到命令一样立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痛苦不堪的感情，一种情不自禁的流露，是好不容易发自内心的；这种感情，不论你有多大的气量和涵养，绝非人为所能够掩盖得了的，它扭曲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嘴唇，一种神经质的痛楚在他的额头上留下一连串的皱纹，使他的眉头皱在了一起。他的目光阴郁地藏在眼镜的后面，——总之，转瞬之间，像听到口令一样，他完全判若两人。只记得，我，一个小孩子，吓得浑身发抖，害怕弄明白我看见的一切，从此之后，一个沉重的、不愉快的印象永远埋进了我的心里。

他对着镜子照了约莫一分钟，然后低着头，拱起背，像平时出现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面前那样，蹑手蹑脚地向她的起居室走去。这就是使我大为惊讶的那段回忆。

当时也像现在一样，他以为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便站在这块镜子面前。也跟当时一样，我怀着仇恨和厌恶的心情和他不期而遇。但当我听到他的歌声时（简直无法想象他竟会有类似的举止），我不禁大吃一惊，这实在太让人感到意外了，我站在那里，一直发愣；此时此刻，类似的情形使我想起了我童年时期几乎同样的那个瞬间，——当时我表达不出我的心是怎样被一种有害印象刺伤的。我全身的神经都在颤抖，面对这倒霉的歌声，我竟然大笑起来；这时，可怜的歌手一声惊叫，急忙从镜子前倒退两步，像一名被人赃俱获的罪犯那样，面如死灰地看着我：恐惧、惊讶、狂怒，应有尽有。他的目光对我发生了病态的作用。我当着他的面发出一阵神经质的、歇斯底里的狂笑，然后笑着从他身边走过去，当我走进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房间时我仍止不住在哈哈大笑。我不知道他就站在帷幔的后面，说不定他正在犹豫不决，拿不准是不是应该进来；狂怒和胆怯使他在原地动弹不得，——我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焦急心情等待着，看他怎么办；我敢打赌说，他不会很快进来，结果我赢了。他过了半个小时后才进来。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久久地看着我，神态极为惊讶。她一再问我出什么事了？但是毫无结果。我无法回答她，我笑得喘不过气来。最后，她明白我这是一种神经性发作，才惴惴不安地热情照料着我。休息片刻后，我拉住她的手，开始吻个不停。只是现在我才改变了主意，一直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想到，要不是我遇到她的丈夫，我会把她害死的。我望着她，就像在看一个复活再生的人。

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走了进来。

我冲他看了一眼：他的神态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就是说，一副阴沉忧郁的样子，和往常一样。但我从他苍白的脸色和微微颤动的嘴唇上猜想，他在极力掩盖自己内心的激动。他冷冷地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问过好，便一言不发地坐了下来。他端起茶杯时手一直在发抖。我感到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我本想离开算了，但又不忍心把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一个人撇在这里；她望着丈夫的样子，吓得脸色都变了。她也预感到将要出事儿。最后，我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在一片寂静中我抬起了眼睛，正好看见在注视着我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眼镜。由于事情太突然了，我被吓了一哆嗦，差一点叫出声来，急忙垂下眼睛。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注意到了我的这一变化。

“您怎么啦？为什么脸都红了？”传来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生硬、粗暴的声音。

我没有吱声：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使我说不出话来。

“她为什么脸红？为什么动不动就脸红？”他问道，同时转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恬不知耻地向她指着我。

我怒不可遏。我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投去企求的目光。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她苍白的双颊火烧火燎起来。

“安涅塔，”她的声音坚定、果断，我怎么也没想到她能够这样。“你先回去吧，过一会儿我去找你：晚上我们俩一起过……”

“我在问您哪，我的话您听见了没有？”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打断妻子的话，把声音提得更高一些，好像他根本没有听见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话。“看见我您为什么要脸红？

回答呀!”

“因为您使她感到脸红，我也一样。”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回答说。由于激动，她的声音有点不大连贯。

我吃惊地望着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她头一次敢于这样针锋相对，我简直无法理解。

“我使您感到脸红，我?”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向她反问道，看来他也感到非常惊讶，使劲在“我”字上加强了语气。“您为我感到脸红?难道我能够使您为我感到脸红吗?是您，而不是我应该感到脸红，您以为如何?”

这句话说得是那样明白，那样冷酷，那样咬牙切齿，冷嘲热讽，使我顿时感到毛骨悚然，于是我大叫一声，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跑去。她惨白的脸上现出惊讶、痛苦、责备和恐惧的神情。我看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一眼，以手示意：求求他了。看来他自己也意识到有些过分，但是，促使他说出这句话的恼怒心情还没有过去。不过他见我在默默地求他，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的手势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他们之间迄今秘而不宣的事情我知道不少，他话中的含义我完全明白。

“安涅塔，你先回去，”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又说了一遍，她的声音不高，但是态度坚决。她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很需要跟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谈谈……”

她看上去非常平静；但这种平静比任何激动都更令我担心。我仿佛没有听见她的话，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竭力想从她脸上了解此时此刻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我觉得，她既没有明白我的手势的含义，也不理解我喊叫的意思。

“瞧，这都是您干的好事，夫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拉住我的手，指着妻子说。

我的天哪！我现在从这张面如死灰的脸上所看到的绝望情绪，以前从没有看到过。他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出房间。我最后看了他们一眼。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站在那里，双肘撑着壁炉，双手紧紧抱着脑袋。她的整个身姿，说明她正在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我抓住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一只手，紧紧地握住它。

“看在上帝的分上！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断断续续地说，“发发慈悲吧！”

“别担心，不用担心！”他说，同时有些异样地看着我。“没关系，这是老毛病又犯了。您走吧，只管走吧。”

回到自己房间，我一头扑在沙发上，双手捂住自己的脸。这样我一连待了三个小时，此时此刻，我等于经历了整个地狱。最后我忍不住了，让人去问：我可不可以去看望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带来答复的是列奥塔尔太太。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派她来说，病已经发作过了，眼下没有危险，不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现在需要安静。我一直到凌晨三点钟都没有睡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反复思忖。我的处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玄妙，但是我却感到更加平静——也许这是因为我感到自己的过错比别的人都大。我躺下睡觉时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天早上的来临。

可是到了第二天，令我伤心和惊讶的是，我发现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冷淡。最初我觉得，是心地纯洁高尚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和我在一起感到面子上有些难堪，因为昨天她跟丈夫发生的那件事被我无意中撞见了。我知道，这样她在我面前会感到脸红，会请求我原谅，因为昨天那不幸的一幕可能伤害了我的心。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她心中另有别的什么牵挂和烦恼，它们是以极不自然的方

式表现出来的：她回答我话的时候时而爱答不理，态度冷淡；时而听得出她话外有音；时而忽然对我非常温柔体贴，好像她心里很后悔不该对我那样冷若冰霜，不苟言笑；她的亲切轻柔的话语听起来很像是一种责备。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儿，她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对于我这种开门见山的问题，她感到有些惶惑不安，但是她马上抬起自己那双安详的大眼睛，看着我，甜甜地笑着说：

“没什么，涅托奇卡；要知道，你问得这样突然，我有点不知所措。这都是因为你问得太突然了……请相信我。不过，你听我说，……请对我说实话，我的孩子：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一旦有人冷不丁地突然问起来时你也会感到有些发窘，一时不知所措？”

“没有。”我回答说，同时睁大眼睛看着她。

“噢，那就好！你知道，我的朋友，我多么感激你这个爽快的回答。不是我怀疑你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永远不会！哪怕有这个想法我也不能原谅自己。但是，你听我说：我领你来的时候你还是个孩子，现在你已经十七岁了。你自己也知道：我体弱多病，自己就像个孩子，还需要别人照料。我无法完全替代你的生身母亲，虽然我心中对你的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如果说我现在因为这件事而不堪其忧，那当然不是你的过错，原因在我。请原谅刚才我向你提的问题，原谅我也许是无意中未能兑现我从爸爸家里接你来时对你和他许下的诺言。我为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安，我的朋友，过去也常常为这件事操心。”

我抱住她，哭了起来。

“啊，谢谢您，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说着，眼泪滚到了她的手上。“请不要跟我这样说，不要戳我的心窝子。您

胜过我的母亲；感谢你们俩——您和公爵——为了我，为了一个被遗弃的可怜孤儿所做的一切，愿上帝赐福于你们！我可怜的朋友，亲爱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

“不要说了，涅托奇卡，别说了！好好拥抱我吧；就这样，搂紧些，再紧一些！你知道吗？天晓得我怎么会觉得你这是最后一次拥抱我。”

“不，不，”我说，一面像孩子似的大哭起来。“不，不会是这样！您会幸福的！……前头的日子还长着呢。请相信我的话，我们会幸福的。”

“谢谢你，谢谢你如此爱我。现在我身边的人已经很少了；所有的人都离开了我！”

“所有的人是谁？他们是谁？”

“以前我周围还有别的一些人；你不知道，涅托奇卡。他们全都离开了我，统统都走了，像是些幽灵。可我一直在等待着他们，等了一辈子；愿上帝与他们同在！你看，涅托奇卡：已经是深秋季节了，很快就会下雪的，等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就要死去，——是的；不过我并不感到悲伤。别了！”

她的脸苍白而消瘦，每一边脸颊上各有一块兆头不祥的血色斑点；她的双唇在颤抖，由于内火上升，嘴唇都干瘪了。

她走到钢琴前，弹了几个和弦；这时恰恰有一根弦嘣地一下断了，发出一声长长的、颤抖的呻吟……

“你听，涅托奇卡，听见了吗？”她指着钢琴，声音忽然有点兴奋地说，“这根弦绷得太紧、太紧了，它经受不住敲击，因此死了。你听，这声音临死时是多么悲切，如泣如诉！”

她说得很吃力。一种内心的隐痛表现在她的脸上，她两眼满含着泪水。

“好，不谈这些了，涅托奇卡，我的朋友，就此打住；去

把孩子们带来。”

我把孩子们领了过来。她望着孩子们，仿佛缓过来一些，一小时后让他们回去了。

“安涅塔，我死后你不会丢下他们不管吧？是不是？”她小声对我说，好像怕别人听到似的。

“别说了，您吓死我了！”我找不出别的话来回答她。

“其实我不过是开个玩笑，”她沉默一下，微笑着说，“你就当真啦？有时候天晓得我会说些什么。我现在跟孩子似的，什么都应该原谅。”

这时她怯生生地看了我一眼，仿佛有话怕说出口来。我期待着。

“你可别吓着他了。”她最后说，低垂着眼睛，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说话声音我勉强能够听见。

“吓着谁？”我惊讶地问。

“我的丈夫。你大概慢慢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

“为什么，为什么呀？”我连声说道，而且越加感到莫名其妙。

“喏，也许不会跟他说，谁知道呢！”她回答说，尽量做出狡猾的样子望着我，虽然她嘴角上的微笑仍然是那么憨厚，脸上的红晕也越来越明显。“不谈这些了，其实我这都是说着玩的。”

我只觉得胆战心惊，肝肠欲裂。

“不过，你听我说，我死后，你会爱他们的，——是不是？”她认真地补充了一句，又好像显得很神秘的样子。“像以前那样，把他们当亲生的孩子看待，——是不是？你要记住：我一向待你如同亲生，和我自己的孩子没有两样。”

“是啊，是啊。”我答道，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眼泪和困

惑使我透不过气来。

一个火热的吻冷不丁地在我的手上亲了一下。我被惊得目瞪口呆。

“她这是怎么啦？她在想些什么呀？昨天他们怎么啦？”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

不一会儿，她便抱怨感到有些疲倦。

“我身体早就有病，只是怕吓着你们两个，”她说，“你们俩不是都爱我吗，——是不是？……再见，涅托奇卡；不要管我，只是晚上你一定要来看我。会来吗？”

我作了保证；不过我很高兴能够离去。我实在忍受不了啦。

可怜呀，可怜！什么样的猜疑正在把你送入坟墓呢？——我失声痛哭，不胜感叹，——什么样新的苦恼在刺痛和伤害着你的心灵？可是关于它，你未必敢于吐露只言片语。我的天哪！这是一种长久的痛苦，如今我已经是洞悉一切，了如指掌了；这是一种暗无天日的生活，是一种谨小慎微、一无所求的爱，甚至到了现在，到了心都要被撕成两半，眼看死到临头的时候，一想到又生出新的痛苦，她仍然像罪犯一样，不敢有丝毫的不满和抱怨，她已经对它认命服输，不再计较什么了！……

晚上，黄昏时分，我趁奥弗罗夫（从莫斯科来的那个人）不在的时候，进入了图书室，打开书柜，开始在许多书中翻找，想挑一本能读给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听的书。我是要为她消愁解闷，所以想挑点轻松愉快的东西……我找了很长时间，有点心不在焉。天越来越黑了，我的苦恼也越来越大。那本书又到了我的手中，打开原先的那一页，至今我在上面还看得出那封信留下的痕迹；这封信一直揣在我的怀里——这是

一个秘密，它好像与我的生活的转折与新生息息相关，它把那么多难以捉摸、神秘莫测、阴阳怪气的东西和一阵阵的寒气向我吹来,现在我已经能够从远处感受到一种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一直感到非常温暖舒适的那个角落将要人去楼空了！我青春年少时期的光明守护神将要离我而去。以后会怎样呢?”我站在那里，抚今追昔，如今觉得过去是那么令人感到亲切，好像要竭力窥视未来，看看那未知的、威胁着我的……我回忆这一时刻，就好像现在又经历一遍似的：一切都历历在目，铭记在心。

我手里拿着信和那本打开的书；我满脸的泪水。突然，我被吓了一跳：一个我熟悉的声音从我的头顶上方传来。与此同时，我感到我手中的信已被人抢走。我惊叫一声，回过头来；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就站在我的面前。他抓住我一只手，使劲不让我乱动；右手把信举到亮处，竭力想看清楚信的头几行字……我喊叫起来；我宁可死去也不愿让这封信落到他的手里。从他得意的微笑中我看出他已经看清楚了头几行字的内容。我惊恐万状……

顿时，我几乎不顾一切地向他扑过去，一下子从他手里又把信夺了过来。这一切发生得是如此之快，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信是怎样又落到我手中的。但我见他又想把信从我手中夺走，我急忙把信藏进怀里，向后倒退三步。

我们相对而视，默默无言，大约有半分钟的样子。我惊魂未定，浑身还在颤抖。他面色苍白，嘴唇气得发青，哆嗦个不停，他首先打破沉默。

“够了!”他说，由于情绪激动，他的声音不高。“我想，您大概不希望我使用暴力吧；快把信乖乖地交给我。”

只是这时候我才清醒过来，屈辱、羞愧、对暴力的愤怒使

我透不过气来。热泪顺着我发烧的脸颊流下。我气得浑身发抖，半天说不出话来。

“您听见了吗?”他说，同时朝我迈出两步……

“不许碰我，放我走!”我大声喊叫着向后退去，“您这样做是很卑鄙的，是不道德的。您太放肆了! ……放我出去……”

“什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您做出这样的事……还敢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把信给我，我在对您说呢!”

他又向我逼近一步，不过他看了我一眼，从我的眼神中见我决心很大，他停住了脚步，仿佛在思考对策。

“好吧!”他最后冷冷地说，好像他下定了什么决心，但仍在勉强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件事以后再说，而首先……”

这时他朝四周看了一下。

“您……是谁放您进图书室的?为什么这个柜子开着?您从哪儿弄来的钥匙?”

“我不会回答您的问题的，”我说，“我没法跟您说话。放我出去，放我走!”

我朝门口走去。

“站住，”他说，并扯住我的手，让我停下来。“这样您是走不了的!”

我不声不响地把手抽出来，重又向门口走去。

“那好吧。但是我实在不能允许您在我家里接收您的情人的书信……”

我惊叫一声，看着他，茫然不知所措……

“所以……”

“住嘴!”我大声喊道，“您怎么能这样说?您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什么？什么！您还想威胁我吗？”

但是我望着他，垂头丧气，万念俱灰，我们之间的这场戏达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紧张激烈程度，我用目光恳求他不要再往下问了。我准备原谅他对我的羞辱，条件是他必须就此打住。他认真地看着我，似乎有些迟疑。

“请不要把我逼急了。”我胆战心惊地小声说。

“不，这种情况一定得结束！”他最后说，好像有些明白过来。“我向您承认，您的这种目光使我有些犹豫，”他面带古怪的微笑补充说，“但可惜事情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我已经看见了信的开头。这是一封情书。您无法使我改变看法！不，您趁早打消这个念头吧！如果说我有所犹豫，这只能说明我应该在您全部优秀的品质中再加上一项善于说谎的本领，因此我再说一遍……”

他越说越气，脸也越来越歪。他面如死灰，嘴唇歪着，而且哆嗦个不停，因而最后弄得他说话都很费劲。天已经黑了。我站在那里，孤立无援，面对一个竟敢侮辱女性的男人。最后，种种情况看来都对我不利；我羞愧难当，六神无主，不理解此人为什么对我有如此大的仇恨。我没有回答他的话，惊慌中我不顾一切地冲出了房间，等我定下神来，我已经站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起居室门口了，紧跟着便听到了他的脚步声；我正想踏进房间，突然像遭到雷击似的，驻足不前了。

“对她会怎么样呢？”我脑子里闪过了这个念头，“这封信！……不行，无论怎样也比最后在她心上再刺一刀要好。”于是我又转身往回跑；可是为时已晚：他就站在我身旁。

“到哪里都行，就是不能在这里，不能在这里！”我抓住他的手说，“可怜可怜她吧！我再回到图书室，或者……随您的

便！您会要了她的命的！”

“这是您在要她的命！”他回答说，一面把我推开。

我的一切希望全落了空。我觉得他正想把这场戏挪到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面前去演。

“看在上帝的分上吧！”我说，拼命地拉住他。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帷幔被掀开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出现在我们面前。她惊讶地看着我们，她的脸色比平时更加苍白，她吃力地站在那里。很显然，她是听到我们的声音后费了很大劲才走到我们跟前的。

“谁在这儿？你们在这里说什么呢？”她问道。她看着我们，感到异常吃惊。

开头几秒钟谁也不说话，这时她的脸色变得煞白。我跑过去，紧紧抱住她，把她扶回到起居室去。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也跟着我走了进来。我一头扎进她的怀里，把她抱得越来越紧；我屏住呼吸，看下步会怎么样。

“你怎么啦？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再次问道。

“您问她吧。您昨天还一个劲地护着她。”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说着，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我把她越来越紧地搂在自己的怀里。

“可是，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惊恐万状地说，“您是那么生气，她被吓得眼泪汪汪的。安涅塔，通通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

“不，请允许我来先说，”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他走到我们跟前，抓住我的手，把我从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身边拉开。“您站在这里，”他指着屋子中间说，“我要当着替代您母亲的人的面对您进行审判。而您呢，请保持安静，好好

地坐着，”他补充说，一面扶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坐到椅子上。“我痛心的是，我不得不让您参加这场不愉快的说明，但这种说明是必不可少的。”

“我的上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说。她非常痛苦地用眼睛一个个地看着我和她的丈夫。我扭搓着双手，预感到关键的时刻就要到来。我已经不再指望他能有恻隐之心了。

“一句话，”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继续说，“我希望您和我能够共同审理。您一贯（我也不明白是为什么，这是您的一种幻想），您一贯——比如说，就在昨天——这样想，这样说……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一想到……就脸红。总而言之，您总是护着她，您攻击我，指责我态度过分严厉；您还暗示我怀有什么别的感情，仿佛因而才会有这种过分严厉的态度；您……不过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一想到您的那些胡乱猜想就无法克制住自己的尴尬心情，不由地感到脸上发烧；为什么我不能当着她的面把这些东西公开地、大声地说出来呢……总之，您……”

“啊，您不能够这样做！不行，您不能说！”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喊叫起来，她情绪激动，羞愧难当。“不，您饶恕她吧。这都是我，是我胡乱想出来的！现在我什么怀疑都没有了。请原谅我的胡思乱想，对不起。我有病，我需要体谅，但决不能对她说，不能……安涅塔，”她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安涅塔，你离开这儿吧，快点离开这里，快点！他是在开玩笑，这都是我的错，玩笑开得过分了……”

“一句话，您因为我在妒忌她，”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为回答她苦苦的期待，他毫不留情地甩出了这句话，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惊叫一声，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她扶住椅

子才勉强站稳了脚。

“愿上帝宽恕您！”最后她有气无力地说，“我为他请求你原谅，涅托奇卡，原谅我；一切都是我的错。我有病，我……”

“但这是专横跋扈，是卑鄙无耻！”我怒不可遏地叫着，我终于完全明白他为什么要在妻子面前谴责我的用心了。“这太可耻了；您……”

“安涅塔！”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惶恐不安地抓住我的手叫道。

“一场恶作剧！可笑之至，仅此而已！”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说，他朝我们走过来，激动得简直难以形容。“恶作剧，我告诉您说吧，”他接着说，同时带着幸灾乐祸的微笑死死地盯住妻子。“在整个这场恶作剧中，蒙在鼓里的只有你一个人。请您相信，我们，”他气喘吁吁地指着我说，“并不害怕这样的说明；请相信，我们已经不是纯洁无瑕的少男少女，一听见说这种事就会感到害羞，脸红，把耳朵捂起来。对不起，我的表达有些简单直率，也许有点粗俗，但是——理应如此。太太，您相信这位……小姐的品行端正吗？”

“上帝啊！您这是怎么啦？您太肆无忌惮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说。她被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请不要用这种空洞的字眼儿！”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轻蔑地打断了她的话，“我不喜欢这一套。这里的事情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庸俗得没法再庸俗了。我在问您关于她品行的事；您知不知道……”

但我没让他说下去；我抓住他的手，用力把他拉到旁边。再晚一分钟——可能一切都完了。

“不要说信的事！”我急忙小声地说，“您会当场要了她的

命的。责怪我，同时也就是责怪她。她不可能审判我，因为我全都了解……明白吗，我全都了解！”

他极为好奇地注视着我——一时有点心慌意乱；全身的血直往脸上涌。

“我全都了解，全都了解！”我又说一遍。

他还在犹豫。问题已经到了他的嘴边。我抢先开了口：

“是这么回事儿，”我赶紧大声对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说，这时她正怯生生地用惊恐不安的目光看着我们。“都是我的错。我瞒着您已经有四年了。是我拿走了图书室的钥匙，四年来我一直在偷偷读里面的书。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正好碰见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本来不可能、也不应该落到我手中。出于对我的担心，他在您面前夸大了这件事的危险性！……不过，我并不想为自己辩护（我注意到他嘴边露出一丝讥笑，连忙说）：都是我的错。我经不起诱惑，做了坏事，又不敢承认……就这么回事儿，我们之间几乎就这么件事……”

“哎呀，您真是会说呀！”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在我身边低声说。

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很仔细地听我把话说完；不过她的脸上明显有一种不相信的神情。她看看我，又看了看丈夫。这时候谁也不说话。我简直透不过气来。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把头低到胸前，一只手捂住眼睛，心里在想着什么，显然她在掂量我说的每一句话的含意。最后，她抬起头，仔细地打量着我。

“涅托奇卡，我的孩子，我知道你不会说谎，”她说，“就这些事吗，确实就是这些？”

“就这些事。”我回答说。

“是全部吗?”她转身问丈夫道。

“是的,就这些,”他勉强答道,“就这些!”

我松了一口气。

“你能向我保证吗,涅托奇卡?”

“能。”我毫不含糊地回答说。

但是我忍不住朝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看了一眼。他听了我的保证后笑了。我一下子涨得满脸通红,我的狼狈相未能躲过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的眼睛。她脸上表现出极大的痛苦和忧伤。

“好了,”她神情忧郁地说,“我相信你们的话。我无法不相信你们。”

“我想,这样坦白承认也就够了,”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说,“您都听到了吧?有何感想?”

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没有回答。这种场面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

“我明天就把所有的书再检查一遍,”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接着说,“不知道那里还能有什么;但是……”

“当时她读的是一本什么书?”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问道。

“什么书?您来回答吧,”他转身对着我说,“您最能够说明情况了。”他含而不露地补了一句讥讽的话。

我尴尬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脸通红地垂下了眼睛。接着是长时间的冷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感到非常烦恼。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终于开了腔,她小心翼翼地吐着每一个字。“不过,事情如果仅此而已,”她继续说,尽量赋予自己的话以特殊的含

意；她已经被丈夫死死盯住的目光弄得有些心慌意乱了，尽管她一直在避免看他。“事情如果仅此而已，那么我就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大家还要这样愁眉苦脸，垂头丧气呢。事情都怪我，是我一个人的错，为此，我深感内疚。是我疏于对她的教育，因此一切应该由我负责。是她应该原谅我，所以我不能、也不敢责怪她。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为什么要垂头丧气呢！危险已经过去。您看看她，”她越说越兴奋，而且向丈夫投去一种咄咄逼人的目光。“您看看她：难道她的有失检点造成了什么后果不成？难道我不了解她——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女儿吗？难道我不了解她的心是高尚纯洁的吗？她这颗聪明的小脑袋瓜，”她继续说着，一面把我拉到自己身边，抚摸着我的头。“可清楚明白了，心眼特别实在，容不得半点虚假……不说了，我亲爱的！就此打住！的确，我们的烦恼中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也许，不和的阴影对我们只是暂时的现象。我们一定会用爱心与和谐来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许我们彼此间有许多话没有说透，这方面首先要怪我。是我首先有事情瞒着你们，是我首先产生天晓得哪里来的种种怀疑，实际上都怪我的脑子出了毛病。不过……既然有些事情我们已经说开了，你们俩就该原谅我才是，因为……说到底，我的猜疑也算不上多大了不起的罪过……”

说罢这些话，她红着脸，胆怯地看着丈夫，愁眉苦脸地等着他发话。听着妻子的述说，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嘴角上露出讥讽的微笑。他停下脚步，面对妻子，背抄着双手。他好像是在观看她的窘态，仔细端详，加以欣赏；她感觉到了他专注的目光，有些忐忑不安，心慌意乱。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等了一会儿，仿佛在等她接着往下说似的。这样一来，她就越发感到心慌意乱，六神无主了。最后，他打破了这一难堪的局

面，发出一阵轻微的长长的冷笑声：

“我真为您感到惋惜，可怜的女人!”他终于止住笑，痛苦而严肃地说，“您扮演了一个力不胜任的角色。您想要干什么呢？您是想让我作出答复，拿新的怀疑，其实还不如说是旧的怀疑来刺激我吗？您刚才的话掩盖得并不高明，不是吗？您的话的意思，无非是说用不着生她的气，即使她读了一些有伤风化的书，她仍然是很不错的；而我个人却认为，这些书的道德内容似乎已经带来了某些后果；最后，您亲自出马，为她承担责任；不是这样吗？得啦，您作了这番说明后，还暗示有别的什么东西；您好像觉得，我的怀疑和别扭是出于别的什么感情。您昨天甚至向我暗示——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喜欢直来直去——您昨天甚至还暗示说，有些人（记得，按照您的看法，他们大都是些老成持重，一本正经的人；他们聪明直率，坚强有力，天知道您宽宏大量起来还有什么形容词不能用上)，我再说一遍，您说有些人的爱情（天知道您为什么要这样瞎说!）只能用严厉、热烈、狂暴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常常借助于怀疑与闹别扭的方式来表现。我已经记不清楚您昨天是不是正是这样说的了……请不要打断我的话；我很了解您调教出来的这位小姐；她什么话都可以听，什么话都能够听到，我对您重复第一百遍了——她什么话都能够听到。您受骗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您一定要坚持我恰恰就是这样的人！天晓得您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穿上这小丑的服装。我这把年纪已经不可能跟这位小姐谈情说爱了；最后，请相信我，太太，我了解自己的责任，而且，不管您如何宽宏大量地原谅我，我还是要讲过去说过的一句话：罪恶什么时候都是罪恶，劣迹什么时候也是劣迹，无论您把这种卑劣的感情吹得多么天花乱坠，它终究是可耻的、卑鄙的和不道德的！但是，够了！不要再说了！我再

也不愿意听到这些无耻谰言了！”

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哭了。

“喏，让我来承受这一切吧，由我来承担！”她最后说，同时抱住我号啕大哭。“就算我的猜疑是非常可耻的，遭到您这样严厉的嘲笑，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可是你，我可怜的孩子，为什么你非得听这些辱骂不可呢？而且我是无法保护你的呀！我没法说话！天哪！我不能默不作声，先生！我忍受不了……您的行为失去了理智！……”

“得了，得了！”我小声说，尽量使她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我担心严厉的指责会使她气急败坏，恼羞成怒。我还在为她担惊受怕。

“但是，瞎了眼的女人！”他喊叫起来，“但是您不知道，您没有看见……”

他停顿了片刻。

“离开她！”他说，同时转向我，把我的一只手从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手中拽出来。“我不许您碰我的妻子；您在玷污她；您的存在就是对她的侮辱！可是……可是，在应该讲，而且必须讲的时候，又是什么迫使我保持沉默的呢？”他跺着脚吼叫道，“因此我一定要说，把一切都说出来。我不知道您都了解些什么，小姐，以及您想用什么来威胁我，我也不想知道。您听着！”他转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好好听着。”

“住嘴！”我大声叫着，朝前面冲过去。“不许说，一个字都不许说！”

“请听着……”

“不许说，为了……”

“为了什么，小姐？”他打断我的话，迅速而咄咄逼人地看

了我一眼。“为了什么？知道吗，我从她手中夺下了她情人的一封信！瞧我们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而且就发生在您的身边！这就是您没有看到，没有发现的事情！”

我强撑住站在那里。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脸色煞白。

“这根本不可能。”我嘟囔一句，声音几乎听不见。

“我看见了这封信，小姐；我拿到了它；我看了开头的几行，而且决不会弄错：是一封情书。她从我手中把信抢走了。现在信就在她那里，——这件事很清楚，就是这样，毫无疑问；要是您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看一看她吧，然后您就不会再有哪怕一星半点的怀疑了。”

“涅托奇卡！”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大声叫道，一面向我跑过来。“不，不要说，别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种事……天哪，我的上帝！”

于是她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起来。

“不！这根本不可能！”她又叫了起来，“您一定是弄错了。这……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她盯住丈夫说，“你们……我……不会，你不会骗我，你不可能骗我！把什么都告诉我，统统告诉我，毫不隐瞒：是他搞错了吧？是不是？是他搞错了吧？他看见的是另外一封信，是他看花眼了吧？对，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听我说：安涅塔，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为什么不全都告诉我呢？”

“回答呀，快回答呀！”我身边传来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声音，“请您回答：我是不是看见了您手中的那封信？……”

“是的！”我回答说，激动得透不过气来。

“是不是您的情人写给您的？”

“是的！”我答道。

“你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吗？”

“是的，是的，是的！”我连声说。我已经不顾一切，对所有问题都做出肯定的回答，只求结束我们的这场磨难。

“您听见她的话了吧。喏，现在您还有什么可说的？请相信我吧，您这颗善良的、过于轻信的心哪，”他抓住妻子的手补充说，“要相信我，不要相信一切使您产生病态想象的东西。现在您看清楚这位……小姐是怎样一个人了吧。我只想说明，您怀疑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一切我早有觉察，我高兴的是终于当着您的面把她给揭穿了。看到她在您身边，在您的怀抱里，和我们共桌同坐，而且，还住在我们家里，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您的盲目轻信使我感到愤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也仅仅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才时时注意着她，对她进行仔细观察；我的这种关注被您看在了眼里，根据这种无端的怀疑，天晓得您编造了多少的故事。不过，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自然，一切怀疑也已经烟消云散，因此，从明天起，小姐，明天您就不必待在我们家里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把身子转向了我。

“等一等！”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说着从椅子上站起来，“我不相信整个这场戏。用不着直眉瞪眼地看着我，也不用嘲笑我。我也请您来对我评判一番。安涅塔，我的孩子，过来，把你的手伸给我，对，就这样。我们大家都有罪！”她眼泪汪汪、声音颤抖地说，同时恭顺地望着丈夫。“我们当中谁又能跟谁脱离了关系呢？把手伸给我，安涅塔，我亲爱的孩子；我不比你强，也不比你好；你的存在并没有使我感到羞辱，因为我也同样，同样是个罪人。”

“夫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惊叫道，“夫人！您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忘乎所以！……”

“我什么也没有忘。请不要打断我的话，让我把话说完。

您看见了她手里的信，甚至您还读过；您说，她还……承认这信是她所爱的人写的。但难道这就能证明她是有罪的吗？难道这就可以使您当着自己妻子的面这样对待她，这样欺侮她吗？是的，先生，是当着您妻子的面，不是吗？难道这件事您已经判断清楚了吗？难道您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看来我只能逃之夭夭，而且，还要请她多多原谅。您是不是希望我这样做？”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喊叫道，“听您说话，我实在按捺不住自己！您想想您都说了些什么吧！您知道不知道自己都说些什么吗？知道您在维护的什么事，维护的什么人吗？我可是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您连最基本的事实都没看到，因为愤怒和傲慢遮住了您的眼睛。您看不见我在维护什么，我想说什么。我维护的不是劣迹。可是您是否判断清楚了，——一旦判断清楚，您就能够看明白，——您判断清楚没有，兴许她像婴儿一样清白无辜呢！是的，我不维护劣迹！如果这能使您感到很愉快的话，我愿立刻作一补充说明。是的，如果她是个有夫之妇，是一位母亲，而且忘记了自己的责任，啊，那我会同意您的意见的……瞧，我作了补充说明。请注意这一点，而且不要责备我！不过，如果她是在不知道有什么不好的情况下得到这封信的呢？如果她只是被幼稚的情感所吸引而没有人拉她一把呢？如果由于我未能照看好她的心，事情首先应该怪我呢？如果这是她的第一封信呢？如果您用粗暴的怀疑伤害了她的纯真美妙的感情呢？如果您用自己对这封信的本能的解释玷污了她的想象呢？如果您看不到她脸上闪现的那种纯洁无瑕、童贞幼稚的羞怯呢？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刚才，当她走投无路，痛苦不堪，不知说什么好，苦恼万分，只能承认您那一连串惨无人性的问题时，我也看到了。是的，是的！这太缺乏人性，太残酷了，

我都认不出您来了；对此，我永远不会原谅您，永远不会！”

“不过，请饶了我吧，可怜可怜我吧！”我大声喊道，使劲抱着她。“可怜可怜我，请相信我，不要赶我走……”

我跪倒在她的面前。

“最后，要不是，”她气喘吁吁地说，“最后，要是我不在她的身边，要是您的话吓着了她，要是气得她自己也相信自己有罪，要是您把她的良知和神智搅乱，弄得她心慌意乱，六神无主……我的天哪！您竟然想把她赶出家门！可是您知道您赶的是什么人吗？要知道，如果您把她赶走，那就把我们一起赶走好了，把我们两个，——也包括我在内。您听见我说的话了吗，先生？”

她两只眼睛炯炯发光；胸部一起一伏的；病态的紧张程度已经到了危机的极限。

“您说的已经够多了，夫人！”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最后喊道，“够了！我知道有柏拉图式的爱情，——而且，夫人，对此我深受其害，您听见了吗？我深受其害。但是，夫人，我不能同这种冠冕堂皇的毛病和睦相处！我无法理解。让这种浮华虚饰见鬼去吧！如果您感到于心有愧，如果您知道该做些什么（用不着我来提醒您，夫人），最后，如果您愿意，有丢开我这个家的意思……那么我只好提醒您一句，只能够说，您不该忘记实现您的心愿，几年前的那个时候是个真正的机会……如果您忘记了，我可以提醒您……”

我看了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一眼。她心烦意乱地倚靠在我身上，因悲不自胜而显得非常疲惫，她的眼睛半闭半阖，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再过一分钟她就要倒下去了。

“哎呀，看在上帝的分上，您就可怜她这一次吧！请不要把话说绝了，”我喊着跑过去，跪倒在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面

前，忘记我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这为时已晚，听了我的话，可怜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发出一声轻微的喊叫，立刻倒在地上，不省人事。

“完了！是您害死了她！”我说，“赶快叫人来抢救！我在您的书房里等您。我必须跟您谈一谈；我要把一切都告诉您……”

“谈什么？谈什么？”

“待会儿再说！”

昏厥和犯病持续了两个钟头。全家人都吓坏了。医生怀疑地直摇头。两小时后，我走进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书房。他刚从妻子那里回来，正在屋子里不停地走动，脸色苍白，情绪激动，把指甲都咬出血了。以前我从未看见过他这副样子。

“您究竟要告诉我什么？”他声色俱厉地说，“您不是有话要对我说吗？”

“这就是您从我手里抢走的那封信。您认得出来吗？”

“是的。”

“拿去吧。”

他接过信，把它凑到亮处。我注意地看着他。过了几分钟，他迅速地把目光转到第 4 页上①，看了信的署名，我看得出，血一下子都涌到了他的头上。

“这是什么？”他问我，惊得目瞪口呆。

“三年前，我在一本书里看到了这封信。我猜想这一定是谁忘在这里了，读过之后才了解了一切。从此它就一直保存在我这里，因为我无法转交给任何人。我不能把信交给她。交给您吗？可是您不可能不了解这封信的内容，而信中整个是一个

① 前面说该信是一张纸，可能因为折叠后才有所谓第 4 页。

悲惨故事……您为什么要装模作样——我不了解。这对我来说，暂时还无从知晓。我还无法清楚地看透您的阴暗的灵魂。您希望对她保持压倒的优势，而且您做到了。但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战胜一个怪影，压倒一个女病人的胡思乱想，以便向她证明，说她多次误入歧途，说您比她更清白无辜，问心无愧！而且您如愿以偿，达到了目的，因为她的这种怀疑恰恰是行将枯竭的智力的固定观念，也许是一颗破碎的心对您也参与其中的人间判决不公的最后控诉。'您爱上了我，这有什么不好？'这就是她说的话，这就是她希望向您所证明的。您的虚荣心，您的疯狂的利己主义是非常残忍的。别了！用不着解释！但是请您注意，我算把您给看透了，了如指掌，请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回到自己房间时几乎不记得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在门口，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的业务助理奥弗罗夫把我叫住了。

"我想跟您谈谈。"他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说。

我看了看他，几乎没明白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意思。

"以后再谈，对不起，我身体不舒服。"我最后回答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那好，明天吧。"他说着，躬身一礼，脸上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微笑。

不过，也许这只是我的感觉。这一切在我的眼前仿佛只是一闪而过。

题　解

波尔宗科夫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彼得堡的《插图本文集》，1848 年，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小说开始构思于 1846 年 3—4 月间，但这构思的实现却在 1847 年。作品最初的题目是《普利斯梅利科夫的故事》，送审时改为《丑角》，最后以《波尔宗科夫》的题目发表。“波尔宗科夫”一词词根的意义是“爬行”、“匍匐”的意思。作者在波尔宗科夫这一形象上继续他在《穷人》、《化身》和《普罗哈尔钦先生》等作品中的主题思想。故事叙述的仍然是彼得堡的生活。然而，在这里作者感兴趣的已不再是穷苦小公务员那种一成不变的社会类型的人物，而是有心理和性格复杂的个性，集自卑感与自尊心于一体的个人。也如同《化身》一样，小说主人公爱上了上司的女儿，最后被拒之门外，并失去了职位。不过，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塑造了一个扮演丑角、在有钱人那里混一口饭吃的穷苦人的形象。这种人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

的尊严，有时还能瞅准机会给折磨他的人以反击。在自贱自卑的丑角面具下隐藏着的是屈辱感、悲哀和对社会上层人物抗争的心情。这一特点不只存在于波尔宗科夫这一人物形象，也见之于作家后来作品的人物身上，如《斯捷潘奇科沃的人们》（1859）中的叶热维金和福马·奥皮斯金、《地下室手记》（1864）中的主人公、《罪与罚》（1866）中的马尔梅拉多夫、《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中的上尉斯涅吉廖夫和老卡拉马佐夫等。有的批评家认为《波尔宗科夫》与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在社会心理问题上有联系。

张有福

脆弱的心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48 年，第 2 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中继续他在《女房东》（1847）中"幻想家"的主题：社会的冲突反映在心理的折射中。主人公瓦夏·舒姆科夫也是彼得堡贫穷小公务员那种类型。他意识到自己社会地位的卑微是他获得幸福的障碍，自己的未来取决于庇护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和他赐予的工作。他心爱的姑娘一旦答应嫁给他，他就感到承受不了这种幸福，又由于不堪自己对上司以怨报德的负罪感的重压，再加上他想着要送他去当兵（尼古拉一世时期，对付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年轻人的手段之一就是发送边远地区服二十五年的兵役），结果他发了疯。小说是在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吸引时期写的，主人公渴望所

有人都幸福，就是上述这种思想的反映，然而这种渴望所遭遇的却是命运的不公平。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代人的回忆录和信件可以推断，《脆弱的心》中瓦夏·舒姆科夫的原型是“自然派”作家雅科夫·彼得罗维奇·布特科夫（1820/1821—1856）。他出生在外省某县城的小市民家庭，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自学成才。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同时为《祖国纪事》杂志撰稿。因他平民出身，需要去当兵，幸而《祖国纪事》的出版家阿·克拉耶夫斯基为他付了赎金，使他得以免服兵役。赎金则从他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的作品的稿酬扣还。但他写的东西不多，因此无法偿还这笔债。（小说中的“善人”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其实就是用来嘲讽阿·克拉耶夫斯基的。）据认为，布特科夫胆小怕事，他的性格特点也都在小说主人公舒姆科夫身上表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曾与布特科夫共同在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联系的文人圈子里活动。布特科夫这一“小人物”的形象可能早就存在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识中，不但在舒姆科夫之前的《化身》中戈利亚德金身上有他的影子，在后来的《舅舅的梦》中县城教师瓦西里身上，甚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第 2 部分第 5 章中也可以找到他的痕迹。而且也许《脆弱的心》有借鉴在它之前、布特科夫本人写的小说《便礼服》（1846）之处。小说《便礼服》中的主人公彼得·什利亚普金是一个贫困的小公务员，是一个温顺而忍受凌辱的人，他认为幸福是不可企及的幻想，并且安贫若素，舒姆科夫的心态与他肖似。他无力为自己购买一套便礼服，因而不能去参加舞会，失去与他所爱慕的姑娘相爱的希望。对他来说，幸福的象征就是一套便礼服；而对于《脆弱的心》中的主人公来说，虽然一开始就有了一套便礼服，然而对于他，幸福始终也只是一种幻景而已。

最早注意《脆弱的心》的是《俄国舞台演出剧目与选刊》编辑费·阿·科尼。他在该刊 1848 年第 3 期上发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哥米哈伊尔写的《文学信号》一文后的编者附记中说，小说中人物的特点是意识到自己不享有平等地位；脆弱而柔嫩的心是如此顺从于压制人的命运，以至把自己罕有的欢乐，视为一种不可思议的、超越常规和法理的现象；因此，这点滴之恩，如何才能报答的思想，使他备受折磨。此后，评论家斯·杜德什金认为，《脆弱的心》与《白夜》都是 1848 年的优秀作品；而帕·安年科夫则与之相反，称这部小说为败笔，认为在描述阿尔卡沙和瓦夏的含混不清的、涕泪涟涟的、过分夸张的爱情时，反映出作者的狡诈心态，他不过想在这方面试试笔而已。陀思妥耶夫斯基于 1860 年出版文集时，没有收入这一作品。后来杜勃罗留波夫在 1861 年的《现代人》第 9 期上发表的《逆来顺受的人们》一文中谈到，那种将所有的人都妥善安排在自己应占有的位置上和应从事的事业上的社会机制的理想理论，根本不能保证有共同的安乐。如果取代瓦夏的是一台写字的机器那就最好不过，然而人不能成为机器，人具有各种本能，这就是不幸之所在。

张有福

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

该作品原是独立的两个短篇：《别人的妻子》（市井场景）和《妒忌的丈夫》（不平常的事件），最初分别发表在《祖国纪事》，1848 年，第 1 期和第 11 期上。在收入 1860 年出版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时，作者将二者合并为一篇，加上现在的题目。在把两篇合并的时候，删去了前篇与后篇衔接的一段文字，《别人的妻子》没有做重大改动，《妒忌的丈夫》不仅删除了作者的开场白，还大大压缩了人物在床下的对话。

这一作品也带有19世纪40年代讽刺小品和特写的风格，有明显的轻喜剧写作手法，不妨说是作者早年迷恋剧作的表现。这里有典型的轻喜剧情节，如被欺骗和大吃其醋的丈夫的可笑形象，如丈夫所求助的正好是妻子的情人，如错进了房间、藏在床下的尴尬场面，等等。标题本身也与1830—1840年间风行的轻喜剧惯用的名字相近似。此外，还有轻喜剧的技法，如动作很多、生动的对话、机智的出人意料的语言游戏，——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此后作品如《舅舅的梦》中也不止一次使用过。

早先分别刊出的《别人的妻子》和《妒忌的丈夫》两个短篇在报刊上没有引起评论界的多大注意。只是《祖国纪事》1849年第1期上斯·谢·杜德什金在综述1848年度俄国文学的文章中谈到，读者对这两个短篇表示满意。后来，在1882年批评家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其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文《残酷的天才》中说到该作品时指出：轻松喜剧在此变成了悲喜剧。他说："如果没有主人公的长时间的痛苦，如果没有伊万·安德列耶维奇在结局时那样的精神折磨，那么，《别人的妻子》……便会像一个最最平庸的轻松喜剧。"

这个小说于1900年后，曾数次在舞台上演出。

张有福

诚实的小偷

该作品最初发表在《祖国纪事》，1848 年，第 4 期上，标题是《一位饱经世故者讲的故事》（摘自无名氏札记），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个短篇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1847—1848 年间创作的一组短篇小说中的一篇。这组短篇由一位叙述者（“无名氏”）形象串连，他有时以他人故事转述者的面目出现（如《一位饱经世故者讲的故事》），有时又以目击者的身份登场（如《枞树晚会和婚礼》）。最初的《饱经世故者讲的故事》可能打算由三部作品组成，即分三部分讲述主要人物阿斯塔菲·伊万诺维奇一生的经历。第一部分《退伍者》讲述他参加 1812 年的战争；第二部分应为《家宅守护神》（此时阿斯塔菲已是一名退伍军人，生活在彼得堡的某个角落里，并在一家工厂里工作）；第三部则为《诚实的小偷》（阿斯塔菲回忆两年前遇见醉鬼叶梅利亚）。第二部没有写完，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只有前、后两部。1860 年出文集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两部合成一部，题名就用《诚实的小偷》（摘自无名氏札记），并且比首次发表时有所压缩。

据作家的友人斯·德·亚诺夫斯基回忆说，《诚实的小偷》中主人公阿斯塔菲的原型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中当仆人的退役军士叶夫斯塔菲。

19 世纪 40 年代，唯一对《饱经世故者讲的故事》做出反应的是批评家帕·瓦·安年科夫。他在关于 1848 年俄国文学的文章（1849）中说，《诚实的小偷》中的思想是努力开发心灵

的光明面，这种光明面是一个人在任何境地，甚至在劣迹斑斑的情况下也都保存着的。评论认为，应该感谢作者的是，他试图恢复人的本性，描写可怜的叶梅利亚悔恨痛苦的场景是小说真正精彩的地方。

张有福

枞树晚会和婚礼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48 年，第 9 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

“行善的恶棍”、伪善地充当弱者庇护人角色的尤利安·马斯塔科维奇最先出现在《彼得堡纪事》（载《圣彼得堡新闻》报，1847 年 4 月 27 日）中。不过这一形象的某些特征早在《穷人》中的贝科夫身上就有所显示，在《诚实的小偷》中对其又有新的描述，而进一步的发展则体现在作家以后作品中类似人物的身上，如《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罪与罚》中的卢仁，《白痴》中的托茨基等。

在这一作品中儿童的主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整个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与他有关贫富不平等的主题相提并论。在家庭女教师小儿子的性格中，已显示出作家后来在作品中描述的“偶合家庭”成员的心理特征，即因贫困而寄人篱下的痛苦感受，骄傲同懦弱心情的斗争，童稚天真与干坏事的最初尝试，等等。儿童主题的线索一直延伸到《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中的同名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1）中的内莉，《少年》（1875）中的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

弟》（1879—1880）中的伊柳沙·斯涅吉廖夫等人物身上。

张有福

白　夜

该作品首次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1848 年，第 12 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是献给阿·尼·普列谢耶夫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9 世纪 40 年代的创作中，彼得堡“幻想家”这类人物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小品文《彼得堡纪事》（1847）中就写到这种耽于幻想而懒于行动的人，并说“这种人终于不再成其为人，而是变成某种非男非女的中性怪物——幻想家”。他认为，幻想家乃是“时代的表征”。这些小品文已勾勒出幻想家的心理肖像和内心生活的主要特点。

《白夜》的主人公身上显然有作者自传性的因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纪事》第 4 篇的结尾写道：“我们所有的人多多少少全都是幻想者！”而在 1861 年小品文《彼得堡之梦（记为诗与文）》的结尾处也写到他的青少年时期可说是在幻想中度过，常常假想自己是历史上或文学作品中的某个人物。

《白夜》主人公的原型之一可能是诗人阿·尼·普列谢耶夫（1825—1893）。小说题名献给他绝非偶然。他是作者青年时期的朋友，后来同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同样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白夜》时，前者也正在构思一部有关幻想者的小说（《友好的忠告》，发表于 1849 年的《祖国纪事》）。

《白夜》中的幻想家与果戈理《涅瓦大街》（1835）中的皮斯卡列夫肖似，都是不满意周围生活、要从这些平庸的环境中遁入理想世界的幻想者，他们也与西方和俄国的浪漫主义作家如霍夫曼、亚·伊·奥多耶夫斯基等人作品中的幻想者相类似。而作品的名称以及将它分割为“几夜”，在一定程度上也承袭了浪漫主义的传统，如奥多耶夫斯基的幻想小说集《俄罗斯的几个夜晚》（1844）等等。不过，《白夜》主人公有别于浪漫主义作品主人公的是，他因耽于幻想而深深痛苦，他希望能够过上哪怕一天现实生活而愿献出自己全部的梦幻岁月。

《白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瑰丽动人和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作品之一。我们在小说里看到的是，在白夜光辉照耀的彼得堡渠道纵横的背景下，有一对心灵纯洁而爽朗的年轻人，一个是普通公务员，另一个是年轻姑娘。这样的背景和这样的人物形象洋溢着浪漫主义诗意的气氛，也是普希金长诗（《科洛姆纳的小屋》、《铜骑士》）中描述的彼得堡气氛。

在后来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耽于幻想是广大有教养阶层与人民脱离的结果（见《作家日记》，1873 年，2 月号，《老一代人》）。作家在 19 世纪 60—70 年代小说中的很多主要人物都带有幻想者的特征。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他还曾构思过一部《幻想家》的小说。不过，成熟时期创作中的幻想者已经渴望现实生活，并在寻求进入实际生活的途径。

最早评论《白夜》的是亚·瓦·德鲁日宁（《现代人》，1849 年，第 1 期）。他认为，《白夜》远较《化身》和《脆弱的心》为强，更不要说《女房东》以及别的一些语言冗繁和枯燥乏味的作品了。评论还说，耽于幻想不仅仅是彼得堡所特有，而且是当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有代表性的特点。一批年轻人善良、聪慧，但不幸的是，他们由于高傲、苦闷、孤独，成为幻想

者，迷恋于“空中楼阁”。他认为《白夜》的缺点在于写得过于仓促，以致读者不知道这位幻想者处于何时、何地、从事何种工作等等，“如果幻想者的个性刻画得更为鲜明，如果他的激情表现得更为清晰，那么小说会出色得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准备1860年的版本时，显然考虑到这些批评意见，对小说做了相应的修改。阿·格里戈里耶夫于1859年在一篇评论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的文章中提到《白夜》时，说它是“感伤自然主义”的优秀作品之一；还说，《白夜》所有的病态的诗意挽救不了这一流派显而易见的危机。斯·谢·杜迪什金在指出心理分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他认为，“从艺术的观点来说，《白夜》优于作家此前的所有作品。人们不止一次责备作者特别喜欢经常重复一模一样的语言，所写性格经常显出不适宜的过度兴奋，过多地解剖不幸的人的心灵。而《白夜》在这方面作者几乎是无可指责的。……虽则小说中的主人公本身没有多少独创性，这个作品在艺术上是很美的。”(《祖国纪事》，1849年，第1期)

1861年《白夜》再版时，杜勃罗留波夫在《逆来顺受的人们》一文中写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伊万·彼得罗维奇的特征早已在《白夜》中的幻想者身上存在。但伊万是反对“满足于叹息、诉苦与渺小的幻想的”，又说：“我根本不喜欢的是，所有这些先生们胸襟宽大到这种程度，甚至明知与之亲热的是自己未婚妻的情人，却甘愿听他的差遣。这些先生们要么根本就不曾爱过，要么仅仅是用头脑去爱过……如果这些浪漫主义的自我牺牲者的确曾经爱过，那么他们该有怎样一种烂抹布一样的心，怎样一种母鸡般的感情啊！而人们还把这些人当成某种理想人物拿给我们看！”1861年9月3日的《祖国之子》和1861年8月9日的《北方蜜蜂》报在评论《被侮辱与

被损害的》时，都对《白夜》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叶·图尔给《白夜》很高的评价，说它是俄国文学中“最富于诗意的作品之一”，“在思想上是独创的，在表现上则是十分细腻的”。(《俄国言论》，1861 年 11 月)

《白夜》于 1957 年和 1960 年分别在意大利和苏联被拍成电影。

张有福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祖国纪事》，1849 年，第 1、2、5 期，前二期署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一期没有署名。

1846 年 10 月 7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提到：他打算于次年 1 月去意大利，并在那里利用空闲时间写一部长篇小说，情节与思想已经想好。同年 12 月开始日夜赶写。1847 年 1、2 月间的信中说，小说同“戈利亚德金”一样，是一自白，不过是另一种类型，另一种调子。作家原拟交给《现代人》发表，但因与《现代人》的涅克拉索夫发生争执，决定改交给阿·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并因急于交出小说的第一部分的稿子，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放弃了出国的计划。不过，小说迟迟没有写成，直到 1849 年初才开始在阿·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上发表。虽然小说于 1848 年中期已经完成了早期版本的一部分，因为据人回忆，作者曾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上读过这部小说的片断，而他在 1848 年 11 月后就再没有参加过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小组的聚会了。

据残存的早期手稿判断，小说中原来讲故事人是作者，起重要作用的是幻想家奥弗罗夫的形象。正是他而非涅托奇卡发现了无名氏写给亚历山德拉的信。小说最终在涅托奇卡与奥弗罗夫第一次短暂的会面时中断。在手稿中佚名幻想者的信件收信人的形象比小说发表时文本中的形象更接近于《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 8 章第 1～11 节中那个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给耶稣、而耶稣却并不加以惩罚的女罪人。

小说最初发表时曾有一个副标题：《一个妇女的故事》,故事则已经改由女主人讲述。构思中的六部分只完成了三部分,每一部分不仅是整部小说的一个环节,而且都独立成章,有头有尾,中间也有高潮,都是一个完整的小说。这三部分分别是“童年”(1～3章)、“新生活”(4～5章)和“秘密”(6～7章)。第三部分发表于5月,作者并未署名,因他于4月23日被捕,正被囚禁在彼得一保罗要塞。小说的其余三部也因作者被捕没有完成。

服完苦役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写完这部小说的想法，改写了它的开头部分，去掉每个部分的标题，统一用数码顺序排列，删除有关另一个由公爵抚养的孤儿拉连卡的段落。根据杂志发表的文本最后几页来看，作者的构思是要女主人公最终离开抚养她的家庭出走而独立自主地生活，她具有音乐天赋，将来大约会成为歌唱家。

涅托奇卡的继父、音乐家叶菲莫夫的形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创作中的一个杰出的艺术成就。艺术家的形象是 19 世纪 30 年代浪漫主义文学中传统的主题之一，即不为社会公众认可的艺术家的主题。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相反的角度来运用这一传统的浪漫主义的主题。他把叶菲莫夫的悲剧命运写成具体生活条件和社会状况的反映，而不是脱离时空、一成不变的艺术家永恒悲剧的象征。叶菲莫夫在俄国的一个地主的乐队

里服务，这种条件使他发迹，然而也正是这些条件毁了他的前程，使他以浮躁的态度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天赋，以致满足于轻易取得的成功，不再付出艰辛的劳动，从而使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描述叶菲莫夫心理的主线，是他经常怀疑自己是否真有才能并为这一思想所折磨。尽管他自尊和高傲，但是对自己、对亲人们道义上的歉疚感却总是缠绕着他。这就使得这一形象具有一种空幻离奇性。作者也用类似的心理分析方法塑造了涅托奇卡的形象。涅托奇卡由于贫困、由于常常看到母亲与继父之间的冲突而年轻早熟，小小年纪不由自主地参与到自己还不太理解的家庭冲突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了在贫困和十分痛苦的处境中人的情感的转变。涅托奇卡对继父的爱变成对母亲的病态的憎恶，并把跟继父一同出走去过好日子的幻想与希冀母亲早死的念头联系起来。在最后一章中，一向对发生在自己周围的她所寄居的家庭的不和持沉默、旁观态度的涅托奇卡，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她公然表示同情亚历山德拉·米哈依洛芙娜并憎恶她的丈夫。这种由旁观坚决向积极采取行动的转变，隐约反映了作者写作小说时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叛逆情绪。小说里有很多自传性的东西，如涅托奇卡对继父命运的思考，如对任何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必须将对艺术无私的爱与获得技巧的勤劳相结合的思考等，也都是作家本人对自己创作途径的思考。叶菲莫夫身上的某些特征也是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具有的，如过分的自负，如因怀疑自己是否有才华而备受折磨的病态自尊心，等等。

19 世纪 30—40 年代，在西方和俄国的进步文学中，反映妇女权利题材的作品非常盛行，如乔治·桑的作品、欧仁·苏的《玛蒂尔德，或一个少妇的回忆》（1841）、夏洛蒂·勃朗特的

《简·爱》（1847）、赫尔岑的《偷东西的喜鹊》（1846—1848）和《谁之罪?》(1847)、亚·瓦·德鲁日宁的《波琳卡·萨克斯》(1847)，等等。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有其独特性，但也是此类妇女题材小说之一。它与欧仁·苏的《玛蒂尔德》也还有另一相似之处，即后者也是由女主人公讲述自己早年的孤儿生活的。

这部由于作者被捕而中断的小说中的一些想法和人物形象也出现在作者后来的作品，如《小英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以至《白痴》等之中。

虽然作家本人对他这部作品很满意，但却没有得到评论界相应的评价。如 Л. В. 布兰特认为小说第一部分中有很多不合情理的地方,叶菲莫夫的行为毫不引人入胜，叙述单调，独白太多,烦人的说教也不少，等等。他希望作者对作品的语言进行加工,避免不正确的、粗俗的语句和刺耳的噪音。然而他肯定小说第一部分结尾的处理：妻子死亡，叶菲莫夫撇下死去的妻子于不顾，带着涅托奇卡离家出走。这种结局带有悲剧性,给人以相当强烈的印象。亚·瓦·德鲁日宁在《现代人》1849 年第 2 期上指出，小说的第一部分中尽管有的地方令人感到烦闷,但还是有许多地方，作者以其观察的深刻性打动读者,只是有失节制，他好像不知道含蓄要比饶舌好。文章同时断言，这部分表现出的缺点是郁闷的、单调的病态色调。小说第二部分刊出后，亚·瓦·德鲁日宁又发表评论，说它的最后部分比较吸引人，并认为，如果把整部小说看做是若干单独场景的集合，读起来就会感到非常不错。对于涅托奇卡狂热地依恋她小小的女友卡佳，他觉得写得很真切。因为这是在敌意环境压制下成长的孩子们过早具有的反常激情。

20世纪30年代苏联曾根据这部作品中叶菲莫夫的故事情节结合《白夜》拍摄成电影《彼得堡之夜》。

张有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２卷　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陈燊主编
丛书名＝世界文豪书系
页数＝４４９
ＳＳ号＝１２８２５６６７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１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书定价＝２０００．００（全集）
主题词＝陀思妥耶夫斯基，Ｆ．Ｍ．（１８２１　１８８１）　全集
参考文献格式＝陈燊主编．费·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　第２卷　中短篇小说集．石家庄市：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０１．